

押运赈灾银 路遇云四娘

八匹快马，一径向这边奔驰过来。

蹄声嗒嗒，敲打在干裂的驿道上，老远就传了过来。

今夜晚，大家伙的耳朵都特别尖，一丁点儿风吹草动，就能使人人惊心动魄，更遑论是这等声势子。早有人报了进来。

刚刚才烫了脚，钻进热被窝的驿官任迟，听到了消息，不得不套上了“卧地虎”（老棉鞋），披上了老袄，由一个贴身小厮打着灯笼，来到了前院大厅。

虽说是南边暖和，可是这已进入腊月的天，早晚的那阵子寒意，也是够人受的。

任迟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吸着冷气，心里嘀咕着：这是从何说起，这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会有人来？一眼看见了驿馆的书吏毛大文，正站在檐下候着自己，任迟的气就更大了。

“这是怎么说的大文，不是交待下去了吗？不能再留客了，怎么还有人来？”

“轻着点儿，别让人家听见了！”

毛大文慌不迭地上前几步，凑到了任迟身边，压低嗓子道：“是京里下来的高差！”

任迟先是一怔，继而冷笑道：“京里来的！他就是阎王殿来的也不行呀，人满了就是满了，你叫我有什么法子，你可真糊涂。”

毛书吏忙拉住他小声道：“大爷，你轻着点儿呀，不是玩儿的，是皇差呀！”

“皇……皇差！”

这后一句话，可真把他给吓住了，顿时愣在了当场。

毛大文拧着两道眉毛，道：“架子可大着哪，我看爷你得赶快去一趟，要不然保不住可得出事哪。”

才说到这里，只听得大厅里已传出了吆喝之声大叫道：“驿官，驿官……猴儿崽子，架子还不小！”

这几声吆喝，像煞戏剧里的道白。标准的北京口音，称得上字正腔圆。

任迟只觉得身上一阵子发冷，可就知道今天晚上自己已是霉星当头，来了不好侍候的主子了。

嘴里应了一声，慌不迭赶上几步，提高声音应道：“石塘驿任迟求见！来迟了……来迟了……”

话声出口，人却不敢直入，官场里规矩多，尤其对方是当官差的，一点小疵，要是对方挑起来也能要自己脑袋搬家！

老半天，里面才传出了句话来。

“来了怎么不进来，这个蠢劲儿哪。还得叫人提溜着是怎么地？”

“不……不敢……”

怪就怪在毛书吏那“皇差”两个字上，任迟有多大的前程，哪能不吓得心惊胆战？

一面匆匆把老袄穿好，这才发现到，仓促之间，自己竟忘了穿上官衣。这个罪可大了，一时间吓得面色如土，咽了一口唾沫，只得丑话说在前头。

“卑职不知列位上差来到，衣衫不整，这就去换过，再来参见……还

请……”

“得了，等你再换衣服，天都亮了，咱爷儿们竖在这儿，都成了腊肉了。”

紧接着蓝布帘子“唰啦”一下子揭开来，一个高头大马的汉子已走了出来。

老长老长的一张“国”字脸，长板牙，浓眉，扁鼻子。一只手撩着长袍的长襟，一只手挂着马鞭子，全身上下满是疾劲的风尘之色。

凭着任迟的老于世故，竟然在对方身上看不出一丝儿富贵气息。

倒是在对方撩起的大襟里，窥见了一抹黄绫——这就足够说明了对方的身份，再者若对方这等精纯的一口北京官话，更似乎加重了他服务皇族的“不容置疑”。

“你就是这地界的驿官？”长脸人打着官腔道，“这才多大会儿，你就挺尸（睡觉之意）啦？进来，进来……”

就把任迟带进了堂屋。

这屋子里可热闹啦，有坐着的、站着的，连同那个长脸汉子，一共是八个人。

一样的穿着打扮，每个都是一袭蓝布的罩袍，里面是一袭薄薄的两襟开叉的长袍，高腰子薄底京靴，有老有少，老的不太老，少的不太少，总在五十与三十岁之间，显在各人脸上的那种气色，真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倒是中间的那个雏儿，看上去显得嫩一些，只是那眼神儿，却数他最为凌厉。

任迟哪敢——仔细端详，大略看了一眼，就垂下了头，心里却忐忑着，弄不清这么一伙子人，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长脸人哼了一声道：“我们的身份，你知道吗？”

“是……”任迟口不应心地道，“几位大爷，干的是皇差不是？”

“钦命上差！”长脸人白着一双眼珠子，似乎怪他不会说话。

“就是这么档子事。今天晚了，来不及投店，再说路上又不太平，你得快拾掇房子，有个四间也就够了，再就是，大家伙的肚子都饿了，有什么东西快弄出来，可别叫爷儿们等久了，听见没有呀？”

任迟苦笑着脸道：“这……这位上差爷贵姓大名？卑职这里事先没有得到一点消息……这么晚了，房子都满了……”

才说到这里，就见其中一个矮汉子，蓦地在桌子上用力一拍道：“混帐——”

他这一出口，可就不是字正腔圆的北京口音了，竟然是极其刺耳的山西口音。

“你还要察看我们的身份是不是？你配吗？”

任迟欠身应道：“卑职不敢，只不过——”

委屈到了极点，也不禁有些气往上冲：“这位老爷不出示身份，卑职这笔帐，可就没法报销，还请上差多多包涵！”

那个山西矮子圆睁着两只眼，正待发作，正中坐着的那个像是头儿的人，却以目光制住了他，一面向着先前发话的“京油子”递过去一个眼神儿，后者立时会意，嘿嘿一笑，直向任迟面前走过来。

“这倒是句人话，咱们爷儿们还能白吃白住，要你贴银子吗？来，先拿着这个。”

一出手就是二十两一锭的元宝，白花铮亮，一看就知刚从库里出来的。

任迟双手接过来称了声谢，人手光滑，知道是一锭山西官银，他心里的疙瘩也就解了一半。因知山西官库的银子，向不

外发，一向是直送宫廷，然后再发出去。这锭银子崭新如斯，毫无疑问是第一次出手，得自北京的官库，应是毫无疑问了。

他久闻朝廷大内有所谓的锦衣卫士，东西二厂的“番子”一个个武技杰出，飞檐走壁无所不能。此类人物每为皇帝私人所喜恶办事，动辄杀人，取人首级于千百里外，有如探囊取物，地方大小官吏，无不畏如蛇蝎。看来这八个人，想必就是这个路数了。

长脸的北京客哼了一声，道：“这些银子应该够了吧——至于我们的身份，你还是不便知道的好……听明白没有？”

任迟哪里还敢吭气儿？答应了一声，行礼告退。

没法子，只得遵命行事吧。

把老婆方氏由被窝里叫起来，再次进了厨房，由于房子不够，只有把自己的宅子正房三间腾了出来，自己一家人挤到了后面的佛堂，这份凄惨可就够瞧的了！

还算好，来人算是真的注意到了对方的困境，也就没有进一步再挑剔。

三间房子的分配情形是，那个看来像是雏儿，嘴上没有胡子的对方“头儿”独自占了一间，剩下的七个人却分配在另外两间房子里。

一阵子穷忙，直到丑时前后才算安静了下来。

任迟上床之后，对着妻子方氏苦笑着长长叹息一声道：“我这个前程也不想要了，等把这群老爷送走以后，我就上辞呈，不想干了……”这才吹灯睡觉。

对于石塘湾驿馆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来，今夜似乎都太长了。

每个人都像是怀着过多的心事。

千手神捕秦照自然是心事最多、最沉痛的一个：家里遭了灭门惨祸，官差在身，兀自不能脱得仔肩，非但不能休息，反倒要格外地保持警觉，要不然差事上出了差错，自己这颗项上人头可就别想要了。

正因为这样，他便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

八位上差住人驿站的事，他当然已打探清楚了。以他办事的谨慎，要在平时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这个驿站再收别的客人，可是打探的结果，由于来人的特殊身份，他可就不敢吭声了。

官场里的习气极重，一顶官帽子足能压死人。同样是公门里当差的人，当皇差跟当公差，这个区别相差何止以道里计？对于这帮子传说中的“锦衣”大内卫士，他自认是惹不起，只有“往边里站”，尽量地躲着他们为是，哪还敢自触霉头？

四更天，秦照自个儿起来，来到了前院偏房。

但只见院子里高插着四盏官灯，自己随行兄弟五人，每人一口明晃晃的钢刀，分踞四方正在看守着差事，负责看守的人是金华县的总捕头朝天刀张子扬，张老头儿。

张老头今年六十开外了，官差不由人，到了这个年岁，仍然还不能脱下身上的号衣，也叫无可奈何！

他为人机警，几十年来见的案子大大小小多了，论武艺，虽非杰出，要讲阅历，以及办案子的经验，这些人里，可就数他与头儿秦照最为老练。

秦照所以要他今夜多偏劳，值这个大夜班，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实在

是他常能察人之未察之先，觉人之未觉之前。

是以，就在秦照一脚踏入院子的同时，但只见两边紫藤架子咯吱地响了一声，一条人影倏地掠在了眼前，现出了留有一绺山羊胡须，干瘦巴拉的张子扬来。

“千手神捕”秦照猝然一惊之下，倏地向后面退了一步，才发现了来人是谁，不禁微微点了一下头。

“子扬，是你——？”

“朝天刀”张子扬笑道：“原来是头儿，这么晚了，你竟然还没有休息，却是为何？”

“子扬——”秦照唤看他的名字，轻轻一叹，“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叫我怎么能睡得着？”

张子扬冷冷一笑，道：“外面的情形我已大致看过了，各衙门来的人还真不少，想要混进来还真不容易，大概可以安心，倒是有一件事，头儿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

左右看了一眼，他才接下去道：“……这驿馆里来了贵客……”

秦照忽然轻吹一声：“嘘——”

张子扬可也注意到了，赶忙收住口，即见后院通向这里的月亮洞门处，忽然扬过来一片灯光，紧接着一条人影，随着那片亮光之后，缓缓地踱了出来，果然是有人来了。

来人一身蓝布罩袍子，长脸，正是先时在内大打京腔的那个北京上差。

夜深寒重，他特意地在头上加了一顶帽子，式样特别，软塌塌地贴在头皮上，披在后脑上的两根缎带子，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长脸人一手提着膝下长襟，一手持着灯笼，径自走了进来，负责坐更的四名捕快，立时有了警觉，其中之一倏地抱刀而起，圆睁着一双眸子，直向着对方逼视过去。

长脸人白着一双大眼睛珠子，向着他骨碌碌转了一转，满脸不屑地笑了笑，倏地“噗”一声往地上啐了一口痰，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

看到这里，千手神捕秦照不由皱了一下眉，向着来自金华的老捕头张子扬递了个眼神儿。

他二人立身暗处，一时倒无虞被对方发现，倒是对方长脸人的一举一动，却能很清楚地被他们看在眼里。

由于秦照与张子扬都关照过，这个院里是绝对严禁外人进出，这名捕快——双叉手谢义怎敢疏忽？当下一连向前跨了三步，横身拦住了长脸人的去路。

“朋友，干什么的？这里奉命是不能随便乱走的，请回，请回。”

谢义早先也听说了驿馆里来了大内身当皇差的贵客，是以嘴里才像是格外留了情面，特意地说出了“请回”二字。

可是这两个字显然在这位长脸朋友身上，并没有发出预期的作用。

长脸人“嗤”地冷笑了一声：“我是干什么的？问得好，我正想问问你是干什么的？”

挥了一下手，长脸人道：“给我闪开，免得我看得呕心！”

双叉手谢义素日公门当差，哪里受过这个？两只眼一翻，怒声道：“你小子是找岔儿来的了，爷儿们可不吃你的这一套！”

嘴里说着，这个谢义霍地当胸一掌，直向着对方长脸人身上推过来。

看到这里，一旁暗处的张子扬眉头一皱道：“不好——”

他这里正待出身拦阻，却已来不及。

原来那长脸人一身功夫可是不弱，似乎早就存心不良，谢义这么一出手，可就正中下怀，即见他身子向外一闪，左手倏起，噗的一声，已劈在了谢义手上。

“你小子是活该欠揍！”

腰上施了一股子巧劲儿，这个长脸人霍地向外一拧胳膊，呼的一声，已把谢义给摔了出去，这一摔足足摔出了丈许开外。

眼前正是斜出来的一截屋角，谢义这个来势，可不免有一头撞上的姿势，要是真撞上了，这条命可就不保。

暗中的秦照和张子扬相继吃了一惊。

朝天刀张子扬距离较远，脚下一顿，霍地一个虎扑之势，先自穿身而出，双手同时向外一抡，已把空中的谢义拦腰托住，随即放了下来。

长脸人看在眼里，并无丝毫退缩之意，只是望向这边，嘴里连声冷笑不已。

张子扬放下了谢义，伸手向着对面长脸人指了指，沉下脸道：“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你是干什么的？自己说吧，我们不吃你这一套！”

长脸人原是一副官架十足的样子，想不到被对方当面这么一叱，像似被抓住了短处，顿时为之一惊，一双黄焦焦的眉毛，在两下里一分，恨声道：“老小子，你好大的胆，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张子扬一声冷笑，说道：“大内的人物，我们见过，不是你们这副半吊子的德性！”

话声一顿，右手挥了一挥道：“给我拿下来！”

身后的四名捕快，早已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将长脸人团团围住。

长脸人一声狂笑道：“哈哈，你们这是反了！”

话声出口，手上那只灯笼已呼的一声抡起，直向当前一名捕快脸上直抽过来。

这名捕快钢刀抡处，克察一声，已将飞来灯笼斩成两半，其他三人眼看着这般情形，便不再留情，吆喝一声，几口钢刀，同时自四面八方，直向着长脸人全身上下招呼了过来。

长脸汉子敢情不是弱者，只见他身子倏地向下一坐，身子蓦地一个疾转，右腿已势若旋风般地扫了出去，“噗通”声响中，竟为他扫倒了一人。

他竟是得势不让人，手上灯笼早已抛弃，随着右手的一个翻势，只听得哗啦啦一阵锁链声中，竟然由手掌中抖出了一光华灿然的蛇骨锁子枪。

这条软兵刃原来早已藏在他的右手腕袖之间，用时一抖即出，随他的出手之势，蛇骨尖枪上带出了银星一点，直向着第二名捕快脑门正中上力刺过来。

这名捕快忙即向后一闪，手上钢刀方自一撩，只听得“哗啦啦”一阵响，已为对方蛇骨轮枪缠了个紧。

长脸人一声冷笑，“撒手——”

随着他蛇骨枪一个硬扳之势，“呼”地一声，那名捕快手上钢刀已忽悠悠脱手飞出。

四名捕快在衙门里，虽然称得上是一时之选，但是却俱非眼前这个长脸人的敌手。

长脸汉子得势之下，杀机猝起，蛇骨枪一个反用之势，竟然指东打西，只听见“噗哧”一声，雪亮的一截蛇形枪尖，已深深穿进了前此那名捕快前胸之内，一时血如泉涌，顿时一命呜呼。

朝天刀张子扬虽然勒令众捕快上前拿人，心里到底不无顾虑，万一对方当真是来自大内的卫士，自己这个罪可就大了，然而，对方竟敢下手杀了自己的人，情形可就另当别论了。

目睹之下，他嘴里吆喝一声，倏地一个飞纵，自空而降，情急里一口雪花鱼鳞刀，直向着对方长脸人当头劈风盖顶地猛砍下来。

长脸人一声怪笑道：“老小子，你纳命来吧！”

蛇骨枪反撩而上，当啷声响中，直向对方刀身上反卷了过去。

然而，张子扬这口刀上已有数十年功力，可不比刚才几名捕快那般容易打发。随着他力抽之上的刀势，对方蛇骨枪已卷了个空，张子扬一个猛进之式，鱼鳞刀照着长脸人腰上就扎。

剩下的三名捕快，眼看着同伴横死于对方蛇骨枪下，一时俱把长脸人恨之入骨，张子扬这么一加入，他们这里顿时声威大震，一声吆喝，众力齐下，长脸人虽说武艺不弱，到底并非是那等一流身手，可就有些张皇失措，几个照面之下，后小腿上，已吃一捕快的刀尖子捅着了一下，一时血流如注。

张子扬心中一喜，正待趁势以刀背猛砍对方的下盘，将其生擒，却听得身后院墙上一人怪声怒叱道：“好小子，以多欺少！”

话出人到，“嗤——”一条人影疾扑而前，现出了与长脸人同样装束的另一名汉子来。

这人两只手上都抡着兵刃，竟是一双峨嵋剑，双剑一长一短，一经抡出，疾若骤雨般，直向各人身上劈砍下来，张子扬不得不即时撤回了递出的刀，双方一经接触，顿时厮杀起来。

千手神捕秦照这时站立在暗处，目睹此情，已发觉到情形不妙。

此刻，他虽然内心甚是冲动，却极力克制着，自忖着此番来势，大悖常情，显然是对方别有意图，自己毋宁保持着超然姿态，静中观变的好。

眼前打杀场面兀自持续着，秦照这一边陆续又加入了多人，长脸人那一边，却仍然只是目前二人，由于双方人数相差悬殊，长脸人这边看上去便显得力有不敌，只是他二人却苦撑不退，亦未见有帮手加入。

千手神捕秦照心里一动，暗忖着对方必有意图。果然，他这里心方动念，即见面前人影连闪，三条人影，已自高处飘落直下。

由于秦照所站立的位置是在暗处，又面向对方，是以把对方看得很清楚，却不愁对方会发现自己。

只见来者三人，显然由后房踏瓦越脊而至，然而由高处飘身而下，自己近在咫尺竟然是未闻其声，来人三个的这身轻功便可想而知。

来者三人一少二老，两个老的俱在六十上下，满脸凶悍狡猾神态，倒是那个少的，看上去甚是清秀，白面无须，如不是身上这套穿着打扮，秦照真会把他当成了一个女的，三个人身上的功夫，却都大有可观，身子一经飘落，俱是向当前那座屋子扑了过去。

不用说，秦照一行等所刻意保护的东西，便是停在这间屋里了！

对方先使长脸人等二人现身捣乱，引起骚动，把看守门户的几个捕头，全数吸住，然后才现出主力，乘虚而入，这一手声东击西的手法，敢情是透着高明，只是却仍然未能逃过千手神捕秦照的一双眼睛。

眼看着这般神态，自是事不宜迟。

秦照一声冷笑，单手向后腰一探，已把一双判官笔取在手上，同时脚下一点，蓦地腾身而起，“呼”地一声，竟自抢先一步，落在了房门当前。

对方三人自是没有料到有此一人，顿时停身站住，年轻的那个居中而站，其他的两个老的，极其快速地向两边闪开，成了三对一之势。

“相好的，到底是现了原形了。”秦照眼睛像喷出火，“这是想干什么？”

却只见当中那个无须少年鼻子里哼了一声，点点头道：“很好，你既然已看出来，倒也省了事，那就自己动手献上来吧！”

不说话还好，一开口出声，显然可就露了马脚，敢情竟是个女的——“他”虽然有意压低了声音，可是到底男女音色有别，仍是难以掩饰，一听之下，不由得秦照为之大吃了一惊。

说话的少年，顿时停住了嘴，却把眼睛向着一旁随行的老者之一看了一眼。

二老之一，立时上前一步，手指向秦照道：“凭你们这点子阵仗，又能吓唬得了哪个？还不给老子退开一旁？”

这个老头儿说话口音含着浓厚的川音，两撇杏眉再加上一对三角眼，满脸的暴戾神色，一望之下，即知道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秦照虽猜知对方一伙强人，心存不轨，意欲打劫，却是不知对方的门路家数，直至听出当中那个无须少年的女子口音，才骤然吃了一惊，一时恍然大悟，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猝然自血脉中腾起，几乎不能自己，以至于对方那个四川老人说的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见，只把一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向那个姑娘腔口音的少年人。

“朋友，你报个万儿吧！”声音里充满了怨毒，这显示着他下意识里的刻骨仇恨。

那个姑娘腔口音的人，冷冷一笑，未能立刻置答。

一旁的另一老人似乎情绪一直不大安宁，生怕事有恶变，右手后翻，已把背在后肩上的一口三尖两刃刀取在手上，眼看着就要出手！

中间那个白面无须少年忽然出声道：“慢着！”即用手一指秦照，道：“你大概就是那个人称千手神捕秦照吧？”

秦照身子一阵发抖，冷声说声：“如果我没有看走眼，你便是那个云四姑娘了吧？”

对方那人听得一愣，大概是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的乔装部署，一上来就被对方看破了行藏，脸上顿时大现尴尬，细眉频挑，现出了一片杀机。

“不错——”她终于自承了身份，“我就是云四姑娘，你原来也许还有活命之机，现在却是饶不了你！”

话声微停，向着身边的两个老人微微作色，扬一下脸，后者早已迫不及待地双双向着秦照左右一齐扑了过来。

二老者一名钻天鹞子董方，一名火赤链何允中，后者即是持有兵刃三尖两刃刀的那一个，其人最是心狠手辣，才博得了这么一个外号，这时脚下一顿，一个虎扑势，率先向秦照身前扑到，三尖两刃刀不容分说，蓦地照着秦照心上就扎。

秦照既然已知道对方即是江南巨寇云四姑娘等人一伙，想到了自己家毁人亡之恨，简直情难自己，万万按捺不住，怒叱一声，将束在腰间的一口罕见缅甸刀，倏地拔了出来。

“呛啷”一声，银光灿烂里，这口缅刀竟架开了对方老人的兵刃——但只见刀梢卷处，泼出了一天银芒，反向火赤链何允中脸上削来。

一人拼命，万夫难当。

论及千手神捕秦照，本身武功，虽说很是不错，却不见得就是董、何二老盗之敌，又是此刻以性命相搏，便见不同。

何允中乍见刀光如疾风暴雨般迎面袭来，一时也难撻其锋，慌不迭向后连退一步，把握着这一瞬间时机，秦照蓦地腾身而起，一起即落，已扑向乔装少年的云四姑娘身前，怒叱一声道：“女贼，看刀！”

缅刀一个疾转，夹着尖锐的一股疾风，直向着云四姑娘当头削落下来。

云四姑娘一声冷笑，忽见她身子一个疾转，一只右手倏地抢出，在空中起伏一下，极其轻巧地直向着对方手上那口缅刀上封了过去。

“嗡”地一声。

云四姑娘的一只纤纤玉手，迎着了对方那口精光四射的缅刀，两相接触之下，秦照手上的缅刀被震的高高弹起，云四姑娘冷叱一声，紧接着跟进的一掌，便直似要取他的性命。

这一掌直取秦照当心，总算秦照命不该绝，猛可里身子向一旁一个疾滚，闪开了对方的五指尖锋，却躲不开对方沉实有力的掌心。

“千手神捕”秦照只觉得右肩头上一阵急疼，紧接身子一震，已被震了出去。

董、何二老更不容情，双双纵身而上，一口七星剑，一把三尖两刃刀，即与秦照的百炼缅刀战在一团。

另一面众捕快合战长脸汉子等二人，一时也难分胜负。

云四姑娘看在眼里，更不迟疑，足下一点，快速扑向当前客房。

一名捕役抱刀当门，乍见来势，奋不顾身地猛力劈出一刀。云四姑娘何曾又把他看在眼里？身形略闪，有如曲转之蛇，极其巧妙地自己避开了对方刀锋，紧接着云四姑娘递出的右手二指，却直直地插进了这名捕役的双眼，后者惨叫一声，顿时直直地向后面倒了下去，当场昏死了过去。

情势发展至此，已说明了云四姑娘一行打劫的真实意图，随着她进击的两只手掌之下，轰然大响声中，两扇紧闭的木门，已自分散开来。

云四姑娘一马当先地切身而入，却有两口快刀，自左右双双砍劈下来——这一手似乎亦不出她的意料之中，两手分处，双双拿住对方腕门，紧接着向外一分，已把暗袭的二人摔了出去。

但只见不算宽敞的客房里，摆列着十数具挑子，每一担挑之前，皆有两名持刀汉子守护着，不问可知，这些挑担里面装载的是些什么东西了。

云四姑娘冷笑一声，一个快速的扑势，冲向第一个挑子当前，双手猝分，怒鹰搏兔地分向着当前二人胸上力抓过来。

这一手既快又狠，那名捕快原本就储势以待，准备好在对方快扑过来时狠砍一刀，这一刀砍是砍下去了，却有似盲人舞杖，毫无准头，一刀走空之下，已吃这个云四姑娘当胸一把抓了个结实。

另外那人也是一样。

云四姑娘在江南地面黑道上的名声极响，传闻她功力极高，这一次出手，虽只三招两式，却极见功夫。

随着她两只手掌力插之下，尖尖十指，有如十把锐利的匕首，深深刺进到对方胸肉之间，一时皮开肉裂，鲜血四溅，由于出手部位，显然要害所在，

顿时就昏了过去。

云四姑娘身势前袭，已来到了那担子当前——伸手即向着竹篓抓去。

在场虽然人手众多，惟限于各有职司，两人一组，奉命不得离开，这时眼见着对方这般厉害，更无一人再敢多事出手。

室外打斗得更为激烈，亦无一人再能分身兼顾。

云四姑娘胸有成竹，认定了这十几担子现银手到可得。已把坛盖揭开了，眼前随着她手揭处，人眼处，果然是耀眼生辉的大个儿元宝。

有此一探，其他也就不必再看，当下冷笑一声，即往后退开一步，就口吹了一声胡哨。

哨音方歇，两条人影，已闪身而进，正是同来所谓的八名“皇差”其中二人。

一个是满脸虬髯的浓眉矮子，一个是面白如纸的长身瘦子，这一高一矮两汉子突然的现身，衬着房间里闪烁的灯光，真有点像是来自阴间的勾魂使者。

却听得门外一人大喝道：“大胆，你们敢！”

一人全身是血，手舞着流光四溢的一口缅甸刀，猝然杀了进来——正是此次押送灾银，身负全责的杭州府名捕千手神捕秦照。

只见他上半身染满了血渍，已有多处挂彩，身子一经扑入，更不多说，脚下一个上步，疾若飘风般已扑向云四姑娘身前，掌中缅甸刀夹着一股子疾厉的尖风，直向着后者面上劈来。云四姑娘唇角牵动，冷笑道：“你真是找死——”

刀光下，只见她身子倏地一个快闪，已转在了秦照侧面，双掌向外一送，尖尖十指，直奔向秦照右胸上按去，手掌未至，先已有疾劲的大股风力，休说她手指沾上，就只是这股风力，一个打实了，也休想活命。

秦照当然知道厉害，见状着实吃了一惊，哪里再顾得伤人？慌不迭向后拉刀收势，就势在地上一个滚翻，手足兼施，“呼”腾出了丈许开外，险险乎躲开了对方要命的双掌。

是时，室外的钻天鹞子董方，火赤链何允中已双双抢身进入。

方才一番激战，董、何二人虽双战秦照，占了上风，可是自己方面却也没有落得什么好处，董方右胸前，何允中左面胯间，也都各自挨了一刀，刀势虽不甚重，却也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是以，眼前二老再次闯入，真恨不能将秦照一口生吞下去。

火赤链何允中是最是性暴，一声厉叱道：“姓秦的，你纳命来。”

蓦地腾身直起，人下刀下，一口三尖两刃刀直照着秦照翻身待起的背项上用力扎了下来。

眼前之势，端的十万火急。

千手神捕秦照原已身上多处挂彩，有此余勇，全赖一鼓作气，到底有欠灵活。何允中是决计要取他性命，才会这般出手。

眼看着秦照将无能为力，势将溅血在对方三尖两刃刀下。就在这一霎，猛可里一股尖细的风力，急哨似的响了一声。

空中划出了一条黑色的光线，称得上细若游丝。

即听得“当”地一声脆响，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在火赤链何允中的三尖两刃刀刀尖之上。

虽只是小小的一件细物，可是劲道实是如此的猛，以至于何允中手上的

三尖两刃刀几乎为之把持不住，刀锋一偏，准头顿失，“咚”地一声，深深地扎进地板之内。

有此一误，千手神捕秦照，乃得活命之机，身子一个快翻，刷地跃身站了起来。

现场所有人都为之吃了一惊。

尤其是何允中，倏地向着那枚暗器来处望去。

不见任何异状，耳边上却听见了一声梵音佛号。

“无量寿佛，善哉！善哉！”

各人忙即寻声看去，俱是吃了一惊，也许是先前打斗过于激烈，竟然没有注意到，居然在混乱之中，钻进来了一个老和尚。

何允中同时也发觉到了刚才将自己兵刃击落的那枚暗器，敢情是一枚指甲盖儿大小的念珠，此刻犹在眼前地面上滴溜溜地自个儿打转——不过是一件寻常什物，在迎撞刀尖之后，却能保持着完整无损，显然是由于内力贯注之因。那么，这等功力，十足得骇人了。

千手神捕秦照惊魂一瞬之间，侥幸不死，情知来了外人干预。

这时发现到来的人是个长眉苍发的和尚，忽然记起正是日间在驿馆后院所见的那个也在此投宿的和尚！

当时，秦照劝使驿官任迟答应留他住宿，却想不到一念之仁，这时竟为自己解脱了一步杀身之难，却是当时自己之始料非及。

众目睽睽之下，那和尚轻理袈裟，慢条斯理地一步步走了过来。

奇怪的是和尚慈眉善目，自现身之始，从未疾言厉色，却别有一种内在的威严，在场敌我双方那么多拿刀动枪的拼命之徒，居然在和尚的一声佛号里，俱是安静了下来，齐向和尚行起了注目礼来。

大和尚徐徐迈步，一直走近向那个乔装成少年男士的云四姑娘面前站住，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云施主别来无恙否？”

云四姑娘在和尚最初一现时，便自己心存疑惑，这时迎看之下，更已确实了对方是谁，一时面色微微变了一变，缓缓地后退了一步。

“是你——出云大……师父？”

“阿弥陀佛，”和尚长眉频频展动，双目微合，“正是老衲，多年不见，姑娘竟然还不曾忘记老和尚，倒是难得，善哉！善哉！”

云四姑娘忽地后退一步，只见她脸上神态，颇似有感地道：“大师父，我知道你又要管闲事了，可是？”

出云和尚嘿嘿一笑道：“有人惹事，才有人管事，老衲睡梦正香，被这般人打杀之声吵醒，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便不容得老和尚我不出手干涉！”

云四姑娘聆听之下，神色呆了一呆，有些怯虚地摇了一下头道：“这些钱来自无道昏君，人人可以拿得，何况我们替天行道。”

出云和尚不待云四姑娘说完，即高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姑娘你别再提起替天行道四字，老衲听得多了。你说错了，这些钱既非出自无道昏君，更非用之无道之途。哼！本来公门中事，老衲向来是理也不理，只是这一次关系着百万苍生，却不容老衲袖手旁观，云姑娘还请多多海涵才是。”

云四姑娘尽管是脸上气得青一阵白一阵，只是晓得对方这个和尚，非比等闲人物，便不能贸然行动。

愣了一会儿，她才冷冷地笑道：“大师父，你是出家人，这件事我劝你

还是少管的好，你要知道……这批货，我是奉命，势在必得。”

说到“奉命”二字的时候，她特意地把声音提高些，圆睁着一双眼睛，果真是势在必得的模样。

出云和尚聆听之下呵呵笑了。

“无量寿佛，老和尚今夜多事，倒要看看谁能势在必得？阿弥陀佛！”

双足跨动，站出了一个架式。

老和尚双手合十，平开两腕，却有大股内在的劲力，无风自起，把身上的一袭僧衣猎猎鼓起，老和尚摆起的这个架势，当真是够瞧的了。

云四姑娘所以说出奉命，无非是抬出了身后之人，想让对方有所畏惧，却是没有发出预期的吓阻效果，以她素日个性，真恨不能立刻拔剑，给对方一个厉害，偏偏是她没有这个胆子。

然而，她身边的人却不知天高地厚，显然耐不住了。

先时，听见云四姑娘哨音来援的高、矮二人，早已不耐，其中那个虬髯矮子，有个外号，人称飞天刺猬姓江名元猛，飞贼出身，最是手狠心辣。这时眼看头儿与一个不曾相识的和尚在穷逞口舌，心里早已不耐，更气人的是那和尚胆敢螳臂当车，云四姑娘居然颇有畏惧表情，似乎在和尚的坚持之下，大有退缩之意。

江元猛实在捺不住心里的一腔怒火，当下上前一步，厉声叱道：“你这和尚真是可恨，我家姑娘与你好好商量，你却偏要从中捣蛋，难道我们还怕了你不成？”

出云和尚双手合十，不愠不怒道：“阿弥陀佛，这位施主又待如何？”

“又待如何？”江元猛怒叱道，“老子开你的膛！”

这家伙倒是说干就干，蓦地腾身而起，起落之间，已扑到了和尚身前。

他的兵刃是一对牛耳尖刀，蓦地抖出来，照着对方前胸小腹两处要害猛力扎了下来。

这番出手，颇是出乎在场各人意料之外，尤其是云四姑娘，也许现场只有她一个人才真正识得和尚的厉害，是以乍见之下，由不住为之大吃了一惊。

“慢着！”

这声喝叱，显然慢了一步，却已无能阻挡住飞天刺猬江元猛的出手之势。

眼看着这对匕首，闪烁出两道银光，一下子扎在了和尚身上，众人俱为之一怔。

这番得手岂非太容易了？

事情的发展，显然更为出人意料。

众目之下，那双匕首敢情双双插中在和尚事先布好的掌心之内，每一口刀尖都被和尚有力的大食拇三指紧紧拿住，妙在

和尚这番布施，诚然在对方发刀之先，是以才会瞒过了众人的眼睛，也使得出刀的江元猛大吃了一惊。

老和尚脸上兀自挂着微笑，显然不以为忤，对于江元猛的攻势，简直不把它当回事。

他这里尽管不当它回事，江元猛那边可是遭了大难，只见他满脸涨得通红，像是施出了全身劲道，儿自未能把掌中的双刀夺下，心里一急，嘴里也就不干不净起来。

“秃驴！老王八蛋，老子……”

话还没有说完，即见出云老和尚长眉微展，两手轻轻一振，江元猛的身

子蓦地蹿天直飞而起，笃笃两声，手上双刀已深深扎进到梁木之内。

妙在这双短刀，虽然深深扎入梁木，却仍然紧紧地握在江元猛手上——敢情在其飞身上蹿的一霎，同时亦为老和尚隔空点中了穴道，是以这双手也就保持着原状，分不开来，只是僵直地在半空中摇晃着，却是并不下坠。

出云和尚不过是牛刀小试地展示了一下身手，却把现场各人惊得无不为之赫然色变。

云四姑娘固不待言，盖因为她早已识得对方和尚的厉害，倒是董方、何允中等，并不知和尚底细的人，目睹此情景之后，亦都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深深知道老和尚身手了得。

眼前情形，明显地说明了，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条是与老和尚一拼生死，另一条便只有走路一途。打既然打不过，只好知难而退了。

云四姑娘却显得极不甘心，她脸色苍白，圆瞪着双眼，直直地看了对方老长一段时间，才自点点头，冷笑一声：

“好吧，今天晚上，我们算是认栽了，栽在了大师父你的手上！”

“阿弥陀佛，”出云和尚双手合十，深深一揖道，“云四姑娘造福苍生，老衲专此致谢。”

云四姑娘眉毛挑了一挑，极想发作，到底不敢轻举妄动，她这边连她自己在内，虽还有七把好手，却不敢面对和尚一人，实在是老和尚身手已太惊人了，一个弄不好，自己的一世威名，便将付于流水，权衡轻重之下，这口气便只得吞向肚里。

挥了一下手，云四姑娘面若寒霜般道：“我们走！”

随她同行的几个人，一个个神色沮丧，退向门前。

云四姑娘一脚待将跨出之前，终因气忿不过，冷笑一声，目望向出云和尚道：“大师父，你是出家人，今夜你硬要插手管这件闲事，只怕你将来后悔不及……今夜我可以不与你计较，只怕有人会放不过你……”

出云和尚一双长眉，频频眨动不已，聆听之下，只见他神色颇是黯然地点了一下头道：“老衲明白……老衲明白……老衲知道云姑娘你身后的能人是谁……请代为致意一声，说我老和尚向他问候了！”

他显然没有退出之意，分明是管定了这件闲事。

云四姑娘点头道：“好吧，我为你把话带到了就是，大师父你不听我良言相劝，那大家就走着瞧吧！”

老和尚双手合十高宣了一声：“阿弥陀佛，这里还有一位施主，就请下来一块走吧！”

话声一歇，一只大袖倏地向着空中挥了一挥，风力过处，空中的飞天刺猬江元猛蓦地滴溜溜打了个转儿，直直地坠落了下来。

也就在落地的一霎，江元猛身上的穴道也已自行解了开来，啊唷地叫了一声，倏地翻身坐起，圆瞪着一双红眼，那副样子，真像是要把和尚生吞下去。

“我……给你这个秃……”

想到了刚才那一句“秃驴”带来的惩罚，不能不心存警惕，是以只说出了一个秃字，下面的话可就万万不敢出口，一时只管望着对方和尚，张口结舌发起傻来。

早与他随行的一个同伴，上来用力地拉了他一下，头也不回地便随着云四姑娘一行数人转身自去，却留着一双明亮晃眼的匕首高高插在大梁之上，

为后人留下了一段茶余饭后的趣谈。

千手神捕秦照原以为此番休矣，无论如何，再也难以保全住差事，自忖着灾银果然有失，自己也只有自杀身死之一途，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在危机一瞬之间，出现了这个救命的和尚。

这个和尚非但是救了秦照的命，最重要的是保全了护送的灾银。在秦照的眼睛里，这趟子差事简直比命还要紧，这么一来，眼前这个和尚对他可真是恩重如山了。

老和尚看着他嘻嘻一笑道：“你也不要谢我，这只是头一回，只怕下来事情还多着呢！你这个差事可真不好当，阿弥陀佛，不可说，不可说。”

一面说，晃了一下头，这就向室外踱出。

秦照忙自追出道：“大师父请留云步，大师父……”

出云和尚站住了脚步，回过身来道：“秦施主有事么？”

秦照深深一揖道：“早先不识大师父高人，多有失礼，还请原谅。”

出云和尚“唉”了一声，像是嫌其啰唆，倏地转身就走。

秦照话还没有说完，急忙追上道：“大师父，在下还有后话……喂喂……”

前行的老和尚一路前行，并不理睬，一直走出了这片跨院，向自己居住的后院柴房走去。

秦照自是不容失之交臂，亦步亦趋地跟了过去。出云和尚终于站住了脚步。

从他站立之处，通过一片竹篱，便是那条笔直的驿道。和尚的一双眼睛，只是目不转睛地向着那边注视着，紧接着蹄声响处，一行八匹快马，风驰电掣地自眼前驶过，即行快速远扬而逝，正是云四姑娘一行八人的背影，果然知难而退了。看到了这里，出云和尚才微微点了一下头，回身道：“他们走了！”

秦照这才明白，何以老和尚要走到这里，原来是为监视对方的离去，心里甚是钦佩。

“你受伤了……”

老和尚那双长长的眸子，在他身上转了一转：“进来！”即步进了柴房。

柴房里别无物什，一张木板硬床，上铺草垫，另有一张倚墙而立，缺了一只腿的八仙桌子，上面一个破碗，内置灯油，燃着豆大的一点亮光，光度仅仅只能辨物而已。

“坐下来。”

说了这一句，老和尚便尽顾自己找寻着什么。

千手神捕秦照心情沉重地坐下来，叹了一口气，以手撑着下颌，陷入沉思之中。

老和尚已来到了他面前，秦照忙欠身欲起，却被和尚一只大手又按了下来。

“不要动，让我瞧瞧你的伤。”

他手里拿着一叠薄薄的像是干了的荷叶，打开来，才知是一种特制的膏药，即在秦照全身伤处，各自贴了一张。秦照立刻便感觉大见轻松，一种凉凉的痛快感觉，很快地便掩饰了先前的疼痛，这么灵异的效果，却是他此前从来也没有感觉过的。

他用着一种惊异但感激的目光，向着老和尚注视着，却不知如何致谢才好。

老和尚缓缓在他面前坐了下来。

“对方眼前虽然走了，却是不会就此甘休。”老和尚缓缓地道，“你要怎么来防患未然？”

“这个……”

似乎他便只有苦笑的分儿了。

老和尚轻轻一叹道：“由此下去，至杭州这一段短短行程，最是多事，你要特别注意了！”

秦照怔了一怔：“老师父，你是说姓云的那个女贼她还会来？”

“她当然会来，不过，这一次来的人，却比她更要厉害得多……”

秦照可就又傻了眼。

“云四姑娘本人并没有什么特殊了不起的能耐！”老和尚缓缓地道，“但是她背后的人，却极有来头，武功之高，当今武林之中，只怕很难找到敌手……”

听到这里，秦照不禁只是一呆，冷笑道：“反正我这条命舍给他们了，一个人一条命，他们谁来都行，看着办吧！”

老和尚低低地念了一声道：“阿弥陀佛，要是这样，这一次我也就不必多事了……”

秦照立刻觉出对方脸色不悦，同时亦发觉到自己的意气用事，苦笑着摇摇头道：“老师父不必怪罪，是我说错了话，唉……眼前我可是乱了方寸……”

一面说，他果然显得那么浮躁，站起来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又回来坐下，频频用拳头在桌子上敲着，一副忿忿，却又无可

奈何的模样。

老和尚轻轻地又宣了一声佛号道：“无量寿佛，秦施主你对这件事，却是急躁不得，据我所知，意图染指这批银子之人，又岂止云姑娘一伙？人数还多着呢！”

秦照苦笑了一下，道：“老师父所指的，莫非是皖北下来的几个巨盗？”

出云和尚一笑道：“你倒也有些耳闻，不错是由皖北下来的！”

秦照冷笑道：“沈邱四老？”

出云和尚摇摇头：“真要是这四个人，倒也不值得担忧了。”

秦照的脸色突然为之一变，在他眼里，传说中的沈邱四老在皖北地面，又是作案累累的巨盗，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实在想不出，那个地方还有什么人比他们更厉害？

他如今已是惊弓之鸟，乍听及此，禁不住神色大变，只是怔怔地看着面前和尚不发一语。

出云和尚原本想说来自辽东的金鸡太岁过龙江其人，只是料着对方未必认得，却也不便过早说出其人的行踪，略一思忖便没有接说下去。

“老师父，这件事在下确是不知如何应付，还请大师你指引一条明路才好。”

秦照说时，满脸渴望求助表情，悲愤填膺，兼以触及自己家破人亡之奇惨遭遇，由不住热泪怒涌而出，点点滴滴抛落尘埃。

老和尚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你的遭遇，确实奇惨，一个服务公门，努力尽职的人，落到你今日的境地，实在令人同情。难得你却仍然坚持正义，不离你所工作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早已跳出三界外的出家人，还要来管这件闲事……”

说到这里，老和尚微微顿了一顿，轻轻地发出了一声叹息道：“我既已经伸手管了这件闲事，便很难置身事外，只怕事情的发展，到头来连老衲也无能收场……这件事若有闪失，我固然愧对于你，最重要的是无颜以对皖省百万灾民……阿弥陀佛……”

老和尚情不自禁地可就又宣起佛号来了，一双银眉只是频频眨动不已，显然内心遇到了极大的困惑。当然，对老和尚来说，最大的困境是，他是早已封剑之人，要他出手管闲事，已是有违佛前誓言，若要出手杀人，即或是被迫伤人，也是违背出家人的本分，内心更是万万难以自安，他在决定之前，内心势将作了一次犹豫挣扎。

秦照听说老和尚自承协助自己，不觉精神一振，站起来深深向着对方一拜道：“大师父如肯出来相助，实在功德无量，在下也就宽心大放了！”

出云和尚面色忽然沉重地摇摇头，讷讷说道：“你哪里知道这件事的棘手……老实说，老衲虽然自承助你一臂之力，可是是否就能够稳操胜券，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这是我生平所遇最感困难的一件事，如侥幸助你成功，及属我佛上天之道，如果失败了，那就不堪设想了。”

说到这里，颓然自叹一声，满脸沮丧表情，一时搭下眉头，不再言语。

千手神捕秦照虽不知对方这个老和尚的来头，只是方才观诸他的出手，武艺之高，简直是他生平仅见，叹为观止，对他来说一个人的武功能够练到这等境界，实是不可思议。

然而，以老和尚这等能耐之人，竟然在面对前途之际，犹自如此顾忌，显然对于即将来到的敌人，大生畏惧，以此推想，暗中敌人的实力诚是可想而知。

有此一念，秦照不禁又自担起心来。

出云和尚一笑道：“虽然前途多波，倒也未见得便是绝路一条，夜色已晚，你身负重任，手下人更需多加安抚，却不便在我这里多耽搁，且先回去，明日午时我来看你，再作行程的安排，且回去吧！”

说得有理，秦照这便起身告辞。

出得柴房，一阵寒风刮来，禁不住使得他打了一个寒战。

恍惚中似乎听见了一阵乱噪之声正由前院传来，猛可里即见一条人影，极其快速地由前院蹿了过来。

院子里一片漆黑，看不十分清楚，借助于天上的月光，才能依稀窥知来人似乎身着黑色紧身衣靠，是一个高瘦个头，背形略拱的汉子。

由于来势极快，不过是几个起落，已来到了眼前。

千手神捕秦照一经着眼，首先已自警觉到，对方绝非善类。耳边上再听见身后自己人的呐喊之声，便自料定不错，狭道相逢，自是不容对方轻易过关。

当下怒叱一声：“鼠辈，哪里走？”

话声出口，秦照左足向前微一弯屈，右手抖处，“嘶——嘶——”先自飞出了两口飞刀，直迎着来人左右双肩上齐发了出去。

来人鼻子里“哼”了一声，手里原拿着一根弯曲的铁杖——蛇形拐，就势向着方一探，耳听得“叮当”两声，已把飞来的一双飞刀双双打落尘埃。

秦照脚尖用力一点，一个虎扑之势，已到了这人身前，两只手用野马分鬃的招式，蓦地向前一探，直向对方小腹上搯过去。

这人满脸气躁忿愤表情，身后又有穷追之人，是不欲再多

逗留，冷笑一声，不等秦照的双手来到，先自拔身直起，直向着高有两丈的屋檐一角上落去。

千手神捕秦照一招走空之下，觉出对方来人一身轻功不弱，却是放他不过，紧跟着一个凌空翻身之势，尾追着腾空而起一却在纵身直起的一霎，已把束在腰上的一口缅甸刀抖了出来，反向对方汉子当头直劈下来。

这人一横手上的蛇形拐，“当”的一声，架住了秦照缅甸刀，好小子，身子骨的确是够滑溜的，即见他全身向后一个倒剪之势，两只脚同时在瓦面上用力一踹，“嗖”一声再次飞出了一丈五六，直向着正中瓦面上落去。

月色如银，洒落在瓦面上，就像是染了一层霜也似，这人在月光之下，便不易遁形。

他似乎因为已经败露了身形，急于思退，身子一经纵出，紧接着在瓦面上一个疾滚，哗啦啦碎瓦声中，第二次又自纵身而起，身势之快，有如一只戏檐的狸猫，反弓着身子，直向另一座瓦檐上扑去。

秦照心中一惊，想不到对方滑溜至此，看来比较轻功，自己还不是他的对手，但因恐他趁隙脱逃，心里一急，左手翻处，嘶！打出了一枚暗器“瓦面透风镖”。

那汉子“嘿嘿”一笑，月色里显示着他森森白牙，像是一只狼。

蛇形拐再一次挥出，“嘿”一声，激起了火星一点，秦照的飞镖，便又被磕飞一旁。

那汉子手足兼施，“呼”一声由瓦脊上第三次跃身而起，却是脚上头下，想出攀附斜生当空的一截树枝——这一次却是未能合了他的心意。

猛可里，那截斜刺生出的树枝，忽然哗啦一响，硬生生的

向后收进了尺许，像是猝然间为巨风所袭，这么一来这汉子翘起的双脚，便直落了个空，整个身子重心顿失，一个倒栽，又成头上脚下之势，直落下来。

与他身子几乎同时之间，一条人影，突然自空而坠，呼噜噜大片风声里，落下来一个高大的人影，正是住在柴房的那个出云老和尚。

先时，在和尚现身之先，秦照早已取了一支“瓦面透风镖”扣在右手。他双手发镖绝技，远近驰名，此时更不迟疑，嘴里一声叱道：“看镖！”

声出，镖现！

左手抖出，一点寒星，直向着先时现身的那个夜行人后背上飞来。

那人原有一身利落功夫，只是为忽然现身的和尚吓了一跳，两面应敌，可就乱了身法，聆听之下，忙自向右面一闪，却是慢了一步，闪开了正面却是闪不开侧面。“噗”一声，秦照的这一镖，不偏不倚的正好打在了他小腿肚子上。

这人“啊”的叫了一声，身子向前一踉，就势向着瓦面上一个疾滚，哗啦啦，可又压碎了一大片的瓦。

正当他挺身往起的一霎，“呼”地一声，那个高大的出云和尚，又自来到了眼前。

这人一声闷哼，身子不及跃起，先自把手上的蛇形杖倏地抡起，直向着正面和尚的身上力砸了下去。

和尚冷哼一声，右手霍地向前一探，硬生生地直向着对方蛇形拐上力拿过来。

这汉子吃了一惊，由对方和尚的手眼身步上看来，立刻便知道来人不是

好相与，自己决非敌手，再者腿上的镖伤，痛楚难熬，更不敢与对方恋战，是以不待蛇形拐打实在了，倏地向

后一撤，一个疾滚，便自跃向了另一片屋脊之上。

要论起来，这人身法确是够快的，负伤之下犹能如此，实在太不简单，无奈今夜他运气不佳，竟会遇见这个难缠的和尚，可真是流年不利。

他这里身子方落下，面前人影一闪，对方和尚挟着大股气力，又拦在了眼前。

这汉子二话不说，身子向后一折，一式“金鲤倒窜波”，嗤！再次穿了出去。

饶是这样，他仍然未能逃开和尚的纠缠，一时间，但见人影穿梭，满空飞影，有如互相扑战的一双大雁。

在这场看来像是游戏的追逐过程里，先见的那名汉子无论施展出何等身法，掉换过许多方向，却都无能把眼前和尚给抛开一旁。

这汉子情急之下，大吼一声，蛇形拐就在他第五次落身的同时，铺头盖顶的直向和尚当头直落下来——在他想来，和尚即使身手过人，也不敢以空手硬性迎接自己的拐势。

却没有料到，事情敢情蹊跷得很。

他这里蛇形拐方自以无比巨力猛挥直下，却不料和尚的一只巨灵之掌，竟突然改变了方向，居然改由他身后递出，“噗”的一声，抓住了蛇形拐，紧跟着用力地向后一带，已自那汉子手中夺了出来。

那人虽是施展全身力量，紧抓住杖身不放，无奈和尚的臂力是大得出奇，两相比较之下，那人两只手的力道竟敌不过和尚一只手，手中蛇形拐硬生生地便自到了对方老和尚的手里。

随着老和尚的杖势轻落，“呼”一声，一片杖影已落在了那汉子眼前，却未曾真的落下，要不然那汉子必将脑浆迸裂。

一股凌人的劲道，直由铁拐拐首逼近，指向这人面门，迫得他眉眼生寒，连连眨动不已。

此时此刻，这汉子倘若心存脱逃，哪怕是移动一下，也只怕有性命之忧，原因即在于老和尚传诸铁拐的内力劲道，实在惊人，这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脱身的念头，只是频频翻着双白眼珠子，尽自在老和尚身上转动不已，想是对这个老和尚的出现，感到无比的诧异。

是时，千手神捕秦照也已来到了眼前，也许是他心中充满了仇恨，对于来此意图不轨的任何匪人，都大感恨恶，眼前这个人也不例外。

当下怒叱一声，一抖手上的缅甸刀，直向这人胸前插来。

刀光乍然一现，只听得老和尚道：“施不得！”大袖卷处，“呛啷”一声，已将他手里的缅甸刀卷住，力道之猛，几乎使得秦照掌中刀为之脱落。

老和尚虽然出手止住了秦照落下的刀势，一双眸子却是瞬也不瞬地盯在对方那汉子脸上，另一只手上的蛇形拐仍自指点着对方的脸，使得那汉子空有脱逃之心，却无逃脱之胆。

秦照收回了刀，这才看清了对方那汉子的尊容，月色之下，这人有一张瘦削的脸，尖下巴，脸上似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凸出疤痕。最明显的是，这人那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珠子，因此，在他正面看人的时候，也像是斜着眼睛似的，却是怪异得很。

想是被老和尚的拐杖逼得进退不得，大不是滋味，这人冷笑着道：“老

和尚你这算是干吗？要下手就快，逗着大爷好玩，我可要骂你了！”

出云和尚微微一笑，放下了手上蛇形拐。

那汉子踌躇了一下，仍是不敢离开。

“阿弥陀佛，”出云和尚道，“足下身手不弱，方才那一式‘彩虹在天’，便是中原武林少见的招式，敢莫是来自白山黑水之乡么？”

这几句话，顿时使得尖脸汉子为之一愕。

“噢——老和尚你怎么知道？”嘿嘿冷笑了几声，他连连眨动着那双白果眼，却又摇摇头道，“我们先不谈这个……老和尚，你我素不相识，干什么跟我过不去？你这出家人还要管闲事么？”

原来这汉子正是金鸡太岁过龙江手下跟班祝天斗，因奉命打探灾银之事，前来刺探，不意运气不佳，一上来便露了行藏，又遇见了这个和尚，如此一来，丢人现眼，便为意料中事。

是时众多捕快，早已齐集房下，灯笼火把渲染成为一片，大家伙仰首房上，叫嚣着要把祝天斗给生擒下来。

千手神捕秦照却看向出云和尚，意思是要听候他的发落。

他在想，对方贼人此刻已是瓮中之鳖，插翅难飞，擒住了他，便不难由他嘴里探出一于同党的下落用心，难得他自行送上，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跑了！

出云和尚在听过祝天斗一番话后，嘿嘿笑道：“你说对了，我这个出家人正是要管闲事，今天你落在了我的手里，活该你倒霉。来来来，且跟我下去说话！”

祝天斗一双吊梢眉斜抛了一下，冷笑道：“你！休想，大爷要走，你们谁又能阻得了？”

话声一顿，身形突拧，有如旱地拔葱般，嗖地拔空直起，直向着这片屋脊楼阁高檐上落去。

祝天斗前此试了多次，未能逃脱，这一次改向高里蹿，在他以为自己轻功一流，和尚身法虽快却未见得就有像自己这般高来高去的本事。

他可是又想错了。

随着他起身的势子，一双脚尖还没落实了，对方和尚竟然较他更要快上一筹，居然抢先一步落在祝天斗预期落足之处。

同时间，随着和尚一只挥出的大袖，噗噜噜，大截袖影，直向着他脸上拂了过去。

祝天斗一惊之下，施了一个凌空筋斗，蓦地向下坠落，这一落，其势如鹰，直向地面坠下来，这一手反进为退，充分表明了祝天斗的灵活机智，只是较诸那个和尚，他仍然是慢了一步。

老和尚依然抢先他一步，落在地面。

同时间，和尚手里的那根蛇形拐，向前微探，噗地一声，已打在了祝天斗肩窝里，后者顿时便动弹不得。

这么一来，祝天斗才算真正知道对方这个和尚确是武功高不可测，自己若不见机行事，只怕眼前在他手里讨不了好来。

“阿弥陀佛，”老和尚眸子里闪烁着精光，直直地逼视着他道，“你叫什么名字？是谁叫你来的？实话实说，我或许网开一面，开脱了你，要不然，哼哼……你自己也看见了，只怕你是众怒难犯！”

秦照在旁边一惊道：“老师父，千万不能放走了他，你老人家把他交给

了我，我有法子要他说实话！”

老和尚冷冷一笑，怒声向着祝天斗道：“你可听见了？还不实话实说！”

祝天斗近看对方这个和尚，越觉他菁华内蕴，正气逼人，心知他所说不假，再见秦照手下一干公门中人，一个个如狼似虎，自己真是要落在了他们手中，只怕也是去死不远，当下低头寻思了一下，咬牙切齿地冷笑了起来。

“大和尚，我信过你就是了，在下姓祝名天斗，不过是为人当差，小人物一个而已。至于说是谁叫我来的，在下可不便说，也不敢说，老和尚你自己去琢磨吧。好了，话已说完，杀刚听便，你就看着办吧！”

秦照在一旁看得火起，怒声道：“死在眼前，还敢逞强，看我不宰了你！”

倏地怒从中来，起手一掌，掴在了对方脸上。

祝天斗为老和尚手中铁拐点住了穴道，转动不得，这一掌只打得他满嘴鲜血，他却厉害得很，斜着一双白眼珠，怒视着秦照连声狞笑不已。

“这又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放开了老子，跟你一对一地好好玩玩！”

秦照越发有气，忍不住又掴了他一掌，却为老和尚伸手阻住道：“算了。”

出云和尚接着轻宣了一声佛号，向着祝天斗微微点头道：“我知道了，临淮关麦家那件勾当，便是你主仆所干的了，可是？”

祝天斗哼了一声，斜看了他一眼，未置一言。

老和尚心里越加有数，浩叹一声道：“无量寿佛，这么说，老衲已知道你家主人是谁了。”

祝天斗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大师父你还要管这件闲事么？我劝你还是回山去吃斋念佛的好，要不然……”

出云和尚哼了一声，眼睛里精气逼人，“要不然，又待如何？”

祝天斗耸了一下肩头，满脸不屑地道：“大师父即然知道临淮关发生在麦家的那件事，当然也应该知道有一个叫万里黄河追风客黄通的人，他又落得了什么下场？”

出云和尚忽然仰首大笑了一声。

祝天斗吓了一跳，嘴上却不服输地道：“老和尚你是明白人……姓祝的是一番好意才告诉你这些……你应该知道，任何人若是开罪了我家主人，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劝你还是……少管这件闲事的好！”

出云和尚微微点了一下头，宣了一声“无量寿佛”，道：

“你说的倒也是两句实话，老衲也知道了！”

说罢，蓦地垂下了指点在对方肩窝处的那根蛇形拐，并将蛇形拐交还道：“你走吧！”

祝天斗似乎没有想到老和尚竟然这么容易地便放过了自己，一时还有点不敢置信。

接过了蛇形杖，祝天斗试着动了一下身子，觉得一切如常，并无不妥之处，他就更奇怪了。

“大和尚……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走了……”出云和尚挥了挥袖子，面若寒霜地说道，“告诉你家主人，就说出云寺的出云和尚，在这里问候他了……”

祝天斗愣了一愣，出云和尚这四个字，他仿佛曾经听说过，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料必这个和尚大有来头，且转回去禀报主人再说。

当下冷冷一笑，向着和尚抱了一下拳道：“这么说，祝某人告辞了。”

一双眸子转过来，又在一旁的秦照身上看了一眼，哼了一声，反过来手，

把先时插中在后胯上的那支瓦面透风镖一下子拔在手中，低头看了一眼，连连咬着牙道：“好朋友，你报个万儿吧……姓祝的忘不了！”

秦照对于出云和尚放他离开的这番措施，颇不以为然，只是人是对方擒下来的，自不便硬加拦阻，况且老和尚这么做，说不定涵有深意，也就没有多说。

听了祝天斗的话，他嘿嘿冷笑了两声道：“我看你是明知故问吧，我姓秦，这趟子买卖，就是由我姓秦的押送的，你总该明白了吧！”

祝天斗狞笑着点了点头道：“哦！原来你就是秦照，我知道你，今夜你赏了我一镖，姓祝的老死也忘不了，我们后会有期。”

说完，向着老和尚拱了一下手，蓦地腾身而起，直向着墙外纵去。

秦照见他明明是败军之将，偏偏还要故作姿态，心里实在气不过，忍不住循着他纵出的背影，霍地又发出了一镖，叱了声：“打！”

祝天斗显然已经防到了有此一着，一只脚方自踏上了墙头，身子倏地一个疾转，蛇形拐向外一封，“当”地一声脆响，火星一闪，已经把秦照发出的镖，磕飞半天，自此冷笑一声，头也不回地一径走了。

千手神捕秦照狠狠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重重地跺了一下脚，叹道：“真不该放了他，这下再想抓住可就难了。”

出云和尚自从测知对方的出身来路之后，神态之间一直显得很是沉重，聆听之下，只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让他去吧！”

几个公门捕快，这时灯笼火把的齐偎了过来！

出云和尚看见如此的阵仗，便什么也不想多说，叹了一口气，竟自动地转回到所居住的柴房里去了。

奇怪八太爷 激战过龙江

一竿在手，独钓着长潭寒霜。

金鸡太岁过龙江似乎有着重重的心事。

这一次中原之行，似乎并未能使他得到预期的成功，散布在他身侧四周的强敌，或明或暗，都在窥伺着他，使他感觉到前途布满了荆棘，不能不小心加以防范。

落日西坠。

西天布满了红霞，橘红色的彤云像是散满山坡的羊群，而那高高的天台山，便恰似屹立空际的牧羊人——如此幻想着，这番景象便显得壮观而有趣多了。

每一次，当他看着这些火红色的云块儿时，内心都会有一种奇异的压迫之感，下意识地总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似的。

这种奇异的感觉，并非毫无原因，事实上在过去的对日里，不乏证例，因此，潜意识里，他便提高了警觉。

一阵仓促的脚步声传了过来，对他来说，这脚步声实在是再熟悉不过，虽然距离尚远，他亦能清晰地有所辨别。

“ 刚才又受伤了。 ”

静寂的丛林里，忽然有耸动声响。

一只褐灰色的兔子窜出来，接着便现出了祝天斗快速身形，一径向眼前驰来。

在双方距离约莫有三丈前后，祝天斗停下了脚步，紧接着伏向地面，对他主子行了例行的跪拜大礼。

过龙江的脸色竟是那么的阴沉。

“ 你受伤了？ ”

“ 这…… ” 祝天斗声音颤抖地应了声， “ 是…… ”

“ 你过来。 ”

“ 是…… ”

他几乎是爬着过去的——一直走到了他主人跟前，叩了一个头： “ 只是胯上中了一镖，不要紧的…… ”

过龙江鼻子里哼了一声，脸色益见阴沉。

他的一双眼睛并不多看地上祝天斗一眼，却注意向盘绕着附近的一片丛林，也许那丛林亦非他留目之所，倒是那泛起自丛林的乌鸦，才是他所注意的。

他的脸色更为阴沉了。

“ 说下去！ ”

“ 是！ ” 祝天斗讷讷道， “ 爷所料不差……小人遵照爷的嘱咐，果然在那附近的驿馆里，找到了姓秦的一行下落…… ” 过龙江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像是听见了祝天斗所说的一切，又像是别有会心。他的一双眼睛似乎一直留意着附近翱翔当空的那一天乌鸦。经过了一度盘旋之后，这些乌鸦缓缓地又落下来，仍然是先前盘踞的地方。

过龙江微微一笑，然而这番微笑却使得一旁的祝天斗打心眼里生出了寒意。

“ 大爷，小人还有下情禀告…… ”

“不必再多说了，你站起来吧。”

“这……是是是……”

跟了他这么久，当然把主子的习性探得一清二楚，主子叫他不要多说，那意思便真的是不要多说，连一个字也不许多说，贸然出口，便有不测之灾。

“祝天斗！”过龙江提名道姓地唤着他，“你跟了我有多久了？”

“哦——”

他被主人这句毫无来由的话，弄得几乎不知所措，却不能不回答。

“总有十七八……年了吧？”

“我想着也只有这么个年头了。”

“大爷……你老忽然问这个，又为了什么？”

过龙江脸上显出一片寒霜，轻轻叹息了一声，一双眼睛却注意着另几只翱翔天际的白鹭，这几只白鹭也像是才由林子里飞起来的。

这些似乎都无关重要，而过龙江看在眼里，却别有所悟，脸色黯然。

“大……爷……”

祝天斗意识里已觉出了不妙，声音里一片颤抖：“大爷……饶命……”

“你猜对了！”过龙江冷冷地道，“念在你跟了我十七八年，我就给你一个痛快吧。”

“大爷……”祝天斗双脚一颤，跪在地上，一时面色惨变，“小人……武功不济，一连失误，负伤……丢了大爷的脸……自知罪该万死，只是仍请看在……”

“唉……”

过龙江不等他说完，便自叹了一声。

这声叹息也使得祝天斗临时中止住待说之言。心里一阵惊悸，脸上也跟着抽搐了起来。

“大爷……小人一死不足惜……只请赐告，为……了什么？”

过龙江哼了一声，打量着面前的他道：“你连番误事、负伤……你对我非但无助，更已成了累赘，这些也就不去说它了，现在，你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你可知道么？”

祝天斗打了个颤，青着脸道：“小人……糊涂……”

“那我告诉你了。”过龙江看着他，大为遗憾地道，“你已经把敌人带到了我的身边……你对我更无一用，我便饶你不得。”

说完了这句话，他一只右掌，已疾快地递了出去，正是他惯以伤人的“铁手穿墙”之功。

随着他递出的手掌，祝天斗叫了一声，前心部位，立刻现出了一个血窟窿。大片的血便像是正月里燃放的花炮一般，爆射当空。紧跟着他踉跄的脚步，一连向前迈了几步，便直直地栽了下去。

祝天斗的尸身，由高高的崖头直落寒潭，狂涌的鲜血，立时染红潭水，尸身坠落水面时，发出的巨大噗通声，更不禁四山齐应。

金鸡太岁过龙江亲手杀死了这个跟了他十多年的仆人，内心之悲愤，一霎时更高涨到了极点。

猛可里，一条人影，其快有如箭矢也似的，直向着他面前袭来。

“呼——”凌厉的风力，连同着这个人的身势，乍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只怒击长空的巨鹰。

在这个招式里，过龙江全身上下竟有五处部位在对方照顾之中。

那真是奇快的一霎。

过龙江早已料到有人来了，这也正是他所以要杀死祝天斗的原因，然而，却也有他没有料到的。

他没有料到来人武功如此之高。

他也没有料到敌人欺身如此之近。

他更没有料到……

总之，这个人，这样的身手，这等快速地来到，实在出乎他的意外。

过龙江在极为仓促的一霎间，他施展了他多年来从来也没有机会施用的一招——在他猛然向后弓缩的身子里，身上长衣竟自行脱落。

看似金蝉脱壳，其实这期间，更包含有厉害的杀着。无论如何，这件长衣，便成了过龙江替死的躯壳。

这人那么凌厉的厉害杀着，便只有尽情发泄在长衣之一途

“砰砰！”

在一阵凌厉的接触声中，过龙江那一袭脱身飞出去的长衣，早已变成了散花飞絮，散飞了满天满空。

过龙江的这一次疾雷奔电接触势子里，以一招金蝉脱壳幸免于难，却也吃惊不小。

双方的势子是那般地急、快，一沾即离，“唰——唰——”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却又分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落了下来，快若鹰隼，轻似飘叶。

过龙江落下的身子，独踞在一块凸起的巨石上。

对方那人却较他轻巧得多，居然落身在岔生横出的一截枯枝上。

那截枯树枝充其量不过是核桃般粗细，横生斜出，既已枯朽，随时欲折，而来人那偌大的身躯站立其上，竟自形态自若，单只是看他这一身轻功，便是好样儿的。

来人五十开外的年岁，白皙瘦高的个头儿，一身青缎云字长衣，飘洒似仙，衬着飘有一双长翎的同色便帽，十足的一副老儒模样。

这人带着一抹微笑，正自瞬也不瞬地向过龙江注视着。他背负长剑，虽有笑意，眉月间却不无遗憾，为着方才的一手，未能成功，心中实有憾焉！

这一霎，敢情是高潮叠起。

五旬老儒的出现，仅仅不过是个前奏而已，紧跟着，附近树帽正唰唰一阵声响，一连四条人影分向四角一齐落下。

四个人似乎是每人手里都持着一杆三角形的小小旗帜，一经现身，立刻隐于树丛不见。

却在四人之后，由正面崖上直直地又落下来一条人影。由于这人身高体大，尤其是身上那一袭鲜艳的红袍，在空中噗噗带出了极大的风力，落地之后，才见是一个身高七尺，满面虬髯及乱发的大汉。

这汉子一只脚显得不大得劲儿，像是瘸子，手上架着一根拐杖，浓眉大眼，活似现世的张飞。

随着这人猝然现身之势，手里那根拐杖，蓦地向前一伸，直指向过龙江正面。

顿时，过龙江感觉出一股强大的无形力道直逼眼前，等到他们看清对方这人来势时，才忽然感觉出，这个虬髯大汉会同先时现身的那个五旬老儒，竟像是早有默契，一左一右双双把过龙江夹持于中。

过龙江何等精明之人，然而在他忽然发觉到眼前情势之下，却也有有一种

“惊悸”之感，实在是对方二人所选定向自己进身的架式，显然高明之至，如照八卦易理上来说，那是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一乾一坤，两两夹击之下，构成了一个所谓的死角。

过龙江一经惊觉之下，双臂微振，飘身直下。

眼前二人居然配合着他的行动，双双亦有了变化。那个五旬的老儒身子倏地腾起，有如穿花蝴蝶，虬髯大汉，亦是挺杖而前。

三人一经站定，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过龙江仍不免在二人夹击之中。

耳边上传过来一阵子“呵呵……”长笑之声。

随着笑声之后，一条人影有如自空倒挂而下的银河，直落坪前。

俟到对方站定之后，过龙江才发觉到了对面高起的向阳坪上，此刻竟多了一个皓首银髯的锦袍老人。

“姓过的，此番你认识了吧，呵呵……呵呵……”

说着，笑着，这个老人眯着一双细长的眼睛，抬起的一双白皙细手，只是在那绉子南极仙翁也似的胡须上捋着，话声里显示着十足的江南韵味。

金鸡太岁过龙江一双长眉微微向上挑了一挑——一个精细干练如他的人，竟然也会着了人家的道儿。

——他确实十分忿恚，遗恨。

方才祝天斗来时，他已由寒林宿鸟的惊飞，觉出了有人尾随其后而来，只是以他平日的自负，虽感气愤，杀了祝天斗，却也并未把想象中的来人看在眼里，然而，现在他才觉出来错了。

敌人显然要比他想象中强大得多，而且分明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专为对付他而来的行动。

锦袍老人神采若仙地捋着胡子，另一只手指向过龙江，继续说道：“我们注意你很久了，由长白而两淮，一直到此地，总算没有落空，哈哈……你这只金鸡，果然滑巧得很，只是这一次你却是插翅难飞了，你认命吧。”

金鸡太岁过龙江正打量着当前这个老人，却也不敢疏忽了正面敌峙中的强敌。

在他感觉里，这两个人都不是好相与，今天自己真正是遇见了厉害的劲敌了。

“老头儿！”他却视着对方锦袍老人，沉声道，“我不认识你。”

“可是我却认识你。”

老头儿脸上堆满了笑容。

“你不是自命当今当世，一身武艺天下无双，今天就叫你知道一下厉害。”

老头儿说得兴起，扬着那一双雪团也似的眉毛，又自呵呵笑了起来。

“山不言自高，水不言自深，你那两下子我见识过了，今天我们少不了就在这里见见真章——我给你引见一下这两位朋友……”

说到这里，他又自呵呵笑了。

他所要引见的两位朋友，就是过龙江正面左右夹峙的两个人。

“玉剑书生和九天霹雳这两个人，姓过的，你大概不会太陌生吧？”锦袍老人一面指着当前二人道，“啾啾啾！就是他们两个。”

过龙江鼻子里“哼”了一声，微微点了一下头。

“久仰，久仰——”

这可不是一般的客套话，在辽东地面上，老一辈的江湖人物，如果不识

玉剑书生和九天霹雳两人大名的，那可就显得孤陋寡闻了。

至于后来这两个人，忽然神秘地离开了辽东，长年地失去了踪迹，也只有过龙江心里有数，这么一来，此番的邂逅，其

间所蕴藏的杀机，也就不足为怪。

过龙江的炯炯双瞳，缓缓由当前二人脸上掠过。

目光暂停在五旬的老儒脸上：“阁下便是人称的玉剑书生宫九如了？”

五旬老儒微微的点了一下头。不久前他在邂逅关雪羽时，老人为他们彼此介绍时，他自称姓“郭”——郭九如，显然语出不诚，隐了姓氏。

过龙江的眸子转向那个猛张飞似的高大瘸子，微微点头一笑：“这么说，足下便是酒醉黑水，一夕杀人百八十名的九天霹雳佟烈，佟朋友了！”

那猛张飞也似的汉子，自喉中厉哼了一声，算是自承了对方所猜。

他分明也同宫九如一般，隐了姓氏，将本来的佟姓改成了姓胡，莫怪乎当日的关雪羽竟是一些儿也不识得二人的来路。

金鸡太岁过龙江在悉知二人身份之后，着实吃惊不小。只是像他这等功力之人，内在的喜怒以及出手之前的打算，都不会让人轻易猜出。

他的头缓缓抬起来，注视向那个锦袍老人：“足下大名又是怎么称呼？苦苦追踪过某人，又是为了什么？”

锦袍老人一声朗笑，声震四野。

“这你就不明白了，你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一旁的九天霹雳佟烈怒声道：“姓过的，这你还不明白吗？这个天底下有八老太爷在，就容不了你姓过的如此猖狂，哼哼，废话少说，你就亮家伙吧！”

话声出口，手上轻轻一振，铁杖头上点出了一股疾风，直向过龙江身上袭来。无奈过龙江防身的一层真力，竟是那么充实，一时竟是彻它不透。

过龙江总算知道对方那个锦袍老人叫八老太爷了，虽然这个名字对他那么陌生，料将对方老人，必然是大有来头，不便说出真实姓名，这也无所谓，反正眼前即将大打出手，很可能你死我亡，动手之间，只看他出手的招式，也就大概可以猜知。

是时，高立坪上的锦袍老人呵呵一笑，慢吞吞地道：“过龙江，都道你武功盖世，天下无双，今天在老夫手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孙悟空，能有多少能耐？”

这番口气，虽然十分的托大了，既把对方比作掌心里的孙行者，那么自己无疑是如来佛了。再者，他一出口即道出了对方的真实姓名，使得过龙江更是吃惊不小，看来他一路追踪自己，意欲置自己于死地，诚非虚话了。

八老太爷话声出口，冷冷一笑道：“宫、佟二弟，不必留情，这就出手吧！”

一言既出，九天霹雳佟烈第一个忍耐不住，高应一声：“遵命！”

人随声起，“呼——”大片疾风，裹着他旋风怒起的人影，泰山压顶般直向着过龙江当头力压下来。

过龙江自识得宫、佟二人真实身份，深知此二人大非寻常，眼前联合出手，以二敌一，更属可观，更何况有那位莫测高深的八老太爷在一旁接应策划，其势便难论矣。

过龙江早已暗中探察了彼此虚实，作了必要的准备，佟烈的拐杖力道极猛，过龙江身形一个快闪，直直地向后缩出了七尺开外。

他不左不右，笔直地向后退去，正是防备到另一边的玉剑书生宫九如何机出手。

却不意宫九如竟然直立不动，反倒是先时出招的九天霹雳佟烈，一招未已，紧接着就空一挺，如影附形的猛烈迫近过来。

这个佟烈显然身手大有可观，第二次把身子附过来，手上镔铁长杖向前方一探，后腿直伸，全身成为一条直线，就在这个姿态里，手上的铁杖，“金鸡三点头”噗噗噗一连点出了三缕尘风，分向过龙江中元三穴上扎来。

过龙江自然知道今日之会料无好会，方才双方对答之时，早已将功力内注，这时随着敌人的进身之势，身子霍地向下一坐，右手后翻之处，白光乍闪，已把一口“长根剑”抓到手上。

双方兵刃的接触极是巧妙。

先是“叮”的一声脆响，长根剑有如一条出穴的灵蛇，只一下，已紧紧的贴在了对方铁杖之上。

佟烈似乎吃了一惊。

紧接着过龙江手中长剑，夹着一声轻啸，像是一道闪电般，顺着佟烈铁杖的杖身蓦地向上展了出去。

这一式敢情是出奇的快，随着白光颤然的剑身，由对方的杖上削过，带出了飞星四射的一条火龙——如此剑势里，佟烈的双臂、上胸、头脸部位全都在对方照顾之中。

九天霹雳佟烈情知这只老金鸡不是好相与，却没想到对方这等厉害。

尤其惊人的是，随着过龙江展出的那口长剑之上，夹附着一股猛劲的吸力，如此情况之下，这一剑一杖的接触，便似磁石引针般地难以分开。

同时，佟烈手上的铁杖，更像是烈火焚烧过一般烫手，妙在那股子吸引之力，即使想甩手丢杖，也是不能。

佟烈猝然一惊之下，吓出一身冷汗。

这一刹那，论攻守俱是不及，一咬牙，决计与对方一拼，左手霍地向外一推，施出了全身之力用进步霹雳掌力，直向着过龙江当胸猛力劈了过去。

九天霹雳佟烈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可不为对方所认同。

就在佟烈掌力方自撤出的一霎，过龙江鼻子里轻哼了一声，剑芒乍然一收，人已腾身而起，一人一剑极其轻飘地已自佟烈头顶上掠了过去。

佟烈似已惊觉到了不妙。

呼——过龙江身势，居高临下，已到了佟烈头顶上，就在两者交接而过的一霎间，前者一只巨灵之掌，箕开的五指，直向着佟烈当头直扣下来，佟烈长杖再盘，霍地打了一个旋风，疾穿而出。

饶是这样，左肩上亦不免为过龙江指尖扫着了一些。

九天霹雳佟烈只痛得全身打了个冷战，掌风所及，逼得他脚下一连踉跄退了三步，才将身子站稳了。

原来这个佟烈自幼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功夫，寻常兵刃设非伤中要害，已很难伤害得了他，却不意为过龙江五指扫过，差一点骨断筋折，破了他防身的真气，一霎间只痛得脸色大变，内心之惊恐激动，更非言语所能形容。

此时此刻，过龙江果真乘胜追击，佟烈性命休矣！

一旁的玉剑书生宫九如却已不容他再有所施展，大袖翻处，先自发出了一双寒星。

以宫九如这等身份功力之人，设非是到了万不得已之情况，决计不会施

展暗器，此番眼看着佟烈危机一瞬，便顾不得许多。

暗器乃是一双“追风亮银丸”，在两股细小尖锐破空声中，直取过龙江双瞳。

宫九如之所以延至现在才行出手，完全是出自“静以观变”心理，同时也是事先早与佟烈商量好的，其用心无非是佟烈果真一人即能战胜对方，也就不必自己再行多插上一手。

眼前情势下，他自然万难再自沉默。

亮银丸一经出手，宫九如陡地丹田提气，掠身而起，一口两尺五六的短剑，随着他疾快的出身之势，直直地向着过龙江劈下来。

双剑交辉，“呛啷”一声，迎在了一块，随着撤出的剑身，持剑的两个人身手更为惊人。一个疾滚如兔，一个怒起如鹰，唰地向两下里同时分了开来。

四只眼睛，也在此一霎，紧紧地对吸到一块。

过龙江已由此双剑交磕的当儿，感觉出宫九如剑上的实力，后者也不例外，四只眼睛对视之下各自估量着对方的斤两，接下去的这一招，便大费周章。

一旁的九天霹雳佟烈，经过了短暂的喘息，总算镇定下来。

他险些丧生在对方剑下，更不禁把过龙江恨之人骨，这时

一声不响地忽然跃身而起，袭向过龙江身后，手上铁杖卷起了大片的旋风，直向着过龙江全身平扫了过去。

这一扫之威，端的是惊人之极，随着他的杖势去处，地面之上落叶如万点飞蝗般地一齐卷飞了起来。

敢情佟烈愤怒之中，施展出了他最具威力的“旋风三杖”，杖风过处，像是一面墙、一堵山那般猛烈地直撞过来。

宫九如配合着佟烈的出手，更不怠慢，蓦地腾身直起——乍看起来，真像是猝起云空之间的一只鹞子，俟到了过龙江顶上，倏然间身形一坠，掌中剑洒出了一天光雨，自上而下直向着过龙江全身上下卷杀过来。

佟、宫二人的联合出手，果然威力无匹，准此而观，过龙江上下四方，俱在剑杖对杀之中。

金鸡太岁过龙江猝然间发出了一声厉啸——一蓬长发霍地彻天直起，长剑抡处，卷起了一天狂涛，却形成丈许方圆的一个旋涡。

在这个剑气所形成的旋涡里，过龙江全身上下俱在包裹之中，就这样，活像是一个旋转中的陀螺，戛然而有声地冲杀出去。

这一手非但出乎宫、佟二人意外，就连高踞在上，冷眼旁观的八老太爷也吃了一惊。

形势紧迫逼人，紧凑处真个“一羽不加，虫蝇不落”，使八老太爷也不及妄置一词。

耳边上响起了清脆的一阵子金铁交鸣之声——大片流光里，过龙江已破围脱出，其势有如出押猛虎，恰恰与奋身直上的佟烈迎在了一块。

这一霎，可真是惊险了。

九天霹雳佟烈想不到对方如此了得，情急之下，迫不及待地施展出他那旋风三杖中的第二招“怒龙出水”，长杖一吐即收，第二次向着剑影中的过氏当胸力点下去。

看到这里，高处的八老太爷忽然一惊道：“不好——”声出人起，猝然

腾身而起，居高临下地直向着过龙江身边扑来。

然而他毕竟距离较远，即使以他杰出的轻功造诣，亦不能一扑而至。

倒是宫九如却远较他要方便得多，他似乎也已发觉到了不妙，剑势疾转中，已扑向过龙江背后脊梁，紧接着的一剑，却是大非等闲，然而作为对佟烈的救命之招，却是慢了一步。

九天霹雳佟烈杖势方出，猛可里感觉到对方剑上光华极盛，一霎间，像是有百十把剑，汇合成一天剑影，直向自己全身上下齐劈下来。

这么一来，他便想到了自己的杖势不足以克敌，心中一凉，再想抽招换势，哪里还来得及！

随着过龙江旋天剑影之下，佟烈的杖身，先自被搪向一边，后者只觉得一片寒风罩体，即在千剑临身的一霎，过龙江的一

只巨掌已由剑影中递了出来。

仿佛是一只黑同墨染的巨掌。

佟烈猝见之下，只觉得通体一阵发痛，再想抽身已是不及，“噗哧”声中，已为对方那只黑手深深插进了左面心腔。

正是过龙江名噪武林的“黑手功”，这门功力一名“黑手穿墙”之功，既有穿墙之能，其威力当可知，端是十足惊人。

佟烈的感觉，仿佛是身上一麻，紧接着打了一个踉跄，手上的铁杖“呛啷”坠地，人才直直地倒了下去。

一颗染满鲜血，活蹦乱跳的人心，已到了过龙江手掌之上。

他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招得手，脚下更是快得很，一式“黑虎剪尾”，盘过的身子，更如拍岸怒涛，恰恰乎与宫九如扑上的势子迎在了一块。

这当口儿，八老太爷的身子也扑到眼前。

佟烈的惨死，给了他极大的震惊。自然，如果他一上来不是那么自负，心存警惕，佟烈便不会惨死，一招失算，铸成了大错，眼前可是后悔莫及，他的痛心，当可知。

三个人竟是不差先后地迎在了一块。

在一声清脆的宝剑交磕声里，又一次扬起了刺目的寒光，急促之间，又一次交换了剑招。

一抹子鲜红，由宫九如右肋下现出。飘飘长衣，为之开成了四片，犹是这样，他仍能奋身跃开了一旁，鼻子里痛吟一声，那张脸变得雪也似的白，紧接着肋下淌出来的血，却把那半边身子都染红了。

几乎是同时之间。

八老太爷的一只右手，迎着了过龙江的左掌，双掌交接之下，两个人俱都为之大大地摇动了一下，把握着这一霎良机，八老太爷的另一只左手却实实在在地印在了过龙江前胸之上。

这一掌，虽非全力，却亦可观。

以过龙江那般功力之人，亦是当受不住，脚下一软，身子便似球般地被抛了起来。

一口血箭直由过龙江嘴里狂喷出来。

他早已看清了四周情势，重伤之下，亦不忘临危逃生，这抛起来的身子，若非加上他自己本人的力量，万不会有如此劲道。

这一瞬间，眼看着他似抛又腾的身子，足足飞起了两丈七八，哗啦一声，

径自落入丛林之中隐没了。

饶是他钢铁般的一条汉子，却也是吃受不住。

落在地上的金鸡太岁过龙江，身子晃了一晃，“噗通”坐向地上！

只觉得一阵头昏目眩，嘴里阵阵发甜，第二口血几乎又要喷了出来。

这一霎他脑子里所想到的，只是逃命第一，要能逃过对方锦袍老人的毒手，才是上上之策。

所幸，对方老人虽重手伤了过龙江，却暂时没有赶尽杀绝，穷追不舍之意。倒不是这位八老太爷心存仁厚，实在是眼前的宫九如，生死未卜，急需他的照顾，两相权衡之下，自以宫九如的生死较他更为重要，不得不前往察看。

这么一来，过龙江可就意外地得到了喘息之机。他虽然侥幸未死，自知伤势不轻，坐在地上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冷汗直淌，连中衣俱已湿透，思忖着对方八老太爷这一掌，柔刚并济，分明是上乘的“气忿”之功，当今武林之中，这等厉害的角色，实在前所未闻，好厉害。

心里盘算着，更不敢少有耽搁，一只手在地上勉力撑着，把身子徐徐转过。

他生怕身子触地，会带出响声，为锦袍老人觉察，便一手握剑用拳，一手用掌，勉强地把身子架空了，徐徐向林中退去，这般走法，要在平时，根本不算回事，可是现在在过龙江行来，却是大为吃力，走不了几步，已是汗下如雨，由于牵动了丹田力道，一口浊血，便自涌了出来。

但附近幸亏是一片灌木丛林，占地极广，树身约莫一人来高，用以掩遮身子，确是最为恰当。

过龙江一步来到了灌木林中，不见敌人追来，才自意识到，自己这半条命算是保住了。

他生性最恃强好胜，一身内外功力敢夸天下无敌，一朝败在了对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老人之手，差一点失了性命，不啻是奇耻大辱，想到悲忿之处，真恨不能当场横剑自刎。

当然，他不会真的就这么死了。

停下来喘息了一阵，正待把手上长剑收入鞘中，猛可里身后颈项间一阵子发凉，不容他回身顾盼，已有一口冷森森的剑锋，架在了他的颈项之上。

过龙江心中一惊，余力尽失，手上一软，再一次跌坐了下来。

他毕竟是一条汉子，想到了不免一死，禁不住为之哑然一笑，方自道了声：“老儿——”

下面的话还来不及出口，只觉后脊梁上一阵子发麻，已吃对方点了“哑穴”。

紧接着这人化剑为掌，不甚费力地已把他提了起来，接下去是一阵轻巧的快步疾行，直入丛林深处。

天光已暗，林子里更是黝黑。

金鸡太岁过龙江想到了此番落在老人手里，当然是死路一条，偏偏对方竟不急于下手，这般活摆布自己，真比立刻杀了

他更觉得羞辱，心里一急，气血上涌，当场昏了过去。不过是极为短暂的一瞬，他便自又幽幽地醒转。

眼前已换了地方。

出乎意外地，过龙江竟自发觉到自己置身于一处低矮的山洞里。

眼前黑得很，所幸有那么一丁点儿的火光——像是燃着的一截松枝，光度仅容许照见面前尺许之地——再就是对方的那个人影。

过龙江下意识地当对方是那个锦袍老人，不甘示弱地哼了一声道：“无——耻老儿……”

四字出口，忙即又吞住了。

敢情面前的这个人，并不是那位八老太爷……

那是一张黑中透红的脸，浓眉巨眼，乱发如火，乍看之下，真把人吓得一跳，火光明灭里，像煞是庙里所供奉的五殿阎罗。人世之间，当不会真的有这般角色。

过龙江何等阅历之人，自然一眼即看出了，那是一张经过乔装易容之后的脸——极可能是一张人皮面具，有此一见，他反倒定下了心来。

似乎只有两种情况对方才会如此这般。第一：对方乃是自己之旧识，为了某种原因，不便让自己认出本来身份。第二：他是一个神秘的敌人。

无论如何，这人却没有杀害自己之心，否则用不着如此大费手脚，一剑结果了岂不方便？

“你又是谁？”

虽然在重伤之中，过龙江仍然傲气凌人，一双眸子直直向对面这人逼视着，脸上却毫无示弱的表情。

红脸人“哼”了一声道：“你死在眼前，还敢如此嚣张么？”

这几句话，他有意压低了嗓音说出，自然也是不欲让对方由声音里听出了自己是谁。

过龙江聆听了一下，忽然咧嘴笑了——那股凄惨的笑意，衬着被鲜血染红了的嘴，看来也煞是吓人。

“你是不会对我下手的！”

“为什么？”红脸人眸子里射出了精光。

“很简单，”过龙江微微自嘲地笑着，“要下手，你早就下手了，何必这么费事？”

“这么说，你认为我是你的朋友？”

“那倒未必，”过龙江冷笑着摇了一下头，“过某人生平独来独往，没有朋友！”

他喘息了几声，不时睁大了眼睛，向对方辨认着，只可惜，能见度是如此之低，来人又经过刻意的掩饰，致使他心机白费。“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其为人可想而知。”红脸人说。“你也可以说是卓越超群，不落凡俗。”过龙江慢吞吞地说，“君子慎交游。古往今来，越是卓越超俗之士，越是孤独之人。”红脸人摇摇头：“德不孤，必有邻。孤独之人必有孤僻之情，也就是不尽常情之处，你生平为恶多端，杀人无数，说是卓越超俗，倒也不假，说是君子，可就相去太远了！”

过龙江鼻中哼了几声，点点头道：“你能说出这几句话来，足见阁下不是寻常江湖人物，请教上下是——”

“我不会告诉你的，”红脸人紧咬一下牙，“我真恨不能……”红脸人霍地站起来，在低洼的洞穴里走了几步，强自排遣着心里的不宁静。

“恨不能杀了我？”过龙江惨笑了一下，“随时请便，皱一皱眉头，便不配姓过。”

红脸人倏地回过身来，手握剑柄道：“我就——”

“你就是不敢下手！”

“为什么？”

“因为你刚才没有下手！”

“刚才没下手，现在怎见得不行？”

“嗤——”过龙江嗤之以鼻地笑着，“难为你还是知书达理之人，莫非连‘一鼓作气’这句话都不明白？在你初用剑袭我后肩之时，那时如杀我，易如反掌，经过了随后的这么一折腾，你便不能了！”

“那也未必！”红脸人剑握得更紧。只差点没有拔出，剑势一出，对方必死无疑。

过龙江却定得很——一绺子白发由他过长的乱发之间滋生出来，极似鹰鹫顶上那一撮怒生的角毛。很可能他这金鸡绰号，便是因此而来。

此人无论善恶，倒不愧是铁铮铮一条汉子。

红脸人果真是下不了手，摇头一叹，紧握着剑把的那只手，不觉便松开了。

“如何？”过龙江寒声道，“你下不了手吧！过某人生平不受人点水之情，却搭上了你救命之恩，无论你是谁，来日必有一份人心……我走了！”

说摆拱了一下手，霍地站了起来，晃了一晃，却又倚在石壁，显然伤势不轻。

红脸人冷冷地道：“你自信能出去么？作梦！”

过龙江哼道：“你是说，他们外面还有埋伏？”

红脸人一声不吭，由地上捡起一物，扔过来道：“这是你的剑，接着！”

过龙江吃了一惊，即见自己那一口长剑连剑带鞘，横在面前，不禁为之打了一个冷战。这口剑即使在最艰难时候，也从

未离开过自己手边。想不到一朝失势，竟自到了一个不相干人的手上，正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不杀自己，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他一声不吭地，弯下腰来，将长剑捡在手里，心里端的不是滋味。

偶然抬头，红脸人的一双眼睛，正自灼灼有神地注视着自己。

那是一双充满了仇恨的眼睛，也是一双有着坚毅不拔勇气的眼睛，似乎是有着这等眼神的人，便不应该是一个行事犹豫，无能果断的人。那么，对方不杀自己，诚然令人不解了。

红脸人一言不发地垂下了头，心里在盘算着一个难题。只见那一截被燃着了的松枝劈拍轻声响着，已将是燃到了尽头，忽然冒了一个火花，随即熄灭。

顿时，石洞内一片漆黑。

黑暗中不时传出来窸窣声音。

有人趁着黑偷偷摸出了山洞。

红脸人不只一次地握住了剑把，却又不只一次地松开来。不可否认，他陷入到极度矛盾之中。

他是一个不肯趁人于危的人，但是一朝落在敌人之手，他的敌人是否对他也会这么仁厚？

有此一念，禁不住再一次地使他感觉到热血沸腾。

“给他一个机会吧！”

红脸人心里想着，一只手摸着了一截干树枝，一只手摸出了身上的火折子。

“在这根松枝点燃以前，他仍有活命的机会，否则……”

紧接着“噗”地一声，火光大盛。

他故意拖长了时间，直到那截松枝完全点着了为止，立刻石洞里又现光明。

过龙江已经不见了，早已遁出石洞。

他发了一会儿愣，自嘲似的苦笑了笑，手里的松枝举高了，地面上的痕迹便清晰可见。

他倒更仔细地看看。只见地面上清楚地现着许多手掌印子，有前有后，十分凌乱。由这些掌印判断，这只老金鸡果然心思缜密，分明是采取迂回路线，向洞外退出。他身受重伤，自知无能与红脸人对抗，乃在黑暗中采取迂回路线，停顿处皆有石块可供掩护，这一切分明在火光熄灭之前，便先已经观察好了，火光熄灭之后，仍能从容进退。

看到这里，红脸人不禁低头发出了一声叹息，再一次感觉到这只老金鸡的可怕，不免心里有些忐忑，却有一股激动的热血冲撞着。

“让他走吧！”他心里怪喊着，“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他，要他甘拜下风地死在我的剑下！”

瓜园现绅士 竟是旧仇家

一线曙光，现自东方天地之间。

丛林里现出了几许生机——几只野斑鸠拍打着翅膀，离开了筑在竹间的巢窝，开始了它们新生的一天。

八老太爷缓缓地松下了按在宫九如背后“志堂穴”上的手，后者像是才由死神处讨得了一线生机。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发出了微弱的气息。

八老太爷长长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道：“你总算苏醒过来了，我这一夜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宫九如微弱地点了一下头，才发觉到全身上下，已为汗水所浸透，肋下伤处，俱经过密密包扎，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大概敷有一种奇特的刀伤药。

这一切，显然是八老太爷所赐了。

八老太爷看着他苦笑了一下，神情间不无沮丧，缓缓地开口道：“这都怪我……他比我想象中更厉害得多……”

宫九如疑惑地看了附近一眼，勉强开口出声道：“他死了……么？”

八老太爷道：“跑了……不过，已为我叩天掌力重伤……我思忖着，即使他还活着，也不比你强到哪里！”

这话并非他的大言不惭，事实上，以往数十年以来，还从来没有听过什么人在身中这位老爷子的叩天掌力之后，还能够活着不死。

然而，这只老金鸡却是没有死，非但没有死，而且显然还活着逃跑了。

负责搜索的几个手下回来报告，现场十里内外，不见任何踪迹。那意思便是说，过龙江真的逃之夭夭了。

宫九如凄惨地笑着，缓缓地把身子躺了下来。

八老太爷道：“你的伤势可是真的不轻，看样子姓过的已经练成了剑炁，要不然以你的功力，万万不会伤得这么重。我虽然用本身的元阳之气，勉强帮助你使真气扩散，看样子你想恢复过来，非得半年以上不可。”

宫九如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苦笑着道：“这都怪我学艺不精，连带着你老人家也脸上无光，啊，老么呢？他……”

他所谓的老么乃指的是九天霹雳佟烈。

八老太爷顿时气色如土，摇摇头说：“他死了……”

宫九如身子颤抖了一下，恍惚中似乎记起来昨夕与过龙江动手的一节，那一霎时间太快，仿佛看见姓过的一只乌黑的手，猝然间插进了佟烈的心窝，接下来自己已受了伤，几乎丧命，便自顾不暇了。

这么看来，佟烈是惨死在对方“黑手穿墙”辣手之下，势将作了无心之鬼。

想到了数十年来谊同手足的情分，一朝分手，人天永隔，禁不住悲从中来，眼睛一涩，汨汨淌下泪来。

八老太爷道：“我已着人把他尸体运到杭州去了，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再好好地为他料理后事……事情不能多耽搁，我们这就动身吧！”

宫九如仿佛万念俱灰……轻轻叹息了一声，即闭目不再多说。

他为人向称厚道，早年读书颇多，一朝失足，隐身黑道，为目前的八老太爷所罗致，结成同党，干些自欺欺人，所谓替天行道的勾当，每有所思“自

反而缩”，辄生不安，经此一难之后，更不禁触发良知。

且不说他自此种下了反正之心，而他日后竟而与那位八老太爷落得水火不容，这却是后话了。

八老太爷犹是雄心勃勃，当下招手唤来手下，以担架将宫九如小心抬起，嘱咐他们即往杭州，并面谕了宫九如一番，嘱他转告云四姑娘有关下手打劫灾银之事，这才带了一个随身小厮，飘然自去。

他看来道貌岸然，飘飘若仙，随身小厮更打扮得像是一个书童模样，身后为他背着一琴一剑。二人装作成一副游山玩水模样，就此上路。

走了一程，八老太爷定下身来，只觉得口渴难耐，这才想到昨日今晨，滴水未沾，加以为宫九如灌输内力，耗力出汗不少，此刻思及，顿感口渴难耐。

偏偏所带饮水用罄，附近岭岳重叠，独独不见一些山泉流水，遂就着这一块石头坐下来，取过一个盛水的葫芦，命小厮寻些水来。

小厮接过葫芦，离开之后，八老太爷这才盘膝坐定，将一只右手袖子捋起，霍然才发觉到，右腕腕脉间，现出了一道乌黑痕迹，不禁暗吃一惊。

他当然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昨夕他虽以“叩天掌”力，重伤了过龙江，可是右掌与过龙江对掌时，却是吃力颇巨，自此而后，便觉得不大得劲儿。这时一经察看，才知道敢情多少已受了些轻伤，那道乌黑形迹，正

说明是淤血所积，所幸自己饮了千年蟒血，可不畏毒，否则久闻过氏毒掌厉害，以自己功力，即使不至于当场就死，毒发之下，这条膀子也就别想要了。

心里想着，气得连哼了几声，自此益发地把过龙江恨入骨髓。

当下为思安全计，一面运用功力，将右腕气血封住，随用左手长长指甲，将右脉割开一孔，顷刻间淌下了许多紫黑色淤血，直到血色完全转为鲜红为止，又自取出随身所携带的止血灵药，敷住了伤处，这才觉得了松快。

可是经此一来，失血出汗，更觉口渴难耐。

老半天，打发去寻水的那个小厮才自转回，却苦着脸，连连摇头道：“老太爷……全找遍了，一点水影子也看不见！这可怎么办呢？”

八老太爷骂了声：“蠢材！”站起来，凝神细听了一下，果然听不见有流水之声，向前看了看，山路迂回，上面林木倒也蔚然成荫。

他便想到林子里寻些山果解解渴亦未尝不可，于是吩咐小厮，继续前行。

走了一程，那童儿停下来喘道：“老……太爷……我累坏了，歇会子吧！”

八老太爷见他已是汗流浹背，骂了一声：“无用的东西。”只得停下步来。

他这里心中盘算着，却也莫怪这小子，昨午今晨，几乎一个对时，没有进过饮食，自己已觉着饥渴了，又岂能怪他来。

心里正自转念着，要找些什么东西止渴充饥，忽然听见身侧不远处，呼啦声响，即见草丛中，探出了一个头扎着巾，面形瘦削的老者身影，紧接着这个老人便出来了，原来是个猎人。

说猎人或是樵夫都可以，只见他一只手拿着钢叉，背上背着箭，还担着一肩干柴，腰上拴着两只兔子，另有一串柑子。

这串柑子，算是一上来就把八老太爷的眼睛给紧紧地吸住了。

老者身手颇是矫健，翻石跨野，甚是利落，不一刻已来到了八老太爷等

二人近前，这才停了步子，呵呵笑了几声：“稀客，稀客，今天算是遇见了贵人！想不到这个梦还是……”摇摇头又遮住嘴，自警地道，“说不得，说不得……”

八老太爷见对方老者，生有青皮寡肉的一张瘦脸，眉目倒也不差，以他身材论，像是无能负重之人，他却偏偏在山间打柴，岭峦猎战，背负如此大捆干柴，寻常百姓，万万吃受不住，足见平日训练有素，早已养成勤劳负重习惯，倒是难得。

自他现身之始，八老太爷与他那个随身小厮，即一直注视着他腰上那一串三个既大又红的柑子了，此时此刻，如能到口，可是千金难求。

“老兄请了。”

八老太爷降尊纡贵地拱了一下手：“这里是什么地界？”

樵子点点头，笑道：“这是山阳沟，再下去是山阳村，可就进了县城了！”

“谢谢，谢谢。”八老太爷是打定了主意了，非把他腰上那三个柑橘弄到嘴里不可。

他此时打扮，俨然是知书达理的富家翁，既是知书达理，便不能动手抢，总要对方心甘情愿才行。

“老兄住在这附近么？”

“不远，不远，”樵夫向山上指了一下，“绕过山去就到了，贵客这是……去哪里？”

八老太爷嘿嘿一笑，习惯地持着胸前白须，先不回答对方

问题，却道：“方才你口说什么说不得，说不得，又是什么梦来……”

年老樵夫又自呵呵笑了，一面乐不可支地摆着一只看来甚白的手，欲语还休地道：“咳！咳！见笑，见笑，是这么回事……”

一面频频摇头着，像是一副被迫无奈的样子，却仍然忍不住说了出来。

“是这么回事……贵客，昨天夜里，老儿我做了一个梦，梦着了山阳岭的土地山神对我说，今天此刻，我会遇见一位好心的贵人，向我购些东西，运气好，便能发上一个小财。”

八老太爷“哦”了一声，眯起了一对细长的三角眼，毋宁是很感兴趣。

“无非是个梦吧，”老樵夫脸上堆满了笑道，“于是我今天特地起了个早，打完柴，猎了两个兔子，便前山赶回后山，后山又绕向山腰，别说是有什么贵人了，连小人也没看见一个……就在这时候，却看见了你老爷主仆二位，一时心喜，这才口不择言……还请老太爷你多多原谅……失言，失言。”

说着连连打了两躬，耸了耸肩上的柴架，便待离开。

“老哥你慢一点走！”

看见老樵夫站住，八老太爷一面点手作势道：“坐下歇歇，坐下歇歇，我们来一个商量，你看怎么样？”

老樵夫坐下来，莫名其妙地翻着一只眼：“商量些什么啊……老太爷？”

八老太爷轻咳了一声，脸上带着浅浅的笑。

连他自己都怪不好意思的，抬起手指了一下老樵夫紧系在腰带上的柑子说：“我们取个商量，你把这三个柑子卖给我，我就给你五两银子。”

老樵夫怔了一下说：“什……么？”

八老太爷又说道：“也罢，就让你真的发上一个小财吧，只要你把这三个柑橘给我，我就给你十两纹银，我是说话算数的。”

一面说，探手入怀里，摸出了白灿灿的一大锭银子，嗖地抛了过去。

对方樵夫慌不迭双手接住，嘴里“啊哟”叫了一声，把那锭银子看了半天，咬了一咬，咧嘴笑道：“老太爷，你说的……是真的？”

“银子你都拿去了，还有假的？”

“好……老天……我可是真的发了财啦……”

收起了银子，抖着两只手，费了半天劲儿，才把插在腰带上的三枚柑橘解了下来，走过去双手奉上。

八老太爷接过来，扯下一个抛给身边小厮，后者接过来，立时笑逐颜开地剥皮吃了起来。

这里八老太爷摇摇头，叹了口气，一面剥着柑皮，一面向那年老樵夫道：“这山上还有人种柑橘么？”

樵夫那只手紧紧护着身上银子一面摇头道：“没有啊，老太爷，是野生的，全树上就只有三个，都叫我老儿摘来了。”

八老太爷送上一瓣到嘴里，觉得有些苦涩异味，皱了皱眉，也就顾不得，三口两口，吃下去一个了。

老樵夫这边忍不住鞠躬打揖要告辞了，像是怕时候久了，对方又要向他要回那十两银子似的。

八老太爷道：“借问一声——”

老樵夫站住脚，回过头来只是傻笑。

“这附近哪里可以找到水喝，可有人家居住没有？”

“有是有，不过这……噢！”这樵子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用手向着山间小径上指了一下，“那前头三里左右，倒有个瓜园子……只是路太远了，怕老太爷你走不了啊！”

一听见有瓜园，八老太爷顿时为之精神一振，三几里路在他来说又算什么，随即挥了一下手，任那个年老樵夫走了。

他这里两个柑子下肚，精神为之一爽，笑嘻嘻地向着身边小厮道：“你看，天无绝人之路吧，方嚷着口渴，这就有人送柑子来啦，只是太少了，前面就有瓜园，福气好的话，说不定还有西瓜可吃，走吧，我们这就瞧瞧去！”

那小厮一听说上面有瓜园，早已按捺不住，八老太爷既然这么说，自是喜出望外，当下抖擞着精神，便随着他向山上行进。

如此，约莫往前行走了小半个时辰，即见一条羊肠小道迂回直上，小道上筑有石阶，不似先前那般难以行走，更有一个木制的指标，直指而上，上面写着李家果园，果园、瓜园想来是一回事，足见方才那个老樵夫并没有骗人。

八老太爷打定了主意，要在那李家果园内好好歇上一阵，不只是要喝些什么，还要扰上一顿饭才能称心。

前行约有一箭之程，可就看见了所谓的李家果园了，一行刺荆棘，衍生在那高山的道路旁边，也算是一片围墙，却听见一人正在唱着山歌。

想是听见了动静，歌声忽然停止。

即见一个头缠白布的十八九岁小子，探头出来张望了一下，很惊讶的样子，盖因为这里一向罕有人迹，更无论像八老太爷那般风度翩翩，举止若仙的人物了。

八老太爷站住脚笑道：“喂，小兄弟，这就是李家果园么？”

头缠白布的年轻小子扬了一下眉毛道：“是呀，老爷子要找哪个？”

出口竟是四川味道。

八老太爷很惊讶地道：“你们原来不是本地人呀？”

“是啊，”那小子道，“我们主人是从四川迁过来的嘛……老客人可是口渴了吧，吃个西瓜吧！”

八老太爷嘿嘿一笑，对方的话，可是说到了自己心眼儿里去了。

不容他回答，他身边的小厮，先自叫起了好来。

八老太爷笑骂道：“没见过你这个奴才，连一声客气话也不会说么？”

年轻小子先自跑了出来，一面打开了一扇满生荆刺的栅栏，把对方这老少主仆二人让了进来。

八老太爷二人这才发现到面前敢情是一片沙土稀疏的瓜田，地里长满了西瓜，很多看来都已成熟，附近堆着已摘下的西瓜，有待装车。

“呵呵……”八老太爷笑道，“这可好了！”

园内有个茅亭，此刻权作瓜台，其内也堆满了西瓜，还剩下一个石桌，几个座位，八老太爷老实不客气地走进去坐了下来。

却见桌上放着一把切西瓜的钢刀，一旁几个箩筐里尽是抛弃了不要的烂瓜。

八老太爷笑道：“来来来，小朋友，先弄一个来尝尝，好了，有赏。”

一面说，先摸出了一块碎银子放置桌上。

年轻小子惊喜得呆住了。

八老太爷跟前的那个小厮见状，早已不耐，抢上一步，自己便拿起了一个西瓜。

年轻小子见状忙道：“这个不好，我来，我来——”

他果然挑了一个黄沙瓜——甜得出奇的大瓜，只把八老太爷主仆二人吃得眉开眼笑。

那个年轻小子在他主仆大吃过瘾之际，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桌上那块碎银子收进袋里。

“今天我可是运气真好，连得了两次赏银，嘻嘻！”

八老太爷一大块西瓜下肚，只觉得遍体生凉，爽快极了，听见对方小子的话，就停下来道：“怎么会得了两次银子？莫非先前也有客人来这里吃瓜不成？”

那小子笑道：“谁说不是？就是刚才不久来了一个樵夫，在这里吃了西瓜，送了我一块银子，还说不久就有贵客上门，并且为我选好了一个大的，说是客人一高兴了，一定会赏我银子，果然没有错，不大会儿的工夫，你老人家 and 这位哥儿可就来了！”

八老太爷一笑说道：“原来是这样的……”

接着他眉头微微一皱，暗忖着：这老儿好快的脚程，背着大捆的柴，竟然这么快就先到了。

心里想着，便自问道：“那老樵夫走了么？”

“啊，还没有吧，刚才还看见他在那边打盹儿呢。”

方说到这里，即听得一人笑道：“哪一个寻我？”

即见由近侧草屋里，缓缓步出一个羽衣星冠，神采飞扬的绅士人物来。

各人不看则可，一望之下俱不禁为之一怔。敢情这个风度翩翩，上流绅士的人物，正是方才那个背负柴薪的山间老樵，旋踵间，竟自变为另外一人。

八老太爷心中一惊，已自觉出了其中有诈，只是用一双湛湛有神的眼睛，向对方注视着。

却见那老绅士举止翩翩的一摇来到了近前，先自向着八老太爷一拱道：“姜公别来无恙，只怕记不得我这老朽了？”

八老太爷这一惊，不啻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

那是因为八老太爷实在就是姜隐君其人，这个隐秘，当今天下，只怕还不会为任何人所知，即使冰雪聪明如凤姑娘者，也只是有所怀疑而已，眼前何许人也，竟然一口道破，言下语气，简直不容否认，实已一口认定。

“噢……”八老太爷一双细长的三角眼，睁了又睁，仔细在对方脸上转着，“阁下是……哪一个？你是认错人了吧……”

摇身一变，由老樵夫而变为老绅士的这个人，聆听之下，嘻嘻笑着，简直笑眯了眼。

“怎么会认错了？凭着兄弟我这双眼睛，岂能认错了人？”

老绅士一面说，老实不客气地大刺刺地坐了下来：“想当年，天山冰池之会，你我俱是风流少年，时光荏苒，一晃眼的工夫，我们可都老了——姜极——你真的不认得我了？”

八老太爷倏地自位子上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道：“你是？恕我眼生……我可是真的不认识你了，你认错人了。”

老绅士冷冷一笑，摇摇头道：“就算我认错了人，却也不会认错了这‘六朝焦尾’……”

说时，伸手向着对方随身小厮背上古琴指了一下，哈哈一笑道：“六十年来，为思此琴，真让我魂牵梦系，今天总算让我找着，该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话声一歇，倏地腾身而起，状似展翅之鹰，已自隔座跃起，到了对方小厮的座前。

这势子快极了，尤其大胆的是，竟然当着八老太爷面前这般施展，可真是胆大之极。

八老太爷在他说到这具“六朝焦尾”时，早已心存戒备，忽然见他跃来，吃了一惊，叱一声：“大胆……”

二字出口，右手忽起，倏地直向对方身上劈空抓去。

他的“无形劈空掌”力早已深具气候，相隔又是如此之近，照常理来说，应该是有何等威力，无奈这一霎可是有点儿

“欠灵”。

就在他老人家的手势方自一举起的当儿，蓦地左臂下似有一根筋抽动了一下，一阵子彻体的奇酸。

“啊！”八老太爷才举起了一半的手，不得不立时垂下来，所发力道只不过才在丹田打了个转儿，随即消逝无踪。

也就是这么点空档的工夫，对方那个老绅士已把背在小厮背后的那具“六朝焦尾”取到了手上，一来一往，有似飘风，忽地回来，又坐在了位子上。

那个小厮猝然大叫一声，向着对方扑去，不想身子方自移动，像是忽然牵动了身上痛处似地，脸上一阵子抽搐，晃了一晃，随即直直地坐了下来，一瞬间汗如雨下，却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看到这里，八老太爷恍然而有所悟！

“你……”

第二次抬起右掌待将掌力发出，情形一如先前模样，内力在丹田滚了一

滚，随即为之消散。

八老太爷本人乃是精于医道病理之人，当此一刻，总算悟出了其中道理。

“毒……我竟是中了毒？”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随即用那双十分置疑的眼睛向对方那个老绅士看去。

当然，现在他眼里的这个老绅士，已并非再是什么绅士，他已是变成了一个十分可怖的强敌了。

触使他忆及眼前此人的根底，全系来自他生平最为喜爱的“六朝焦尾”。

这古琴，真是属于它现在的主人，八老太爷所有之物么？未必！

实在的情形是——

六十年前，冰池之会，当时的姜极以卑劣的手段，巧取于当日在座八友之一的神州鬼凤陆青桐，自此而后，古琴便为姜极所有。

姜极何止是只取了这古琴而已？他甚至还取了陆青桐的性命。那一日，他运筹鬼使，巧施毒药，使得除他之外的七个与会之人，皆都身中奇毒，丧了性命。想不到，事隔六十年，竟然有人会翻出了这件他所认为天衣无缝、再也不会为外人所知的往事！

使他震惊的是眼前这人所说的那一句“物归原主”，简直令他心惊胆寒！

“莫非……你就是……陆……神……州……”

“神州鬼凤——陆青桐！”老绅士用着这比寒冰还要冷的声音纠正了对方的语句颠倒。

在他说出了本名陆青桐三字之后，忽然间在八老太爷的眼睛里，他那张脸便真的是当日的陆青桐了。

尽管已是六十年的岁月悠悠，人们对于他所曾经经历过的可怕往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真的忘怀的。

陆青桐虽然老了，依然是陆青桐，正如同姜极虽然老了仍然还是姜极一样。

姜极——姜隐君——八老太爷，其实正是一人，只是三个不同时代年月的不同化身而已。

陆青桐——凤七先生亦是一样。

所不同的是，姜隐君眼里的陆青桐早已中毒而死，如此后来的凤七先生，便与他在感觉上没发生一点点牵连，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关系，甚至到现在为止，他仍然还没有意识到面前的这个人，便是那个与自己齐名，令人闻名丧胆的“七指雪山”主人凤七先生。

“陆青桐——你竟然还活着？”

“不错，还没有死！”凤七先生调侃地说，“看样子还很健康，短时间还死不了。”

姜隐君身子颤抖了一下，一声狂笑道：“好，想不到今天竟会着了你的道儿……你怎么会得手的？告诉我，也让我长长见识！”

凤七先生摇摇头道：“姜老头，我不会要你死的，你死了谁受罪呀？”

“这么说……你对我是手下留情了……哼哼……”姜隐君一连哼了好几声，才厉声道，“也许你还不知道，我曾服过千年毒蟒之血，百毒不侵，这一点也许你还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凤七先生转过头来，看着几乎吓傻了的那个果园里的小子，微微一笑：

“这里没有你的什么事了，我们是老朋友，你干你的活儿去吧，我们坐一会儿就走！”

年轻小子巴不得赶快离开，应了一声，慌不迭转身离开，凤七先生这才转向姜隐君点点头道：“我曾到你在宁国府的旅邸，拜访过你，可惜你不在家，那一夜，我原可把此琴拿去，只是明人不做暗事，总要你心甘情愿才是，你的解毒灵药，我见识过了。”

姜隐君在他说话时，曾不只一次地运用内力，只是第一次功力待发之时，便莫名其妙地又自散了开来，看来自己身内，已为某一种怪异的药物所控制，竟使得自己空负一身盖世功力而竟然一筹莫展。

一霎间，他无限气馁地坐了下来，当真是万念俱灰，凤七先生从容地微笑着：“半途之中，你所吃的那个柑橘，其中便

藏有隐秘，它可暂时使你身上的防毒抗力失效，那么接下来西瓜里的第二道手脚，才能在你身上产生了效果……”

姜隐君怒血翻涌，偏偏发作不得。

“可叹你一生行事慎密莫测，更通医道，却仍然粗心大意，着了我的道儿！”

说到这里，他含笑道：“我原可于此时，不费吹灰之力，致你于死命，只是……我却宁可欣赏你活着更好。因此，在这里对你不犯秋毫……你所中的毒，更不是什么致命之毒，以你功力，到了一定时候，也不难化解。那时你必然对我不肯善罢干休，我们再好好较量较量，只是阻止了你发财的美梦，实在抱歉之至，也就说不得了……”说到这里，他即将那具“六朝焦尾”背向背后，向着姜隐君举了一下手，随即大摇大摆地向外步出，却留下了眼前艺高绝伦的姜隐君，似乎只有翻白眼的份儿。

姑娘灌烈酒 醉后吐真情

好大的一阵雨呀！

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大雨点子就像是洒豆子也似的自天空洒落下来。

于是，房上、路上，凡是所能看见之处，水花四溅，暴雨如珠。

这阵子雨来得可是时候，最起码，来年的稻田水是有了。江南到底是江南，即使是干旱季节，也不会长久，自有及时之雨解人忧虑。

大雨之下的即景，确是新奇而热闹，黄土街道上频频爆起的水花，土珠儿，就像是开了锅的稀饭，来往行人一个个抱头鼠窜，状似过街老鼠，都成了落汤鸡。

那是一块相当大的招牌——广和居——有名的素菜之家。

“广和居”的素菜包子、饺子，以及整桌的素菜筵席都十分出名，是当地两位乐善好施的佛门居士所联资经营。除了这家远近驰名的饭馆子之外，另有一家“广和居客栈”，就在饭店的后首，来往的客官先吃饭后住栈，或是先住栈后吃饭，都极称方便。

大雨来临，却为饭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生意，一时间门限欲穿，张张桌子都挤满了人，后来的便只有挤在门檐下“望

洋兴叹”的份儿了。

小伙计柱子老早就支起了大红纸上面专写着斗大的一个“满”字招牌，只是这招牌刚一支出去，就被斜扫进来的雨点儿给打湿了，看起来一片模糊，红黑混淆，不知道上面写些什么东西。

大雨唏哩哗啦，黄土道上泥点儿四溅，偶尔驰过来的快马，遍体水湿泥泞，蹄掌翻飞之际，两侧行人可都遭了殃，简直都成了蠕动在田畦里的泥鳅。

小伙计柱子看看雨势不歇，来者有增无减，确实发了大愁，把一块防雨的大油布，用竹竿支架高高挑起来堵向正门，这样一来可以防雨，再来兼可防人。

他这里方自把油布架子支好，却顺着布篷子边沿浙沥沥淌下来一撮子水来，正好淋到了他的脖子里。

“啊唷……好凉！”话声未歇，他的一双绿豆小眼珠子可就直住啦。

像是忽然被人点了穴，又像是得了急中风，一双小眼在猝然接触到面前这个人儿时，他确信那可是再也分不开来了。心里是通通地直跳，张着嘴傻着脸。

“我的老娘——这是哪来的一个小娘儿们……不……还是个大姑娘吧……可也他娘的太俊了些吧……我的个老娘，简直是再世仙女嘛……”

美色当前，竟然连脸上的雨水都忘了抹了。

就这样，柱子直瞪着两只小眼，眼巴巴地瞧着那个他认为再世的仙女一径地来到了他眼前。敢情是好标致的一个大闺女。

二十上下的年岁，白净净的脸蛋儿，高鼻子，小嘴，两道黑而秀长的眉毛微微鬓着，一身黑油绸子雨靠，近腰肢的地方用一根同色的油绸带子扎着，空出了纤细的小小蛮腰，不过是那么一卡卡，那么笨重的一身雨靠，穿戴在她身上，竟然不觉出一些儿累赘，只是好看。

这个姑娘一路趟着雨水，直由对街走了过来，身后牵着一匹高大的灰鬃大马，人马被雨水冲洗得油光水亮，一径直奔到眼前。

小伙计柱子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射，看了个唏哩哗啦，不经意全身早成了

落汤鸡，只是望着对方姑娘发愣。

“对不起，”那姑娘向着他点了一下头，“给我找个座儿，要自个儿的。”

“是……有有……请——”

那姑娘淡淡地笑了笑，怪凄凉的样子。

“啊，对了，还有我的马，麻烦给牵到厩里，好好喂些草料。”

“是是……有有……”

好像是除了“是”和“有”之外，别的话他可全都忘了等到接过马，转交给另一个小厮，拉向槽头的当儿，这才忽然傻了眼。

只顾了“是是是”“有有有”把客人让到了屋里，眼睛在座头上这么一掠，他可真的傻了眼啦。

却只是满屋子黑压压坐的都是人，加上了许多临时新加上来的座头，可真是举步维艰，老天，再还能从哪里找到这么个空座儿让给眼前这个姑娘。

“这这……”柱子红了脸，“真对……不住……我可真是没地方……安置……这……”

大姑娘早已把一身油绸子雨衣脱了下来，露出了里面的紧身衣裤，长身细腰，衬着乌黑的一头长发，看过去越见标致，一听见说是没有了座位，脸上表情可就透着失望，两道秀眉可就蹙在了一块儿，似乎有些怪对方小伙计为什么不早说。

“可，真是对不住……这里早就客满了！”

这话可就更有语病了，既是早就客满了，为什么现在才说？心里一气，也不多理他，只拿着一双冷冷眸子瞧着他，那意思是说倒要看看你怎么安置我，想打发我走可没那么容易。

“这……”柱子可真是作了大难。

大姑娘冷冷哼了一声，往后面退了几步，拿背靠着身后的墙，抱着一双胳膊，似乎是要在这里泡上了。

柱子无奈，只得端上了一把椅子，陪着笑道：“大姑娘，你就请先坐一会儿吧，待一会儿有了空儿，再请上座，可好？”

这个姑娘用着她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向他扫了一眼，随即不吭不声地坐了下来。

柱子这才松了一口气，赶忙转身张罗着倒茶拿手巾把儿，大姑娘接过了热腾腾的面巾，刚要往脸上抹，想是忽然发觉出上面的气味不堪承受，皱了皱鼻子，又退了回去。

“嘻……”柱子嘻着一张大嘴，“大姑娘你贵姓呀？这是往哪里去呀？”

人家姑娘可是正眼也不瞧他一眼，说了等于没说，她好像压根儿没听见一样。

这时方才那个牵马的小厮，才背着大姑娘一具简单的行囊走了进来，嘿，柱子这才发觉到，行囊外面还插着一口宝剑——不用说，对方这个姑娘准是个跑马卖解的江湖少女了，却又看上去文文静静地，一些儿也不沾江湖气息。

即使是坐着，也怪不是个滋味，满屋子乱哄哄的客人，笑声、叫声，呼卢喝雉的猜拳声音，真能把耳朵给吵聋了。

大姑娘忍不住正要站起来冒雨离开，即见一个头戴着瓜皮小帽的店家由里面步出，睁着一双黄眼睛珠子东张西望，贼也似的。

忽然一眼看见了角落里的这位姑娘，顿时堆起了满脸的笑容，一路上杀

出重围，直到眼前。

“这位大概就是麦小姐吧？对不起，怠慢，怠慢！”一面说，这店家一手摘下了头上的瓜皮小帽，连连直向着面前大姑娘打躬不已。

大姑娘惊了一惊，盯着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姓，谁告诉你的？”

“这……大小姐你马上就知道了……”一眼看见了面前的柱子，立时瞪眼作色道，“你可真是糊涂蛋一个，没位子你不会往后面带吗？”

柱子呐呐地道：“后……面？后面不是客栈吗？”

“混蛋东西！”那店家怒声斥道，“客栈里不是照样吃饭……还不把大小姐的行李背着？”

敢情来人是这里的主人之一，人称“二先生”的帐房兼管事，他姓曹，人家管他叫曹二，经他这么一喝叱，柱子哪里敢出声？立时背起了大姑娘行囊，往后院里就走。

大姑娘还有些转不过弯来，只看着曹二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小姐你跟我来见一个人，一会你就知道了。”

原来这位姑娘正是麦小乔，前些天恭送父母入川，在哥哥家住定之后，终是闲不下来，过了几天便禀明父母说是欲往九华山寻师。二位老人家虽是十分割舍不下，无奈情知爱女自为金鸡太岁过龙江击伤之后，虽赖凤姑娘之续命金丹保住了性命，身上仍有余毒未去，早晚不定哪一天发作起来，便不得了。偏偏这类潜在毒伤，一般医家万难解救，也只有寄望那些山野奇人异士，是以小乔说要转回师门，麦氏二老便也不再阻拦，一番叮嘱之后，含泪而别。

麦小乔原本是想去九华山寻师，半路上想到了关雪羽，终是放心不下，便取道江浙欲向皖南切入，心里甚是犹豫。

她心里虽是一直惦念着雪羽，却不知他如今落脚之处，记得临别之际，关雪羽曾说过，如欲打探他的下落，便去出云寺问出云和尚便知，于是她便私下打定了主意，先去找云和尚。

却是没有想到，方入浙境，便遇见了这阵子大雨，雨势之大，简直前此未见，更势将要延续数日，说不得，也只好先在这里住了下来。

此刻，曹二忽然道出了她的姓氏，说是有人要见她，便不禁令她暗暗吃惊。

她此行外出，为恐被人疑惑，衣着行止，已是尽量随俗，丝毫不愿出异样，想不到依然为人认了出来。

这时一面随着曹二向里面行走，心里虽忐忑不安，暗忖着如是老金鸡等一伙强人，便将如何是好，心里思忖着见面后应处之道，已同着曹二步进到后院广和客栈。

一弯长廊直通内院，满园萧瑟，衬以半池枯荷，一切在雨的衬托之下，更显得无限惆怅。

雨势实在太大了。

唏哩哗啦由两廊边檐倾泼下来的雨柱子，看上去就像是两条大水龙。

这道朱红色长廊一路蜿蜒伸展，直达湖心，就在那湖心之处，耸峙着一座六角石亭，尽管风雨交加，这湖心一亭，却独能享受到风雨中的宁静。

显然那神秘的客人，便在湖心亭了。

麦小乔忽地停住脚步，道：“这人要见我么？”

曹二笑道：“是是……”

麦小乔道：“我刚来这里，他又怎会知道？别是认错了人吧！”

曹二道：“万万不会，大小姐既是姓麦，便错不了……”方说到这里，即见前面六角亭蓦地启开，由里面走出来一个身着半短长衫，白长袜，足踏一双多耳芒鞋，高个头的尖脸汉子。

曹二忙站住脚道：“这位麦大小姐，我给请来了！”尖脸汉子那张死人也似的脸上，看不见一些笑容，点点头道：“没你什么事，下去吧。”

曹二笑着应了一声，躬身而退，一面招呼着身后的柱子，尽自把麦小乔的衣物行囊，扛向后面客房。

这里，那个尖脸的汉子，掀动着一双吊梢眉，一双凸出的眼珠子，骨碌碌地在麦小乔身上转了一转。

“是麦姑娘么？我家姑娘等候多时，里面有请。”

“你家姑……娘？”

麦小乔显然为之一惊，接着也就猜出是谁了。

“难道是凤……姑娘？”

想着随即快速步入亭内。

果然没有猜错。

但只见偌大的六角亭里面，摆置有一席讲究的饭菜，凤姑娘独自一人坐在席前，却另设有一个座位，杯箸排置，却是空着。

“是你，凤姐姐……”

凤姑娘身着粉红，却披着水绿色的一领长披，一蓬秀发，又黑又长的直披肩后，想是自个儿饮了一些酒，脸上微微现出一抹酡红，更赁添了几许娇媚。

“请坐，”她微微含羞笑说，“专为了等你，这一桌子菜，我还没有下筷子呢。”随即转问身后的尖脸汉子，“大四儿，给麦姑娘献茶。”

尖脸汉子大四儿应了一声，转身倒茶。

虽是客居之间，她这里可是一应俱全，敢情无异于她的行宫别馆。

“姐姐你太客气了……”

说着，麦小乔随即在那张空着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这一切简直就像个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她可还真的有些弄不清楚，不过，在这个地方，碰见了这个人，却是一件意想不到，令人喜悦的事情。

大四儿献上了精瓷盖碗的一碗香茗。

麦小乔实在口渴了，端起来轻轻呷了一口，只觉得茶质清碧，入口生芬，端是上好佳茗。她的眼睛不经意地又注意到对方凤姑娘纤纤玉指上的那枚碧绿的翠马蹬戒指上，白手碧翠，相映生辉，却是美极了。

“她可真是个美人儿……也真懂得享受……”再低下头看看自己的布衣裙衩，光净的十根手指头，未免相顾失色，他虽自幼生长在官宦富贵之家，可没有养成一些儿娇惯气息，像眼前凤姑娘这般排场享受，也是从来未曾有过。老实说，这个凤姑娘，对她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对于“她”，她有太多的纳闷儿，太多的好奇。

其实，凤姑娘又何尝不是一样？

四只几乎是一样清澈、一样美的眼睛，有意无意地彼此都在静静观察着对方。

“你真美……”

凤姑娘微微笑着，发出由衷的赞美。

其实这句话，小乔早已经说过了，只是在心里说，没有出口而已。

“姐姐怎么也在这里？”

“我比你早来两天，”凤姑娘的那双澄波双瞳向着窗外瞥了一眼，窗外仍然是大雨如注，“可巧碰见了这阵子大雨，就被留了下来。”

“你又怎么会知道我来了这里？”

“这可是一件巧事……你过来。”

一面说，她随即走下位来，麦小乔跟着过去。

凤姑娘望向另一侧，推开一扇窗，大雨之中，即现出了当前不远的街景一面，包括广和居馆正面大街在内。

“明白了吧，”凤姑娘说，“我的眼尖，你一来我就看见了。”

小乔这才明白，笑笑道：“可是我们就两个人，也犯不着叫这么多菜呀？”

“我习惯了！”凤姑娘浅浅忧郁的眼神儿，在她脸上转了一转，“人的一生，就像萤火虫一样的，即使有那么一丁点儿光，又能光彩多久？尤其是我们女人家，所以，别那么苦了自己，该吃就吃一点该玩就玩一点，有好穿的好戴的，别藏着啦，赶快穿戴起来，怎么舒服就怎么过，莫待春去冬来……”

眨了一下眼睛，她似蹙眉却又笑了，露出一排洁白复整齐整齐的牙齿，忽然像是触及了什么，摇摇头就不再多说下去。过了一会儿，她才指了一下桌子：“我们吃吧，菜可是要凉了。”

小乔的肚子实在也饿了，对方既是一番诚心，也就不再客气，两个姑娘家就大大方方地吃喝起来了。

“你可会喝酒？”

小乔摇摇头，一笑说：“不过，你有兴趣，我也可以奉陪一些。”

“好极了……”凤姑娘眼睛一扫旁边的大四儿，“给麦姑娘斟酒。”

大四儿答应了一声，双手自矮几上捧起了一个古瓷的小酒壶，正待上前。

“慢着！”凤姑娘唤住了他，看向小乔道，“我差一点忘了，你是不能喝酒的……也幸亏……幸亏……”

“为什么呢？”

“你身上有伤，怕是见酒就发……”

小乔这才想到了自己的毒伤未去，果然是喝不得酒。

凤姑娘说：“我平常一直是不喝酒的……你猜我为什么会忽然又发了酒癮？”

小乔摇摇头道：“为什么呢？”

凤姑娘说：“那是因为我忽然想到，我们女人实在太可怜了……很多事男人能，我们女人就不能，我就是不信，所以干脆就喝它一个痛快……”

小乔“嗯”了一声，半笑道：“说的也是……只是这……又何必？”

凤姑娘眯起了一双凤眼，含着笑说：“巧的是，我在这只老金鸡的住处，发现了好多前朝的佳酿……弃之可惜，我爹爹嗜酒如命，就带了一些预备孝敬他老人家，一时兴起，就打开了一坛尝尝……”

“味道怎么样？”

“好是好，就是太辣了一点……”凤姑娘张开樱口，吐了一口气，用手扇了扇，显示着她根本就不擅饮酒。

一旁的大四儿，忍不住上前一步，刚想开口，就被凤姑娘的目光阻止，他终于不敢再置一词，摇摇头叹了口气，随即退回原处。

自从上次跟踪凤姑娘，惨被修理之后，大四儿算得乖得多了，也学会了看眼色儿说话，像现在，凤姑娘喝多了几杯酒，表面无事，一旦发作起来，便是不行了，大四儿还是三缄其口，闷不吭声的好。

酒入愁肠，似乎增加了无限惆怅。

凤姑娘向着她的跟班儿大四儿挥了挥手道：“你到外面去，这里用不着你。”

大四儿怔了一下，终于讷讷地道了声：“是……”随即退出。

他前脚退出，凤姑娘随即用手捧起满满一觥酒，大口的饮了个精光。

小乔“呀”了一声，睁大了眼道：“别喝醉了……”

凤姑娘斜乜过一双凤眼瞟着她，笑得那么邪：“这点酒……又算得了什……么？唉……我心里闷得慌……喝点酒，也许会好受些。”

说罢，又自斟了满满一觥。

小乔倒是一番好心，皱着眉毛说道：“我看你是不能再喝了，喝醉了可怎么是好？”

凤姑娘这时脸上一片桃红，看过去益增娇媚。她脸上颜色过于白皙，又不着笑容，看上去冷冰冰的，令人不敢亲近，现在喝了酒，脸现酡红，再加上不拘言笑，顿时如春花怒放，望之如桃李争春，娇艳极了。

“你放心吧，我不会醉的……我只是心里千头万绪，不知向谁吐诉才好。喝一点酒松弛松弛，果然像是好受得多。”

小乔的肚子原本饿了，这么多佳肴在前，她也就老实不客气，一口气吃了两碗饭，又吃了好些菜，喝了一碗汤，这才放下筷子。

凤姑娘在她吃饭的时候，只是不停地喝酒，直到把用红布包着的满满半坛子酒喝了一个精光，才停了下来。

小乔吓了一跳，道：“吃点饭吧！”

凤姑娘摇摇头，却由位子上站了起来，一直走到窗前站住，外面风雨不息。

二女并肩而立，眺望着大雨的天——

“好大的雨呀……”小乔说，“这一下旱象总可以排除了吧，不知道我们那边下了没有？”

凤姑娘双手拢了一下肩后长发，连带着她身后的一领披风，都被大风吹起，一平如肩，模样儿更俏了。

六角亭内灌满了风，迂回不出，“轰轰”作响，声势颇是惊人。

“你不是回四川了么？”凤姑娘眼睛注视着窗外，却在跟麦小乔说话，“怎么又来了，莫非有什么未了的事？”

“喔……”小乔摇摇头，讷讷道，“倒也没什么……只是想回去看看……”

“难道还有什么你放不下的人？”

说着，她当然转过脸，睁大了一双眼睛，直直地看着小乔，这话可是说得过直了，小乔被她这么直直地注视着，原来很自然的表情却变得不自然了，由不得脸上微微红了一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凤姑娘忽然笑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我猜出了你的心事？”

小乔摇摇头，怪不自然，又有些生气地道：“我有什么心事？你别乱说——”说了就把头转向一边，直向窗外望去。

凤姑娘轻轻哼了一声：“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他的消息下落？”

小乔心里由不得微微一动，回过眸子来瞟了她一眼：“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谁的下落？”

“哼！你可真会装蒜，”凤姑娘扬了一下头，“既然你不想知道，我也不再多说了。”

麦小乔脸上一红，笑了笑道：“你是说关先生？”

凤姑娘看了她一眼：“不错，就是他，关先生。”

麦小乔由不得脸上又红了一下，想了想，落落大方地道：“他的近况可好？”

“好极了……”凤姑娘眨了一下眼睛道，“你想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么？”

说完，她静静地向小乔注视着，微笑了笑，笑容里包涵着儿许神秘，却是“讳莫如深”。

麦小乔总是不便承认，微微摇了一下头：“那倒……不是……我只是想知道他的近况如何？我父母对他一直心存挂念……”

“你自己呢？”

凤姑娘的那双眼神儿，忽然变得极其犀利，像是两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到小乔心窝里。

麦小乔可是有些脸上挂不住了，以她性情，平常要是有人敢对她这么无理说话，她早就还以颜色了，只是眼前这个凤姑娘，却是有大恩于她，甚至于她家门中人，那就不便发作了。

聆听之下，她干脆不答理她了，把头转向一边，脸上神色明显地现出了不悦。

凤姑娘迎着冷瑟的风，苦笑笑了笑，忽然道：“我们不谈这个了……”

一阵寒风袭过来，她脚下情不自禁地摇晃了一下。

麦小乔忙自挽住她道：“呀，你有些醉了。”

凤姑娘挣开了她的手，摇摇头，道：“别胡说……这点酒，算得了什么？”

话虽如此，她却情不自禁地现出了醉态。须知她素来不擅饮酒，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喝过，再者所饮之酒，正是当日过

龙江取自古堡地窖所藏。数百年前的烈酒，酒性奇强，双重原因之下，她如何挺受得住？

这阵子迎面寒风，猝然间引发了强烈的酒兴。

凤姑娘忽然觉得酒力上冲，一阵子天昏地暗，心里虽明白是怎么回事，却不愿在人前出丑，身子晃了一晃，便在近窗前的一张石几上坐了下来。

她想呕吐，身子前倾，探出窗外，干呕了几声，却是吐不出来。

麦小乔看着，心里老大的不忍。

“凤姐，你可是真的醉了……我扶你到屋里去休息休息吧……”

说罢，再也不由她使性子，胳膊上着力，用力地把她搀了起来。

凤姑娘真的醉了，一头秀发，云也似的垂了下来。手触处全身滚烫如焚，恁地星眸圆睁，几番作势，却挽回不回已经瘫痪了的醉态。

“谢谢你……你就扶我一把吧……”

“你就别客气了！”

麦小乔搀着半醉的凤姑娘一脚步出了湖心亭，只把一旁守侍的大四儿吓了一跳。

“怎么了，我家姑娘，她怎么了？”

抢上几步，就要去搀扶，却被凤姑娘推了开来。

“没你什么事……我只是多……喝了一点酒……”

“唉……”大四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刚才不是早跟姑娘说过了么？这种酒喝不得……偏偏又在这当口儿，不是误事了么？”

麦小乔道：“不碍事，她只休息一会儿也就好了，你头前带路吧！”

大四儿也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儿，他虽受凤七先生严词关照，一路照顾凤姑娘的起居饮食，不得出半点差错，无奈这位姑娘任性，动辄大发娇嗔，好几次差一点连命都送掉，哪里还敢有所顶撞？只是职责所在却又不能置若罔闻，须知道一旦那位背后的凤七先生怪罪下来，自己便真是有十条小命，也是难以保住，这可是左右为难的一件差事，却又不容他抽身而退，也只好克尽绵力，勉为其难了。

好在，这座园子，自凤姑娘下榻于此，便整个地包了下来，倒不愁外人撞见，否则张扬出去，可就麻烦，尤其是眼前这当口儿，可是一点点纰漏也出不得，大四儿心里一个劲儿的这么嘀咕着。

穿过了曲折的长廊，一径来到了后院客舍。

大四儿老大不放心地回过身来道：“还是我来……吧……”

凤姑娘虽然在醉酒之中，心里面却清楚，只向着那大四儿挥了挥手：“去……给我滚的……远远的……”

大四儿真傻了眼啦。

“姑娘你……”

“再说一句，我把你眼珠子给挖了出来。这里没有你什么事了，我不叫你进来不许你进来……去去……”

边说边自连连向着大四儿挥手不已。

大四儿直恨得频频咬牙，一腔忠心，不意竟落得如此下场，心里一阵子难受，只觉得遍体生凉，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呆在当地，可叫他不是个滋味。

倒是小乔看不过去，含笑安慰他道：“你就下去吧，你家姑娘都有我呢，包管没错儿……”

大四儿望着她苦笑了笑，一时连眼泪都淌了下来。

把凤姑娘搁在了床上。

这一霎，天色昏暗得厉害，大雨兀自不停地落着，虽然还没到天黑的时候，却几乎已经像是天黑了。

关上了窗户，点亮了一盏灯。

望着床上的凤姑娘，麦小乔无可奈何地舒了一口气，她的脸色绯红，摸起来烫人，一双娥眉紧紧皱着，红而薄，呈现着动人弧度的嘴，紧紧地绷着，那么醉态掬人，看着也令人怜爱。

她那里不时地哼上一声，翻个身子，散乱的发丝任性地披下来，像是一片云，而云中的这一只“凤”便更加难以令人猜测了。

即使像她——凤姑娘，这等武功之人，一旦醉倒之后，景象亦是如此，由此推想她所饮的酒，该是何等的醇烈了。

“水……水……”一声声的曼吟，出自凤姑娘的芳唇，她确是有些醉糊涂了。

麦小乔应了一声，赶忙站起来，由一旁暖壶里倒出了一杯，走过去扶起

她来。

婆娑的灯光之下，凤姑娘脸红如火，身上的热煞是烫人，小乔吓了一跳！

“哎呀！这么热，我看你八成竟是病了！得找个大夫来瞧瞧才行……”

“用……不着……”凤姑娘用力地摇头，嘴里含糊地说着，“我……身上……有药，清……心散……”说完了，面条似的又软了下去。

小乔答应着，把她身上放好了。

对方说出了“清心散”三个字，毫无疑问地，这是一种药名，那就在她身上搜吧。

凤姑娘可真的醉得厉害，睡在床上，霎时之间已似人事不省。

麦小乔见她醉态如此，也是心里发急，当下，先把她脚上靴子脱下来，靴子方脱，叮当两声，各自落下了两口小刀，吓了她一跳。

检视之下，见是一种薄如纸片，状似柳叶的细小的物件。

麦小乔在手里掂了掂，分量极轻，比了比，恰与中指一般长短，往手上一附，任他神仙也瞧不出来，谅必是一种稀罕的暗器，凤姑娘竟然把它随身藏在靴子里面，也真是有心人了。

脱了靴子再脱衣裳、披风、长裙……还真费事，好在彼此都是姑娘家，倒无须忌讳。

以凤姑娘那等自负、娇纵任性的人，也竟然有被人随意摆布的一天。

衣服脱光了，拉一床丝被把她盖上，麦小乔这才松了口气，弥漫在眼前的酒气重极了，麦小乔被熏得受不了，跳起来去一边打开窗户，让大股的冷风灌进来，才像是好一些。

窗户一开，才看见凤姑娘的那个跟班大四儿，远远打着一把伞，伫立在雨地里，兀自向这边戒备着，倒是真的尽忠职守，诚是难得。

吹了一会儿风，麦小乔才又把窗户关上，想到了还没有为对方找药，这才找到了她藏在裙边的细皮革囊，里面涨鼓鼓的，装的东西不少，小瓶小盒子多的是，可就不知道哪一个里面装的是“清心散”。

摸了一会儿也没有找着，麦小乔干脆哗一下子倒在了床上，一时琳琅满目，玩艺儿还真不少。

清心散装在一个小小的扁盒子里，是一种小小的淡黄颜色丹粉。那盒子形式椭圆，上面有几个凸出的阳文字体——“金凤堂秘制”。

麦小乔方待取药在手，眼睛无意中瞟了瞟，却看见了一方打着相思情结的头巾，于是抖开来一看，嘿，上面竟然花花绿绿真还绣着东西呢。

麦小乔自幼不擅女红，每见别家姑娘做的好针线，私下便羡慕不已，眼前这位凤姑娘的针线活计，她倒是要好好瞧瞧。

那是一方闪亮着点点星光的湖色上好丝巾，滚着一圈银丝边儿，十分雅致，打开来，先自有淡淡的一缕暗香——李清照词中的“暗香盈袖”，那“暗香”二字实在是形容女子的铅华粉脂与本身体香的一种混合味儿，最能令人蚀骨销魂。

显然，凤姑娘这方红帕上便是这股香味儿。

麦小乔只是注意这方红帕上未完的绣工——尤其是大红色丝线，绣在上面的几个字十分醒目，一经触目，由不得令她为之怦然一惊。

“雪羽清赏。”

麦小乔忽然地睁大了眼睛，接下来的几个更大的字，由不得令她心旌频摇——那是“永结同心”四个大字，下款落名之处，却是用银色丝绒精心绣

成的一只凤，却是还没有绣完，只绣了一半而已。

看到这里，小乔的手抖了一阵，只觉得眼前一阵子发黑……她简直不敢相信眼睛所看到的会是真的，抖着手，把这方丝帕捧在了眼前，看了又看，认了又认，心里面一阵子酸楚，差一点淌下了泪来。

“雪羽清赏……”她心里想着，“这不是关……大哥……么？”

那“永结同心”四个字，只要是认识字的人都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用说，这方丝帕正是凤姑娘的贴身之物，并由她拿来，亲手绣上字，赠与她私心眷爱的关雪羽，用以为定情之物。

看着，想着，麦小乔只觉得一时万念俱灰，遍体生凉。

床上的凤姑娘又自翻了个身子，却把一张绯红的脸，映向小乔。

麦小乔生恐她忽然醒转，被她瞧见了不好意思，匆匆把那方丝帕收入原来的革囊，偶一抬头，迎着的凤姑娘那张醉态可掬的脸，竟似春花怒放般地绽着甜甜的微笑！

“我的天……难道是她醒了，都看见了？”

麦小乔心里一惊，这么想着。可是转瞬之间，她随即打消了这个疑念——凤姑娘只不过是在睡梦之中而已。

她刚想走前去唤醒凤姑娘吃药，手方伸过去，却听见凤姑娘嘴里含糊的声音说着：“你，要走了……”

小乔一惊，刚要置答。

凤姑娘却又道：“不……我不要你走……我要你留下来……雪……羽……你知不知道……”

麦小乔苦笑了一下，这才知道自己错会了意，敢情人家并不是在跟自己说话，而是跟……她真想把耳朵捂起来，不要听，偏偏还是听见了。

“我要你教我念书……就像现在这样的教我……”

麦小乔由不得轻轻叹了一口气，不由自己的两行清泪淌了下来。

凤姑娘还在不停地说着醉话，小乔却不愿再听下去了。她默默无言地独自走向窗前，打开一扇窗，让冷风直灌进来，猛厉的劲风袭在她身上。她恍然觉着自己是一根冰柱子，由头到脚都凉透了。

眼睛看见的是一天飞瀑的大雨，耳朵里却并没有听见雨的声音，只是混沌沌的，仿佛置身太虚，无人无我……就这样的，不知伫立了多久，才恍然似有所警觉，却发觉到整个脸上都沾满了雨水，并且把她上半个身子都打湿了。

麦小乔顺手擦了一下脸上的雨水，退回了身子，关上了窗户。目注那一位兀自在床上醉话连篇胡折腾呢！

“唉！看来她也是个可怜人呀！我这又是何苦？”

抬起手，用袖子擦了一下泪痕，她就落落大方地走到了凤姑娘床前，推了她一下道，“醒醒吧，吃药啦！”

凤姑娘蓦然一惊，倏地坐了起来。

“啊……我？”

“凤姐，你可是真醉啦，醉得胡话连篇——”

“我醉了？”揉着惺松的醉眼，兀自有几分意态蒙眬。

“得了，别再瞎说了！来，这是你们金凤堂的清心散，吃上些吧！”

一面说，她就扶着凤姑娘坐好了，把一粒其实是“丹”而名为“散”的清心散，放到凤姑娘的嘴里。

她又小心把她面条儿也似的无力身子倚向床栏，坐踏实了，这才去又为她倒了杯水，连摇带哄地费了好一番劲儿，才算把药给灌了下去。

真没想到，像凤姑娘这拥有一身好武艺的人，一旦醉倒了，却也是与常人无异，这是遇见了自己，要是在外面，遇见了居心不良的男人，来上这么一手儿，那还得了？

想到这里，麦小乔也就越加警惕着自己，往后儿，这酒可是千万沾不得。

凤姑娘吃下了药，醉态不减，拉着小乔一会儿叫“好妹子”，一会儿又是“好哥哥”，又哭又笑，缠了好一阵子才像是药力发作，慢慢地安静下来。

麦小乔把她侍候着躺好了，摸摸她仍然是滚烫滚烫的，按说，她应该离开了，可是她却偏偏放心不下。

当她找到了洗脸盆，在院子里接了一盆雨水，用条清洁的布巾浸湿了，为她敷在头上，这样两条替换着，好一阵子，才觉出体温下降，也许那粒清心散发生了作用，凤姑娘就此才真正的入睡过去。

麦小乔这才松下了口气儿。

她独自在凤姑娘床边守了一会，见她呼吸均匀，又不再像先前那般胡话连篇，这才是放宽了心。

她赶了一天的路，早已累了，凤姑娘既已服药入睡，她也就不再鹤守一旁，当下便熄了灯，悄悄步出室外。

这会子天可是真的太黑了，再加上大雨如注，可真是伸手不辨五指。

麦小乔伸手想去摸火折子，才发觉到原来不在身边，连同随身的革囊，都叫先时那个小伙计柱子给扛走了。

所幸，就在此时，她瞧见了一盏油纸灯笼，向这边走了过来。

敢情是大四儿走了过来。

大四儿一眼看见了她，轻轻唤了声：“麦姑娘么？”

麦小乔看见他一身的雨衣雨靠，虽然现身于廊子里，身上仍忽是沾满了水珠，可见得雨有多么大了。

双方走近了。

麦小乔点点头说：“你家姑娘可真是醉了，好一阵子折腾，这会子已服下了清心散，睡着了，大概是不碍事了，你大可放心了。”

大四儿“啊”了一声，上前几步，推开了房门，把灯笼探入照了照，认清了凤姑娘果然安睡在床，这才轻轻退出廊内，关上门。

麦小乔情知他是不放心自己，不由得有些生气，转念一想：“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反而可见这大四儿护主之切，倒也怪不得他。

“谢谢姑娘！”大四儿向小乔深深一揖道，“天这么黑了，姑娘还去哪里？”

“去哪里？”小乔道，“回我自己的房子呀！”

“原来如此，姑娘睡房就在这里，请随我来——”一面说，他特意把手里的灯举高了，半侧着身子前头带路，不过是绕了个弯儿，即行来到一间房前。

大四儿推开了门回身道：“姑娘请进。”

麦小乔倒没想到自己住室距离凤姑娘如此之近。

她原以为凤姑娘整个包下了这片院子，看来自己的住进来，似乎是经过了她的特准才会有此荣幸。

房间甚是洁净，一切应用之物，无不齐备。

铜床锦帐，连被子都是新的。

大四儿龇牙一笑，道：“我家姑娘特别关照店伙，要他们一切都比照我家姑娘……姑娘你好好休息吧！”

说了躬身告退。

麦小乔点点头说：“太客气了！”

大四儿退了下去，小乔拴好了门，才见自己随身各物俱已收拾眼前，那口随身的长剑亦插在行囊里。

室外传过来滂沱大雨的浙沥声，听久了腻得发慌。麦小乔独自坐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不自禁地又想到了关雪羽。

“看来凤姑娘是知道他下落的。”脸上挂着一丝苦笑，“她当然知道，看来非但知道，而且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很深的情谊……”

“那也不见得吧……”

“还不见得？连梦里都叫着他的名字，还能错得了？”

又想到了那方绣有“永结同心”的丝帕，心里越加的不是滋味。于是乎，那一夜关雪羽持灯相送，共步竹林的影子，不期然地涌现眼前，接下来是共御强敌，石桥话别一幕幕并不甚久的往事历历自眼前掠过……

在她认为，关雪羽虽然并没有明显地向自己表示出内心的感情，然而，彼此也应该是“心有灵犀”，这般感触微妙到只能意会，是不能诉之情理的，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移情别恋……这“移情别恋”四个字诚然是言重了，然而舍此之外，麦小乔似乎找不到更为恰当的字眼……她真有些意乱情迷了。

一个人坐在床边只是沉思闷想，仿佛一些儿兴头也提不起来了，心情之影响于人，竟是这么大的，这种感触端是她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

远处传过来一阵子晚钟声，当当声混合在浙沥雨声里，更见凄凉。

麦小乔忽然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冷冷一笑，自己对自己说：“我这是怎么了……睡觉吧。”

吹熄了灯，方摸索着侍要脱衣上床的当儿，耳边却听见了一阵瓦响。

麦小乔霍地为之一惊，慌不迭坐起来，仔细地再听听，果然不错——似有人踏瓦行走之声，凭着她灵敏的听觉，即使在此大雨天，也万万不会听错。

“这就奇怪了，什么人会在这种天蹿房越脊？莫非是猫？”

好在衣裳还没脱，这就出去瞧瞧。

心念一动，她只手拔出了插在行李卷儿里的长剑，身子向前轻袭，悄悄拉开了风门一线，向外伺探究竟。

果然不错。

她看见了一条疾快的人影，正自由大雨淋漓的瓦檐上巧快地翩入长廊，身上的油绸子雨靠，借助于一点残灯，反应出闪烁亮光——这人身手不弱。

使得麦小乔更吃惊的，却是大四儿手掌灯笼，早就等在那里了，似乎对于这个夜行人的突然来到，并不十分惊讶。

那人身入长廊之后，轻轻抖了一下身上的雨水，把一顶油棕瓦楞帽，摘下来甩了甩，直瞪着大四儿，道：“点子可是来啦！大姑娘她——”

大四儿应了声道：“小点声儿——”

那人愣了一愣，道：“怎么，这里还有外人么？”

麦小乔藏身室内，在暗中打量，可就到来人看得分外清楚，只见来客瘦削的一张脸，却留有一绺子山羊胡须，大概是五十开外的年岁，说话口音，带着浓重的湖北腔调，一脸的风尘气息，一眼看上去，即可知是一个既狠且

滑的江湖人物。

大四儿先不答他的话，一双吊梢长眉，只管挑动着，频频向着小乔住室顾盼不已。

麦小乔立刻就意会到是怎么一回事了，当下匆匆关上了房门，快速上床，拉被盖好。

她这里方自睡妥，只听见一阵子轻微声响，一扇窗户轻轻张开，接着探进了大四儿一颗三角怪头，张望了一刻，随即又收回去，窗户随自关好。

这番动作明摆着是有鬼了。

麦小乔心中暗自诧异，稍待片刻，便自悄悄潜出。

即见大四儿正把那个夜行人引向一间客房，却把一盏油纸灯笼插在门上。

大雨兀自不停地落着，事实上在外面根本就不能说话，自然非要进入房间里才能听清楚。

麦小乔疑念既启，势将要探一个水落石出，当下施展身法，一径掩向对方窗前。所幸这里有廊檐遮着，雨淋不着，由于外面风雨声势甚大，倒也不愁弄出声音被对方听见。

很快地纸窗上便自现出了一点亮光，屋里大概已亮着了灯。麦小乔用指尖轻轻在窗角上点了一个破孔，就目其上，室内二人便落在了眼里。

先时现身的夜行人这时脱下了雨衣，现出了里面穿着的一袭灰白长袍，想是碍于雨天行走，特意撩起来在腰上紧了一个大结，佩着镖囊，腰上却缠着一条油黑铮亮的铁兵刃——“蛇骨枪”。

“我就知道今夜你们准有讯儿，所以专诚候驾，四当家的辛苦辛苦，请坐，来碗热茶吧。”

一面说，大四儿尽自倒茶奉客。

来人双手接过茶碗，沉声笑道：“大管事，你客气了。”

喝了一口，放下茶碗，来人翻着一双深邃的眸子，嘿嘿笑了两声，用着浓重的鄂省口音道：“倒真是叫凤姑娘给猜对了，他们真的来啦——”

大四儿脸色一喜道：“怎么说？”

羊须客哼了一声道：“大管事还不明白？我是说那批赈灾的解银来了！”

大四儿点头道：“那还用说，我们姑娘一向是料事如神，哼哼……来了那就好，你们还没动手吧！”

羊须客一笑，露出了发黑的牙，样子更见狰狞：“什么话，没有姑娘的命令，哥儿们有天大的胆子可也不敢呀，这就劳驾请姑娘金身一现吧！”

大四儿摇摇头说：“不行，姑娘才入睡不久，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也是一样。”

被称为四当家的，羊须怪客略一思忖，点点头道：“也好我们哥儿四个奉了姑娘的命，在这附近八条要道上都埋伏了人，日夜注意着来往可疑的人，直到今天早上，才算是踩着了——”

大四儿点点头道：“辛苦，事成后，姑娘一定重重有赏！”

羊须客嘿嘿一笑，起手摸着下巴上的那一绺子山羊胡子：“那倒是不敢，兄弟此来，奉了我们吕老大的命令，要跟姑娘讨个口讯儿，这趟子买卖是怎样一个做法？姑娘本人是不是要亲自出手？”

听到这里，窗外的麦小乔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

“我的天，原来凤姑娘竟然是……”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眼前见闻，岂能是假？真叫人难以置信，接下去的话便是非听不可了。

“这还用说？”大四儿那张白脸上渗出了一丝冷笑，“四当家的，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倒不是在下我小瞧了四位当家的，这档子买卖非同小可，如果姑娘不出手，哼哼……只凭尊驾哥儿四个能拾掇得下来么？”

羊须客被挖苦得脸上一阵子发青，凭着他们沈邱四老昔年在地方上的声势、威风，岂能容忍对方一个下人的当面奚落？

然而，对方“七指雪山”这个名号的来头实在太大，盛名之下，即使大四儿这个听差跟班儿，他也是得罪不起。

“哈哈……”仰天怪笑了一声，来人——要命鲍无常算是吞下了这口恶气，“叫贵管事这么一说，我们哥儿四个可真成了废物了，既然如此，也只有听候姑娘指示发落！”

大四儿“嘿嘿”笑了几声道：“在下岂敢小瞧了四位当家的，只是这件事情，江湖上消息走露，风声太紧，知道的人实在已不在少数，为稳重计，还是要姑娘亲自出手的好。”

要命鲍无常怔了一怔道：“怎么，大管事，你莫非听见了什么传闻么？”

大四儿冷笑道：“难说得很，这件事我看四当家的先回去转告吕老当家的，就说我家姑娘有令，请四位当家先把买卖稳住，一切听令行事，这就不会错了。”

鲍无常站起来道：“好吧，只是事不宜迟，一切还要请姑娘早作指示才好。”

大四儿点点头道：“我知道！”

麦小乔还想再听下去，忽然觉得颈后一股冷风直袭过来，不禁吃了一惊，慌不迭向侧面施了个旋风，“嗖”地旋身出去。

容到她身子飞纵出去，方自掩向一堵墙后，即见方才窥伺的那间房门开处，大四儿等二人已闪身而出，其势甚险，麦小乔如果慢上一步，保不住便会败露了形迹，这么看来，那道袭向颈后的寒风，倒似有意在向自己示警了。

这人又是谁？

随着小乔目光转处，似乎看见了一条疾快的影子，陡地自右侧拔起来，在滂沱的雨势里，落向一片瓦脊。

这个方向恰与大四儿二人现身之处相背而驰，大可不必担心为他们发现。麦小乔心中不解，倒要看看来者何人？

好奇心起，身子向后一翻，借着两脚后蹬之力，嗤——蓦地蹿了起来，紧随着那人身后，也自落足于那片平敞的瓦脊之上。

容得她身子落定之后，霍然警觉到迎头扑身的大雨，其势未已，自己只顾了追人，竟是没有想到此刻身上未着雨衣，一上来即弄了个遍体淋漓。

眼睛瞟处，似有一条人影，直向墙外街心飘落而出，势子绝快，竟似不为大雨影响。

麦小乔心情十分沮丧，却也不容这人逃开自己眼前，倒要追上探个来龙去脉。

咬了咬牙，她不顾遍体淋漓，也跟着纵身追出，几个起落，随即也来到了街心。身子方自落下，禁不住暗自连声道苦，敢情是大雨不歇，街道两渠排水不及，不过是两三个时辰，已积水及膝了。

黑夜里看它不清，这一落下来，可就惨了，一双鞋袜，顿时浸了个透湿，

连带着半截裙角，也泡在水里——而对方那人显然早已留意及此，落脚之先，早已寻好了地方，自然免却了此番尴尬，此番却贴在对街一堵墙上，向这边观望着。

麦小乔真想大骂他几声，无如幼受庭训，不容她信口雌黄，想要上去打上一架，偏偏又追不上对方。

那人高高的身躯，一身油绸子雨靠早已打点得十分利落，猿臂蜂腰，背扎长剑，雨势里丝毫无损飒爽，他那里远远伫立张望，目光炯炯，其势雄伟。

他只是远远地向小乔注视着，未发一言，雨势阻隔了麦小乔的视线，天又是如此的黑，想要辨清对方是个什么长相，即非全无可能也是极难之至。

麦小乔拖着半截打湿了的裙子，在街心动弹不得，扑面而来大雨，使得她连张开眼睛都极感困难，真后悔来时未料及此，否则只须兜上一块油绸子，权作雨笠，其势便将大为不同，偏偏头上长发，未及挽好便出来，这时给雨水一冲，一根根清汤挂面般便都拉直了，披头盖脸，直往下淌着水珠子，真是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窝囊相。

这是不可能追上对方了。

麦小乔理了一下头发，两手叉着腰，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她远远打量着那个人，对方既无敌意，也就罢了，这么一想，干

脆不再追了，转过身来，方自在水里趟了几步！

忽听得身后人声道：“接着——”

麦小乔忙自一个转身，眼前呼然作响，一片黑影直向着她迎面袭来，麦小乔心里一惊，未曾多想，一掌即向着来物击去，“噗”一声，触手稀松一片，“叭”地落在地面积水之上，敢情并不是什么伤人的物件，却像是一件长衣——一件宽大的雨衣。

耳边上似听见那人发出的一声叹息，似乎说了句什么，却被雨声混淆了。

容得麦小乔想明白怎么回事，取衣到手，那人已施展轻功，一缕轻烟般地消逝无踪。

麦小乔涉水临途，望着黑沉沉的天，确信是无计可施，只得循着来路，悻悻转回。

雨实在太大了，她只是把对方抛来的雨衣张开来遮在头上，又怕惊动了大四儿，脚下不得不放轻点了。

这样回到住处，幸然还没有惊动外人，接下来更衣沐体，好一阵子才把自己洗擦干净，一个人倒在床上，想着方才情形，儿自由不得有些脸红，却是猜不出那个向自己示警之人又是哪个？真个好生令人不解，一个念头忽然由她脑中兴起：

“难道他是关雪羽！”

这个念头确是令她心中为之一震，回想着方才那人远远伫立的伟岸体型，果真与关雪羽有几分相似，只是接下来的疑团，在困惑着她。

如果说，这个人真是关雪羽，他为什么不与我上前相见？

他来这里干什么？难道他是来找我的？不，这似乎是不大可能，他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

如果他并不知道住在这里，而又来这里，情形就很明显了。

他是来找凤姑娘的！

情形必然是这样——他原是为来找凤姑娘，无意间发现了自己，觉得很不是个滋味，不便相见，这才欲隐又现，连句话都不跟自己说了，总算他还念

上那么一点点的交情，向自己示警，临走更留下了自己的雨衣。

这一连串的自我猜测，麦小乔当时想来，确实甚合情理，一时越是气馁，伤心，真恨不能立时就见到关雪羽其人，倒要问问他是不是这样？

这一霎她已是“芳心片碎”，想着想着，眼角不禁滴下了热泪！

如果真是这样，他与凤姑娘之间的情谊该是何等深挚，这一点该是应无疑问，麦小乔睁着一双泪眼，越想越是气馁，越觉得自己此行不值，一时间脑子里像是倒了五味瓶儿，懊一阵，气一阵，伤心一阵，也不知折腾到什么时候才自沉沉睡去。

麦小乔一觉醒来的时候，天色早已大亮了。

雨早已经停了。

院子里到处都是积水。那片原已几乎干涸了的水池子，给连宵大雨的灌注，现在看过去端的是十分壮观了，雨过天晴，娇暖的秋阳再现天际，一切的一切显然已是大为不同。

到处都在滴着水珠子，透过敞开的窗户，那些水珠儿一颗颗给阳光映射得五光十色，有如明珠美玉，琤琮有声地跌落下来，这便是大自然原始的静态美了，只是又有几个人能够懂得去欣赏？

麦小乔伸了个懒腰，推门来至院外，所见一切，都被雨水刷洗得焕然一新。

就在这个园子里，她掬了一些新积的雨水，漱洗一番，想

到了近在比邻的凤姑娘，不知昨宵宿酒是否已经醒转？便自向对方住处信步走过去。

那扇房门紧紧地关着，一个小厮正自坐在门前发着呆，见了麦小乔连忙站起来道：“姑娘起来了啊？”

麦小乔点点头说道：“凤姑娘在么？”

那个小厮摇摇头说：“一大早就出去了……啊，凤姑娘临走的时候交待，说是姑娘要吃什么尽管吩咐，还说要姑娘你不要走远了，她晚上就会回来。”

麦小乔点点头道：“知道了！还有，她的那位跟班儿管事先生呢？”

小厮道：“啊，是四爷么？跟着一块去了，大姑娘，你要吃些什么，我到前面给您端去，烧饼，麻花儿，豆腐脑都现成，还有——”他眯着一双小眼睛笑眯眯地道，“不瞒大姑娘说，我们店里的小笼汤包，菜肉馄饨可是远近大大有名，姑娘您一尝就知道了。”

经他这么一说，小乔可是真有些饿了，点点头说道：“好吧，你就一样来一点吧！”

小伙计答应了一声，一溜儿小跑离开眼前。

麦小乔心里不禁暗暗惊异，思忖着凤姑娘主仆二人一早离开，必有重要之事，很可能便是昨夜大四儿与那个夜行客所谈有关“解银”之事。

想到了这里，麦小乔可是有些坐不住了。

有关凤姑娘是否真的参与了盗伙组织，意欲劫持这批所谓的赈灾灾银这件事，麦小乔虽然已由大四儿与那位夜行客嘴里，听知了一个大概，但是她却不敢就此认定，非要自己亲眼看见了凤姑娘参与其事，或是由其嘴里亲口道出，才能相信是真。

现在似乎便是自己要开始了解凤姑娘其人真相的时候了。

对于麦小乔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如果在自己从事一番调查之后，证明了凤姑娘果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则又该如何？她曾是自己甚至

双亲的救命恩人，又岂能反戈相向？

这番突如其来的思潮，大大地困惑了她，一时真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候那个小厮已提着饭盒进来——果然好精致的一份早点。

麦小乔开发了赏钱，随即令他为自己备马，匆匆吃完了后这就来到了前院，看看自己这匹马，经过一番调养果然精神许多。

她惟恐凤姑娘转回之后对自己的离开起疑，乃谎称在附近遛马，容得跑出一段距离之后，才向一家铁匠铺打听江南会馆的方向，铁匠铺里几个人都出来了，说也说不清楚，后来还是一个路人指示了她确切的地址，她就循着那人指示的方向一径快马奔驰了下去。

原来所谓的江南会馆，其实与一般的驿店形式相若，内里住客十有八九是一些官场上的人物，一些晋京赶考路过的举子，归省返乡的清寒京官，公门来往的差人，即使并非是官场人物，也都与官面上沾着一些关系。那么，秦照这一伙子人，住在这里也就不足为奇了。

麦小乔好不容易找来这里，只见这江南会馆地方倒是还够大，也够气派，只是房子太旧了些。门前立着两个大石头狮子，黑漆的大门，油漆多见斑蚀，由门前往里面看，足有四五进院子。昨天那一阵子连夜大雨，把进门的一片青石板道冲洗得点尘不沾，却也为破旧的房顶带来了意外的灾害，很可能多处都漏了雨，由外面看进去，到处都是接水的破锅烂罐子，叮叮当当响成一气，被雨水打湿的旧褥子被子，衣服，晒得满院

子都是。

麦小乔先在一片林子里，把马拴好了，独自绕到了会馆正门，看看没有什么人注意，抽个冷子忽然走了进去，却听见一人大声道：“喂喂……你找哪个？”

敢情进门处，还有个门房。

一个弯着腰的瘦老头儿，一只手架着烟袋杆子，眯缝着两只红眼，只是上上下下往小乔全身看个不已，虽说是江南多佳丽，可是像眼前麦小乔这般出色的姑娘，确也难得一见，丽质当前，无怪乎连一大把子年岁的糟老头儿也看直了眼。

麦小乔只得停下来道：“我是找人来的！”

瘦老头嘻嘻一笑，露出两排被熏黑了的牙齿道：“找人，谁啊？来来来，你给我说说，这里住的人多了，杂得很，你一个大姑娘可不便随处乱跑呢！”

麦小乔不得不耐着性子道：“我是来找……一位解爷……不知他可住在这里？”

瘦老头皱皱眉道：“姓解的，这个姓倒是不多，来来来，我给你查查！”

麦小乔道：“错了，不是姓解，而是一位解差！”

“噢，是这么回事。”瘦老头嘻嘻笑道，“这位差官贵姓呀？”

一面说他就转身来到了小屋，麦小乔只得跟了进去。

瘦老人随即找出了住客名簿来，翻了一张，道：“噢，这里有一位，是应天府里来的刘老爷吧？”

“对了，就是他！”

麦小乔顺口应着，心里可有些发慌，瘦老头立时堆起了一脸笑容道：“原来是刘老爷的宝眷，来来来，我带着你去，刘爷我熟得很！”

小乔原是随便乱说，无非打算混进去以后，自己再慢慢找寻，总能找到那批押解灾银的官差，想不到这个瘦老头儿偏偏多事，非要送她进去不可，

一时大为作难，推辞不掉，只得随着他向里院步进。

瘦老头因见对方是个年轻的姑娘，便一口认定是那个刘差官的亲眷，因这位姓刘的差官，平常对他出手阔绰，赏银颇多，瘦老头早已铭感于心，却是苦无所报，今天难得有此表功机会，自是不会轻易放过，当下笑嘻嘻地在前面引导着一路向后面行进。

他边走边说：“刘老爷来了可有不少的日子啦，平常最是照顾我，可真没有少施钱……说的也是，可真是个好入哪！”

身后的麦小乔没有答理他。

瘦老头又道：“我听说过，刘老爷还没成家，说是家里有个妹妹来着，前些日子还在念着，嘿嘿，你看看，今天可就来了……”

说着笑着，他倒是蛮能自得其乐的。

一连穿过了两进天井院子，来到了那位刘差官的住处，新漆的大门，一边还挂着一盏灯笼。

瘦老头叭叭地往门上拍了两下，大声道：“刘老爷，您老瞧瞧谁来了？”姓刘的刚要出门，立刻开了门道：“谁呀？”

瘦老头一笑道：“谁？您老这不瞧见了么？你妹妹来啦！”

一面说回头就要招呼麦小乔，怔了一怔，顿时可就傻了眼啦！妹妹？哪来的妹妹呀！

刘差官直着脖子也糊涂了：“谁？谁？我妹妹……”

“可不是么？许是跟您老在闹着玩儿吧！喂！喂！”一边嚷着，他忙自回里头找。

刘差官也傻了眼跟着他找，可就是再也没有看见这个妹妹。

麦小乔早在瘦老头自言自语的当儿，从容抽身离开，来到了第三进院子的入口处。

两名带刀的武弁守侍左右，不用说这进院子里一定是住着特殊的人物，寻常人是不便出入了。

她此行只不过是确定一下，倒不一定现在就要面见对方。心是有了准儿，转身向外踱出。

为了避免再被门房的那个瘦老头儿发现，惹出类似妹妹找哥哥的闹剧，她也就说不得客串一下飞贼——抽个冷子嗖地蹿上了房，转一个方向，掩住了身子，看清了眼前一片树林，自忖着不会为人发现，这才飘身落下。

却听得一人道：“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只道是好心救人，却忘了自己，真是泥菩萨过江——我看你是自身难保啊！”

麦小乔心里一惊，却是没有料到眼前林子里竟然还藏有人。当下定了定神，随即向前走进。

这才看见林子里一片池塘，正有一个头戴大笠的高大和尚，在塘边垂钓。

和尚盘坐在一块青石板上，背倚着一棵光秃秃的柳树，一竿在手，其状自得。

麦小乔心里动了一动，暗忖着：莫非这个和尚并不是在跟我说话么？

可是这附近并无外人，设非是和尚自言自语，便只有跟自己在说话了。

水面上粼光闪烁，敢情是鱼儿上钩了，遂见他起竿抄手，捉住了那条鱼，嘴里兀自不闲地念着：“在水里原本自由自在，何苦吞钩上钓，你只道自家聪明，小看了别人，到头来却是苦了自己，真正是糊涂之至，阿弥陀佛！”

话是在跟鱼说，谁又知道不是含沙射影在暗指着人？

麦小乔这时距离和尚不远，发现对方和尚好一副清奇相貌，头上虽戴着竹笠，却有大蓬苍发自颈后披下，并非一般和尚传统的落发秃顶。

令她惊讶的是对方和尚那一双长眉，和自斜出面颊两寸开外，衬着他那一身素色肥大袈裟，看上去真有古仙人的风采。

这时，和尚已取鱼到手，叹息一声，信手又自抛落池塘，道：“尔本清波自由身，不惹凡俗不沾尘，一朝跃起混沌外，始知天界有乾坤。鱼儿，鱼儿……此去好自为之，一切皆在天算之中，莫为已甚，你就认了命吧！”

说完了一大串废话，和尚才忽地侧过脸来正与伫立道边的麦小乔迎了个对面。

“阿弥陀佛，这位姑娘你此去哪里啊？”

说时，和尚竖起单掌，向着麦小乔施了一礼。

麦小乔直直地看着他道：“大师父，你刚才那些话是在跟我说么？”

长眉和尚啊啊笑道：“我自说自话，却为姑娘听见，尚请不要见笑……无量寿佛，我先见姑娘形色张皇，自客馆飞身跃出，莫非有什么急事不成？”

麦小乔不禁脸上立时一红，大白天蹿房越脊，形同盗贼，尤其是一个姑娘人家，真教人是难以解说。

“原来大师父都看见了！”

“我确是都看见了！”老和尚嘻嘻一笑道，“凑巧的是老衲也在那会馆里挂了个单。”

麦小乔含笑道：“原来这样……”

“姑娘像是在寻人，不知可会见着了没有？”

“还没有……”看对方是个出家人不像是个坏人，她随道，“大师父既然也住在这里，可知有几个解差是住在这里？”

和尚宣了一声佛号，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姑娘这一问算是问对了人，出家人不打诳语，不错，是有几名官差住在馆里，那为首的一个姓秦名照，乃是杭州府衙大大有名的一个捕头，姑娘你要找的可是此人？”

麦小乔问的干脆，和尚答得更干脆。

聆听之下，麦小乔不禁为之怔了一怔，心里盘算着，果然那些解送灾银的官差住在这里，我何不透过眼前这个和尚，要他把话传给对方？只是这件事却也冒失不得，是否恰当？

心里盘算着，一时难定取舍。

长眉和尚一笑道：“我明白了，姑娘可是有话，要让我转告那些官差不成？”

麦小乔吃了一惊，微笑道：“你可真是神仙，竟然连我心里想的都知道。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必再瞒你了，实在告诉你吧，我因打探出有一伙厉害的匪人，要向这些官差下手，抢劫他们押送的灾银，所以想事先给他们送个讯儿，要他们小心提防……”

“阿弥陀佛，”老和尚喃喃地说道，“原来如此，老衲知道了，姑娘可知道这伙子匪人的来龙去脉么？”

麦小乔想了想，总觉得兹事体大，不便信口胡言，万一凤姑娘与此事并无关联，事关其一生名节，可就乱说不得。

摇了摇头，她向和尚道：“详细情形，我还不大清楚，不过却知道他们人数不少，而且武功高强，那几个押银的官差，绝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走

了！”

说完匆匆转身离开，她唯恐和尚喋喋追问不休，自己又实在无能奉告，只能快速离开，耳边上却听得身后和尚冗长的叹息之声，似乎嘴里兀自在喃喃说些什么，却也不想再多留片刻，径自到了先时来处，找着自己的那匹马，上马飞驰而逝。

防劫赈灾银 和尚布奇阵

依然是那湖心亭，依然是那么丰盛的一席饭菜。

坐在桌旁的也依然只是她们两个。

两个无独有偶的美丽姑娘。

凤姑娘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昨夜我喝醉了，多谢你费神照顾。”

麦小乔摇了摇头，道：“我倒是没什么，只是你遍体发热，又哭又笑的，看来……真受了不少的罪！”

凤姑娘道：“真没想到那个酒那么厉害，怪不得那一天连老金鸡也喝醉了。”

麦小乔不解地道：“老金鸡？”

“这件事你当然不知道……”凤姑娘深邃的一双眼睛，在她身上瞟了瞟，“那一天原本可杀了他，偏偏关雪羽不肯乘人之危，以至于坐失良机……到后来反而险些丧生在他手上，这就叫好心没有好报！”

麦小乔紧张地道：“关大哥……他怎么了？”

凤姑娘一笑说：“你看，我一提起他来，你就紧张兮兮地。哼，你大可放心，他是有福气的人，每到最困难的时候，总会有救星出现，人不该死，五行有救，他死不了的！”

被她抢白了这么几句，麦小乔却也无话可说，想到了面前的凤姑娘可能与关雪羽之间已经发生的恋情，她只是觉得没精打采，真正是万念俱灰。

看着凤姑娘，她报以无言的一个苦笑……这苦笑里涵盖着的意思可多了：你还好意思来嘲笑我吗？谁又不知道你的心？你们之间既已有了感情，又何必寻我开心？

凤姑娘目光如刀，像是洞悉了她的心：“你在想什么？”

麦小乔摇摇头，淡淡地笑道：“我还是第一次见人喝醉了的样子，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你说了很多话。”

凤姑娘顿时脸上讪讪：“真的？我都说了些什么？”

麦小乔试探地道：“你说到念书的事，好像是关大哥在教你念书……是不是？”

凤姑娘顿时为之脸上一红，但她却很镇定地点点头道：“这倒是真的……想不到我还会想到这些……我还说了些什么？”

麦小乔摇摇头，道：“说了很多，我也记不清了！直到你吃了清心散以后才安静了下来，可真怕人……”

凤姑娘道：“我原来还吃了清心散……是你喂我吃下去的？”

麦小乔点点头。

凤姑娘一笑道：“我可吐到了你的身上？”

麦小乔摇摇头说：“那倒没有，不过酒气熏天，以后可千万别再喝了。”

凤姑娘低头笑了笑，她有时候却也不失天真，然而多数的时间，却都属于“冷若冰霜”那一类型。她聪明、沉着、绝对的冷静，以至于小小年纪，自从她出道江湖以来，都能保持着无往不利的不败纪录。

“今天你骑马出去了？”

“嗯……”

“去了很远的地方？”

“那倒也没有，只是随便走走。”麦小乔不自然地笑笑，“到处都淹水，

好大的雨呀！”

凤姑娘一笑说：“是么？但是有人却看见你去了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麦小乔心里一惊。

“江南会馆！”

说出了这四个字，凤姑娘一双明澈的眼睛盯视着她：“有没有这回事？”

麦小乔着实为之吃了一惊，正不知如何置答，凤姑娘却微微地笑了。

“而且，我还知道，在树林里你还见了一个和尚，你们很早就认识么？”

“那倒……不是！”

“这么说，你们是第一次见面了？”

麦小乔点了一下头，心里暗忖着：糟了，难道她已经知道我跟那个老和尚说了些什么？偷眼瞧了她一眼，对方倒似并不尽知。心情微定，干脆把头偏过一旁，不再多说。

凤姑娘道：“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当然，这是你的自由……不过我却要好意地提醒你一声……”

麦小乔不得不移过眼睛来看着她。

凤姑娘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早认识那个和尚，也不知你跟他说了些什么，我只能告诉你的是，那个和尚目前正在跟我作对，哼，凡跟我作对的人，我都放不过他。”

麦小乔道：“可是他是一个出家人啊，我甚至于连他的名字还不知道，他是谁？”

凤姑娘点点头道：“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最好不过了。小乔，我们总算还是朋友吧，尤其是昨夜，我醉了，你服侍我半夜了，我对你由衷的感激……唉，我真的不希望，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敌人，你可明白？”

“我不大明白！”麦小乔讷讷道，“你说敌人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不明白？”凤姑娘浅浅地笑着，“我以为你和我一样的聪明，有些话是不需要说得太清楚的，是么？”

麦小乔一时倒不知再要说些什么才好了。

凤姑娘眨了一下眼睛：“我所以要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不希望有一天跟你翻脸成仇，真要那样，那就太遗憾了！”

麦小乔摇摇头：“我倒不这么认为……不过，我会记住你这番话的。”

凤姑娘一笑道：“在这里你还有几天逗留？”

“不必了！”麦小乔略似伤感地道，“我打算明天就走，先到我过去的家临淮关去瞧瞧！”她展眉微微笑了笑，接下去说，“听说那边下大雨了，老天爷还算有眼睛，这么一来，旱象总可解除了一些了，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凤姑娘说：“如果这样，你们家又可以搬回去住了。”

“也没有这么简单！”麦小乔说，“搬一次家你不知道有多累人，何况父母年岁都大了，这一次到四川，娘就累病了，我看就算是家乡情况好转，也不会这么快搬回去，总得一两年之后了。”

凤姑娘点点头：“那么你个人呢？我的意思是，对你个人，你有什么打算？”

麦小乔看了她一眼，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我还不知道……而且你知道，我身上的毒尚未去尽！有一天发作起来便是麻烦。所以，也许医治我身上的毒伤，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凤姑娘想了一想道：“这件事固然极难，但也并非就是真的全然无救……”

唉！如果我爹在这里就好了，他说不定就有办法！”

麦小乔迟疑道：“令尊现在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凤姑娘说，“他老人家才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想找他可真是难比登天。”

麦小乔方自燃起的一点希望，紧接着便自幻灭了。

说话之间，只听亭外传来轻微叩门之声。大四儿的声音在说道：“姑娘，有人求见。”

凤姑娘皱了一下眉说：“人呢？”

“在院子里候着呢！”

隔着窗子远远眺望出去，看见四个人立在那边树下。

凤姑娘站起来向着小乔道：“你坐一会儿，我去去就回来。”说了这句话，即行离席步出。

麦小乔远远地向那边树下瞄了一眼，心中禁不住为之怦然一动。最起码四人之中有一个曾经是她所熟悉的——尖瘦的一张脸，下颏上留着一绺子山羊胡须，不正是昨夜大雨之中前来向大四儿通风报讯的那个人么？心中一惊之下，连带着也就对另外的三个人加以注意。残阳交织下，四个人那副嘴脸，可有一股子说不出的凶悍狰狞，加上全身上下那阵子挥打不去的风尘气息，几乎一眼即可以直言断定，这四个人绝非善类。

四个人均似对凤姑娘执礼甚恭，像是在等候着凤姑娘发落什么，他们到底说些什么，却因为距离甚远听不清楚，不久，四个人即告辞而去。凤姑娘也就转回了湖心亭。

麦小乔冷眼旁观之下，虽然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却可以判定一件重大的事情，就将要发生了，而致使这件事情发生的领导之人，不是别人，正是眼前这个貌美如花，举止若仙的凤姑娘。

返回湖心亭后的凤姑娘，显然是没事人儿一般，依然谈笑自若。麦小乔原来希望她会自己透露些什么，可是她却什么也没有多说。

等到麦小乔饭后转回到自己客房时，天色显然又将晚了。她无意独锁愁云，独自在暮色苍茫里来到了园子里，无意间听见了身边一阵乱蹄之声，越过不远处的空花隔墙，即见两骑快马一前一后，疾奔如矢地一径绝尘而逝。

也只是那么一瞬的当儿，麦小乔竟然意外地发觉到，两骑快马上乘骑的是凤姑娘与大四儿主仆二人，匆匆一现，惊鸿一瞥地随即消逝无踪。

麦小乔心里一动，暗忖着：“不好，难道凤姑娘真的要动手打劫那批灾银？”

一念及此，她可就有些沉不住气了。

这件事不知怎地，她就是放心不下。原因是这场灾难里，她眼见多少人妻离子散，无家可归，赤地千里，遍眼哀鸿。不说别的，就只是自己家人先已受害不浅，自己爹爹麦玉阶也曾慷慨捐赠，赈施粥饭正所谓发挥同胞之爱，现在好不容易盼望到了官方的赈灾银子，对于那为数千万的灾民来说，尽管是“杯水车薪”惧其太少，却不啻是一帖续命急药。如果说什么人对此批救命的银子还意在觊觎，那可是不能忍受，不容坐视之事

麦小乔在没有亲睹凤姑娘参与劫银之前，尽管怀疑，却不能认定。

她不禁回忆起方才凤姑娘说过的话，诚然是大堪玩味，她也明知道自己武功不及对方甚多，然而义字当前，却也不容她有些许退缩了。

径回到客房里，把自己收拾得十分利落，佩好长剑、镖囊，看天色就差

不多黑了。

她决定再到江南会馆走一趟，看个究竟。

江南会馆在月夜里显得异样的寂静。

昨夜大雨，今夜多风。飕飕的风渗着月色碧寒地刮过来，浸在人身上，真有股子寒劲儿，冷得人牙床子打战。琉璃瓦面被雨水冲刷得十分光滑，在冷月荡漾里，反映出点点星光，看起来颇有一番诗情画意。

千手神捕秦照在院子里踏行一周，仰首向天，心情沉甸甸地，面对如此夜色，却是一点儿兴致也提不起来。

这一进院子他们全包了下来——虽说是行踪诡秘，用尽了心机，可是二二十号子人，毕竟来去招摇，才一住定下来，风声已传了出去。

就是因为风传有黑道人物要来行劫，秦照的心情才显得特别紧张——总算还有个出云和尚在此押阵，多少给了他一些安全感。可是责任在谁身上，谁就会承受到压力，这种内心的感受，局外人是没有办法去分担的。

在院子里踏着寒冷的月色，走了一转，秦照回到了堂屋，只见出云和尚正自低眉吟思着，手里拿着一个棋子，将下未下之际，一双长眉只是频频眨动不已，见了秦照只是抬了一下眼皮，继续思索不语。

秦照一径来到了他面前站住，刚要开口说话，老和尚却向着他摆了一下手，继续举着那一颗待下的棋子，却是有无从落下之苦。

老和尚的棋艺极高，连日来秦照早已是领教过了，简直难以匹敌，心里只当是和尚的棋瘾又犯了，只是当他注意到和尚面前竟然缺少了一方棋枰，一颗颗的棋子儿只是摆在桌面上，可就不禁有些儿纳闷。

好不容易，老和尚手里的这个棋子儿总算放了下去，却微微叹息了一声，抬头注望向当前的秦照，摇摇头，苦笑道：“险……险得很呀！”

一面说，他低下头，兀自向桌面上那些散乱的黑白棋子注视不已，两条长出的白眉时蹙又展，显然心情不无困惑。

秦照不解地道：“大师父，你这是在算卦么？”

出云和尚一声不哼地站起来，走向院中。

秦照跟了出来：“大师父……”

老和尚面色严肃地道：“上半夜平安无事，丑时左右，贼必上门……”

说到这里微微一顿，叹息一声。

秦照大吃一惊道：“是……么？来人是什么路数，卦上可有显示？”

出云和尚一双敏锐的眼睛注视着秦照的脸，半天才讷讷地道：“来人出奇的厉害，你和你的手下，万非其敌，只怕……”

“只怕怎么样？”

“只怕你这一面伤亡惨重……你本人却意外遇到了救星，竟然逃过一死，也是异数……”

说到这里，老和尚微微眨动了一下眸子，双手合十地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

千手神捕秦照听到这里，顿时有如头顶响了一声巨雷，怔在当场，作声不得。

老半天的工夫，他才像喘过了一口气来：“大师父……这么说，这批灾银也是保不住了……果真这样，我还不如死了的好。”

出云和尚喟叹一声道：“灾银竟然像是保住了……这正是老衲苦思不得其解之处……异哉，这其中左右折冲，甚是迂回曲折，所可当信者，就是你

这条命倒是有惊无险，只是血光之灾，却是难免！”

一听说自己这面死伤惨重，自己虽是险处逢生，却难保一干手下不为此丧生，多年相处，情同手足，猝闻耗讯，不禁悲从中来，心里一酸，两行热泪，情不自禁为之夺眶而出。

老和尚喟叹一声道：“原只当有老衲在此，可以为你担当一份风险，却想不到来人奇兵突出，其中竟有连老衲也难以应付的高人异士……这就注定了我方必败的命运，能够落到卦上结局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言罢频频摇头叹息不已，那张慈悲脸上，竟然失去了昔日的一番雅兴逸致，可见即将来临此一事态之严重了。

千手神捕秦照黯然叹息一声，道：“这么说来，我们难道只有坐以待毙不成？”

老和尚轻宣了一声“无量寿佛”，才摇摇头道：“果真那样，只怕势将全军覆没，老衲这就绘上一张草图，你按图布施，或可将伤亡减低到最小地步，我之能够帮助你，也只此一图了！”

说罢，出云和尚即转回堂屋，当场取过纸笔，画就了一张草图，却命人将十八担白银，分置在十数个草包之内，就置在这佛堂供桌之下，原来的担箩之内，改置等量的石块。

老和尚特别仔细地要求，要每一担石块与原来白银同等重量，一切均按照本来包置银两模样置好，这一番改头换面，虽是众人联合动手，也忙了多半个时辰，方才就绪。

老和尚特别嘱咐这十八担“白银”，要秘锁在中间堂室之内，在那里，他移了四个石鼓，分置堂室之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这才将秦照唤出一旁。

秦照料是和尚必有要事关照，苦笑着说道：“大师父但说无妨，弟兄们俱与我同生共死，袍泽情深，如有差遣，万死不辞……”

出云和尚聆听之下，长长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微微颌首道：“秦施主，你倒是猜对了，这里正是需要四位视死如归的勇士，这个老初却不便代你挑选了。”

秦照点点头道：“这个容易，我马上即可选出！”

老和尚低低念了一声“无量寿佛”，随道：“秦施主，你也许还不明白老衲言中之意……”

说到这里微微一顿，脸上带出了一片戚容。

秦照大为起疑地道：“大师父这话怎么说？”

出云和尚道：“施主甄选出来的四名勇士，武技不必高超，却必须有视死如归的勇气……只因为他们求仁得仁，万万逃不过此一遭杀劫……为难处便在这里。”

秦照神色微微变了一变，轻轻地噢了一声。

“大师父的意思是，这四个人一旦坐镇……这里，便万万无活理，非死不可？”

出云和尚合十道：“阿弥陀佛，正是如此。”

秦照怔了一下，忽然冷笑了一声道：“老师父你老这就错了，人命关天，既是非死不可，那又何必……”

出云老和尚轻轻叹息一声道：“定数啊，非此不足以消灭这大片杀机，连带着也只怕灾银不保……阿弥陀佛，吾佛慈悲！”

秦照点点头，极其痛心地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老和尚喟然叹息道：“置其死而后生，此阵一名‘四极血光阵’，为当日南海观音未成佛以前，逃避诸魔时，诸头陀舍身取佛，捐躯自身成全佛主而设。为了广大灾民，只有这番布施了，我佛在天，当知老衲一片苦心，南无阿弥陀佛！”

秦照慨叹一声道：“老师父还有别的指点吗？”

出云和尚又叹息一声，频频摇头不已——过去的几天以来，秦照就从来没有见他如此沮丧过，显然内心遇见了极难取舍之事。

“这四极血光一阵，敌人极难攻取，虽然最终必破无疑，却要花费对方许多时光，亦将敌人主力全数吸住，是无可疑……那时候，秦施主你当率同八人，将供桌下银包取下，背在背上，按照老衲所示之唯一一条小径，逃命去吧！”

说到这里，老和尚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接道：“你此去一路，亦非没有风险，但有吉人临难舍身相救，虽有血光之灾，最终却得太平，可以不虞……你八人各着白衣短衫，背负担架，行走时一字长蛇——这一行也是有名堂，名叫‘白蛇衔草’，佛典上谓‘诸魔不侵’……阿弥陀佛，老衲一再指点，屡泄天机，按照佛律，已是罪不可，只是为了一点点尘缘俗善，不惜甘犯天条……却又是为何？为何……”说着说着老和尚便自情不由己地又自宣起佛号来了。

秦照见和尚说得真切诚恳，料非虚言，一时感激莫名，倏地扑倒地上，连连向和尚叩头不已。

“老师父大义指点，在下苟能完成任务，来生变犬变马亦将报大恩大德——”

和尚叹息一声道：“施主言重了！”

一面说，亲手把他搀扶起来。

“来来来……我们屋里坐！”

坐下之后，老和尚在灯下草绘了一纸路图，面授了秦照许多机宜，稍一会忽然苦笑了一下，面有憾色。

秦照一惊道：“大师父莫非还有什么为难之处……么？”

出云和尚讷讷道：“秦施主你又哪里知道，老衲此番如此指点与你，却不能脱离老衲本身一步劫难，诚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

秦照大惊道：“什么，大师父如此神功，料事如神之人，竟然……”

和尚苦笑了一下道：“这就是所谓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这件事你也是帮不上什么忙的，秦施主你这就去忙你的去吧！”

秦照想一想，确实也是如此，他身负重任，由此距离丑时不过还有一个多时辰，却还有许多事急待料理，当下便得转身步出。

“且慢！”老和尚又唤住了他，道，“你选出四名勇士之后，即刻带来见我，迟了便只怕来不及了！”

秦照答应了一声，躬身告退。

老和尚随即起身，在佛前燃上了一炷香，礼拜之后，转回蒲团坐定，客居之中，竟然能有如此一处地方供其敬佛，却是难能可贵了。

约莫经过小半炷香的时间，千手神捕秦照已带领着四名高手再次进入。

老和尚容各人走近面前，特意将座前的灯移近了，细细向着四人脸上逐一注视过去。

灯光婆婆影里，老和尚一一打量：但只见当前四人虽属英年气盛，各俱

凌人之威，只是老和尚却独具慧眼，别有所见。

他瞩目之处，却各在四人正中天庭，即所谓“印堂”之处，隐约中便只见四团阴影盘在那里，正是“乌云罩顶”，相信相学之人可都知道此乃大凶之兆。

老和尚看到这里，慈目微阖，轻轻念了一声佛号，想到了面前四人之终将一死，大义节烈，一时泪光迷离，几乎忍不住要滴落下来。

略为镇定，他再次睁开眼睛，注视着当前四人道：“四位少施主坐镇之处，地当险要，敌人不易攻入，老衲这里有四路救急刀法，名唤‘四杀连环刀阵’一经施展，遥相呼应，却是猛

锐不可抵挡，且容老衲一一个别传授你们吧……”

几句话说得十分吃力，那是因为明知四人非死不可，为壮其势，却作违心之言。他料想秦照为了顾全大局着想，也未必把真情告诉了对方四人。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于人？果真据实以告，四个人是否还有此昂然斗志，便很难说了。

接着出云和尚取出钢刀一口，每个人各自传授了两手刀法，急难之中，哪里容许多说，只不过是两手看来并无出奇之处的普通刀数，可是四个人一待各踞四方坐定之后，按照着和尚所说的要诀出刀，便有不可思议的威力。

老和尚要他们一一自行练习，奇特之处在于施展刀法之时，必须坐定，不可站起，而且仅仅只是两手刀法，一再的轮流重复施展，局外人如秦照，虽在一旁仔细观看，却也难以猜透其妙。

四名年轻捕快，各有相当武术底子，两手刀法又非奇特过难，自是一学就会，当下各人坐踞一位，抡施钢刀，虎虎有威地勤加练习起来。

出云和尚看了一回，认为满意，才叫他们停止。

四名年轻捕快持刀待要离去之时，老和尚忽然又唤住了他们，问了他们的姓名，分别是李立、王大元、关云奇、洪照男。

待到四捕快离去之后，老和尚特意关照秦照，嘱咐他将四人姓名年岁出生年月等察问清楚，抄写在他随身一本度牒之上，以便带回出云寺为列位超度。

一切就绪之后，已到了子夜时分。

老和尚看看时间相去不远，独自个盘膝佛堂打起坐来，数十年明性之功毕竟不同一般。

今夜老和尚并非意在参佛，却是为本身眼前一步劫难预卜经过。

然而冥冥之中，却似有一种力量在干扰着他，使他总不能清澈贯通。

忽然他叹息一声，张开眸子，就手取过了身边棋子，在手心里摇了摇，哗啦！撒向当前，即只见黑白二色棋子滴溜溜直在眼前打转，却有一粒独独滑向枰外，兀自不停地连连转动不已。

和尚面色一惊，突地出手将那粒棋子按住，口中喃喃地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何方高人夜入禁地，莫非是寻老衲来了？”

话声方住，即听得耳边一人冷冷笑道：“我道是什么人，有这个胆子，原来是你这个老和尚在此坐镇，这就难怪了！”出云和尚嘿嘿笑了几声道：“阁下何人？怎不出面相见？”那人道：“你这和尚不是凡事先知么？怎地老夫来此，你却视而不见？”

双方答话，看来音色不高，却是字句清晰，声声入耳，原来彼此均是施展玄门奇异的“传音”之术相互对答，如此一来，除当事人外，别人竟无所

闻。

老和尚双手合十，长宣了一声“无量寿佛”，接着道：“善哉，善哉，施主你此行是来寻老和尚，还是别有意图？倒要先请赐示！”

那人嘻嘻笑道：“这又有什么分别？就算是来寻和尚你晦气来的吧。”

话声甫毕，即见佛堂左侧方的两扇门扉，倏地“呼”一声自行敞了开来。

皓月之下，只见门外站立着一个长衣飘飘，既老且瘦的潇洒绅士人物。

自然，这人并非真正的是个绅士，只由他突出后肩随身佩

带的那口长剑上判来，来人显然是一个武林人物，以老和尚那等听觉之人，竟然未能察知他的来到，这人的一身轻功造诣当是可想而知的了。

猝然间，和尚座前那一盏青灯的灯焰向上吐了一吐，来人不见举步却已前进了丈许，擅入到老和尚眼前佛堂之内。

白皙、瘦削、闲情逸致，端的是个潇洒人物。

灾银争夺战 捕快遭捆绑

如银月色之下，那人竟穿着一袭银白色长衣，令人惊异的是，就在他这身长衣之上绣着一只引头分翅的整只金色凤凰。

仗着他神态之间那等斯文轻松，却有其不可侵犯之威。随着他猝然进来的身势，似乎带进来满堂的狂风，在他开张着的两臂之间，巨大的风力，猛然急冲不已，呼呼风声，震荡着四壁，形成了一股狂飙。

供在佛案上的一列四盏明灯，立刻在这等风势里为之熄灭，倒是老和尚座前那一盏无罩青灯，兀自茕茕孤耸，欲熄不熄，几次三番像是熄灭了，却又自燃起来，显然得力于老和尚的内力支持。

“阿弥陀佛，原来是七指雪山的陆山主驾到……这就难怪了，失敬，失敬了——”

来人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一只张开的长臂倏地收起，迂回于佛堂内的那阵子怪风顿时消失。

神州鬼凤陆青桐这个名字，如今早已无人知道了，也只是那几个硕果仅余的老人，还能忆及，倒是他如今凤七先生这个名号，在江湖中一直显示着崇高的不坠的地位。

“老和尚，我们素不相识，你竟能见面呼出我的名字，足见是有心人了，你是有道的高僧，此番驻锡压俗，显然有非常之

故吧，倒要请教！”

出云和尚似乎已悟出今日之劫，便是应在了此人身人，既是在劫，分属定数，也就坦然以处。“阿弥陀佛！”老和尚缓缓地道，“陆施主这句话可就明知故问了，老衲来此为了积修一件善功，乃是为苍生造福啊！”

凤七先生点点头道：“说得好，只是你能么？”

“阿弥陀佛，老衲当尽力以为！”

“老和尚，只怕这件事你管不了……反倒毁了和尚你多年的修为，我诚然是为你不值！”

“陆施主你是要我全身而退？阿弥陀佛！”老和尚双手合十，宣了一声佛号，“那便要施主你掌下超生了……”

“好吧！”凤七先生点点头说，“我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几个意想不到的老朋友，都见着了。明人眼前不说假话，我们有话这就挑明了说吧！”

出云和尚道：“老衲洗耳恭听。”

凤七先生道：“老实说吧，我此一行，颇有会尽天下高人异士的雄心壮志，凑巧了大家伙都在动这批银子的念头，我也来凑凑热闹，倒要瞧瞧鹿死谁手？”

老和尚冷冷一笑道：“这话倒也实在。别人为钱，穷极无聊。陆施主半生金山银海里打滚，这区区灾银，何在你的眼里？显然是别有用心了……但请可怜天下苍生，放过眼前一行，善莫大焉，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凤七先生忽然深深一笑，闪烁着那双深邃的眼睛，脸色更见阴沉。

“老和尚，放下你‘阿弥陀佛’那一套吧，我这个人生平为恶多矣。天堂无路，地狱有门，哈哈，你跟我说教可真是对牛弹琴了！”

方自说到这里，只听得远方稀疏的钟“当当”响了两声，敢情子时已过，这就是丑时了。

凤七先生忽地悟出了什么，神色微微一变，老和尚却以为对方已然看破

了自己意图，不得不提前出手。只见他一双大袖霍地向后一拂，坐在蒲团上的身子，疾如箭矢般地平射而出，直向凤七先生正面袭去，随着他落下来的身子，两只手大鹏展翅般霍地张开来，顿时，空中幻化出扇面也似的一天掌影，在这个攻击姿态里，凤七先生的两侧，任何一个部位，都有被击中的可能。

凤七先生是何等精明的一只老狐狸？

出云和尚似幻实真，这一击，当真无懈可击，偏偏被凤七先生看破了行藏。

四只手巧妙地接触之下，凤七先生有如怒搏穹空的一只巨鹰，霍地向后一个倒翻，凤衣兜空，“啪”一声轻震，人已反穿出三丈开外。老和尚一招失手，紧跟着对方身势向外穿出。

呼——呼——

一双人影，几乎一般快捷地穿门直出。一吐即收，双双落下，真个是野云振飞，去留无迹！

落在地面上的两人依然是面对面，当中距离不足一丈，双方一经出手，即如磁石引针，似乎便只有全力周旋之一途了。

“老和尚，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失敬，失敬！”

凤七先生一双眼睛直直地认着对方，白皙的一双瘦手就像抱了一个大球似的盘在胸前，猛可里他那瘦削的身躯一下子粗大了许多，看起来倒像是一个胖子了。

老和尚一双长眉频频眨动不已，慨叹一声道：“久仰施主擅施气化工之功，老衲只当是传闻不可尽信，今宵总算是见识了……阿弥陀佛……”

凤七先生冷冷哼了一声，道：“我也知道你的‘玉琵琶功’天下罕敌，只是一击不中，再想伤人，只怕老和尚你要更费点事了。”

话声一落，凤七先生忽地一声冷笑，右手分处，“嘶——”响起了一片袖风，大片袖影，疾如飞云罩顶，再向着老和尚当顶卷过去。

出云和尚身子向下微微一坐，也把一只大袖飞出。

双袖乍接之下，老和尚“嘿”了一声，那巨大的身躯，猝然之间向后面一个倒翻，暮地直穿了起来。

凤七先生更不迟疑，紧蹑着对方身子，拔空直起。

月夜里，直似大鹤一只。

呼——呼——

依然是面对面地站在了一块儿。

夜风飕飕，月光映照在脚下光滑的琉璃瓦上，闪烁出片片银光。

“老和尚你既超度不了我，就看我的了。”

寒风里，凤七先生那一袭绣有巨凤的长衣，时而卷起，猎猎作响，他身子此时看过去，越显得肥胖了。

出云和尚已经领教了对方实力，只觉得惊心不已，他当然知道传说中的这个人是个强人，此刻接触之下才知道，他比自己所想的还要厉害得多。

其实他似乎早已知道今日胜负，然而不到黄河心不甘，总要印证才算死心。

“阿弥陀佛，”出云和尚双手合十地看着他，喃喃地道：“老衲这里有三手绝活儿，陆施主如能全数接下来，老衲掉头就走，如果接不下来——”

“今夜之事，一笔勾销，非但如此……”凤七先生冷笑着扬

起了一只右手，“老和尚！我还把这只胳膊给你留下来，让你带回去，给佛主上供。”

“陆施主你言重了……”

老和尚这句话可是说得痛心极了。他虽不是武林人物，此身早已跳出三界之外，可是武林中只要是稍有辈分的人，提起他来，无不心存敬仰。数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敢对他心存轻视——眼前凤七先生这几句话，可是真正的伤了他的心了。什么话都不必再多说，手底下见强弱吧！

老和尚脚下一连向前踏进了三步，蓦地身子像是“银丸跳掷”般地弹了下来。

月光里，眼看着他飘身空中的身子，倏地一个倒折，成了头下脚上之势。

那是极漂亮的一式“燕剪秋波”，老和尚交叉着的两只手，分别向着凤七先生一双肩头上按了下来。

凤七先生早就期待着他了。

像他们这类顶尖儿的高手对招，鲜有取巧可言，务必是实力的接触。

二十根手指指尖方自接触之下，老和尚蓦地一个凌空下翻之势，探出去的两只手掌霍地向后一收，却改向对方腰间拍去。凤七先生的两只手，依然在那里迎着了他。

老和尚哼了一声，身子打了个旋风，飘出丈许开外。“哪里走！”

凤七先生偏偏是放不过他。

一个疾闪！一个猛追，一反一迎，第二次凑在了一块儿。老和尚是欲擒故纵，不这样，不足以施展出接下来的杀手一千手如来。

在漫天掌影里，出云和尚已把凤七先生罩在了掌势之间。忽

然间，凤七先生攻开了这层全是掌影的帷幕，有如疾风一片直向着和尚身边欺进来。

“叭！叭！叭！叭！”

一连四声清脆的掌声，那是彼此手掌互接的声音，节拍之快，密如贯珠，可见得双方的出掌该是如何之快了。

紧接着响起了第五次接掌之声，老和尚就在这声掌音里，白鹤也似的腾身而起，却只起来七八尺高下，随即飘落下来。

尽管那般潇洒的落势，事实上他却是已经败了，偌大的身躯一连摇了两下，脚下“哗啦”连声，一连踏碎了两块琉璃瓦。

凤七先生笑着说道：“大和尚承让承让！”

出云老和尚只觉得一阵子脸上发热，一颗心却是通通上下跳动不已，接着，他身子又摇晃了一下，往后退了一步：“阿弥陀佛，陆施主你赢了，老衲技不如你……确是自不量力，我这就只有去了。”

凤七先生直直地仁立在高出的屋檐一角，白皙的瘦脸上带着一抹微微地冷笑。

一种胜利的自负，洋溢着他……这些日子以来，眼看着那些足以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武林名宿，一个个在自己手里败下阵来，这就是他最大的满足、愉快！

千手神捕秦照一切布置停当，转来后院佛堂，意欲最后一次来向老和尚请示机宜，这时天交四鼓，已是酉时前后。

佛堂里轩窗四敞，飕飕的风自四面袭过来，七八扇窗户，在夜风里开了又合上，发出吱吱哑哑声音，敢情是一片冷清清，怪吓人的。

“大师父……”

站在门外，秦照咳了一声，听不见老和尚的回音，心中甚是惊异，怔了一怔，随即轻悄悄走向门前。

“老师父，你老不在么？”

依然是没有一点声音，风吹窗扇，吱哑作响。

情形似乎是有些儿不大对劲儿……秦照心里嘀咕着：老和尚一向是最机灵的，岂能会听不见我的声音？他本想回身自去，转念一想，此一别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着他？老和尚此番见义勇为，拔刀相助，运筹帷幄，对自己一行算得上恩同再造！此时不跟他话别一番，更待何时？

心里盘算着，他的一条腿，可就不由自主的迈进了门坎儿。

佛堂里一片黝黑，可也并非“伸手不辨五指”——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对，可也说不上来。

千手神捕秦照一只手摸着腰上的缅刀，另一只手摸着了千里火。

“叭嗒！”一声，火光大亮，可不是他打着的，妙在亮光起自另一个角落里。

这一惊，真把秦照吓得打了个冷战，手里还未打着的千里火差点掉在了地上。

火光所照着的那个人，一张白惨惨的尖脸子，双额高耸，吊梢眉，一身黑色短衣衫，正自睁着一双三角怪眼，向着秦照微微冷笑。

使秦照惊吓的，并非全在此人，却是另有文章。

眼前，这个尖脸汉子一只手高举着火折子，火光映照之下，见一个长身玉立，容颜艳丽的少女，端正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尖脸汉子却紧挨着少女的座位侍立，看样子只是对方一个侍从、跟班儿。

这屋子里黑乎乎的像是站满了人，秦照可就来不及——打量，一看苗头不对，拧身就退。

他这里方自一个倒蹿，向堂外纵出，身边已响起了对方少女的一声轻叱。

“给我拿下来！”

这声轻叱声音虽说不大，却是颇有慑人之威。”

随着这声轻叱之下，耳闻得一连串嗖嗖声音，似有三四条人影，分别由不同的窗口齐蹿而出，速度之快，不容交睫。

秦照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手，根本连对方都是些什么长相还没有看清，已被大群人影团团围住。

惊慌之中，伸手向腰间就探，一口缅刀还来不及掣出，即为其中一个狰狞面目的汉子，双手齐出，疾如闪电地拿住了他的一双肩头。

这汉子显然臂力极大，两只手用力之下，秦照那两臂之间就像是加上了一道铁箍，也休想移动分毫。

紧接着下盘一紧，却吃另一个身材略矮的朋友拿住了双腿。这么一来可好，一个拿上一个拿下，往起一抡，就把秦照给抬了起来，随即转身进入佛堂。

千手神捕秦照要是真有“千手”可就好了，可惜他仅只有两只手，就这么硬生生地被人给抬了进来。

刚才进来之时，佛堂还是黑沉沉一片，这会子回来可就不同，已是大放光明。

三四盏灯全都点着了，就连佛案上的两盏长生烛也点燃了，一时大见光亮。

秦照既惊又忿，眼睛巡逻之下，这才发现了刚才初一见的那个美丽少女，仍然好生生地，端端正正地坐在太师椅上，先前所见的那个尖脸汉子，兀自紧紧侍卫在她身边，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屋子里剩下的人，是大有可观。

除了簇拥着秦照，拿头抬脚的五个人以及对方少女主仆之外，堂屋里另外显然还有三个人，一字顺位的贴壁而坐，三个人看上去年岁都不小了。

至此，那个紧紧抱持秦照肩头的人，忽地把秦照向着堂内一摔道：“跪下！”

秦照“噗通”被摔倒在地上，只震得骨头发酸，他却在地上打了个转，咕噜！一下跳了起来。生就的一副硬骨头，哪里能随便向人下跪！

耳听得“唰”地一声，却被一根硬梆梆的物件点在了肩窝上，紧跟着全身一阵子发麻，敢情是被人家点住身上穴道。

点他穴道的，正是侍立在少女身边的那个尖脸汉子，手里拿着一根像是瞎子用的“马杆儿”那般细细的棍子，但秦照却感觉得出来，这棍子却是为铜铁所铸，此刻点在他肩窝里，更是透体生痛。

“瞎了你小子的狗眼！”尖脸奴才怪声怪气地骂道，“金凤堂的风姑娘在此，你还不给我跪下叩头！”

话声未完，右手那根铁杖向前一送，秦照只觉得腿上一软，顿时一跤坐倒当地，依然不肯向对方跪下。

尖脸汉子挑了一下吊客眉，正待再次发作，却为风姑娘抬手止住。

“你就是这一次负责解送银子的那个秦捕头是吧？”

冷冷地瞅着秦照，风姑娘说了这么一句。

秦照虽说是阅历丰富，却也不知道对方什么“金凤堂”“风姑娘”一大堆头衔来头。

这时聆听之下，由不住冷冷一笑道：“不错，我就是，你们是什么人？这里原来住的一位老师父又上哪去了？”

一面说，满屋子乱瞧一阵，哪里有老和尚任何踪影？心里不禁大为疑惑。

他这里话声方落，即见一个人影倏地闪身眼前。正是方才擒着自己双肩，把自己狠狠摔进来的那人，敢情这人是个人麻子，六十不到的年岁，圆睁着一双三角怪眼，不容分说，劈脸就是一掌直向秦照脸上掴来。

秦照慌不迭向下一矮，“呼”一声，这一掌夹着一股疾风，直由他头顶上擦了过去。

“王八蛋！”这麻子嘴里骂着，第二次待将出掌的当儿，即听到当头端坐的风姑娘冷冷地叫了一声：“谢山！”

原来眼前这个麻子，正是沈邱四老中行三的天麻谢山，连同他的三个结拜兄弟银冠叟吕奇，铁指开山乔一龙，要命鲍无常，后三人也就是现在默坐的三个老人。

沈邱四老自归顺风姑娘之后，这还是第一次随同风姑娘上线开爬（行话：意正式行劫），是以抖擞精神，俱想在这些行动中有所表现。

风姑娘在面对关雪羽时，固然一片柔情，然而，在与属下相处时，却是威严兼具，以沈邱四老这等半生刀尖儿里打滚的巨盗，却也对她服服帖帖，不敢逾越规矩。

这时，听见了凤姑娘一声低唤，谢山立刻收住了待出的势子，迅即闪身外出，抱拳道了一声：“在！”

“你用不着这么吓唬他，我还有话问他。”

凤姑娘说着，随即把眼睛转向千手神捕秦照脸上，微微点头道：“姓秦的，我知道你这个人还算有些义气良心，在衙门口当差的像你这样的人老实说还不多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跟你取个商量。”

千手神捕秦照先见对方这般美丽仪容，又是个坤客，料定不见得就有什么真实武功，只是既然威能服众，显然却又不可轻视。

聆听之下，内心盘算着忖道：哼，这样有什么好商量的？黄鼠狼给鸡拜年，你还会有什么好心不成？只是对方既然好意相待，自己也不能失了礼数。

当时秦照冷冷一笑，向着眼前的凤姑娘抱了一下拳道：“姑娘好说，秦某只知道拿公家钱，办公家事，平日行事常把良心放在当中，别的可就不管，姑娘有什么关照只请直说，只要秦某人不犯法，不违背良心，什么都好商量。”

凤姑娘道：“说得好！”

她微微一笑，露出了洁白的一嘴牙齿：“只可惜这件事由不得你。秦照，你是明白人，这批银子通过赃官的手，真正到达灾民手里又有多少？倒不如老老实实地交给我们，由姑娘携回雪山，统筹处理，反倒来得个实惠，你就交出来吧。”

秦照猝然一惊，苦笑了笑，摇摇头道：“这件事恕我难以从命，朝廷赈灾大事，非在下区区一个公捕所能闻商，在下只是奉命负责押送差事，只求差事上不出纸漏，就算是无愧职守，尚求姑娘成全，秦照感铭不尽。”一面说，连连向着当前凤姑娘打躬不已。

凤姑娘一笑道：“这么说，你难道不怕死么？”

秦照冷笑一声：“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

“这么说你还是怕死了？”

凤姑娘面色倏地一寒：“你只把银子藏处说出，我就免你一死，否则，这些银子早晚还是会到我手中，那时候你再想保全这条命可就不能了。”

秦照长叹一声：“既然如此，姑娘就杀了我吧！”

凤姑娘微微一怔，正要说话。

先时出手的天麻谢山狞笑一声道：“姑娘把这厮交给我，不怕他不说出实话！”

凤姑娘吟哦着，冷冷看向秦照道：“我看你还是实说了吧，何必自讨苦吃！”

秦照心里一动，暗忖老和尚明明故布了疑阵，何以这姑娘竟然不曾上当？转念一想，不禁恍然大悟，暗思道：是了，虽说是故布疑阵，到底还需一番做作，说不定老和尚施了什么障眼法儿，一旦为他们看破，便更能引其上钩。

他心里所担心的是老和尚的安排由自己为首的八人运银行列，一待时机成熟时便需即时出动，而此刻自己落在他们手里，看是凶多吉少，这一构思，只怕将为泡影了。想到这里心中无限气馁，看了当前凤姑娘一眼，一时却是无话可说。

凤姑娘冷冷一笑道：“你想求死，我偏偏不让你称心如意，你以为不说出银子藏处，我就真的找不到了？”

话声方落，右手隔空一指，一缕尖锐劲风突地自其指尖上射出。

千手神捕秦照只觉身上一麻，顿时动弹不得，敢情才发觉到为对方隔空点了穴道。

她随即转向身边的大四儿关照道：“把他给我吊起来，等完事后再发落他！”

大四儿应了一声，上前几步，狞笑一声，把几乎成了面条儿一般的秦照一把抡起向后闪身，来到一排佛像当前站住。

“姓秦的，求菩萨保佑你吧！”

一面说，大四儿随即由身上取出了一根皮索，把秦照两只手腕紧紧系住，就势蹿了个高儿，把长索一头搭在梁上；“老小子，上面凉快去吧！”用力一拉，秦照可就成了空中飞人似的被高高挂了起来。

眼前一片漆黑，秦照被点穴道，嘴里又不能作声，头脸上缠满了蜘蛛网，却是说不出的苦，自道是此一番性命休矣。

银子变石头 气煞凤姑娘

沈邱四老中的要命鲍无常，在院子里踏行一周，一连闯进了三间客房，非但不见藏银，连闲人也不见一个。他愤怒地一路翻纵出来，即看见凤姑娘一行正自站立在院子里。

“怎么样？”凤姑娘凌厉的一双瞳子注视着他，“可有什么发现？”

“这可真是怪事，难道他们挖了一个洞，钻到地下去了？”

鲍无常性子最是急躁，忍不住操着一口湖北家乡话，大声咒骂起来，骂了几句，忽然发觉到凤姑娘就在眼前，赶忙收住了口，气得向外直吐着气，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的。

凤姑娘没有答理他，一双清澈蕴含着精光的眼睛，徐徐地在附近逡巡着。她的眼睛忽然在当前不远处定住了。

那里仁立着一双石狮子，月夜里枝叶扶疏，景致似幻又真，美得有些出奇了。

“原来如此——”

凤姑娘不愧是出自七指雪山的嫡系传人，见解确有过人之处，在她冷静地用心观察之下，立刻为她看出了其间的奥秘：“刚才姓秦的说佛堂里住个和尚？”

“好像是这么说来着。”大四儿挤着一双大眼，说着，“可是却没见着这么个人……”

“这不要紧，”凤姑娘微微一笑，转向身边的银冠叟吕奇道，“大当家的，你可知道佛门有一种障眼法么？”

吕奇微微一惊，忽似有所忆及，长吁了一声道：“噢，姑娘所指的是，‘紫附迷踪’之术？”

“对了，”凤姑娘道，“咱们可是差一点上当，你瞧瞧这双狮子，不就是佛门中所谓的‘蟾宫双目’么？”

一言惊醒梦中人。

论学养武功，银冠叟吕奇在沈邱四老之中都称得上是好样儿的，经凤姑娘这么一提，吕奇顿时大有所悟，身子蓦地往起一纵，流星般来到了那一双石狮子近前，飞起一脚，直向石狮之一用力踹去。“轰通！”一声，这只石狮子难当他的巨力，顿时被踢得翻了个筋斗。

这倒也无足为奇，令人奇怪是，就在这只石狮子一经翻倒的当儿，眼前情景霍地为之一变——冷月寒星里，一间客舍耸峙当前。

这便是老和尚所设计的“四极血光阵”了，方方正正的一间客舍，四周四个屋角，各自悬挂着一盏八角形的气死风灯，此时在夜风里滴溜溜直打着转儿，十数名身着号衣的公门劲捕，各持兵刃紧紧地防卫在客舍四周。

就在这一刻，一声吆喝之下，众起发难，直向银冠叟吕奇站立之处一拥而上，一时刀剑齐发，俱向着他身上招呼下来，银冠叟吕奇冷笑一声，身子霍地向外一个倒翻，却在将转未转之间，一双铁掌，已自击中在一名捕快前胸，这一招他力道极猛，双掌力击之下，直把这名捕快身子击得直飞了起来，“噗通”撞在石头院墙上，当场一命呜呼。

沈邱四老中的其他三人：铁指开山乔一龙，天麻谢山，要命鲍无常，一见开了打，不待招呼，全数加入厮杀行列。

守方虽说人数不少，也都是精挑慢选出来的公门高手，无奈此刻所面对

的四个煞星，俱是久负恶名，名噪黑道的穷凶极恶之辈，一个个武功精湛，久经战阵，两相比较之下，可就强弱互见，判若云泥，片刻之间，守方这面已连续伤了数人。

凤姑娘打量着这番情势，一时并不急于加入战局，她要到里面去瞧瞧，眼角向着身边大四儿瞟了一眼：“进去瞧瞧！”

大四儿应了一声，手势挥处，两名手下，立时纵身面前。二人一名铁头刘钢，一名人熊尚五常，早先俱是沈邱四老手下兄弟，四老归顺凤姑娘，自然把这于哥儿们也都带走了。

眼前情形，防守舍房的一干公门捕役竟然全为沈邱四老缠住，舍房里不啻已是真空，不用说大批银子准是藏在里面了。

铁头刘钢第一个窜到近前，飞起一脚，直向着房门上端去，“呛当”一声房门大启，却只见室内灯光十分晦黯，就在这房间正中央的地上，放置着好几个担子，还用多说？那准是灾银无疑了。

刘钢见物心喜，向外大声嚷道：“在这里了！”跟着用力一蹬，直向他所认定的大堆银子扑了过去。

这么一来，他可是自己送死了。

原来出云和尚所设计的四极血光阵十分厉害，坐在四个角落里的四名杀手，表面上看来像是各自为政，其实却是互相表里各有关联。

铁头刘钢一脚方踏进来，暗影里只听见刀风一缕，劈面而至，惊慌之间，只见一片刀光，亮若烁银，直袭眼前，不禁大吃一惊，急忙向左面一个快闪，哪里想到，老和尚所传授的这四路刀法，威力至强，刘钢岂能闪躲得开？他这里身形方闪，那袭刀光竟然如影附形般紧紧跟了过来，其快如电，简直容不得

他抽身换式，喀嚓一声，血光迸现里，刘钢整个人几乎为之劈成了两半，“噯呀”一声，顿时横尸当场。

与他几乎同时闪身而起的人熊尚五常，一看这般光景，吓得怪叫一声，点足就退，却已慢了一步，一片刀光闪过，正好落在了他所探出的那只脚上，喀嚓一声，当场给砍了下来，却被身后的人给拖了出来。一时之间，众情大噪。

凤姑娘目睹之下，轻叱一声道：“慢着！”

尚待扑入的人立刻停住脚步，是时沈邱四老已获全胜，十数名捕快死的死、伤的伤，下剩数人纷纷四下鼠窜落荒而逃。

天麻谢山性子最是急躁，见凤姑娘喝令停止，大是不明，睁大了两只大眼看向凤姑娘道：“怎么回事？姑娘为什么……”

凤姑娘哈哈一笑，看了他一眼道：“你要试一试么？”

谢山不明所以，点点头，道：“遵命！叮当一声，已把一对乾坤圈掣在了手上，正要向内扑入，银冠叟吕奇却唤住了他。

“老三！”吕奇朗声叫道，“不要妄动！”

天麻谢山对这位拜兄一向驯服，聆听之下，顿时停住了脚步，却是一脸的大惑不解。

那间舍房此刻房门大敞，清晰的可以看见堆置在正中的大堆银担，却只有东南西北四个人坐在椅子上抱刀守侍。这四个人貌相平庸，年岁也不大，一身捕役装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能耐，偏偏却由他们来护守银子，这其中不问可知，必然是有鬼的了。

各人圆睁着一双眼，心怀诡异地向着这间房子观看着，明知有其奥秘，只是奥秘为何？却是一时看它不透。

凤姑娘一声不响地，践踏着重面上的枯树叶，缓缓在这间孤零零的舍房四周转了一周，她似乎已看出了一些端倪，只是还有待证实。

倒是性情顽烈，心黑手辣的沈邱四老却有些沉不住气了。

银冠叟吕奇原本就自负极高，独当一面的人物，只是不得已才屈就凤姑娘之下，其实他私心极重，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乘机脱离，自然，那要在时机成熟时才能从事，也就是要在值得情况下才犯得着，那么，如果一旦拥有了像眼前这么多的银子，即使自此远走天涯，销声匿迹也不愁一辈子吃喝。

沈邱四老虽说是嘴里未曾明说，可是心里不约而同地都存着这个打算。如此一来，这批灾银可就是非要到手不可了。

“要命”鲍无常摆出了一对“判官笔”，冷冷一笑道：“我来试试——”吕奇因知他颇通阴阳之术，或有制敌之机，点点头道：“也好！”

鲍无常叱了一声：“好！”双笔交叉着往胸前一摆，发出了当地一声，就势把身子纵了起来，俟到扑进房门的一霎，霍地向后猛地一翻。

这一手相当狡猾，果然就在他身子向后撤出的一霎，一片刀光闪过，劈向他原来落身之处，乃自砍了个空。

鲍无常却是以退为进，身形一经翻后，紧接着一个急翻，像是翻天鹞子般地又自抢身而入，起落之间，疾如闪电，猛地向房内再次扑入。

他志在那十八担灾银，身子一经纵入，首先便向正中那些担子袭去，也就在这一霎间，坐在距离他最近的一名年轻捕快李立，忽然侧过身子旋出了一片刀光，直向他当头劈落下来。

鲍无常只觉得头上一阵子发紧，仿佛为对方刀上力道吸住，几乎转动俱难，大惊之下，挥动手上判官笔，“当”一声，将对方下落的刀势架住。

妙在那口刀却像似具有一种特殊的威力，一抽一送快若电闪。

看来简直平凡无奇的招法，偏偏在眼前情况之下，竟然具有奇妙的威力。

这一刀以鲍无常的身法，竟然会无能逃开，只听得“噗”地一声，竟深深扎进了他的大腿内侧，只痛得他打了个踉跄，险些栽倒地上。

妙在那个挥刀的李立，却并没有乘胜追击之意，一刀出手，旋身就原位坐定，那口明晃晃的钢刀，兀自抱在胸前，一派沉着镇定。

鲍无常把判官双笔交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按在伤处，霎时之间，流出的鲜血已把他那手都给染红了，这般情形自是万难再行出手，却是举步都感觉到困难，鼻子里痛得直哼哼。猛可里面前人影一闪，银冠叟吕奇疾若飘风般地已来到了眼前。

也许在这一刹那，坐在椅子上的李立，忽然再一次跃身起来，手上的刀“唰”一声，一刀直劈顶门下来，吕奇由于在室外目睹甚久，深知对方虽只是一来一往两式刀法，但是却厉害得很，不敢怠慢，手里太极剑往起一撩，“呛”一声，挑开了对方刀式，可是接下来的另一刀，却险些令吕奇躲闪不开，他身法显然要较鲍无常高明得多，饶是这样，仍然险象环生，只听得“嗤”地一声。

刀锋过处，竟然在他裤腿上留下半尺来长的一道口子，刀尖子如果再向前挺进一点，吕奇便非受伤不可，不禁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银冠叟吕奇惊吓之下，左手一带鲍无常的右手，直向另一门前纵去。

这一面可也并不比方才那一面轻松，是由四捕快中的关云奇所防守。

银冠叟吕奇同着鲍无常方自闪向跟前，关云奇已霍地自座位上站起，他双手握刀，身躯向前微微一弯，一口长刀“呼呼”地卷起了一圈刀光，直向着吕、鲍二人身上卷了过来。

吕奇的兵刃是一口“太极剑”，急切间施了一招“夜战八方”剑招，向东南西北四个不同方向各自攻出了一剑，“呛啷”声中，架开了对方的刀式。

然而，妙在关云奇这反复两招，浑然一体，看似无奇，其实却深具威力。

吕奇方自架开了对方刀势，只觉得第二刀一如前番，霍地向着自己身上卷了过来，前后二刀，虽分二式，其实却是一招——这一刀竟使得技精胆大的吕奇，一时无从适应，呼哧一声，右面袖子先吃刀锋斩为两截，连带着右面肩上也吃刀锋削下了一片，痛得他鼻子里轻哼了一声，饶是这样，却也不甘心就此便宜了对方，一时忍着了肩上奇痛，身子向下微微一矮，右掌一沉劈出，势如怒鱼掠波，“噗”一掌，已击中在关云奇右前胸上。

这一掌，吕奇负痛之下，固然不能施展全力，关云奇却也吃受不起，脚下一个踉跄，一连向后面退了三步，只觉得心上一阵子发热，“噗”地呛出了一口鲜血，他却紧记着老和尚关照，不敢怠慢，连退几步，犹然抱刀在原位上坐定。

虽然如此，吕奇却已深知厉害，不敢再轻然冒犯，再者肩上外伤，吃冷风一吹，却是痛得很，霎时间，一张脸已经变为青色。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霎间，一股刀风，猛可里直向着其背后袭来。

这一刀在此时此刻猝然出现，端的是威力奇大，吕奇一经发觉，其势已是不及，只觉得背上一紧，紧接着一阵子奇痛，已吃对方刀锋深深砍进肉里，由于这一刀力道奇猛，如果容其砍实在，吕奇想要逃得活命，可就休想，他这里禁不住“唉呀”一声呼痛。

背后那人正是另一角落里忽然杀出的王大元。

李立、王大元、关云奇、洪照男四捕快，虽然坐处不一，但是互有呼应，老和尚每人所传授的两手刀法，分开来各有威力，合起来更具诡异奇功，即以眼前王大元忽然杀出的这一刀，便非银冠叟吕奇之所能回避，一刀之下顿时血浆怒溅。

看着吕奇便将是刀下之鬼。

像是银光一线，陡然间穿空而入，其实却是一条银光粲然的线索。

这条长索显然发自门外那位美丽玉女凤姑娘的纤纤玉手，出手数丈，有如腾空之蛇，霍地掠过了吕奇头顶却是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了王大元手中长刀刀柄上。

这一手端的是透着了高明。

随着凤姑娘的一声清叱，长索抖处，王大元手上钢刀可就万难把持，“呼”一声脱手而出，呛啷啷，远远抛落地上。

这一着果然厉害，便是当时老和尚也未曾料及，王大元兵刃出手，再想退身，便已不及。

原来银冠叟吕奇虽在重伤之下，却没有忘了复仇，乍见凤姑娘银索得手，配合着对方行动猛地一个撑身，掌中太极剑向前一送，噗哧一声，深深扎进了王大元前胸要害，后者身子向前微微一弓，紧接着直挺挺地向后直倒了下来。

老和尚苦心积虑所施的这一“四极血光阵”，由于王大元眼前的身死，

顿时便现了破绽，其他三人虽然坐在位置上没有移动，但是无形中就彼此的互相关联上来说，可就大为影响。

首先，沈邱四老中的铁指开山乔一龙第一个看破了行藏，就在王大元倒地身死的一霎蓦地横身扑入。

果然，这一面立见空虚。

铁指开山乔一龙身子疾若飘风，身势一经切入，第一个窜到了李立眼前。

乔一龙最拿手的兵刃是一对“护手钩”，这时一经卷起，有如两弯银虹，疾若闪电般，直向着李立身上落下，李立横刀以架，仍只是看来朴实无奇的一招，乔一龙不待双方兵刃交接，立刻改换招式，将一双护手钩改直劈为两侧夹击，反向李立两侧腰间斩去。

李立霍地站起，挥刀以迎，叮当两声，便架开了对方双钩，看来是平淡无奇的一招。

忽然，坐在另一角落里久未发招的洪照男，蓦地跃身而前，身落，刀出，一刀直穿而出，向着乔一龙背后刺去。

按说，如果此一“四极血光阵”仍然完整的话，洪氏这一刀便是有十分的威力，乔一龙即使能逃开一死，也是非得受伤不可，可是眼前由于王大元这一面的忽然空虚，乔一龙便顿有所虑，身躯一撑便自闪开，却吃刀锋擦过腰际，将中衣戳破。

洪照男一招失手，慌不迭向后闪开。

蓦地空中一声尖啸，一条银光划空而至，往下一落，仍似前状那般，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洪照男手中刀上，其法如前，一落一弹，便自将洪氏手中钢刀扯得破空而起，叮当摔落就地。

持索的凤姑娘这一次技不止此，那条出手的银索在扯飞了对方钢刀的一霎，就空一转，第二招落下，却直向李立手上落下。

原来凤姑娘禀性聪颖，又随其父学过布阵之法，老和尚这一“四极血光阵”，虽说严谨，时候一长，也就难免露出破绽。

一招得手，局势逆转，眼前之势，已是洞若观火，这第二次出手，较诸前一次更为厉害，长索一落即起，却已将李立一只持刀的右手紧紧缠住，连同他整个身子抛了起来。

“呼”一声直起当空，“呼”一声又直直落下，噗通跌倒地上，却为天麻谢山赶上一步，双圈直落，顿时脑袋开花，横死就地。

铁指开山乔一龙更不怠慢，双钩齐落，洪照男惨叫一声，顿时丧命钩下。

转眼之间，守舍的四捕快已去其三，剩下的关云奇更不要说本来已受伤不轻，此刻万难再独撑大局。

沈邱四老顿时一拥而上，聚力之下，随即解决了事。

至此，李、王、关、洪四捕快全数丧生，无一幸免，老和尚布置的此一“四极血光阵”，也就为之瓦解。

凤姑娘闪身进旁房，早有手下人点亮了灯光，一时间全室大明，照见地上几具血淋淋的尸体，煞是可怖。

凤姑娘微微皱了一下眉，大四儿立刻会意地道：“搬出去！”

几具尸体很快就被抬了出去。

看着受伤的银冠叟吕奇与要命鲍无常，凤姑娘微微点头道：“两位当家的伤势虽然不重，但流血不少，我这里有几颗金凤堂的灵药，你们拿去一半口服，一半捣碎敷在伤处，自有妙用。”

说着随即取出递过，银冠叟吕奇应了一声，上前接过来，和鲍无常俱是大感惭愧，他二人说来是一方之雄，原本期望着一番私心作为，想不到第一次上阵出手，就负伤落败，对方只不过是公门之中一个二流捕快而已，若不是凤姑娘临阵看破行藏出手相助，结局如何，真还是未知之数，尤其是银冠叟吕奇一向自视甚高，眼前事实使他挂不住。

当下叹息一声，向凤姑娘称了声谢，拿过药瓶，同着鲍无常自行退了出去。

凤姑娘眼睛一转，看向铁指开山乔一龙与天麻谢山，点点头道：“你们两个也暂时下去吧！”

乔、谢二人怔了一怔，抱拳道了声：“遵命！”双双退了下去。

这边凤姑娘居中坐定，大伙似乎都异常兴奋，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地上那些担子，期盼着凤姑娘立刻当众开启。

凤姑娘却是偏偏耐得住性子。

“数数看，一共是多少个挑子！”

吩咐了一声，大四儿立刻答应着，他早已数好了，回报道：“回禀姑娘，十八个挑子，要不要打开验证一下？”

“用不着！”凤姑娘似乎是胸有成竹，由身畔取出了一张纸条，道，“这里有详细的数目，只要核对一下，数目和重量不差就行了。”

大四儿接过来看了一眼，上面首先记载着十八挑银子的总数，再下面列着每一挑银子的重量，这证明在动手之先，凤姑娘早已有了准确的情报，心里对自己的主子的这份细心，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

当时大四儿即命人取过了称银子的大秤，按照着那张单上所记载的数目，一一称过，他这里每报一数，两相核对之下，都甚符合。

凤姑娘脸上这才微微见了笑容。

她早先得到各方情报，咸认为眼前这档子买卖极其棘手，想不到事到临头却并非如传说之甚，虽然略有损伤，费了些周章，到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阵仗，十八挑银子极其顺利地到了手上。

“七指雪山”金凤堂在江湖武林中的威望，该是何等声势，老实说实在并不在乎这批银子的得失，而凤姑娘之所以心存必得，自然是有道理的，她是要借此机会一鸣惊人，之后，这批银子的如何运用，便为不足道的另一件事了。

凤姑娘也曾在离山之前，在父亲凤七先生面前许过心愿，要把这件大事办成，凤七先生却微表怀疑，认为她力犹未尽。现在，事实证明她已经办到了，心里的喜悦真是尽在不言中。

大四儿上前一步，请示发落。

凤姑娘想了想说：“请四位当家进来一趟。”

大四儿得令待去的当儿，却见沈邱四老中的天麻谢山匆匆来到，失色道：“姑娘，有件事奇怪得很……秦照那个小子跑了。”

千手神捕秦照被擒后高悬佛堂，又被点了穴道，居然会跑了，不能不说是啧啧怪事。

凤姑娘站起来，同着谢山来到了方才擒拿秦照的佛堂，一声不响地忽然飞身直起，来到方才悬吊的梁头之上，略一观察，随即又飘身直下。

“有人来过了……”

她只说了一句，眼睛移向一旁的吕奇，倒要听听他的意见。也许是由于

流血过多，吕奇一张瘦脸显得青白，了无血色。

他手上拿着半截断索冷冷地道：“由这截绳索上看来，像是为刀剑所断，姑娘定夺！”

凤姑娘接过了这截断索，看了一眼，冷冷地道：“你们可搜过了？”

乔一龙说道：“全搜过了，除了方才几个被杀死的人之外，再不见一个公门中人。”

凤姑娘问：“死的人又有多少呢？”

乔一龙说：“连同屋子里防守银挑子的四个人，一共是十六个。”

“那就不对了……”凤姑娘说，“还少了八个……”

说到这里，她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站起来说：“你们都过来！”

一行人来到了满置银挑子的房子里，凤姑娘陡然抽出长剑，照着其中一个竹挑子挥剑下落，“喀嚓”一声，竹挑子变成两半。

大家伙的眼睛可都直了。

只以为白花花银子会像流水似的淌满了一地，可是大谬不然，滚出来的可不是银子，竟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块，散了一地。

凤姑娘不再说话，手上长剑疾飞电转，白光闪烁里，十几个竹挑子全数被劈砍开来，嘿嘿，敢情里面装的全是石头子儿，不要说大块银子了，连银渣子也没见一点。

看到这里，大家伙可全都不吭声了。

凤姑娘气得脸白如纸，好一阵子才冷冷地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哼！就算走了，也走不远，我们分头找去，谁发现了就以竹笛为号！”

话声一落，紧接飞身而起，“嗖”上了对面房脊，再次闪身，便自无踪。

对于千手神捕秦照来说，这一番转变似乎来得太突然了，原本自认大势已去，难逃一死之身，居然有了转机，时机恰当，尚不为迟。

四只脚步，践踏在落满枯叶的林子里，即使是具有第一流的轻功造诣，也保不住不会发出响声的，是以秦照每走一步，都由不住有些心惊肉跳，反之，那个在前面带引着他的夜行人，却比他强多了。

天很黑，正当黎明之前，这段时间天色最暗，凭着秦照的视觉，勉强辨认，也不过略能够辨物而已。

事实上，从把他由高高的吊索上救下来开始，直到现在为止，对方这人还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而他却已经默默地感觉出来了，那是一个女人。

这似乎就更不便了。

这人当然不会是凤姑娘，却与凤姑娘一样的具有一副高挑的身材，也同样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似乎武功也不差，除此之外，秦照可就无能辨别。

他心里很急，想到要与埋伏的七名弟兄会合，把早已藏好的灾银，按照老和尚指示的路途运银出险。然而前行的这个女人，却不知道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一路只是走个不停。

不过，这附近的地方，秦照相当熟悉的，心里纳闷的是，对方这个姑娘所走的路途，越来越与自己所认定的藏银之路相仿佛。

难道她也知道？却似不太可能，因为老和尚面授机宜之时，现场绝无外人在场，以出云和尚之机警，更不会为外人所窥听。

那么她……

勉强压制着心里的悬疑，又向前行了一程。

前面林木较疏，星月正明，多少可以辨别些物什了。

现在秦照已可断然认定她是一个姑娘家了，身后飘散的长发，便可说明。除此之外，她还佩带有一口长剑，肋下革囊里一应俱全。

经过了绿林巨寇云四姑娘与尚不明底细的雪山女子凤姑娘两番劫难之后，千手神捕秦照可是再也不敢小瞧了天下女子，不用说，眼前这个姑娘，显然又是个好样的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下意识里，秦照在内心就更加小心，虽然对方暂时解救了自己，可是接下来的一步，显然还在未知之数，如果贸然就认定了她是恩于己，这似乎还太早了一点。

秦照实在忍不住这个闷葫芦，自动地便自停下了脚步。

前行姑娘听不见脚步的“沙沙”声，忽然转过身子，身后长发一片青纱般地散开，又落下来，秦照所能见的，好像仍然只是那一双光亮的大眼睛。

“很对不起，”他双手抱了一下拳，苦笑着说道，“我实在不知道姑娘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而我……”

长发少女看了他一跟，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不要急，马上你就会知道了！”

说了这句话，继续回身前行。

秦照不由自主地便自跟着她又前行起来，心里的狐疑可就越来越为加重。

忽然，前行的姑娘在一块耸立凸出的巨石之前站住，秦照打量着眼前形势，由不住陡然为之一惊，举手向腰间一探，才发觉到自己那口爱若性命的缅甸敢情不在身边，必然是先前被擒时为人搜去了。

“是这里不是？”长发少女直直地看着他，“你认清楚！”

秦照怔了一下：“姑娘所说……”

长发姑娘道：“我是说藏银子的地方，你看看可对？”

秦照顿时又是一呆，后退一步，摇摇头道：“我不知道……哼哼……我只当姑娘是一位仗义行侠的侠女，原来和他们也是一样的！”

“你看错了！”长发姑娘说道，“我只是受了一位老和尚的嘱咐，助你一臂之力。”

“哦！”秦照立时大见缓和，忙说道，“原来如此……请恕我方才出言无状，姑娘海涵。”

一面说，随即向着少女深深一揖。

长发姑娘哈哈地道：“不必客气，据我所知，凤姑娘一行是放不过你的。她人极聪明，武功太高，真要是被她发现了，我也救不了你。而且，我因为某些原因，更不便跟她见面。听老师父说，你们同行连你在内一共是八个人，也都埋伏在这里，至于你们怎么联系，我可就知道了。”

秦照听她这么说，更自心内释然，当时又自深深一拜，道了唐突，却是两眼直瞪着对方姑娘，暂不行动。

长身姑娘幽幽一叹道：“老和尚说你行事谨慎，倒也不假。你不必对我多疑，实在对你说吧，我无意管这些闲事，只为不忍眼见家乡百姓受苦受害，这些银子对他们来说却是不无小补，你如果仍然多疑，我便一刻也不再多耽搁，这就走了！”

说罢果然转身待离。

“姑娘留步！”秦照不胜汗颜地道，“是我太过小心了……尚请指示机宜，以开愚顽的好。”

片刻相处，秦照已略能看清对方仪容，只觉得对方美是美矣，却别具感人正气，较诸那位冷艳绝伦的凤姑娘，更是另具清姿，而令人不可逼视，一样地具有福人之感，并非仅仅在怒意之时才是如此，平常谈话，从容之间亦能令人体会。秦照一介武夫，面对佳人，便只有自渐形秽了。

长发少女摇头道：“我又能给你什么机宜，秦头儿你快快召集你的人去吧……天可不早了，要是凤姑娘他们来了，可就不好。”

秦照见她说得诚恳，自是再不多疑，当下纵身石上，由身上取出火折子，啪地一声打着了，就空划了几圈，捏口发了类似鸟叫的一个平音，随即飘身落下，果然须臾之间，便有了回音。

先是正前方发出了类似鹧鸪“咕咕”的一阵子鸟鸣之声，接着左面也有了类似的回音，右面也有了响声，这类鸟声在冬日深夜亦属平常，如非当事人特别仔细留神倾听，极易混淆。

紧接着人影连续晃动，面前已多了七名背负蒲包的长衣汉子。

各人乍见面前的长发少女都吃了一惊，秦照由伙伴之间，接过了装银的巨大蒲包，背好背后，上前一步，向着长发少女深深一拜道：“秦照一行感谢姑娘仗义指引，大恩大德没齿不忘！”

这么一说，其他七人才都明白，一时纷纷齐向眼前少女打躬称谢不已。

远处忽然传来了寺庙里的“当当”钟声，可能是和尚们的晚课时间到了。

按照着老和尚的指示，这便是此行时限的最后警示，秦照不敢迟疑，当下举手为号，各人随即脱下了身外长衣，现出了内着的白色劲装。

秦照来不及更换，便在腰上加缠了一条白色布带，按照着老和尚的指示，这一八人行列名谓之“白蛇衔草”，典故出自般若佛经。

当时即由秦照领先，各人陆续其后，摆出了一个“乙”字形状。

由于每人背后都背负着一个巨大蒲包，身形不自禁地便有些为之前倾，白衣连串，看起来确实类似一条白色巨大蟒蛇。

这番形象看在长发少女眼中，无限新奇，却是一时难以揣摩。

秦照复又请教长发少女的姓名，她略作迟疑，便脱口报出了自己的姓名——麦小乔。

麦姑娘的大名，早前自间关流离的难民群中，散播开来，人人都知道临淮关麦大善人这颗掌上明珠有一身了不起的功夫，

模样儿更是又美又俏，今天总算是见识了，怀着无限敬仰，却来不及多叙敬慕，这就要匆匆去了。

然而，事情偏偏并不尽如人意。

一条人影，月下仙子般地来到了眼前，不偏不倚，正好堵住了以秦照为首一行人的去路！

秦照乍见之下，由不住为之大吃了一惊：“你……”

他手上没有兵刃，急切之间，双手一分，向着迎面这人一双肩头上用力抓了下来。

来人敢情正是凤姑娘，此时忽然的出现，自然给予秦照一行极大的威胁。

身于轻轻一晃，闪开了秦照的双手，冷叱了一声，右掌突出，直向着秦照前胸上击来。

这一掌局外人实难看出端倪，然而当事者本身的感觉可就不同，对秦照本身来说，仿佛有一股绵绵的力道扑身而至。

他哪里知道这正是“七指雪山”的独门不传秘技“春风如意掌”，在如意春风之后，紧接着便将是制人于死命的奇强杀力。凤姑娘显然是心忿秦照之脱逃，决计要制他于死命，只是看在一旁的麦小乔眼里，却大为不忍。她眼见大功告成，自己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却没有料到事到临头，竟突然出现了这个要命的煞星。

眼前情势，双方既已照了脸，麦小乔即使再想躲闪，也已不及，也只有豁了出去。

“凤姐留情。”

嘴里清叱一声，麦小乔右手挥处，一蓬极为细小的银色钢针，夹着数缕轻啸之声，直向着凤姑娘正面袭来，自然，要想伤害对方那是极不可能，只是如果旨在迫使对方退身，却是足足有余。

果然，就在麦小乔出手的奇形暗器之下，凤姑娘身子不得不向后一个曲仰倒折，“哧”蹿出了丈许开外，其势绝快，恰恰闪过了迎面的大蓬钢针。

麦小乔更不怠慢，她这边暗器方自出手，身子陡地已腾了过来，长剑猝出，“铮锵”一声，已横身眼前。

“秦捕头，你还不快走么？”

嘴里虽是在与秦照说话，一双眼却盯着凤姑娘，大义当前，她已顾不得私人恩怨，如果凤姑娘非要劫持这一笔灾银，自己说不得只有舍身护银，与对方一拼了。

秦照当然知道眼前之紧迫情势，答应一声，疾步前进。

凤姑娘一声冷笑道：“你敢！”

话出人起，疾如风飘，以麦小乔当面审视之严谨，竟然无从防范，已失去了凤姑娘的身形。

义行护灾银 舍身救黎民

这一式奇妙的腾身之势，突然施展，仿佛钻天鹞子，一起乍落，仍然是落在了秦照当前。

由于起势太快，麦小乔简直不及防止，心里一急，掌中剑运施剑炁之功，一剑直向着凤姑娘背后直挥了下来。

麦小乔武功虽不及凤姑娘之出神入化，却也不可轻视，这一剑便具有强烈的杀伤功能。

随着麦小乔挥落而下的倒势，一道银虹，白龙怒转般，蓦地直向着前行的凤姑娘背后劈落下来。

凤姑娘身子方落，已似乎感觉出背后的惊人剑势，身子一个快闪，却在迫不及待的一霎之间掣出了背后长剑，“呛啷”一声，架开了麦小乔手中长剑。

紧接着她剑身一抖，龙吟声中，反向麦小乔前胸刺来。

麦小乔立刻感觉到一股尖锐的剑风透体而至，却是冰寒刺骨，方自警觉到可能为对方七指雪山独门剑气，心里一惊，挪身就闪，却是略慢了一步，只听得“刷”的一声，随着对方长剑走处，却在她右肋长衣上，开了半尺长的一道裂口。

虽说是并没有伤及肉身，却也由不住使得麦小乔打了一个冷战。

凤姑娘一剑出手，再也不多留情。

“哼，你可是自己找死，怪不得我手下无情！”

长剑猝转，卷起了一连串的剑花，剑分三处，同时间直向着麦小乔前胸三处要穴上刺了过去。

麦小乔长剑一个快转，“叮！叮！叮！”三声脆响，分别迎住了对方三剑，却觉得对方剑上力道惊人，震得手腕生疼。

她当然知道自己绝不是凤姑娘的敌手，只是当此形势之下，也只有舍命一拼。

随着凤姑娘的连环三剑之后，麦小乔就地一个快滚，突然跃身直起，一剑如长虹挂天，在新月状的剑光弧度里，猛力向凤姑娘侧面直劈下来。

设非是情急之下，麦小乔万万不会施展如此凌厉的杀手，她决计要施展出全身解数，缠住凤姑娘，以便于秦照一行八人乘机脱逃。

凤姑娘却偏偏不让她称心如意。

随着一声轻俏的冷笑，两口剑再一次的迎在了一块儿，天空中溅出了一点火星，麦小乔只觉得对方剑上力道十足惊人，冷森森的剑气像是千百条细小的冰蛇，劈头盖脸地分向她全身上下齐钻过来，由不得使得她快速向后急急避开。

这一霎，凤姑娘原可待机向她出手，只是那么一来可就便宜了秦照一行八人，这却是她内心无论如何也不能甘愿的。

抽剑，飞身——

“嗖！嗖！嗖！”一连三个起落，再一次蹿到了八人身后，无如这一次不比先前，盖出云和尚所安排的这一八人行列“白蛇衔草”一经展开，却也有其神奇不测之妙，以凤姑娘之见地，冰雪透剔，果真定下来仔细观察片刻，便不难为她看出破绽，接下来的破阵夺银，便属轻而易举之事。然而这一霎盛怒之下，她却计不出此，一剑直向着眼前那负银人背后刺去，剑出一半，

才

知是似真却幻，眼看前行八人幻作一条白鳞巨蟒，在一片环身的白色云雾之中，一路迤逦蜿蜒没身于大片云雾之中。

出云和尚所以有此一着布施，自然早已将这附近地势勘察得十分清晰。

原来眼前是一片占地颇大的石林，千百根大小巨细石笋参差当空，星罗棋布，密密麻麻，本身便已是一个待解的谜团，更何况老和尚这一番部署？

凤姑娘即使是见多识广，当此黑夜，猝然接触之下，也有些眼花缭乱，弄它不清。

她仗剑直立，挑眉瞪眼，掌中剑指当空。一时却不知向何方刺出，眼睁睁地却看着形同巨蟒的八人运银行列，一路奔驰消逝于石林之中。

她可是真的怒极了，认定着几个假想的方向，纵身挥剑——剑芒如雨，洒落在峥嵘的石柱间，响起了一连串的脆响，石屑纷飞，剑气纵横，其势甚是惊人。

一旁伫立的麦小乔只当她已看破了秦照一行八人的行藏，不禁大为吃惊，直到她发觉出凤姑娘落下的剑势，剑剑落空，这才略放宽心。

凤姑娘一连十几剑，剑剑落空，虽然这样她却并不气馁，随着她起落的身势，剑下如雨，起落频繁里，有如冻蝇冲窗，一剑比一剑猛，一剑比一剑变化莫测，只是追逐着那条行将消失的巨大白蛇。

这番景象看在麦小乔眼里，不禁暗自吃惊，只怕在她凌厉的攻势里，秦照等一行踪迹终将不免暴露，想要横身阻拦，却又不知如何出手。

忽然，凤姑娘身形猝起，带着灿烂醒目的一抹剑光，陡地出现在麦小乔身前站定。

事出突然，倒使得麦小乔为之一愕。

“哼哼……你干的好事。”圆睁着一双杏眼，凤姑娘狠声道，“你既然存心跟我作对，我也就饶不过你，看剑！”

一剑穿心而至。

麦小乔早已蓄势以待，连忙挥剑以迎，“呛啷”溅出了一点火星。

她就势身子一转，跃出丈许以外道：“凤姐——”

“谁跟你称姐道妹？呸，臭丫头片子！”

剑随人转，第二剑改刺为劈，一剑当头直下。冷森森的剑气化为一天剑芒，骤雨般直向麦小乔身上挥落下来。

麦小乔当然知道这位姑娘的非比寻常，却也是臆测，直到与她亲自交手之后，才领略到对方剑上功力的变化莫测，十足惊人。

这一霎，由空中直落下的剑芒，有如一天剑雨，简直使她无从闪躲，麦小乔惊心之下，剑身力提，勉力施展出她九华剑术中的“分光化雨”功力，即见大片光华闪处，叮当声中，已把对方加诸于她本身的剑光冲开一个破口，闪身而出。

凤姑娘微吃一惊，冷冷笑道：“原来你倒也有些能耐，要不然也不会多管闲事了。”

话声一顿，唇角轻启，含着冷涩的笑靥轻叹一声又道：“我对你总算一再优容，手下留情了，刚才你明明有逃走的机会，你却偏偏要自己送死，看来这是你命里早已注定的了……”

一霎间，她那张美得冶艳的脸上显示出无限寒霜，眉梢眼角流露出隐隐杀机。

“你出剑吧，我让你三招。”

冷森森的剑锋，猝然间光华尽失，显示出她果然履行诺言，前三招之内并无还击之意。

只是显示在她脸上的隐隐杀机，却是有增无减，脚下轻移，一步步向着麦小乔身前接近过去。

麦小乔原本还有些内怯，主要是碍于对方的有恩于己，只是形势既已发展到眼前地步，后退无路，也只得面对现实了。

“我不会跟你打的！”麦小乔惨笑着摇头道：“你对我恩重如山——”

“不要再说了！”

凤姑娘怒声叱道：“我对你已经没有恩情可言，过去的事不许你再提，哼哼，你以为提起这些就会让我对你手下留情，那可是做梦！”

麦小乔一时为之黯然。真的，在面对着眼前这个足能致她于死命的“强敌”当前，她却并没有丝毫畏惧的感觉，也不曾想到要逃走的念头，唯一的感觉，只是无限遗憾与歉疚！

她不能忘怀凤姑娘加诸于自己的与父母家人的恩惠，虽然这种恩情在相对的“大节”“大义”前提之下，显得多么渺小。但是在已将完成后者的使命之后，再来面对之时，却沉重得使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因此，这一霎，在面对着凤姑娘之时，她便只有感恩图报与愧疚，却兴不起丝毫的杀机与敌意，实在是情理之中事。

凤姑娘瞪着她，狠狠地说：“怎么回事，我等着你出剑呢！”

“我不会跟你动手的……”麦小乔苦笑了一下道，“要么，你就下手杀了我吧！”

说着她干脆还剑于鞘，一双明媚的眼睛，直直地向着凤姑娘注视着，脸上的表情，仍然是只有遗憾而无畏惧。

凤姑娘呆了一呆，恨声道：“不行，你非动手不可，快拔剑！”

麦小乔摇摇头：“不！我不能跟你动手！”

“少跟我来这一套，拔剑！”

“哧！”一缕剑风擦过麦小乔的面颊，锋利的剑刃，简直就已经贴在了她的脸上，只消略一转动，那张姣好美丽的脸可就万难保存。

麦小乔幽幽一叹道：“你又何必非要逼我出手？你其实明明知道，即使我真的跟你动手，也打不过你……这又何苦？”

凤姑娘冷笑了一声：“这么说，我也就不必多费事了！”话声一顿，反手撩剑，银光一转，直取小乔咽喉。这一剑十拿九稳，万无一失。

猛可里，“嘶——”一线银光射空而至。

出手人显得高明之至，无论时间、部位、准头，俱是拿捏得恰到好处，尤其重要的是劲头儿够足，“叮”一声正好迎着了凤姑娘出手的长剑剑尖。

是一枚大小如同桂元核儿般的银色钢珠，滴溜溜圆，通体银光铮亮。

发暗器的人，可能是用“弹指金丸”的出手打法，手指上功力惊人，以至于猝然与凤姑娘的长剑接触之下，硬是把这口剑的剑锋震出去半尺开外。

紧接着这枚暗器之后，“嘶——嘶——”另有两股尖锐的疾风，直向着凤姑娘脸前划到，月色里但见两点银星，直取凤姑娘那双剪水双瞳。

自然，要想伤害像凤姑娘这等身手之人，可不是容易之事，这一点，发暗器的这个人心里可是十分清楚，是以这一双亮银丸如其说毒手加害倒不如说迫使凤姑娘退身离开来得恰当。

凤姑娘在面对着这般十足力道的一双暗器之下，身子霍地向后一个倒仰，脚下就势用劲“哧”反纵出去。

她的身法实在已经够快的了，可是发暗器的那个人，却显然占着地利之便，待机作了适当的掩护，身子一起即落，在凤

姑娘落定之先，他便已隐身眼前那片峥嵘的石林之间。

凤姑娘一声怒叱，急起如鹰，猝然飞身石林，却已失去了那人踪影。

这番情景，对于冷眼旁观的麦小乔来说，实在是一个难得的逃走机会，她便老实不客气地回身就跑，施展出全身的功力，一路倏起倏落，纵跳如飞，一口气驰出了三数里远近，眼前来到了一片荒山野地。

麦小乔定下来喘口气，还真累，身上可都见了汗了。

附近山冈上面像是有狼在叫，声音凄厉，耳边上却意外的听见一丝淙淙的流水声音。

麦小麦理了一下被风吹乱了的头发，嗓子眼干得发疼，听见了水声，便由不住寻声望去：一道潺潺流水，打山顶上一路蜿蜒下来，水浅得都露出了溪床，不足二指深，时断又续，总算源头不竭，还能涓滴成流，就已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麦小乔心里无限凄凉，望着流水不禁微微叹息一声，这般狼狈光景，倒是前所未有的。身上的汗被冷风一吹，透体生寒，怪不是个滋味。

她缓缓步向溪边，跪下来掬了一握清泉，方自饮了一口，即觉出了身后有异，倏地转过身来，迎接着她转身之势的，却是冷森森的一口剑锋，以及比剑锋更冷的一张脸。

这张脸原是极美丽的，只因涵蓄了过多的怒火，也就变得令人望之生畏。

“你跑不掉的，我在这里等你有一会儿了。”

敢情是绕了个弯儿，最终仍然落在了她的手上。凤姑娘心里充满了被人嘲弄的气愤，瞧她那副样子，真恨不能一剑在麦小乔身上刺了一个透明窟窿。

麦小乔心里一阵子发凉，想想倒觉得好笑，既然横竖都逃

659659

不过她的掌心，倒不如处之泰然，看看她又怎么处置自己？

经过了这么一段缓冲时机，她思忖着秦照等八人大概已暂时脱离了险境，自己总算在这一项义行上尽了维护之责，也就差堪告慰。

那么，剩下的就只是自己个人生死的问题了……

“你就看着办吧！”

说了这句话，她缓缓地由地上站起来，面对着凤姑娘那口冷森森的长剑，并没有丝毫退缩畏惧之心。说来可笑，她这一趟明面上像是探访梓里，了解家乡灾情，其实也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倒是有一多半儿是冲着关雪羽来的。想起他来，就让自己脸红、心跳，心眼儿里喜滋滋地。然而，曾几何时，在她无意之间，获知了他与凤姑娘之间的发展，似乎已到了如此微妙的地步之时，这番事先的热情，便急转直下，一直到了眼前的冰点地步……有了这样的心情，什么事也都无可无不可了。

面对着眼前凤姑娘这个当今一等高的高手，麦小乔的感触可是包罗万象，极其复杂。

感情的触发极其微妙，生死既不足畏惧，剩下的便只是一番“天君泰然”，麦小乔超然的感触情操，在这一霎间，竟然升华到对眼前敌人的欣赏……

自古英雄惜英雄，美人惜美人……如此一双璧人便是天南地北刻意的去

察访，捉对儿，也不容易，上天却安排她们会在了一块儿，残酷的造成了她们之间的对立、残害……实在有损于造物者的原意，却是奈何……奈何？

麦小乔美丽的眼睛，静静掠向凤姑娘的脸，也许是她的这番恬静气质、从容姿态，感染了凤姑娘，以至于她的那番盛气凌人，多少也为之收敛了一些。

“咦！你为什么要这么看着我？”

凤姑娘不甘心似的落下了手中的剑。

“怪不得，”麦小乔说，“你长得很美！”

“美就美，为什么还要加上‘怪不得’这三个字？你倒要说说看！”

“那当然是有原因的……”麦小乔微微一笑说，“我以为你的美远比你手上的剑更锋利，世上的男人，很少有招架之力的。”

凤姑娘冷冷一笑说：“你是不是在说你自己？”

“我从来不以为自己很美，”麦小乔淡淡地微笑着，“但是我却喜欢追寻美的一切……也很懂得去欣赏美丽的人……”

“美丽的人？”

“就像你，”麦小乔怯心既去，侃侃而谈，“我以为一个美丽的人，也应有一颗美丽的心，否则便只见其丑，而无视其美，那便是令人遗憾之事了！”

凤姑娘嚟然一笑，却立刻又绷住了脸：“你的意思是在说我，虽有一张美丽的脸，却没有一颗美丽的心，骂人不带脏字，可够损的！”

“是么？”麦小乔摇摇头道，“正好相反，我却以为你的心也跟你的脸一样美，只是，有时候你却故意不表现出来而已。”

“少废话！”凤姑娘厉声道，“你以为这么说，我就会饶你一死？那可是想错了！”

说时她重新握紧了剑，剑上光华灿烂，显示着她再一次又引发了杀机。

麦小乔无奈地道：“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无惧一死，倒是你一再犹豫……只怕你仍然还是下不了手吧！”

“没的话，我只是在想你到底该不该死……一旦决定，我便会毫不留情！”

“我为什么该死？”

“你为什么不能……该死？”

“是因为我放走了姓秦的捕头？”麦小乔冷笑道，“你难道不以为我应该这么做？”

“那是你的事，”凤姑娘冷冷地说，“可是站在我的立场来说，你便非死不可了。”

“还有别的理由么？”

“这已经足够了……”凤姑娘忽然冷下脸来道，“你拔剑吧！”“为什么？”麦小乔微微一笑，“是因为这样，你才比较容易下手？”

“那倒不是，是因为这样比较公平一些。”凤姑娘道，“你的武功很高，足可与我一拼，你又为什么故意放弃这个机会？”麦小乔低头想了一想：“好吧，如果你一定要这样，也未尝不可，虽然最后的结局并没有什么不同。”

说完这句话，她随即掣出了长剑。

凤姑娘点点头说：“我让你三招！”身形一转，已闪出了七尺开外。

麦小乔冷冷地道：“没有人能让我三招！虽然你的剑术比我高明得多，可是我的人格可不比你低，你出剑吧！”

凤姑娘想了一想，点头道：“好，我就领教了——”

剑起平胸，有如秋水一泓。她却往后退了一步，一双光华内蕴的眼睛，微微收拢了，细细地认着对方。

麦小乔明知对方剑术远比自己为高，厮杀之下，凶多吉少，万难幸免，只是事到临头，已无能再行回避，求仁得仁，也就毋庸多想。

有了这番心里准备，她反倒心态平静安宁下来，把一支长剑直抱当胸，随即上身前倾，设开了门户。

凤姑娘忽然冷笑一声，脚下顿处，游蜂戏蕊似的，忽然来到了麦小乔身前。

随着她前进的身子，蓦地闪出了一道剑光，直向麦姑娘左面身子疾斩过来，简直快到了极点。

这一手剑招，确实已领会剑中三昧，妙在是凤姑娘出手之先，根本就青不出一些儿动态，一口长剑，简直不知掩藏在哪儿，待到剑光一现，其势已是白刃加身，随着她前进的身子，一股脑儿地，直向着麦小乔身上疾扑了过来，观其气势火候，已有身剑合一之境，就剑术而论，这已是炉火纯青地步，厉害之至。

一片剑光，夹杂着凤姑娘飘起的袖影，有如雪花罩体，麦小乔猝然身上一寒，已为缜密严谨的剑气紧紧裹住，再想从容抽身，谈何容易。

麦小乔却不甘心这样的受死——她的剑术造诣虽不如凤姑娘如此火候，但九华剑术却也有其令人侧目，不同凡响之处。

双方之间的接触，的确微妙得很。

迎接着凤姑娘四面加身的剑气，麦小乔采取的战术是点线的突破，一线剑光，出自麦小乔，这一剑挥落的剑势，不啻是她积结了全身功力的一剑化全力为一线，其尖锐锋利可想而知。

果然，这一剑是凤姑娘万万没有料想得到的。剑光划处发出了极为细小的一丝异响，紧接着即把凤姑娘环绕身侧四周的剑气砍开了一道裂缝。这种现象说来实在过玄，其实无非是剑术达到了一个相当境界，就算是亲睹之下也难以看出端倪，而当事者二人本身的感觉却极为清晰。

凤姑娘娥眉乍挑，身子快速地向侧面闪开一个角度，麦小乔的身子即由那个冲开的空隙之处闪了出来。

虽然这样，其情势亦危险到了极点。

随着凤姑娘挥落而下的大片剑芒里，麦小乔虽然全身而出，身上衣衫却已多处片碎，形势极为险恶。

把握着这一霎良机，麦小乔的身势向下一塌，长剑猝翻，划出了一个剑圈，这一招名叫“剑极圈”。剑势一出，凤姑娘连头带脚，便都在她的剑锋照顾之中了。

凤姑娘冷笑一声，上躯忽地向后一仰，那窈窕的身子，随着麦小乔划出来的剑圈，也成了一个圆圈。

这番势子实在太快了。

呼——呼——剑光一转，凤姑娘已翩然落身圈外。

麦小乔“噯——呀——”一声，其势已是脱身不及，凤姑娘再一次施展出她“身剑合一”的杰出身法，人到剑到，霞光展处，麦小乔只觉得右面肩上一阵子发凉，其寒刺骨，却已为凤姑娘尖锐的剑尖深深刺了进去。

拼着一剑之痛，麦小乔身子猝然向左方一个快转，挣开了对方的剑势。

可是不待她身子站稳，凤姑娘的第二剑已出手刺到。

寒星一闪，麦小乔只觉得咽上一凉，只当是这一剑定将刺穿了咽喉，死于非命，却是没有想到凤姑娘竟然在危机一瞬间，收住了剑身。

剑尖直直地指在麦小乔咽喉上，麦小乔只觉得身上一凉，已为对方冷森森的剑气把整个身子镇住，定住了穴道，挪动不得。

麦小乔只觉得全身发凉，除了肩上方才被剑刺伤之处有些热热的感觉，可以意识到，那是正在淌血。

两张脸，几乎都是苍白的颜色。

四只眼睛紧紧地对视着，虽然是黑夜里，彼此却都能清晰地感觉出脸上的沉重、忿恨表情，也都能领会出彼此激动的血脉变化。

“我原本可以杀了你……却下不去手，算了，饶你一命吧。”

退身，收剑，铮锵一声，宝剑入鞘。

紧接着，她深深地向麦小乔瞥了一眼，倏地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

良久之后，麦小乔才像是转过气来，她原以为这次是死定了，却没有想到，竟然在凤姑娘剑下羞辱地又逃得了活命。

说真的，这一霎她心里压根儿可没有丁点儿的喜悦的感觉，在猝然戏剧性地回复了知觉之后，剩下的只是无比的悲哀与羞辱，眸子一酸，两行热泪汨汨落下。

阵阵寒风袭过来，地面上落叶沙沙作响……

麦小乔只觉得身上出奇的冷，两片牙床不住地打颤，脑子里闪过了凤姑娘方才临去前的那深深一瞥，那一瞥包涵着胜利的姿态与无比骄傲，更似有怜惜与同情。

真恨不能有个地缝，让自己钻进去，麦小乔的感觉毋宁是自己真的已经死了。

死了远比活着要好！

这是她生平从来也没有受过的奇耻大辱，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眼泪不停地在往下淌着，血也不停地往下滴着。她的脸更为苍白，美丽的眼睛，光彩顿失，只是战粟在凌晨之前那寒风里。

“我死了吧，干什么还要活着？”脑子里闪着这个念头，脚下情不自禁地移动了一下，这才感觉出她真的还活着。

流水淙淙——却像是一道透骨的冰河，静静地穿过了她的心，流进了她的血脉里……她仿佛又被冻结住了。

迈越过眼前浅浅溪流，踏过了巨细不一的鹅卵石散布的河滩，她只是默默地向前走着，脚下一步高一步低，心情真是沮丧懊恼透了，偶然抬头，窥见到那闪烁当空的一颗星辰，光色

蓝汪汪的——那就是所谓的紫微星了。

长久以来，民间流传着的一句传说：“第一眼看见紫星的时候，别忘了许下你的心愿……”

麦小乔踟蹰着停下了步子。

“我的心愿是……”

“我……的心愿……”她恍惚地思忖着，“我的心愿……关……雪羽……”

莫名其妙的，她是想到了关雪羽，尤其微妙的是一想到心愿，立刻竟联

想到了他？他——关雪羽竟然在她心目中占有如此地位？诚然是不可思议之事了。

“不……不是关雪羽！”她自己告诉自己说，“没有他的事……我的心愿应该是……”

“应该……是！”

舍掉了那个“负心人”关雪羽之外，居然脑子里一片空空，该当是数不完的心愿才是，偏偏这一霎心里千头万绪，像是搅乱了的蚕茧丝头，硬是抽不出那个“许愿”的头儿来……天上的大星星，照耀着她闪烁泪光的两颗“小星星”，这一霎她心绪紊乱极了，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偏偏又哭不出来。紫微星光依然灿烂，她的心却似已然枯萎，再也打不起一些兴头儿了。

痴痴地，倚着一方巨石坐下来，手里的剑“当”地一声，触及石面，溅出了一点火花。

这一声脆响，使得她猝然为之一惊！

看见了剑，想到了可怕的死，而“死”这个字，此时此刻已没有什么可怕的意味，对她来说，反倒似有一种欣慰，一种鼓舞——人死如灯灭，生既不能快乐如愿，死也就不再那么可怕了。

这口剑已为她紧紧地握住，横在眼前，出现在她脑子里的意念，只有两个——死抑或是不死。

这可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决定的事，而眼前，麦小乔却已是十分认真地在考虑这件事了。

眼睛——痴迷蒙眬。牙齿——死死的紧咬着。剑——抖颤得那么厉害……

忽然扬过来一阵风，风里夹杂着一些细小的沙粒，打在人身，触肤生痛。

一条人影，巨鹤也似的由当前不远处拔空而起。随着这人起身的势子，传过来一声深沉的叹息，肥大的灰色长衣，激鼓着空气，发出了呼噜噜一阵声响。

这人好俊的一身轻功，起落之间，已到了麦小乔身前不及寻丈之处。

“何苦——何苦——”

话出人起，随着他洒脱的起身之势，大袖挥处，再一次扬起了大股的疾风，直向着麦小乔身上卷来。

对麦小乔来说，这人的猝然出现，真是有“醍醐灌顶”之势，陡然间为之清醒过来。

发自这人的大股袖风，好强的劲道，几乎把麦小乔吹得仰倒下来。

紧接着这人第二次前落之势，已显然来到了她正面当前，势子太快，太过突然，简直连他的脸都来不及看清，这人已再一次施展“流云飞袖”功力，“呼——”一声，直向着她手上长剑卷来。

这一次麦小乔可不容他再行得手，在他袖势未到之前，便即刻抽剑、拔身，飞纵了出去。

这人原是无意要伤害她，是以一招失手，抽身就退，起落如风，一沾即退，“呼——”便退出三丈开外。

麦小乔可不容别人这么戏弄自己，清叱一声，紧接着这人身后猛追上来。

前面那人身法绝快，只是有意无意之间，放慢了身子，是以麦小乔乃得在第二次纵势里，直扑到了他的身后，掌中剑向前一抖，直刺向对方背心。

那人身子向前一扑，双手乍张，“呼噜噜”发出了大片风声，状如巨蝶。

麦小乔的这一剑，可就是差着那么一点点没有刺着。

麦小乔立即抽身，欲待发出第二剑，这人却极其利落，疾如旋风地转过身来。

“哧”，麦小乔这一剑，较诸前一剑可是更具威力，直刺对方面门。

星月下，对方这人皓发长眉，身佩念珠，敢情是个和尚——出云大师父。

麦小乔心中一惊，“哎——”了一声，却是招式用老了，若收剑已是来不及，一剑直刺向对方眉心。

大和尚“呵呵——”一声，两臂开隔，合着向正中一击，“啪”一声，已把小乔发出的剑身夹于掌心之间。

“阿弥陀佛，大姑娘稍安勿躁！”

语声出口，那一双巨掌却是紧紧地夹着对方剑刃不予放松，麦小乔挣了一下也没有脱开，可就有些脸上挂不住，动了火儿。

“咦？你这和尚干什么？我又惹了你什么啦？于什么你老是找我麻烦？”

“阿弥陀佛，”大和尚说，“女施主莫非忘了，我们曾有过一个约会？”

“我当然没有忘记，你要我办的事我已代你办好了，可是你——”

由于老和尚一双手儿自紧紧夹着她的剑，麦小乔可就更为光火：“你到底放不放手？再不松开我可要骂你了。”

老和尚一双雪白的长眉，频频眨动不已，聆听之下，一个劲儿地在口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还有个完没有！”麦小乔心里早就不对劲，受不得委屈，一时语音颤抖，都快要哭了，“你到底是放不放手嘛，想不到连你也来欺侮我……我可是……”

心里一阵子发酸，眼泪可就夺眶而出，点点滴滴洒落尘埃。

“女施主说哪里话来？姑娘你是个聪明人，可不能干下糊涂事……俗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量寿佛，善哉，善哉……”

麦小乔心里嘀咕着：这个老和尚可真讨厌，怎么我的心事他完全知道了呢？

想到这里，不禁抬起眼睛来了，瞧了他一眼，有些害臊地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大和尚说：“只要姑娘打消了寻死的念头，老衲就发还姑娘宝剑，要不然，嘿嘿嘿……”

麦小乔动了一下眉毛，更是有些羞恼，想了想，轻叹一声道：“我的事你又哪里会知道？你松手吧！”

老和尚一双瞳子可是明察秋毫之末，麦小乔脸上早已消失了那一种杀气，死志既去，大可无忧。

“阿弥陀佛！”嘴里再一次念着佛号，老和尚可就松开了紧夹着对方剑刃的双手。

麦小乔猝然收回了剑，狠狠地瞪了老和尚一眼，才把宝剑插落剑鞘。

老和尚双手合十，道：“善哉，善哉，姑娘一念回心，来日必后福无量，吾佛保佑，南无阿弥陀佛！”

麦小乔白着他，幽幽一叹，苦笑道：“你是出家人，哪里明白凡俗人生之事？这些倒也不去说它了……噢，对了，老师父，你可知那批赈灾银子，可曾平安运走了？”

老和尚清瘦的脸上，挂起了两道笑容，却是不无凄惨地道：“托姑娘的鸿福，总算暂时相安，只是……”

“只是怎么样了？”

“只怕前途尚多险难……老衲力尽于此，也就无能为力了。”

“啊？”麦小乔瞪大了眼，“什……么？难道……”

“姑娘不必多虑……这件事你我都帮不上忙……老衲也曾为此事起过一卦，最终却是吉利的，这就很难得了……”

麦小乔眸子在他身上转了一转，心里忖道：这和尚武术极高，看来亦不比凤姑娘差，如果他真能出手，助上官方一臂之力，想必成功大有指望，只是，他又何可以说帮不上忙呢？

老和尚一双炯炯瞳子滴溜溜在她脸上转过，却似已洞悉了她的“心有所思”，他却以一个慈蔼的微笑，掩饰了他的遗憾与歉疚。

“姑娘你已为此事尽心尽力，可以无憾了。”说到这里，他不自禁地又再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不可说，不可说！世间事尽多谜语，其实种因得果，一念既得，一念亦失，惟爱恨长相厮守，至死不渝……”

麦小乔眨了一下眼睛，摇摇头，表示不能理解。

轻轻叹了一声，她说道：“我可不知道，你说些什么。大师父，我们三次见面，总算是有缘，喂！我还不知道老师父你的法号怎么称呼呢？”

其实前此，千手神捕秦照曾提及过和尚的大号出云和尚，这原是麦小乔刻记不应忘记的，她却偏偏不曾留意，未曾听进耳中。

老和尚银眉频眨，“阿弥陀佛——”长长地念了一声佛号，忽地眉开眼笑道，“你我相识不浅，姑娘却还不认得老衲是哪个庙里的和尚……这就是了……”

说到这里，他微微顿了一顿，瞳子里散发出炯炯光华，讷讷道：“实在说，老衲对姑娘并不陌生，姑娘的大名，确曾久仰之至……”

“噢！”她原本想要走了，听了这句话，倒不禁触发好奇，定下了脚步。

“老衲提一个人，姑娘可曾认识？”

“谁？”

“燕羽，”老和尚随即又改口道，“如今的化名是关雪羽，姑娘可认得？”

麦小乔微微怔了一下，随即点了一下头道：“认识的！”

她焉能会不认识这个人？倒是“燕羽”这个名字，却是她第一次听到。记得初识雪羽时，那一夜到他所下榻的麦家祠堂去拜访他，自己就猜出了关雪羽不是“他”的真实名字，而对方并没有否认，也就是说默认了。现在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做燕羽，这便是说，他是不折不扣的燕家的人了——武林中极具声望、鼎鼎大名燕字门中的后裔传人。

提起了燕字门，她其实早就有些怀疑关雪羽是那里出身的，只是未待证实而已。如今忽然知道了，心里仍不免有些震惊，却也有些被人欺骗的感觉，心里酸酸地，凉凉地……真不知是什么滋味。

“阿弥陀佛！”老和尚的一声梵唱，真是有醍醐灌顶之势，麦姑娘才忽然把眼睛落在了他的脸上。

“原来你就是石头岭的出云大师父……我久仰你的大名，以前太失敬了！”

说了这几句，她心灰意冷地垂下了头，早先为了心上人雪羽之事，她巴不得能够早一点立刻见着这个和尚，好多好多话都想问问他。曾几何时，这

个人见着了，甚至于就在眼前，却是意兴阑珊，欲语还休！

人际的变化，世事变迁如白云苍狗，真是太微妙了，太虚幻飘渺不着边际了，想着想着，她脸色亦更苍白，只觉得身上无比的冷，落下来的眼神儿，只是看着老和尚的一双芒鞋，散乱了发的发丝，在凌晨的寒风里簌簌颤抖着。

她的心早已紊乱，像乱了的丝团，一时想要找到那个丝头简直不易。

出云和尚喟然发出了一声长叹，他本人新受创伤，数十年静修向佛，心如古井，只为那一念尘缘，插手管了这件闲事，结果差一点把自己毁了。出世之人理，人世之事，一如湿手抓面，再想要抽回一双净手来，几乎是不可能之事。

“女施主此行还有未了之事么？”

“我……”

苦笑着，她摇了摇头，看着出云和尚，冷冷地道：“大师父，你问这个干什么？”

“阿弥陀佛！”出云和尚双手合十，讷讷地道，“这件事姑娘已尽了全力，不必再多费心思了……天冷了……你一路风尘，已是疲倦不堪，且到老衲的出云寺里住上几日，观禅定心，这些对姑娘会有些裨益的……姑娘你意下如何？”

麦小乔聆听之下，呆了一呆，心里不禁思忖着，原来这个和尚早已窥知了我的心意，只是不予说破而已！咦，他又是如何会得知的呢？

想着一双眸子蓦地向和尚逼视过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和尚双手合十，一连宣了两声佛号。

休要小瞧了这两声寻常的佛号，尤其是出自出云和尚这等高师之口，真有去浊生清，降魔收心之效。麦小乔聆听之下，只觉得一片祥和泰然，先时的落寞、凄楚竟然大为缓和，心灵深处，居然跳跃起一点新生的喜悦音符。

虽然，那只是极为短暂的一霎，但是在小乔目前去死不远的心情之下，不啻极其清新——那是一种起死回生的振奋，何等难能可贵！

“好吧……”麦小乔微微一笑，“只是大师父你却要答应我几个条件。”

“阿弥陀佛，姑娘的心意，老衲省得，且随老衲去吧……吾佛有知，南无阿弥陀佛！”

他每宣一声佛号，麦小乔心灵上即会升起一种平和之感，只是过后，又复故态如前，可见“明心见性”功业之艰巨，非一朝一夕即可见功，这就促使她滋生出无限向佛之心。

然而她却警惕着老和尚的别有居心。

“老师父，不瞒你说，我心情愁苦，难以排遣……很愿意到你的庙里，住上一阵子……也许永远住下去不再走了。”

“使得，使得，阿弥陀佛！”

“我想……我想要拜老师父为师，一心从佛——”

老和尚聆听之下由不住“呵呵”有声地笑了。

“是么？这件事容后再说吧！”

“不行！”麦小乔寒声道，“老师父你现在就得答应我，我不是跟你说着玩儿的！”

“好吧，我收你这个徒弟！”老和尚情不自禁地又自宣起了佛号。

“还有，我住在庙里，老师父你不可对外人说起，我不要任何人知道这件事……请你老人家务必要答应我。”

出云和尚银眉频眨，一双慈祥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直向着她脸上注视过来，紧接着的一声佛号却使得她心荡神摇，无限惶恐不安，立刻使得她警惕到自己是否言不由衷！

恶战四大寇 为灾民请命

灰白色的天空不见阳光，更没有一片云，阴沉得可怕，时光像是无声的蛇，在你忽然间感觉到它的时候，它却又偷偷地溜走了。

入冬的风，冷涩而刺肤，当它迂回地由眼前吹过时，间歇性地发着啸声，人的足步声，已是无足轻重，渺小得可怜。

在千手神捕秦照的率领之下，八个人小心翼翼默默无声地前行着，可怜复渺小。按照出云和尚的设计，这一行列名谓“白蛇衔草”，看来真的不假，的确就像是一条蛇，一条逢隙便钻的蛇。

一路之上，经过了丛林，山隙，松坪，眼前却来到了广阔的原野。

在高出半人的枯黄草地当前，秦照停住了脚步，深深地吁了一口气，身后的七名伙伴，早已疲倦不堪，巴不得立刻掷下肩上的重担，倒下来横身大睡一场。

秦照自己也几乎支持不住，喟叹一声道：“坐下来吃些东西吧！”

话声一出，各人立刻解下了背上沉重的银包，就地打尖，取出备好的干粮、饮水，吃喝起来，有的人甚至于迫不及待地先行倒地，呼呼大睡。

秦照自己固然也感到有些吃受不住，却是不敢如此放肆，半截上身支持着地上的银包，也只能打上一个盹儿。

他这里不过瞌睡了一下子，却被耳边一阵子野斑鸠拍打翅膀的声音给惊动了，蓦地挺起坐直了身子。

土红色的羽翼下，夹杂着点点鲜艳的红色斑点，当它们大举举翅翱翔天际，景象甚是可观，令人想象到，原野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些野生小动物的点缀，该是何等的失色，令人遗憾。

然而眼前的秦照，却还没有雅兴来观赏这些。

大风起于萍末，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必然有其起因，就像眼前的斑鸠群起惊飞，也当是“事出有因”吧？

秦照睁大了眼睛，努力地看了又看，望了又望……所见到的只是惆怅复阴沉的天……他的睡意更浓了。

“啊……哈……”身边的捕快胖头阿三这一个抬头仰天的呵欠，似乎为各人揭开了眼前的睡幕，再也挺受不住，俱都倒下来呼呼大睡起来。

与其说是八个人，倒不如说是八只兽、八头猪，他们那么沉重的鼾声，使得草原黯然，天地无色。

一只野兔蓦地由土丘里钻出来，竖起了两只长长的耳朵，聆听之下，一头扎进了草丛。两只黄狼，远远地探出头来，向这边打量着，印象里大概还是破题儿一遭看见过这类怪事，哀鸣一声，相继夹着尾巴也逃之夭夭！

八个人的鼾声，汇集成一片涛声，这番声势可真是惊人已极，一向最为持重的秦照，也居然这般疏忽，这就怪不得要出事了。

第一条人影的出现，几乎是贴着草梢儿尖端掠身而来的，施展的是众所周知的轻功绝技“草上飞”功夫。

多少人识得这种功夫，只是却没有眼前这人施展得这般出色，当真是个中高手。

一身紫色长披，飘动着的柔细发丝！

敢情是个姑娘家——凤家姑娘。

接下来，横一竖四，出现的几个人，便是她手下的跟班大四儿以及巨寇

沈邱四老。接着，所有的人都陆续现身在凤姑娘举手的号令之下，倏地散开，随即将八捕快团团围住。

一丝骄傲的笑，出现在凤姑娘脸上。

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是不难想象的。

当真是鬼使神差，在一阵扑朔迷离之后，八个人竟然又重复落在了她的手上。从现在情形看来，他们便是插翅也将难以逃脱。

打量着面前倒在地上的几个人，凤姑娘缓缓抽出了身边长剑。

“谁要是胆敢突围，就杀了他！”

四周各人聆听之下，纷纷掣出了兵刃，齐声应诺。

这阵子刀剑碰击声，使得心存警惕其实疲惫的秦照，猝然间为之一惊。

像是一只受惊了的狐狸，他几乎是跳着起来的，一式鲤鱼打挺，蓦地腾身跳起。

“啊——”

简直连眼前是怎么回事都没有看清，却已吃一口冷森森的兵刃，架在了脖子上。

出手的竟是吕老大——银冠叟吕奇。

他前遭戏耍，一时轻敌，哥儿四个几乎死在了老和尚所设置的“四极血光阵”内，内心实已把秦照一干公门中人恨之入骨。眼前秦照等一行再次落在了他的手里，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

怒从心起，吕奇恨不能这一剑就挥出切下秦照的首级。

“留着他！”

说话的是凤姑娘，她其实又何爱秦照残命生死，只不过另有打算，觉得这么就杀了他，实在是太过便宜。

吕奇冷冷一笑，竖压剑身，深邃的一双眸子，紧紧地向对方逼视着。

“听着，小子！再要轻举妄动，可就怪不得我剑下无情！”

嘴里说着，剑身抖处，秦照可就一个屁股蹲儿坐了下来。这时他才算看清了眼前一切，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敢情是流年不利，竟然再一次的又落在对方手上。

偏过头来，向着四周同伴打量了几眼，一时嗒然无语地垂下了头……

什么话都用不着再多说了，这就认了命吧！

“姑娘，”秦照无限气馁地看向凤姑娘道，“你行行好事，就杀了我吧！”

“那由不了你，你们还不能死。”

微微一顿，她脸上重现笑面。实在是怪有意思，这里几乎都已闹翻了天，那一边除了秦照之外哥儿七个居然还在呼呼大睡，卧着的、仰着的、侧着的、四脚八叉的，姿态迥异，不一而足。

“把他们都叫起来，天还早着呢，这会子还不是睡觉的时候！”

凤姑娘这边方吩咐下来，早就跑过去好几个大小伙子，每人照着屁股就是一脚，把他们一一踢醒，七个人这才大梦初醒，等到弄清了眼前是怎么回事，一个个灰头土脸作声不得。

“秦头儿，你想不到吧？”凤姑娘微微笑着，“什么都不怪，只怪你们睡着的鼾声太大了，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找着了你们。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

然后她随即吩咐身边的大四儿道：“你过去看看那些袋子里装的可是银子？”

大四儿应了一声，身形微晃，已来到眼前，手上竹杖向前一探，已扎进银袋里，随即收回来认了认，只见杖梢上沾着银子的颜色，这就不错了。

他却不敢大意，一把八个装银的蒲包都行试过，证明确实无误之后，这才点点头，向风姑娘交差复命。

风姑娘的确很高兴，倒不是因为一举得到了这些银子，而是到底干成了这件事，可以回山向父亲交差了。

“一事不烦二主，秦头儿，还得麻烦你们哥儿八个把这些银子给背着，还有好多路要走，这就不多耽误了，我们走吧！”

她的话就是命令，谁还敢不遵。

千手神捕秦照苦笑着叹了一口气，看向眼前七人，交换了一下目光，一声不吭地走过去，扛起了银包，其他七人各自无话地一一照做。

银子极重，每一袋都有数百斤，八个人虽然俱是年轻力壮，精于武功，扛在背上也禁不住被压得头上青筋暴露，一个个龇牙咧嘴。

眼前不死，总能有伺机脱逃的机会，尤其难能的是，仍然由他们八个来背着银包，一旦时机来到，不难反客为主，再次脱身时，可就方便多了。

秦照心里面打着这个如意算盘，咬着牙一声不吭地率先前行，其他各人陆续随行。

风姑娘忽然道：“慢着！”

银子虽然仍由他们背着，可是走法是要改变一下。原本是八人一串，亦步亦趋的行列，却为风姑娘化整为零，分散开来，

这样一来，所谓的“白蛇衔草”可就“衔接”不上了。

秦照看在服里，苦在心里，却是无计可施。

风姑娘胜券在握，自是开心，沈邱四老更是精神抖擞，自承护银重任。他们四人羁身草莽数十年，远近路途，了如指掌，经他四人一番擘划，竟较之风姑娘原先所欲行走之路途大为缩短，把一切交待清楚之后，留下了大四儿。风姑娘便独自先行离开了。

一行人在午后不久时分，来至在荒凉的马鬃山前，这里有一座无人主持的小庙名善行寺，各人便在这里落脚歇息，进些饮食。

风姑娘不在，一行人自然而然地便惟银冠叟吕奇马首是瞻，大四儿虽是风姑娘身前的跟班儿，无奈手下各人全听吕奇的招呼，他反倒像成了外人。

善行寺虽说无人主持，到底也住有几个和尚，只是不善经营，无所谓什么香火而已，眼下忽然来了这么一大帮子恶客，要茶要水，忙了个不可开交。

秦照等一行人原已是疲惫十分，经过一路的卖命折腾，此刻一停下脚来，便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午饭之后，在大殿里生了一堆火，各自倒地呼呼大睡起来，却由沈邱四老中的要命鲍无常，率同几个小盗，严加看守，预备在黄昏之后，启程上道。

禅房里天麻谢山与铁指开山乔一龙各自盘膝跌坐在禅床上，两个人虽说都是受过伤，可是仗着身子骨骼素称强硬，看上去还不碍事，只是看上去两张脸都不十分开朗。

喝了一口茶，天麻谢山冷笑了一声，摇摇头道：“咱们这都是一大把子年岁的人了，想不到临老，却落了个如此下场，给

人端盘子，老二你说犯得着么？”

铁指开山乔一龙一惊：“小声着点！”

说了这句话，他起身离座，探头窗外看了一眼，才又坐下来道：“还好，

他不在。要是被他听见，可不大好，你还是少发牢骚吧！”

这个“他”字，想必指的是大四儿，要是被他听见，当然不大好。

天麻谢山被乔一龙这以一说，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脸上的麻子一颗颗红光铮亮。

“他在又怎么样？我就是要他听见……狗仗人势的，他算个什么东西？”

谢老三越说越是有气，瞪着一双三角眼：“没见过吕老大这个样的，越老越孬种，要是依着我，眼前不正是个机会，一不做，二不休，咱们把他——”

铁指开山乔一龙“嘘”了一声，慌不迭站起来，只听见窗前脚步声响，走过去一个和尚。

乔一龙才像是松了一口气，谢山见他谨慎如此，一赌气，干脆把头转到了一边，不再答理他。

虽然如此，谢山这几句话，可不禁打动了，乔一龙又岂是省油的灯？想当日，兄弟四个在沈邱地面上，一呼百诺，大块吃肉，大秤分金，说是何等风光，如今却落得寄人篱下，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份委屈简直是别提了，想着想着，他可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叹息，一时垂下头来。

“二哥，”谢山压低了嗓子，“只要你点头，老四那边只是一句话，哼哼……那小子虽有些扎手，可也敌不过咱们兄弟一起来，只是老大那一边，还得你事先打个招呼，得要他点头才行。”

乔一龙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你当我天生下贱，愿意

听人使唤是怎么着？只是这件事可千万草率不得，一个弄不好，哼哼，哥儿四个的老命，可全都别想要了。”

天麻谢山愣了一下道：“那咱们就一辈子听人使唤吧！”

乔一龙冷冷地道：“往下再看看吧，总会有机会的！”

谢山睁大了一双三角眼：“还等什么机会？眼前不是机会是什么？把那小子干了，钱不都是咱们的？然后往远里一走，就是老天爷他也找不着咱们呀！”

“可是……这小子滑溜得很。一个下手不成，便是后患无穷！”

“你放心，这件事只要老大一点头，那小子就算是有八条命也逃不了。”谢山越说越带劲儿，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脸上隐隐然已自现出了一片杀机。

铁指开山乔一龙站起来在房里走了一趟，忽然定下脚道：“我这就去瞧瞧吕老大去。”

房门忽然一下子被推开，闪进了一个人来，正是银冠叟吕奇，说曹操，曹操就到，乔、谢二人乍见之下，俱不禁为之一愕。

紧接着吕奇掩上了门，走过来一声不哼地坐下来。

乔一龙心里奇怪道：“有什么事？”

吕奇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光彩：“是时候了，下手干吧！”

天麻谢山一个骨碌站起来：“什么……老大，你是说……”

“沉着气，老三！”

吕奇嗓门压得极低：“那小子这就要回来了！”

乔一龙听得怔了一下道：“你的意思是——”

“你们心里先有个底子，到时候也好出手！”吕奇冷冷地道，“黄昏上路，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往摩天岭，另一条是往南的官道。咱们就在上路

以前先把那小子给拾掇了，然后入山。”

乔、谢二人听着一个劲儿地直点头，心里着实佩服：老大这个主意实在高，那是因为一旦进入山路之后，可就是他们哥儿四个的天下了，凭着他们对于眼前地形的了解，就是在山里窝个十天半月也不愁迷路，就是老神仙也休想能找出他们来。

一听至此，天麻谢山第一个表示赞同。

“好，这就干吧！”脸上麻子一个个闪着红光，“那个兔崽子交给我，老子在他身上捅上八八六十四个窟窿，不宰了他，老子不姓谢。”

银冠叟吕奇想是觉着他的声音太大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老大就是老大，自有其威严，谢山立刻会意，低下头不吭气儿了。

“这件事草率不得，不能交给你！”

吕奇的眼睛移向铁指开山乔一龙道：“你来！”

乔一龙咬了一下牙，点头受令。

吕奇道：“记住，事先可千万不能让他看出了一点不对来，否则这件事可就成不了，那小子比兔子还要精，下手要快，要狠！”

乔一龙皮笑肉不笑地，牵动了一下脸上的皮肉，那意思像是在说：“这还要你关照”？

天气阴暗，根本也就无所谓什么黄昏不黄昏，事实上离着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看上去却已经像是黑了。

好像从一上路开始，风就没有停过，这会子飕飕吹过来，袭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像是肌肤都将为之裂开来那般模样。

离开了先前休息的那座小庙有一阵子，眼前来到的地方是“十八盘子”。那是因为站身于当前，向远处望，只见摩天岭上大小十八处高地，各成气势，却又峰峰相联，这“十八盘子”的名字便是由此而来。

打从一开始起，铁指开山乔一龙就紧紧地蹑在大四儿身后，算得上是寸步不离，而大四儿却有意无意地每每心存警觉，故意地把距离拉远。

大四儿可不是傻瓜，凤姑娘把这重逾千斤的担子交给了他，他可不能出上一点岔子。仗着主子的威势，只当是这些人不足为虑，只等着地头一到，交了差，便告大功一件。

人算不如天算，可真是再也没想到变生肘腋，已经驯服了的四只野兽，居然会兽性大发，再一次地向他递出了爪子，择人而噬。

“大当家的，”大四儿一双眼睛盯着吕奇道，“眼前这个路，可该怎么一个走法？必得先给我说说看！”

银冠叟吕奇早已胸有成竹，眼前正是下手时机，哈哈一笑道：“这要乔老二才能说清，这条路他最清楚，老二，你过来跟大管事的说说！”

铁指开山乔一龙早已把一口精钢打制的锋利匕首贴腕藏在袖内，以备随时下手，听得吕奇招呼，料着事情已迫在眉睫，当下答应一声，立时趋前，向着大四儿身边走来。

“大管事有何见教？”

一面说，双手抱拳向大四儿拱一拱。

大四儿那张青皮寡肉的瘦脸，绽开了两道笑纹：“好说，二当家可有入山的地图？”

“正要奉上请观！”

一面说，乔一龙可就把早已备好的地理图卷双手奉上，大四儿伸手待接

的当儿，忽似有所警觉地收回了手。

“二当家的，你还是在口头上说一说吧！”

乔一龙一口匕首，眼看着就将在大四儿探手接图的一霎间就势抖出，想不到对方忽然间心生机灵又改了主意，不由得他心中为之一惊。

四只眸子接触之下，大四儿眼神里显现出一些儿惊惶，就势向后退了一步。

乔一龙未能在方才一霎间，把握出手，在时机上来说，显然已是慢了一步，只是此刻已箭在弦上，是不容不发，他便向前又凑了一步，手里的人山地理图卷缓缓张开。

一旁的天麻谢山看得紧张，赶前几步，呼地一声，亮着了手里的千里火。

火光乍现之下，乔一龙已是按捺不住，怒叱一声，一口冷森森的匕首已自袖管里抖了出来。

这一刀看似莽撞，其实是早已经过深思熟虑，各样假设之后的一刀。

一刀既出，刀分六面，事实上连大四儿的退路都给封住了，但只见短短的刀身上，渲腾起一片醒目白光，这道白光直向大四儿咽喉上疾刺过来。

大四儿怪啸一声，猛然间向左边一个快闪，他虽然已有警觉，却仍然不曾料到，事出突然，一个有心，一个无意，这般情形之下，想要闪躲开眼前这一刀，可就有些大费周章了。

他这里身子方自闪开了一半，乔一龙的刀已自正中偏开，如影附形“哧——”一片刀光闪自大四儿右肋，寸许来长的刀尖子已深深扎了进去。

大四儿嘴里怪叫一声，负痛之下，全身用力向外一挣，这一刀足足在他胸肋之间留下了四五寸长短的一道口子，大股鲜血立刻涌了出来。

这一刀，乔一龙原是要取其性命的，却想不到临出手时，力有未逮，以至于为对方留下了一线生机。

随着乔一龙的刀势，大四儿一个疾滚猛翻，元宝也似的飞了出去。

他当然知道这是要命关头，身子一经落地，不待站好了，第二次施展全力，霍地旋身便飞起，直向一旁高地上落去。

无如，在场各人一刹那间，全都成了他的敌人，硬是放他不过。

大四儿身子方自腾起一半，天麻谢山已由斜刺里疾扑过来，一双乾坤圈泰山夺顶般，直向他头上照顾下来，另一面要命鲍无常却在这当口发出了一口飞刀，银虹乍现，已深深扎进了大四儿小腿弯子。

“啊——”惊叫声里，大四儿死命地挥出了手上木杖，“当”一声，硬生生地磕开了谢山的一对乾坤圈。

两番受创之下，大四儿已再无招架之力，身子“扑通！”坠落地上，狗也似的在地上滚着。

银冠叟吕奇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番战局，眼前似乎已到了他出手时机。

当下身形摇处，极其利落地已来到了大四儿身边。

大四儿原不该这么差劲，无如一上来中了乔一龙的毒手，接着又中了要命鲍无常的飞刀，连番受创之下，哪里还有还手之能？

眼前银冠叟吕奇忽然来到，大四儿心里一急，怒叱一声：“老儿，你们反了——”，倏地翻起手上长杖，照着吕奇当头直打下来。

银冠叟吕奇此刻哪里又会把他看在眼里？长剑轻挥，“当”一声，已把对方长杖拨开，一声冷笑，掌中剑顺势一抖，便向对方前心上扎去。

猛可里，一旁草丛间“呼啦”地响了一声，一人寒着声音道：“打！”

紧接着唰啦啦飞出了一天的碎石头子儿。

这一天碎石头加诸的力道可是不小，一经蔓延开来，在场各人皆在照顾之中，尤其是其中数颗奔向吕奇而来的，更是势猛劲足。

银冠叟吕奇一惊之下，却是顾不得杀害大四儿，脚下力点，倏地折了一个凌空筋斗，翻出去丈许以外。

也就在同一个时间里，一条疾劲的人影，呼地现身眼前，身子向下一落，已到了大四儿跟前，落地，递掌，扑一把，已抓住了大四儿右手腕子。

“去吧！”

话出手翻，“呼——”一声，已把大四儿抛出丈许以外，落身于荒地长草间。

大四儿当然不是傻子，这条命不啻是捡回来的，当下忙不迭在草地一连打了几个滚儿，掩身长草里暂时不敢动弹。

借着微弱天光，他打量着那个猝然现身，救了自己性命的人，敢情是自己主人凤姑娘所深深垂青的那个关雪羽。他居然救了自己，实在想不到。

关雪羽身形方落，一条人影倏地自侧面疾扑过来，手里一口尺半短刀，兜心力刺过去。

这人身手固然快，可是却犯了欺身过近的武林大忌。是以一招刺空之下，简直是几无退身的余地。他这里待得抽身疾退，哪里还来得及？为关雪羽反手一掌，击在了小腹上下，“嘭”一声，足足弹起来五尺来高，紧接着一头栽下去，可就再爬不起来。

不用说，这人正是沈邱四老中的铁指开山乔一龙了。

论武技，乔一龙虽不似他拜兄吕奇那么精湛，却也不至于如此不济，只为一时贪敌过甚，犯了大忌，才落得当场惨死的结局。

关雪羽一掌结果了铁指开山乔一龙性命，只把当场各人惊吓得目瞪口呆！

一阵惊愕之后，总算认出关雪羽这个不速之客。“关雪羽……”鲍无常第一个认出了他来，“姓关的，原来是你！”

“是谁？”吕奇眸子里闪耀着无比的惊悸，显然关雪羽这张脸，对他来说十分陌生。

“老大，这就是过去跟你提过的那个姓关的。”

说话的是天麻谢山，他曾是关雪羽手下败将，此番见面，称得上分外眼红，况且拜兄乔一龙一照面之间又死在了他的手上，这笔仇恨简直是无从说起。

谢山切齿痛恨地说着，一双眼睛都红了，两只乾坤圈叮当作响地在手里碰击着，只是想到了来人的可怕，终不能轻举妄动。

银冠叟吕奇聆听之下，由不得暗吃一惊，猝然间忆起了三年前川北道上的一件往事。

“啊，关朋友，敢情是你！失敬，失敬……”

一面说，缓缓地抱起双拳来，向着关雪羽拱了一拱，却把脸转向要命鲍无常道：“老四，瞧瞧去，乔老二还有气没有了？八成确是死了吧。”

多年结拜，形同手足，想到了一遭生死诀别，焉能不为之伤心泪下？

银冠叟吕奇说着说着，禁不住悲从中来，差一点落下泪来。

是时要命鲍无常已来至铁指开山乔一龙倒地的身前，略一探示，随即抽回了身子。

“他死了。没别的，咱们和他拼了！”

银冠叟吕奇冷森森地道了声：“慢着！”

“关朋友，你这是从何说起？”吕奇其实内心不无畏惧地注视着当前的关雪羽，“井水不犯河水，你又何必为凤家人越俎代庖？”

“你错了！”

关雪羽向前面跨出了两步，正好错开了天麻谢山与要命鲍无常隐隐所形成的死角地位。

“凤家人的事我管不着，也不想管，只是秦头儿八人一行的这趟子护银公差，却是不容许任何人心存非分之想。吕老大，还得请你破格成全，网开一面的好！”

银冠叟吕奇冷冷一笑道：“是你关朋友放不过我们，可不是我吕某人不识抬举……银子事小，人命关天，乔老二已然丧命在阁下你的手上，这件事只怕万难于休，话虽如此，如果关朋友你莫为已甚，这件事我们仍可往后再谈。怎么样？吕某人只等着你的一句交待了。”

正因为他曾经领教过关雪羽此人的厉害，对于眼前的一切斗争，难操胜券，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如此自灭威风地迹近讨饶。

关雪羽偏偏不买他的帐。

“不行！”他固执地说道，“除非秦头儿八个人连人带银子安全离开，要不然，你们弟兄三个可得露一手儿，或是取了我这条命！”

一口长剑，已由背后抽出，紧紧地执在手上。

银冠叟吕奇嘿嘿连声地低笑着，一双流光四曳的眸子老早就已向谢、鲍二人照会过来。

哥儿四个数十年上阵对敌，杀人无数，也就是这一次败在了凤姑娘手上。往常，他们可又服过谁来？

出手制胜，制敌先机，全仗着彼此的心领神会，猝起发难，更在于平常的联手默契。于是，休要小看了一个看似无意的眼波，未必不是暗藏着下手的先机。

天麻谢山的一双乾坤圈，早已不止一次地抡起来又放下去，他是在摸索着对他下手的最佳部位。

要命鲍无常又何尝不然？

他施展的兵刃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手待柄，一手攥锋，比划了已不知有多少次。

“关朋友，你这可是欺人太甚了！”

说话之间，银冠叟吕奇已反手把背后的一口蛇形剑掣到了手上。

就在这当口儿，他的眼神儿已照会了两个拜弟。

几乎是一个式子，天麻谢山是左，要命鲍无常是右，像是两岔里飞出来的一双冷刃，双双直向着关雪羽两腿间快速直插了下来。

银冠叟吕奇本人更是也不闲着，就在谢、鲍二人出手的同时，他已点足飞快地欺身而近，手上那口蛇形剑抡圆了，劈头盖脸直向着关雪羽头上斩下来。

三个人虽是分三个不同的部位出手，可是快慢一致，配合得堪称天衣无缝。

无如关雪羽早已料到了有此一手。

就在三般兵刃同时联手照顾之下，关雪羽身子几乎像蛇也似的扭曲了一下。这一扭竟是恰到好处，闪开了正面的吕奇，躲过了左面的谢山。

紧接着，呛啷脆响声中，磕开了要命鲍无常的三尖两刃刀。

鲍无常一惊之下，猝然觉出了不妙。再想抽身哪里还来得及！

关雪羽这一次出手，决计不再手下留情。

要命鲍无常这时门户大开，一觉不妙，急速抽身，却是慢了一步，随着关雪羽长剑抖处，匹练般地闪出了一道银虹，“噗哧”正中鲍无常前面心窝。

剑拔，血喷！

一股血箭，疾射而出，随着关雪羽向后抽身的势子，要命鲍无常瘦长的身子，直挺挺地已向后倒了下去。

关雪羽决计手诛四恶，一招得手，更不怠慢，一抡手中剑，就势抄身，“呼”地掠空而起，待向银冠望吕奇身边凑去。

猛可里，一股极具威力的劲风，“哧！”直向着关雪羽当面迎劈过来。

饶是关雪羽神勇无匹，对于眼前这股迎面直劈而来的风力，却是不敢掉以轻心。实在是这股风力太过劲，猝然有所接触，不死必伤，当下只得凌空一个倒翻，噗噜噜落向一旁。

那股子迎面疾风，当然是其来有因。

风力乍现，一条人影天马行空般，忽然出现眼前，一出即落，随着他落下的身躯，带出了一天狂风，有如神兵天降，其势端的惊人已极。

这番走势，分明前所未见，敌我双方猝然间却为之震住了！

天色益暗，倒亏了了半天那轮冉冉初起的上弦寒月，把这一切照耀得依稀可辨。自然也使得现场各人看清了来人是谁？

款款风翎，翩翩儒衫，来人看来竟是一个儒士装束的老人。

关雪羽一望之下，确知自己从未见过此人，只是观诸此老方才现身之初，所发出的那一股无形的掌气，即可确知对方这个老人必然身藏罕世奇技，万万是一个非比等闲的人物，不可轻视。

另一面，银冠叟吕奇、天麻谢山自老人初一现身之始，也

自吃惊不小，对于他二人来说，老人这张脸，诚然也是陌生之至，一时弄不清到底是什么路数，只是看着对方发呆。

“哈哈……”

乍然现身的这个老儒，先自仰天猛笑一声，手指向关雪羽道：“我们家内哄的事，用不着你来插手，我自会处理。”

关雪羽虽不知来者何人，但观其现身已可知绝非等闲人物，听他所说，有如着了一头雾水，真拿不定他是什么路数，聆听之下，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反倒是吕、谢二人，较他更为不解。

银冠叟吕奇冷冷一笑道：“尊驾又是哪个？请恕吕某人眼生！”

来者这个老儒模样的人，嘻嘻一笑，晃了一下脑袋道：“是的，你瞧着我眼生，我老人家瞧着你还不顺眼呢，七指雪山又怎能容得下你们这种败类？我倒要看看，你们可有什么本事，竟然胆敢造反！”

来人虽没有报出姓名，却已自承了七指雪山的来人，这“七指雪山”几个字一经报出，由不得使得各人俱为之大吃一惊。

银冠叟吕奇顿时面色大变，上下向着来人看了一眼，半天才嚅嚅地道：

“你老人家，莫非是七指雪山的夙……七先生？”

“啊，凤……老！”天麻谢山的舌头，忽然间也像是短了一截。

来人——这个貌相特别的老儒，聆听之下，冷冷地道：“你们虽然也知道我这个人，哼哼……今天却是饶你们不得，对付像你们这类见异思迁，见利忘义之人，我老人家是绝不容情！”

吕奇等人一听来人自承了身份，正是七指雪山主人，也就是凤姑娘的生身之父，当今天下最最难缠的主儿，不由得吓了个魂飞魄散。

“七……老……”吕奇的身子打了个闪，讷讷道，“你老人家可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可是自己人……”

“我们绝不敢心生……二心……”天麻谢山几乎吓瘫了。

忽然伸手向着关雪羽指了一指：“都是他，这个姓关的想劫银子，还杀了我们的人……”

“七老作主……”吕奇强自镇定道，“可不能冤枉了好人……你老人家……要为我们报仇……才好”。

“不信你老人家可以问他……喂！姓关的，你可是来劫银子的？”谢山睁着一只火眼，像是一只情急反咬的狗，逼视着关雪羽，“姓关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事到临头可别孬种，你倒是说一句真话来，可别让我们背下这个黑锅呀！”

关雪羽鄙视地一笑道：“谢山，你可真算是无耻到了极点……今夜就算是凤前辈能饶过了你，我也必要取你性命。”

谢山反驳道：“难道，我说错了？”

“不错，我是为着这笔解银来的，只是倒还没想到劫为己用……”

关雪羽忽然住口不再多说，微微一笑，他知道这番是非曲直逃不过眼前这位凤七先生的眼睛，自己既然已经现身，表明了态度，最后终须与凤七先生走向敌对立场，倒不如先自保持沉默，以静观变的好。

凤七先生细长的一双眼睛，在吕、谢二人身上一转，冷冷地道：“你们总算也有些苦劳，看在这一点份上，给你们一个自了吧！”

吕奇冷笑了一声，终不敢逞强，又改作苦笑道：“什么意思？”

“自己结果了性命，这样更干脆！”

“不……不行！”

天麻谢山忽然闪身而出，喝醉了酒似的，步履踉跄着：“老爷子，你不能这么对付自己人的……不行……不行……”

说着，他忽地腾起了身子，竟然意欲逃走。

凤七先生眼前岂能容得他如此猖狂？

紧接着天麻谢山的起势，就只见凤七先生左手猝然扬了一扬，凌空击出了一掌。

这一掌堪称疾劲，双方乍然接触之下，发出了“碰”地一声巨响，天麻谢山身子起得快，跌得更快，一记闷撞之下，直被反弹得沉重落向地上，一连打了好几个滚，第二次正待纵身跃起的当儿，却吃凤七先生再一次发出的劈空掌力，当场击毙地面。

在场各人都看得很清楚，凤七先生这第二掌较诸第一掌更不具形象，只不过五指箕开着，向着滚动的谢山虚按了一下，后者便当场一命呜呼。

似乎也只有关雪羽一人看出了端倪，凤七先生后来发向空中的一式虚按，其实正是他们七指雪山凤家的不传绝技“无形罡气”，怪不得天麻谢山当场死于非命了。

银冠叟吕奇目睹之下，全身立即为之打了一个寒颤。对于他来说，不啻又是沉重的椎心一击。

在短短的片刻之间，他目睹着三位拜弟一一惨死，物伤其类，内心之痛楚，是非言语所能够形容的。

忽然间他激发起无比勇气，不再眷念着自己这条残命，发出了亡命也似的一声呼叫，猝然间腾身而起，直向着凤七先生身前扑了过去。

吕奇总算想明白了，对方凤七先生绝不可能放过自己，如其哀声讨饶，最终仍不免一死，倒不如尽己所能，放手与对方一搏，结果并无二致。

一时间，随着他落下来的身子，蛇形剑划起了一片银光，直

向着凤七先生当头直劈下来。凤七先生身形未动，只道了声：“你也配？”

强者毕竟是后者，单手倏地向外一伸，不知怎么一来，对方那口蛇形剑光竟然换了主儿，居然舞到了他的手上，吕奇大惊之下，身子就空一个打挺，一式雪里翻身，飘出了丈许以外，再看对方凤七先生，依然站立在原来地方，一动也未曾移动。

“哼哼！”凤七先生鼻子里一连哼了儿声，瞅着吕奇道，“你还差得太远，过来，拿走你的兵刃！”

说时，他缓缓地把手上那口蛇形剑探出，剑尖朝上，平握手内，脸上现着微微的冷笑。

银冠叟吕奇情知这口剑到了对方手上，再想拿回来只怕没有那么容易，只是眼前这般情况之下，却也不容他再作它谋。

原来这个吕奇也并非等闲人物，他横行黑道多年，也算是独当一面的人物，自然有其应敌处世之道。

“老爷子，你这是在逗着我玩儿！吕奇可放肆了——”

话声出口，猝然间猛扑了过来。

只见他右手伸处，直向凤七先生手上蛇形剑的剑把子上夺了过去，任何人目睹之下，都不会认为他另有它图，事实上他却另有它图。

就在他的手，眼看着已将抓住了蛇形剑剑柄的一刹那之间，忽然间，他右手倏地向上一翻，“哧哧”疾风闪处，一双薄刃柳叶飞刀，电闪星驰般，自他袖内疾射而出，其势简直快到了无以复加地步。

原来这双飞刀，并非借助手指腕脉之间力道掷出，却是弹自事先系好腕上的一个射筒之内，那是利用有着极为强韧力道的钢簧弹射而出来的。

银冠叟吕奇虽然有这般厉害的暗器绝活儿，但是平日却极

少施展，简直不为人知，这时猝然施出，见者无不暗自纳罕。

只是眼前情形太快了。

随着吕奇举手之势，那一双小小柳叶飞刀，有若寒星一点，直奔凤七先生一双眸子上射来。

吕奇当然知道一击不中的下场，事实上他既胆敢向凤七先生出手，却是早已把这条性命豁上，飞刀一经射出，更不怠慢，两只手一收即出，施了一手按脐力，分向凤七先生的两侧小腹之下按了过去。

这的确是已尽其所能，吕奇把一身所学全部用上了，无如他的对手实在是过于强大，较诸吕奇所想的还要更厉害得多。

“叮当”两声，一双柳叶飞刀，先自吃凤七先生手上蛇形剑挥打落在地。也就在同时之间，吕奇的一双铁掌自忖着已然击中在凤七先生的两侧小腹之上，这一霎，吕奇真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嘴里吐气开声地“嘿”了一

声。

若是以吕奇素日功力来论，就是一块坚硬的青石，也足能击成粉碎，偏偏凤七先生的小腹，竟较诸豆腐还要软，双手击上去，丝毫也不着力道，“呼哧！”一下子深深陷了进去。

吕奇先还心中狂喜，只以为自己冒险成功，容得双手陷入，才猝然警觉到情形不妙，只觉得对方小腹忽然间变得其热如焚，非但如此，却似有一种极大的吸力，发自对方腹间，这种情况使吕奇感觉到一双手掌仿佛插置于一盆烧得滚开的热胶之中，前进固难，后退更是不易，简直进出两难。

猝然间，他接触到了凤七先生那双深邃而隐现杀机的眼睛，给他的感觉是极其恐怖。

也就在这一霎，凤七先生的一只看似无力的纤纤细手，已经按在了他的前胸！

吕奇猝然间只觉得胸前一软，整个身子仿佛忽然间被架空而起，一下子跌了出去。

在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时，尚还以为是跌在了棉花堆里一般，却也就此便再也爬不起来了。

一旁各人全数都看直了眼，万万想不到这位吕大当家的敢情已经死了，一名小盗嘴里惊叫了一声，各人轰然作鸟兽散开来。

只是这番形势显然早已在凤七先生控制之中。

像是一股春风，凤七先生的起身势子，敢情是那么飘洒自如，当他轻巧极快的身势，风一般地由各人头顶上掠过之后，除了关雪羽之外，每一个人都呆若泥人一般地不再移动，敢情已为他独家奇特的点穴手法定住了穴道。

当日，凤姑娘初服沈邱四老以及其一干党羽手下之时，是用了这样相同的手法，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不能算是新鲜之事，只是眼前凤七先生较诸他女儿施展得更为高明而已。

为情丝所困 皈依入佛门

一阵寒风吹过，草木萧索作响，却只见现场十数人衣襟飘扬，一个个原样站立，状若呆偶。这番形相较诸鬼魅更可怖，看在关雪羽眼里不能不有所警惕。他却是胸有成竹，早已作了最坏打算。

“前辈神技惊人，在下无限拜服！”

一面说时，随即向着凤七先生深深行了一礼，却并无后退之意。

凤七先生月夜里静静打量着对方这个人，忽然冷笑道：“你可曾看见了？我对你算特别留情，看你救助大四儿那个奴才一场，可以饶你不死，你这就走吧！”

关雪羽微微一笑：“在下并没有向老前辈乞命，再说我也并没有必死之罪。”

凤七先生寒下脸来道：“我若要一个人死，那人便是罪有应得。”

“原来如此，”关雪羽微微冷笑道，“这么说在下倒是要向前辈面谢不死之宏恩了！足见前辈是心怀雅量之人了！”

“话里有话，”凤七先生冷冷地说，“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多谢前辈！”关雪羽身形一闪，来到了千手神捕秦照一行八人当前。秦等八人已为凤七先生奇妙手法点了穴道，这时看来，如同一列泥偶。

他们八人虽然是各自被点了穴道，只是背上却仍然驮着数百斤重的银包，只压得一个个痛在心里，却又作声不得，十足的一副苦相。

“前辈果有仁者之心，在下斗胆更为八人讨命，尚请高抬贵手，饶恕了他们吧！”

关雪羽简直不敢想，凤七先生会能放得过秦照一行活命，只是抱着这个原则，姑且一试而已。

却不意凤七先生听在耳中，忽然一笑道：“哪一个又要他们非死不可，只待银子送到，我自会打发他们离开就是，你总可以放心去了！”

关雪羽听后冷冷地道，“这便足见盛情，只是这些银两，关系着数万嗷嗷待哺的灾民性命，前辈却又何忍据为已有？尚请高抬贵手，眼前一并成全，容他们自去吧！”

凤七先生摇摇头道：“这件事可就容不得你自作主张，哼！我已给了你十足的面子，再要喋喋不休，可就怨不得我手下无情了！”

关雪羽叹息一声道：“不瞒前辈说，在下来此以前，自己曾默默许下一愿，如不能使这批灾银平安抵达，便是一死，也不足憾！”

“好……”凤七先生点头笑道，“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眼前有两条路，要生要死要死，全在你自己决定了！”话已说得很明显，关雪羽若是决心护银，便只有与凤七先生放手一拼之途，最后结局自然是死路一条。

然则，关雪羽却似别无抉择，长叹一声，起手，把背后那口家传至宝“青桑剑”执到了手上。

一蓬青蒙蒙的光华，立刻显现眼前，映照得他眉发皆碧，果

然是不同凡剑，所谓“宝剑能者居之”，那么持剑者的身手也就可想而知了。凤七先生脸上现出了一丝惊异，随即颌首道：“这就是了，起先我还有些惊疑，现在便证明了你果然是燕家子孙，燕追云是你什么人？”

关雪羽不便再行掩饰，便自承认了身份。

凤七先生冷峻的脸上，这一霎便连一丝笑容也没有了。他一声不吭地由身上革囊之中，取出了一副银光粲然的怪样手套，迅速地戴到手上，向着关雪羽扬了一下道：“来吧，姓燕的，把你们燕门绝技七十二手‘燕子飞’剑法尽情展开来，看看能是我敌手不能？”

凤七先生说这番话时，目光微滞，神色自若，却是镇定得可怕。

一霎间，他那双细长的瞳子间，交织出一种奇异的光彩，怒怨合掺，令人不敢逼视。

正因为他出口说出了燕家七十二手“燕子飞”绝技，又拿出了这双奇异的手套，使得关雪羽陡然为之一惊：“啊！金刚白犀爪——”脱口报出了这个名字，一时为之瞠然。

凤七先生细目微微一眨，十分诧异地道：“咦——你小小年纪，如何认得我这独门兵刃？”

关雪羽想了一想，终于不明所以地摇了摇头，他实在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忽然说出了这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名字，“金刚白犀爪”？到底又从何得知？

凤七先生冷冷一笑道：“你果然是燕追云之子，没有错吧？”

关雪羽回以冷笑道：“天下岂有冒充人子之理？前辈又何必多此一问？”

凤七先生怒视着他，又自道：“你母亲便是出身青城望族的关飞卿了？是不是？”

这一下关雪羽便是想要保持镇定也不能了。

盖因为识得“燕字门”如今的掌门人燕追云不足为奇，识得他妻子关飞卿者，却未之闻，嫁夫从夫，娘家姓氏已甚少有人提及，更何况连名带姓的被人直呼而出，诚然是稀罕之事。

“说呀，你怎么傻啦？”

凤七先生这一直言逼问，便不禁暴露了他隐藏胸际、不足为外人道及的隐私。

关雪羽猝然与他那一双眼睛接触之下，由不得为之心际一颤，盖以目为心之神，一个人的目光所显示，最能代表他的内心思维。

眼前凤七先生眼睛里所交织的光彩，岂止忿怒而已？简直是无限杀机。

关雪羽还没有接触过这么可怕的一双眼睛，难怪他有些傻住了。

“不错，”他微微点了一下头道，“你所说的，正是我的母亲，前辈你何以问起？”

凤七先生忽然朗笑了一声：“你就不必再多问了……你们燕字门七十二手燕子飞绝技，号称天下无敌，来来来，今天就叫你长长见识，看看又较我金凤堂的绝技如何？”

关雪羽见他逼迫如此之甚，尤其在提及自己父母后，更似有无边怨恨，莫非他曾与自己父母早年结有仇恨？此番遇见了自己，便拿自己来复仇泄恨——果真如此，只怕今夕凶多吉少了。

虽说如此，他却也不敢辱没了燕家门风。

当下，关雪羽抱剑冷冷说道：“前辈既非要在下献丑出剑，敢不从命。只是敝门七十二手燕子飞绝技，何等高奥，岂是小可得能尽窥堂奥？只不过涉及十之二三而已，前辈如指名要在

下献丑此技，只怕更令你老人家大失所望了！”

凤七先生冷森森地笑了一笑，微微点头道：“以你年岁来说，这几句话倒也并非是假，就算你未能全会，十之二三也大有可观……你只管施展出来就是。”

关雪羽摇头道：“这一点，也只怕万难从命。”

凤七先生怔了一怔：“为什么？”

关雪羽道：“在下离山之时，家父特地关照，如非性命相关，或是深仇大怨，本门这套剑法万万不得施展。前辈又与在下有什么深仇大怨，非要在下施展这套剑法，以性命相搏不可？”

凤七先生双眉展了一展，似有无边的怨气，却又一时说它不出，倒似被关雪羽这几句话忽然问住了。

忽然他冷笑一声道：“倒是与你那父亲一样，生就的一张利口，好好，看来你是非要到性命相关之际，才肯施展这套剑法了，这个倒也不难，你只管放剑过来！”

关雪羽持剑平胸道：“前辈要怎么一个打法？”

凤七先生阴森森笑了一笑：“既是性命相关，自然无所不用其极了，哼哼，你只管放心，以我如今身份地位，自不能传话出去，说我欺侮你一个晚辈。也罢，今夜我便自束一手，只以一只右手对招，你便无话可说，总可全力一搏了？”

话声一顿，只见他左手一收，自由袖内抽回，左面便只剩下空袖一个。

至此，他再也不愿与关雪羽多费唇舌，低叱一声：“看招！”陡地腾身而起。

好快的身法！

冷月之下，只见得鬼影一条，才见晃动便已临空而下，到了关雪羽头顶之上。

关雪羽自然知道，眼前这位主儿，较诸昔日大敌金鸡太岁

更要厉害十分，更何况他心怀怨仇，虽说是单手应敌，自己也只怕在他手下讨不了什么好来。

凤七先生急于迫战，不惜以长者之尊，抢先出手。一经发难，绝不留情。

一片疾风，夹着凤七先生自空而降的人影，真个快若流星，随着他落下的身势，一只灿灿银光的右手，搂头盖顶般地，向着他头顶上直抓下来。

关雪羽在凤七先生身子猝然落下的一霎，忽然间觉出身上一紧，已知为对方所练的无形罡气罩住，这一霎不啻是生死存亡要命关口，如果说关雪羽心下慌张，只须一动，突围不出，即便落在了对方算计之中，不死必伤。

他屡经大敌，加上近来用功益甚，功力虽然未必进展多少，但是却已实在具有临阵大敌的丰富经验。

也就因为这样，眼前在凤七先生的全力发动之下，他却能好整以暇地保持着从容镇定。

既然是生死相搏，关雪羽为保命计，便不能不施用其极——他早已聚集全身内力于长剑，这时身子不动，却将一口长剑霍地向外挥出。

这一剑由于真力内聚，一剑翻出，可真有翻江倒海之势，银芒遍洒，有如飞泉万点，在这个剑势里，凤七先生全身上下俱已在包抄之中。

对于凤七先生来说，这一手实在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并非是他轻敌，而是没有想到。

眼前情形是，凤七先生如果不立刻抽招换势，关雪羽固然难逃毒手，可

是他本人却也决计逃不开关雪羽的此一反手剑毒招之手。

反手剑也许不甚可怕，而加诸在剑上的内气功力，所泛出的那一片剑芒却是大大不可轻视。两相权衡之下，凤七先生便不得不有所顾忌了。

只听见“铮”的一声脆响，凤七先生带着白犀银芒手套的一只怪手，攻击在对方长剑的剑身之上。

也就是借助于这么一击之力，凤七先生的身势却有如翻天鹞子一般，陡地腾空直起，就势一个疾翻，噗噜噜衣衫荡风里，忽地坠落地上。

动如风，静如山。起落间，有如野鹤戏空，称得上雷霆万钧，冰雪一片。

一经站定之后的凤七先生，便是绝不留情，只见他右手挥处，划出了一道既直又细的银色光线直向着关雪羽正面劈落下来。

关雪羽对付这等大敌，哪里敢丝毫大意？称得上全神贯注。

凤七先生第二招一经撒出，关雪羽立刻警觉到对方所施展的乃是一种功力的极致——“透点”打法，所不同的只是“化点为线”而已——可不要小瞧了那细细的一线银光，其间却聚集着几乎为之爆炸开来的无比功力，其目的当在于攻破关雪羽运施的护体内力。

关雪羽万万无能抵挡！

以凤七先生内力之精纯，这一式“透点”的手法，哪怕是一堵青石，也将会为之中分为二。偏偏关雪羽却别有触类旁通，这就更令凤七先生暗自惊异不止了。

原来雪羽秉性极为聪明，前此自姜隐君处领会了辅借力道的奥妙之后，归返之后，自己曾经无数次地加以勤习，即为他触类旁通了不少。

须知姜隐君此一“借力引力”的身法，在武林之中还是创举，端的开前人未有之境，关雪羽加以融诸对打招式之内，亦

是前所未见。

其实这一些雪羽并不自知，只是情急之间，一时不加考虑地施展出来而已！

眼前，在凤七先生凝聚真力的一击之下，只见关雪羽横剑上拨，“呛”地一声，一剑一手又自迎着了一块。

原来凤七先生那件所谓的“金刚白犀爪”，乃系选自异兽白犀颈上之皮，复经诸般浸制，再着以极细而密的一层细细钢丝，原已是百刃不伤，若是再加真力贯注其间，便为无坚不摧。关雪羽所施展的这口“青桑剑”若非百炼精钢所制，只怕在与对方初次一击之下，便已折断。

——这时，对方第二次交接之下，凤七先生便着实不客气，五指弯处，用力地扼住了对方之剑身，陡然间，以无比内力加诸其上。

按说，在凤七先生如此力道之下，关雪羽这口剑万万无能保存了，他却偏偏身有异术，身子一斜一正，剑身一高一低，蓦然间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借力引力，飘身于两丈以外。

凤七先生似乎吃了一惊，双眉乍然一挑，身子倏地直射而起，疾如箭天似的扑向到关雪羽身前，右掌一探，作波浪一起一伏，挑开了关雪羽的长剑。

“噗”地一掌贴向关雪羽的面颊上。这一贴一抓，配合施展，在凤七先生施展起来，原应是万无一失，偏偏这一次又再出了意外。

他这里掌力方撤，却只觉得掌势之下的关雪羽，有如蛇似的一般滑溜，不容他接下来的那一爪用实，对方便先已脱身而出。

只是这一次却没有前一次那般潇洒自如，足下打了一个踉跄，却如螺丝转儿般地打起转来。

关雪羽虽然自己已揣摩出一些力道的巧妙运用，到底运用不熟，再者，凤七先生这一招内力十足，躲过了正锋，闪不过偏锋，才至会出现眼前这般狼狈。

只是看在凤七先生眼中，却是无比的震惊。

“咦？”他直瞪着关雪羽，逼近一步，道，“你这是什么身法？这可是你们‘燕字门’的身法？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关雪羽在一阵子疾转之后，好不容易站定了，一时余悸犹存，只认为侥幸逃过了对方三招，却没有想到他之所以能够逃过这上来三招，全在于自姜隐君处得来的灵感，本身还不自知，凤七先生这么一问，他竟然傻住了，一时不知何以置答。

凤七先生冷冷一笑道：“能够逃开我这‘白骨三爪’的人，当今武林中还不多见，你这是什么身法？快说！”

关雪羽经他这么一说，心里不禁为之纳闷，自己正在琢磨着，不知如何作答。

凤七先生因一连问了两次不见对方回答，只以为对方存心奚落，不由大是怨恚，他自负极高，自以为当今人世已罕有敌手，想不到对方一个后生小辈，竟然在一上来就逃过了自己颇具实力的三招，在他看来，实在是大无颜面之事，顿时无名火起，这就要给关雪羽一个厉害。

“很好，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手下无情。”

说话之间，就只见他身子微微向下一矮，但听得“克克”一阵子密如贯珠的骨节响声传自他瘦长的躯体，陡然间他瘦削的身子，一下子像是粗壮了许多。

黑夜里，难得看清他的脸色如何，想来必当也换了颜色——像是有一转突然兴起的疾风，环绕在他身侧四周，地面上飞沙走石，起了一阵子沙沙声响。

关雪羽哪里知道，凤七先生疾怒之下，眼前即将施展出他

在雪山苦练经年的“无敌混元气功”，以他浸淫功力之深，只怕一经施展，关雪羽再想保全性命，势将万难了。

像是一个猝然充气的大球，凤七先生的身子忽然向前移动了一些，样子轻飘飘的，分明是足不沾地。

“燕家小子，你这就纳命来吧！”

一面说着，凤七先生缓缓伸出来那只戴有白犀皮手套的右手。

怪道的是，这只右手看起来忽然像是粗壮了许多，五指箕开，有如五股钢叉。

这一掌显然内力灌注。

随着凤七先生缓缓推出的这只右手，地面上飞沙走石，眼看着就有雷霆万钧之势。

猛可里，传过来一声女子的娇呼：“不要——”

紧接着长衣飘风，一条人影极其迤邐地闪向眼前，不偏不倚，正好落身在凤七先生与关雪羽两者之间。

凤七先生一惊之下，不得不把临时待发而出的掌力吞住，硬性地收了回来。

猝然现身的那人，正是凤七的女儿凤姑娘，在紧接着的一声“爹爹！”之后，竟向着父亲屈膝跪了下来。

“这是干什么？”凤七先生颇有怒色地道，“为他求情？”

“爹……你老人家就饶了他吧……”

凤姑娘边说边低垂下了头，她语音颤抖，根本不敢与父亲眼睛接触。正因为父亲家居严谨，说一不二，凤姑娘虽然拼出性命地求了情，可是却没有把握爹爹是否真的就买自己的帐，一个降怒下来，只怕非但救不了关雪羽，连自己也连带着遭殃。

她心里这般地没有准儿，才至于怕成了这样，连看也不敢多看父亲一眼。

甚久之后，才似乎听见了传出凤七先生那边的一声冷笑，又像是传来微微的一声叹息。

凤姑娘这才敢偷偷地抬起了头，果然，父亲的神态已大见缓和，那充满了内气的胖大身子，已经恢复原样，一番激厉的杀招，总算过去。

“你起来吧！”说了这句话，凤七先生再也不我看女儿一眼，一径地来到了关雪羽身前，一双细长的眼睛，霎时间已在他身上转了几转。

既然是爱女代他求情，总是事出有因，倒要看看这个被自己女儿垂青的人，是否值得？

盛怒既去，心情渐趋平和，所见自是不同。

微微一笑，他即转向秦照等一行八人身前。

关雪羽正自尴尬，一口长剑拿在手里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乍见此情景，只以为凤七先生待向秦照等出手，心中一惊，慌不迭闪身而起，抢在了秦照身前。

“前辈你——”

“怎么，你还要多管闲事？”

关雪羽慨然长叹一声，将一口长剑收入鞘内，眼已巴地看向凤七先生，道：“前辈务请手下留情，饶恕他等人不死，在下愿以生命相殉，尚祈前辈破格成全。”

“哼，”凤七先生冷笑着道，“你的意思我明白，只要我饶了他们八个，你甘愿以命相抵，可是？”

关雪羽道：“正是此意！”

凤姑娘叫了一声：“爹，”慌不迭跑过来，瞪向关雪羽道，“你疯了？”再看向父亲，道，“爹——别听他胡说八道——”

凤七先生的目光直视向关雪羽：“这样吧，你也不必死，只要你答应随我返回雪山，住上几个月，这八个人我不但可以放

他们回去，连带着这些银子，我也不要了，你意如何？”

关雪羽想不到他竟会有此一说，一时宽心大放道：“我答应，只是……”

凤七先生眉头一皱，冷冷道：“怎么，你不愿意？”目光一扫秦照等八人道，“那么他们八个可是非死不可了！”

关雪羽嗒然道：“只要前辈放过他一行八人连同灾银平安离开，在下之一切，甘愿听候前辈任意发落，绝不反悔！”

凤七先生一笑道：“很好，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话声出口，人已颀然跃起，如同旋风一阵，自现场各人头顶上快速掠过，却于此时，施展出独家解穴手法，俟到他身形落地之后，那先些时被遭点穴

之人，却都一一复元如初，被解开了。

想是被点了穴道，伫立过久，这时间猝然被解开来，一个个疲惫不堪地俱都坐倒地上，喘成了一片。

他们当时虽然被点了穴道，但是听觉知觉俱在，双方一番对答俱已听在耳内。

千手神捕秦照不俟稍息，即刻拜倒关雪羽身前，一时泪下如雨。他虽不知关雪羽是何许人也，但关雪羽舍身援助自己的这番大义隆情，却不容他不感激涕零，一番感铭之后，复向雪羽请教姓名。

关雪羽并无矫情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秦照聆听之下，铭记在心，正待离开，关雪羽却又唤住了他。

“秦兄留步！”

秦照回身道：“恩兄还有什么事要嘱咐么？”

关雪羽看了凤七先生父女一眼，有话欲说，却又有所顾忌。

风姑娘自是省得，不由嗔道：“我爹既然亲口答应放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找他们麻烦，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关雪羽见她这么说，情知非虚，也就打消了心中疑虑，随即向秦照道：“尊夫人李红姑已为我救出危境，目前寄托在宁国府矮金刚鲍玉的府中，你待事情一完，即可去彼处寻她，夫妻相会便了！”

千手神捕秦照聆听之下，不禁大为惊喜，他原以为红姑也同自己父母一并丧生，这时才知仍在人世之间，既惊又喜，只疑身在梦中，自是把关雪羽铭感心肺，永世不敢稍忘。凤七先生果然言出必践，秦照等八人乃得背负灾银全身而退。

关雪羽也自然言无反悔，只得随同他父女返回“七指雪山”——他显然心存不解，此行宗旨如何？只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也就无话可说。

佛堂的礼佛蒲团上，长跪着一名素脸净容的姑娘——她便是新近来山不久的麦小乔了。

长长的秀发，披散在肩后，上身笔直而削瘦，身上披着黑色的海青，着芒鞋，白袜。还未曾剃度落发，也未曾说过“三皈依”，她便已自个儿的这样装束，老和尚显然却也拿她没有办法。

佛堂很小，最多也只能容纳数人跪拜之用，若谈到静修、参拜，便二三人已够多了。

一抹斜阳照着佛堂的正门，碧竹绿影里，见一横匾，上书“停云”二字，佛经中有谓“停云去尘”，又云“去俗”，想来便是这个意思了。

小小佛堂，净无点尘，有一尊二尺高的红木佛像、供桌、蒲团，舍此便再无长物。

所谓入宝山而沾圣迹，闻梵音而净仪容，虽然来山不久，不

过六七日，麦小乔已出落得一尘不染，她饭蔬饮水，日诵经文，望之清澈，真似神仙中人了。

然而，只是净仪容是不够的，老和尚给了她一卷薄薄经文，谓“持律篇”，她的初步从佛工作便只是“念佛”一途。

老和尚说得好：唯念佛可以“明心见性”，能深入此一门，便足够了，而“持律”是专治感情病的一帖妙药。人在佛前，心归界外，即为佛子，亦难“了生死”，那样的从佛，真所谓“比丘灭尽，白衣传法”，可真是有辱

佛门了。

是的，在参透高深的佛经之前，在俗心未去之际，在怯虑长思未除……一切复一切的孽业未尽消除之前，便只有这“持律念佛”之一途。

麦小乔只随着庙里的时间作息，早上她甚至要比庙里的和尚起得还早，晚上她睡得比他们还迟，古佛青灯，专心念佛。看来她确似什么都不想了，然而事实上呢？她是那么的苦恼，想忘的事情是那么的，偏偏一件也忘不了、丢不掉，为此，她恨自己，暗里诅咒自己，流过不知道多少次眼泪……

出云寺正殿的鼓声响了，今日的日课到此结束，接下去便应是晚膳时间。

麦小乔恭敬地在佛前三次顶礼膜拜，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慢慢地站起了身子。

这一次诵经参佛的时间特别长，为了要把这整卷经文颂完念熟，她中午竟自废了寝食，发了次狠心，到此刻为止，她已在佛前，足足跪了有四个时辰，这时一经站起，只觉得头昏眼花，双膝发软，“啊”了一声，差一点又坐下去。

佛龕之后，垂挂着细竹编制成的帘子，里面那个小小的房子，便是她如今下榻的香闺了。

里面的摆设，再也不见昔日的华丽，只有一几一榻，一张方桌，一把椅子，如此而已。

另外角落里有一瓦缸，里面装满了清冽的山泉，那是来自高山的融雪，清寒彻骨，尝在嘴里，微微的有一点甜甜的感觉，用以烹茗，固不待言，掬上一捧洗个脸，也是别有滋味，妙不可言。

麦小乔俗家的衣服，一股脑地都收起来了，就是她随身佩带的那一口剑，也用青布紧紧缠起，压在了被褥之下，俗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端看她是不是放得下这一口宝剑了。

从前天，她就去约见出云老和尚，谁知到今天还没有见着，原因是老和尚入定去了，总得两三天才得醒转。是以这两天她越加地感觉心绪愁苦，除念经之外，无所事事，老和尚说唯念经能治一切心疾，真有这么灵吗？最起码，到今天为止，麦小乔还无能体会。

用冷水洗了个脸，揉着发酸的双腿，坐在床上只是发呆。

几只小鸟、白鹤，翱翔着就落在了窗前，山顶上穹空处，有一道彩虹，色彩绚丽极了。

好几个庙里的和尚，连袂来到崖前，面对着断崖长空，指指点点地在玩笑着，敢情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寂寞，颇能自得其乐。

麦小乔由榻上站起来，心里想着：不行，我不能老这么发呆，久了可会生病，自己找点儿乐子，去跟师父们聊聊，也许其中自有乐趣。

自从她来到了庙里，和尚们知道了，大家只是诧异，这庙里从来就没有住过女人，也从没有挂单借住过尼姑，现在平空来了个俗家姑娘，一住下就不走了，不能不说是前所未见的稀罕之事。

和尚们心里尽管猜疑，却也不敢作声，人是老方丈带来的，

谁敢吭声呢？再说这位姑娘自一住进来，就没有出过房门，除了负责服侍她的那位小沙弥明法之外，简直就没有别人见过她的庐山真面。

她的来并没有为庙里带来任何不安，也就何必在意？

日课之后，晚膳以前，约莫有半个时辰左右，似乎是僧人们唯一的自由时间，因为晚膳之后不久，接着又有晚课来到，接下去便一天结束，早早的

休息了。

是以，这个时间里，僧人们特别感觉到轻松愉快，交谈一些日常琐碎，议经论武，便是嬉笑调闹，只不失赤子之心，也各自由他去。

麦小乔一径来到崖前，隔着淡淡的一片云烟，见着了对崖倒挂下来的一道瀑布，水花四溅里，雾气蒸腾——这便是那道五色彩虹的成因了。

一个年轻的和尚指着这道彩虹说：“这是五色仙女桥，我来庙四年，还不多见呢？”

另一个看来愣头愣脑的和尚，直眉竖眼地道：“什么叫五色……仙女桥？仙女，哪里来的仙女？”

年轻和尚嘻嘻笑道：“说你傻，你可真傻，连仙女你都不知道，你都知道些什么？”

“这……”愣头愣脑的和尚讷讷道，“好师兄，你就告诉我吧……谁是仙女，仙女都长得是什么样？”他舔了一下厚厚的嘴唇，脸上带着一些腼腆，讷讷地道，“……听说仙女都……都很美，是不是？”

“傻小子，那还用说吗——”

这个小和尚长得眉清目秀，样子透着机灵，他叫明智，愣头愣脑的叫明本，都是庙里最末的一代和尚。

这一代一共只取了六人，却分先后次序，拿眼前的两个来

说，明智就较明本早来了两年，而明本又较最后来的明法要早一年，所以，后来的明法便只能称得上是个小沙弥，连听经论典都轮不上，只是操持一些闲杂事务。

听他们谈话，不脱天真，倒是怪有意思。

聪明的明智常爱拿愚鲁的明本来开玩笑。

事实上，他确实也较明本懂得要多。

“哈！你可真是‘老太太上鸡窝’——笨蛋（奔蛋）一个，仙女不美谁还美？”

“美……美个什么样？”

“什么样？”摇着小脑袋，明智想了想就说，“早先出家以前，你总见过挂在门上、墙上的年画吧？”

“年画？”明本咧着嘴笑了，“那当然见过！”

“对了！年画上的女人你说美不美？嗯？”

“那当然美……只是……画的是仙女么？”

明智正色道：“当然，你可真笨透了，什么八仙过海啦，麻姑上寿啦，嫦娥奔月啦，什么何仙姑啦，蓝仙子啦，这些漂亮的女人，统统都是仙女，你说说看该有多美？”

左右看了一眼，明智压低了嗓子，又说道：“谁要看上了一眼，夜里准睡不着觉……”

明法问道：“睡不着……为什……么？”

“为……为，为你个头，连这个你也不懂，你怎么活来着？真是……怎么师父会挑上你这么个笨货来庙里，真气死我了。”

他还真气得不轻，一面说一面唉声叹气，大有对牛弹琴的味儿。

“你不要骂我嘛，师……兄，人家不知道嘛！”

“不知道，你难道美丑也不知道？”

“那当然知道……”

“你说说什么是美，什么又是丑？”

“那……”明本舔了一下那厚厚的唇，讷讷地道，“嫦娥，是美。猪……猪八戒是丑……对也不对？”

“算你小子还没白活，看你再糊涂，连鸡蛋、鸭蛋都分不清了！”

明本道：“我……本来就分不清嘛……不过我知道鹅蛋个头儿最大嘛。”

明智道：“我……我算是真服了你啦，得！咱们今天到此为止，不用谈了，再谈下去我真想揍人啦！”

瞧他气得那个样，咬牙切齿地看着明本，真像是要一口把他给生吞下去。

“你生什么气嘛，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好师兄……我才把心里面的话都跟你说……你干什么要揍人嘛？”

“好了，好了，你有完没有啦？”

“人家还有好多话憋在肚子里没说呢，你不要听那就算了！”“啊——”明智眨着一双大眼睛，骨碌碌直在明本的脸上转着，“那就说吧，不说出来可要憋坏了！”

“就是罗，所以人家才要说嘛！”

“你倒是说呀！”

“是……是……”明本那一张四四方方的大脸蛋子一下子变红了。

“是什么，你怎么不说呀？咦？”

“师……兄，你别嚷嚷呀。”明本讷讷地道，“我说了，你可别告诉外人，要不然我可是只有跳崖一死……”

“噯呀……这……是什么大事呀？”

“没有……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女人……”

女人……的事！”

“女人的事？”

明智小和尚笑得两只眼成了两条缝：“说……给我听听，我给你拿个主意！”

“是这样啦……”明本小和尚的脸更红了，“咱们庙里来了个姓麦的大……大姑娘，你总知道的吧！”

“喝，好小子！”明智张大了眼，用力在他师弟肩上拍了一巴掌，“有眼光，还真有你一手，怎么样啊？”

“你说什么啦……可不许瞎说……”明本又舐了一下厚嘴唇，吃吃地，“是这样……那天……她进庙的时候，我见着了——”

“啊？”这一次该明智紧张了，“长得怎么样？听说美得不得了，是不是？”

“那……那还用说……所以我才问仙女都是什么样子的？依我看那个女人也许正是下凡的仙女娘娘！”

“真有这么美么？”明智小声道，“你倒是说说看，她是怎么个美法？”

“我……我可是说不上，反正……反正……”

“反正个屁呀，你倒是说出来呀！真是——”

“反正我说不上就是了！”

“真泄气，不过，这话你也只能跟我说，要是给庙里的大师父们知道，哼！非割去你的舌头不成！”

“噯……呀……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明本可真是怕了，一个劲儿直向明智讨起饶来了，弄得明智左右不是，

又好气又好笑，安抚了半天才算把这个傻小子给收住。

“真他娘地——”明智气不过地说道，“你说吧，晚来有晚福，明法那小子可真有福气，单单选上他来侍候这位大姑娘，每天进进出出，我的天，这该是什么造化呀……”

“可不是……我跟他说了好几回，叫他生一次病，他都不肯……”

“生一次病？”

“是呀……”愣小子说，“你想想，他要是生病了，总得找个人代他吧，这里面就只有我来庙的日子短，不找我代你说还能找……谁呀？”

“好小子，说你笨，你可又变聪明了……亏你怎么想出来的……”

两个小和尚正说着体己话儿，忽然身侧四周静寂得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连檐前嬉戏的山鸟也似突然不再叫唤了。

明智下意识地回头一瞧，可了不得，这一看之下，顿时就愣住了。

明本傻呼呼地也回过头来，顿时他也愣住了。

敢情这么会儿的工夫，其他和尚都进去了，这倒没什么好令人吃惊的，令他两人惊吓的是，不知什么时候，身后那个茅亭里竟然多了一个人——正是他们刚才谈起来的那个新来庙里的麦家姑娘。

双方距离也并不很近，因此二人一番对答，倒不虞为她听见，只是小乔来得太巧，正当在节骨眼上。

二小僧心里有鬼，作贼心虚，猝有所见，自不禁心中打鼓，难以自己了。

“我的……天……阿弥陀佛……”明本上下两排牙齿直是打颤，道，“这……这是在做……梦吧！”

“你……闭口！”

一向挺机灵的明智，说了这句话，也不知如何自处了，用胳膊肘子撞了明本一下。

“走……你走不走……快走……”

明本饶是脚下在走，那对眼珠子偏偏就是离不开亭子里的那位漂亮姑娘。

“两位小师父慢走一步，可以吗？”

声音里透着清脆，简直似新莺出谷。

说话的正是亭子里那位新来庙里的大姑娘，他们甚至于还知道她姓麦。

一听见这句话，两个小和尚顿时站住了脚步。

“这……”明本和尚用胳膊撞了明智一下，那张脸简直像是一块红布一样，“她……她在跟我们说……说话呢……师兄！”

师兄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别看刚才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这会子事到临头，却也一样的罩不住。

“啊……女……大姑娘……你是跟我们在说话吗？”

麦姑娘缓缓地由亭子里走了出来，一直来到了他二人跟前站住。

“当然是跟二位小师父说话，这里可没有别人呀！”

二人一听，四下再一打量，可不是，这里除了自己三人之外，再也没有旁人。

敢情这些和尚不习惯与妇人女子打交道，原本三五成群的，乍然看见了麦小乔的出现，俱已自动避开一旁，明智明本小师兄弟两个只顾了谈天，没看见，现在看见了，再想回避却是晚了一步。

麦小乔固是一派天真，落落大方，却不知两个血气方刚的小和尚心里的

这份子难受。

“是……是没有别的人……”明智咽了一口口水，讷讷地说道，“女……女施主你可有什么事情……么？”

明本结巴着道：“是……大姑娘……啊女施主……你有事……吗？”

明智瞪了他一眼。

明本自以为说错了话，赶忙捂住了嘴，低下了头。

麦小乔见状，实在忍不住，微微一笑。这一笑，两个小和尚可都直了眼，一颗心更加是忐忑乱跳，简直乱了方寸。

“是这样的……”麦小乔收敛了笑容，道，“我是想知道出云老和尚他住的地方，你们能带我去么？”

明本连连点头道：“是……好……方丈住的禅房，我知道……”

明智撞了他一下，经过了这阵子缓和，他总算勉强地定下了心思。

“女施主是要见我们的方丈师父么？他老人家现在正在坐禅，可不知醒了没有呢！”

“这个我知道！”麦小乔道，“你们只带我过去瞧瞧，要是他醒了，我就找他说几句话，要是还没醒，我自己再回来，这样可好？”

不等听完了话，明本就连连点头道：“好……好……”

明智瞪了他一眼，便想骂他两句，盖因为庙里的规矩，要见方丈，可不是随便的事，先得要主持师父问清楚了才能决定，明本既然已经答应了，自己也就不便再改口，再说对方姑娘既是方丈带来，自然渊源甚深，也就跟着点了一下头。

“老方丈他住在那一头上……女施主这就要去么？”

“麻烦你们了！”

就这样，两个小和尚不由自主地带着她一径来到了后院，穿过了一进月洞门，又拐了个弯儿，就来到了出云老和尚平日打坐的禅房。

忙即见一个小沙弥正自拿着拂尘在门前发愣，看见了三人来到，即迎上来。

明智小和尚道：“原来是明光师兄在这里，不知老方丈打坐醒了没有？这位女……施主要见他老人家呢！”

明光和尚单手打着问讯，向麦小乔施了一礼道：“方丈刚才已经醒了，只是到后山去了，说是姑娘来了，请自个先进去坐坐，他老人家去去就回来。”

麦小乔点点头道：“原来这样，”随向身后两个小和尚点头道，“偏劳你们了，还没请教两位小师父法号是什么？”

“这……”明智双手合十地道，“我叫明……智！”

“我叫明本！明……明本！”

麦小乔问：“你们来庙里多久了？”

“他……四年！”明本结结巴巴地道，“我……我两年！”又指了一下负责看守老方丈门户的那个明光道，“他叫……明光，来了五年！”

明光和尚双手合十地欠下身子，宣了一声佛道：“阿弥陀佛，女施主这就要走了么？”

麦小乔摇摇头，奇怪地道：“谁说我要走？”

明光听了一惊，退后一步，又自宣了声：“阿弥陀佛——小僧听方丈师父说起，说是女施主在庙里只是住上几天，不久还会走的！”

“是么？”麦小乔“哼”了一声便不再说话。内心却赌气地想着，“老

和尚还是不相信我真有从佛的心意，怪不得一直叫我念佛，连经文也不讲一句给我听。哼哼，他想我在这里只是住几天就走，我偏偏就不从他的心意……也许日子久了，他见我果然有从佛的心意，便真的收留我了，嗯！我就是这个主意！”

是时，庙堂里传过来几声云板声音——和尚们用膳的时间到了。

明智、明本两个小和尚双双躬身合十告辞。麦小乔道了谢，即走进出云和尚的禅房。

山上天黑得快，这会儿工夫，四周已现出了沉沉暮色，明光小和尚燃起了一盏油脂松灯，奉向案上，麦小乔才发觉到桌上陈着一巨幅新写的字，墨迹新干，想是出自出云老和尚的手笔。

明光小和尚低头看着，喜道：“呀！老师父又写字了，却不知是写些什么？”

小乔走过来就近细看，阅读之下，虽不甚明白，却感觉到老方丈不愧是有道的高僧，这篇“偈言”，真个海阔天空，有一代大禅的家风。

留偈写的是——

“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瓠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蝶梦南华方栩栩，诞诞谁夸半干虎，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小乔一念再念，只觉得字里行间，无限气势，真正是掷地作金石之鸣，一代大禅大解脱的手笔，这就无怪乎禅家比丘，有伫足泊化的一桩公案了。

明光小和尚眯缝着两只小眼，一个劲儿地眨着，仿佛是不能意会，眼巴巴地望向小乔求解。

麦小乔摇摇头，微似汗颜地道：“别看着我，我也不能全懂……不过，啊呀！莫非是老方丈这次坐关，悟出了什么！倒像是一副已经解脱了的样子……那倒是值得恭喜呢！”

她拿起灯来，细细地又看了一遍。

老和尚这幅字，写得是龙飞凤舞，真正叫人爱不忍释。

一只素蛾恰于这时自外投入，扑翅向灯之际，不慎堕入油中，随即为火焰所燃，滋滋作响。

小乔呼了一声，忙伸指搭救，蛾虽救出，无奈身沾灯脂，早已燃成焦炭。

明光小和尚双手合十连连道：“罪过，罪过，阿弥陀佛！”麦小乔一时只管看着那烧焦了的蛾尸发呆，不自觉地涌出了一汪热泪，直到她陡然觉出时，两粒晶莹泪珠，已簌簌跌落，相继落在老和尚书就的字纸之上。

“唉，我这是怎么啦？”

抬起了腕子，揉了一下眼睛，只觉得最近自己像是变得很是脆弱，动不动就是想哭。

明光小和尚显然有所惊，直着眼道：“姑……姑娘你哭了？”“你又看见了？”

说了这句话，她就把头转向一边，向着窗外眺望出去，却为了小小一只飞蛾的死，憧憬着人生的苦短，由此而触发了所谓的“慈悲”。

“呀——”禅房的门被推开来，胖嘟嘟的明法和尚，手上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

“姑娘原来在这里，我还当是师兄跟我闹着玩儿呢，吃饭了。”

他一面说，随即把一盘素餐搁在几上，合十而退。

麦小乔看着明光道：“小师父你不吃么？”

明光说：“小僧早已用过了……姑娘请吧！”

说完合十也自退出。

麦小乔倒真是有点饿了。

今天的饭菜一如往常，并无特别，只是看过去却像是特别的香——一碟黄芽白菜，一碟山笋素菇，一大碗黄米饭，香喷喷的直冒着热气。

麦小乔便老实不客气地全数都送进肚子里，须臾明法进来收拾碗筷，见饭菜吃得如此干净，颇为惊喜地看了她一眼，原来小乔才来山上最初两天，心事重重，无心茶饭，送来饭菜，不过略略沾唇而已，怎么端来怎么端回去，明法小和尚看在眼里，心中甚觉痛惜，只当她女孩子家食量天生的小，却没有想到今天她竟然胃口大开，大碗饭菜吃得涓粒不剩，心中自是高兴，当下欢欢喜喜收起碗筷道：“姑娘吃饱了没有？还要不要？”

麦小乔不大好意思地道：“够多了，已经撑得慌了！”

说着便微微一笑，低下了头去，不再去接触对方那双眼睛，一个大姑娘家吃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明法小和尚嘻嘻地笑道：“我们住持师父很关心姑娘的身子……他说姑娘练过武，有一身好本事，练武的人一定得多吃，可是连天来，姑娘你却吃得这么少……还当是你有病了呢！”

麦小乔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

小和尚把碗筷收起到托盘里，又去一旁冲茶侍候，麦小乔过意不去地阻止道：“喂！你可别这样，我可不是朝山进香的客人，我还打算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呢！”

明法端着一碗茶进退不得，一脸的憨态道：“这……”

麦小乔一叹道：“既然已经泡了，就放下来吧……记住下回别再拿我当客人就是了！”

明法应了一声“是”，搁下茶，又要双手合十，十根指头对了半天，才算整齐了，这才合十一拜，告辞出去。

麦小乔忍不住“噗”地一笑，又绷住了脸，心里由不住忖着，为什么这些小沙弥个个看来都是傻里傻气的，简直是不经事故嘛！

转念一想，心里顿时明白过来，如其说这些小和尚憨态可掬，倒不如说他们一个个不失赤子之心，浑金璞玉，一片纯真

朴实，就好比是一块未经雕磨的美玉，经过无上佛法点化之后，来日必将大放光明。人不可貌相，海水岂能斗量，却是不能小看了他们哩！

经此一悟，麦小乔顿时收起了先时对他们的玩笑之心，改以无比虔诚。

禅房里，隐隐透着一缕淡淡的藏香气味，耳边上却又闻得笃笃木鱼声音，敢情和尚们的晚课时间又到了。

麦小乔站起来在佛堂里踱了几步，偏偏老和尚此刻仍未见转回，她显得有些迫不及待，用手指无聊地在桌面轻轻叩着。

夜风轻启，哗啦一声，揭开案上经卷，她的眼睛也就无意地看见了卷上文字。

“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汝今欲从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酬我所闻，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

妙矣！好像专为说给她听的，便不由自主地再看下去。

“文殊：吾今问汝，知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为无文殊？”

“如是，世尊！”

“文殊答言：‘我真文殊，无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于中实无是非二相！’”

“佛言：‘此言妙明，与诸空尘，亦复中是……’”

这几段经文对小于乔的启发性很大，她便坐下来，以手支颐，细细思索起来，一时似悟非悟，心里想着：“嗯！我只当出家是再容易也不过的事了，谁知道佛学敢情竟是如此博大精深，看来就是舍身从佛，作一个四大皆空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由是心里着实恐慌起来。

她忖道：怪不得老和尚一直不肯给我说“三皈依”，也不要我剃落头上这“三千烦恼丝”，看来我确是顽愚不堪，连几行简短的经文偈语也是看它不懂，这便怎么是好呢？

心里这个愁呀……

翻过正面，见棉纸标签，书写着“大佛顶首楞严经”。

其实这部经典，在佛法中并非必修正经，被认为是佛经中一部富于戏剧性的著作，但是它的结构却极严谨，由于这部经乃出自荒唐的武则天女帝时代一个和尚的口述，因此千百年来，为人屡屡挑剔，这就犯了“依人不依理”的从学大忌，那便是“邪人说正法，正法也成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也成正”大错特错的观念了。

其实综观起来，印度的佛经，又有几部不是出诸于口述呢！就连孔老夫子的《论语》，又何尝不是出之口述？至于道教中的必修经典《老子》一书，更是秦汉时代的集体创作。话似乎扯得太远了。

麦小乔看了看封面，记下了经名，便又翻回来琢磨着先前的那几段文字。

她原本冰雪聪明，悟性又高，几经推敲，果然便为她悟出了其中的哲理，便是自个儿深思起来。

从个中的哲理想到了“实体”，而“轮回”“宿业”更是千万年来人们永不会解开的一个死结，她可就越想越糊涂了，最终在慨然一叹之后，合上了书。

“我太渺小了，太浅薄了，如何能尽透这个中深奥，最好能找些浅显的来看看才好。”

一念之兴便站起来，踱向一旁。

老和尚不愧是饱学之人，四壁经书浩瀚，汗牛充栋，其中

却并非全是佛家经书，也有属于“人世”之作。她自幼出身于富宦之家，虽是书香世家，却不曾念过多少书，这是她最大的遗憾，每见人家学富五车，心里直觉地便生钦佩。

这一卷《民妇吟》便吸引了她，就手抽出来，灯下展开，见民歌一首—

“有所思，
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遣君？”

耸一耸眉尖，这才是对了她脾胃的东西。

“双珠玳瑁簪，

用玉绍镣之。
闻君有他心，
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
当风扬其灰。
从今以往，
勿复相思，
相思与君绝！”

啊呀！可真说到了她心眼儿里头去了，正是“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

那“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更像是刺到了她心里的痛楚！眼泪在眸子里打转，再看下文：

“鸡鸣犬吠，
兄嫂当知之，
妃呼豨，
秋风瑟瑟晨风飏，
东方须臾高知之。”

敢情这是一首汉朝民妇的民歌，歌名“有所思”，叙述当时弃妇心声，历历如绘，而生活与现实毕竟是不可分，是以当“鸡鸣犬吠”天亮之时，“兄嫂当知之”，还是得快起来吧！“妃呼豨”一句更说明了“唉……苦命的人哪，我还要去喂猪呢！”

歌词里的声声凄凉，深深感染着此一刻的麦小乔，她本至情中人，更不禁为之一掬同情之泪。

“关雪羽，你这个忘情的人……怎么就见异思迁了呢？”

“我只当你至情不贰，是一个专情的君子，谁知你……”

转念再想，自己实在与关雪羽也没有见过几次面，如非心有灵犀维持彼此间的默契，只是从表面上看来，这感情未免过于薄弱了。

她的眼睛自书面上缓缓离开，凝视向一处，思虑的极致，便构成了清晰的画面，画面中的人物无疑的便是关雪羽了。

于是乎“麦家祠堂”的首次邂逅，种下了深挚的一点情因，继而“竹林夜步”，更见到了他嶙峋的风骨，接下去自己曾误会了他，误会他怕死贪生，事实证明自己错了。老金鸡的出现，证明了关雪羽的仁心侠骨，他有情、有义、有仁、有爱、有勇、有智……正是因为这些，才赢得了小乔的一颗芳心！

她简直没有理由去怪罪他，怀恨他……为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感情吗？那样，她未免表现得又太自私了。

“他难道与凤姑娘不是理想的一对儿么？”

两个人本事都这么大，同属武林世家，相貌相当，况乎凤姑娘更有情有恩于他，救过他的命，这样的一对，该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她的心可真是杂乱极了，有如乱红丛中的秋千，一忽儿荡

起来，一忽儿又落下去，皎亮的双瞳在思及这些问题时，忽然变得迟滞了。

她总是在思索着一个问题……

关雪羽岂能负心于己？他那样的人焉能会负情于人？她永远也忘不了彼此在凝视时，透过对方那双俊朗神采的眼睛所传达过来的“缓缓激流”，这

“缓缓激流”四字看似矛盾，其实甚为恰当，那种微妙感受，也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有数了。

麦小乔正是太过坚信透过对方缓缓激流目神所传递过来的“默契”与“挚诚”，乃至自认为终身有托，种下了终身不贰的痴心。然而，无论如何，她却没有想到，半途之中又杀出了一个凤姑娘来，这凤姑娘胆大妄为，好不害羞！

想到这里，心里就像是燃了一腔烈火地难耐——其实这凤姑娘她却也恨她不来。这一切也只有怨自己的命！夫复何言？

想着想着，只觉得无限气馁，简直不知道如何排遣才好，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正待合上手里的爷，却似觉得身边仿佛立着一个人的影子。

她霍地转过身来，不由得吓了一跳：“啊！”

敢情不知什么时候，出云老和尚竟然已经回来了，看他那般从容姿态，显然已经在那里站了半天了。

“大师父，你来了很久了？”

“嗯，有一会儿了，阿弥陀佛！”

说着和尚身形向前移了几步，欠下身来，把适才小乔所阅着的一卷《民妇吟》取在手，看了一眼，微笑道：“姑娘看这书写的可好？”

“啊……”麦小乔怪不得劲儿地道：“我只是随便翻翻而已。”

她既决心出家，便该一心念佛，读经，此刻的涉猎别物便证明她犹有凡心。

老和尚看在眼里，自然心里有数，随即在一具蒲团上跌坐下来。

“阿弥陀佛，姑娘来此已有多少日子了？”

“有五天了！”

“可曾习惯这寂寞的沙门生活？”

“我觉得很好，”麦小乔随即接下去道，“我今天来看你，正是想要问老师父你什么时候为我正式持戒，说三皈依？”

“呵呵……”出云和尚微笑了一声道，“姑娘你还没有弄清楚，在你没有具备出家的信念与资格以前，老衲是不会为你剃度与说三皈依的！”

麦小乔皱眉道：“怎么样才算叫具备出家的信念？难道我来这里是闹着玩儿的吗？还不算是有信心？”

“不然，不然……”老和尚摇着头道，“在我看来，姑娘之决计要剃度出家，只是一时激动，而非出自本心，在老衲来说，这便不敢苟同了。”

麦小乔娥眉一挑，不胜气恼。

她这里话还未曾出口，却发觉到老和尚笑得那么神秘，一念忽兴，她随即垂首不再言语。

老和尚那个微笑，如其是微笑，不如说含蓄着深深的责备之意：咄！你还要嘴硬么，一个出家的人，岂能如此气概，闻过则怒乎？

想了想，终是不肯甘心。

轻轻一叹，麦小乔几乎是哀求地道：“老师父，我生性要强，我已经决定了的事，是不容更改的，你还是依了我好。”

“你是说要尽快皈依佛门？”

“是……”麦小乔道，“这个愿望我一天达不到，我一天就不能安心……老师父，你就成全了我吧！”

出云和尚讷讷宣了一声佛号，一双慈祥的眸子，微微合拢道：“佛理至

高，姑娘你一时半刻是看不透的，你能有一颗虔诚的心，实在说已是难得，其实一个人向佛，并不一定非要名山大泽，藏身古刹，只要有心，何时何地，均可肉身成佛。”

麦小乔冷冷道：“这个道理，我实在还参不透，老师父你能说清楚一点么？”

出云和尚沉吟着，点点头道：“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其实方才我早已回来，见你对着我所写的经文偈语，一知半解，这又为何？”

麦小乔道：“那是因为它们的寓意太深奥了。”

“这就是了！”老和尚道，“佛业浩瀚，有如大海，如果不能步步渐进，想要一蹴而成，那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我此刻勉强收留了你，为你剃度，让你正式入门，你的功业不及，也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麦小乔一时脸色惨白，失望地道：“这么说，我便此生与佛门终是无缘了！”

“这便又错了！”老和尚说，“姑娘请看，芸芸众生，十里红尘里，多的是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这其中更多大字不识之人，他们只是‘持名念佛’而已。只要心生此念，专一致诚，一直继续下去，便可证得‘佛中三昧’，所以，老衲之期望姑娘，也在于此。”

出云和尚微微宣了一声“无量寿佛”，这才又继续说道：“这便是我为什么要姑娘持名念佛的道理了。须知，能作到这一步，也是功德无量啊！”

麦小乔看了他一眼：“只是念佛——南无阿弥陀佛？”

“对了，”和尚道，“不用干别的。比如说，不参禅、不打坐、不观想，只是口念、耳闻、心唯。只是一句接一句地念，念到

一片佛声，在你内心升起，胜过一切的纷乱妄想，那时间这一片佛声便掌握了你整个的心灵世界，朗朗清清，直到你不出口，而心自念，一天十二个时辰，时时刻刻在内心盘桓，这便是入了佛门！”

“这……可能么？”

“是不太容易，”老和尚慢慢地说，“但是只须持之以恒，日子久了，一定可以办到的，这就和你练武初习坐功时的情形是一样的！”

麦小乔点点头，脸上无限向往地道：“那可就是佛家所谓的……”

“菩提！”老和尚接下了她的话，“到了那般境地，便是证了菩提，也就是跨入了佛门的一个境界。只须持之以恒，不读经、不求理、不入庙、不出家，便又何妨？”

“哼！”麦小乔冷冷地道，“我知道，老师父你就是不想收我，不想要我出家就是了！”

心里有说不出的沮丧，真像是受了委屈，站起来就向外走去。

背后传来了老和尚拉长声音的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姑娘，佛在生春啊！”

这“佛在生春”一语，使得她又站住，回过身来，老和尚那一双眸子像是特别的光亮，充满了无限智光。

一个内心有佛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也不能任性而为，嗔怒尤其不可，老和尚这句话，便是在提醒她生不得气也。

她像是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说又说不出来，终于回过身来拜倒在老和尚座前：“老师父，你就慈悲慈悲我吧……”一时哭泣起来。

出云和尚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

“痴儿，痴儿，嗔悲由心……这就证明你凡世间孽业深重，老衲绝不逼你离开，端看你自行抉择，来日方长，你且在此出云寺，暂时住下来再说吧！”说着说着，老和尚长眉频眨，便自又宣起佛号来了。

两雄相对弈 难决一高下

夜深，雪重，风如吼。

关雪羽翻身下床，只觉得遍体飕飕，敢情睡前忘记关窗，夜半起了风，降大雪，气温骤降，这会子确是冷得人心眼儿里发慌。他披上长衣，过去掩了窗，只觉得两片牙床恁自格格交战，这七指雪山可真够冷，此时此刻，滴水成冰，真够人受的。

点起了一盏灯，才发现到，这灯盏别出心裁，是一只整个剔透灵巧的海螺，空其心，置油芯，一经燃起，光透贝质，其色晶莹，朦胧乎又似有了一层雾色，端的诱人遐想。

记得初来第一夜，婢子冰儿捧过这盏灯来，说是姑娘的恩赐，嘱咐要他收下留用，原来是物者出自佳人灵思创作，感君幽人独衾，故而相赠，这番情意，便是木头人儿，也应有所感受。

关雪羽点着灯时，便仿佛看见了凤姑娘美丽的笑靥，美人的心思恁地这般灵巧，想是物出自佳人的纤纤玉指，一向伴眠芳枕，竟而割爱赠用，此中情意，真正在不言之中。

然而，关雪羽却宁可自己是一个瞎子——对一切视而不见，情愿自己是个聋子——对一切闻而不知。可悲的是，他既不瞎，又不聋。

因此，他便对环绕在他周围的一切，不能不有所感触，是情也，将何以堪？

来到七指雪山，这已是第五天了。

使他大为惊讶的是，在此冰峰之巅，何人有此气度，鬼斧神工，完成了此一巍峨乾坤？是出自凤七先生的灵思奇想？抑或是先人的伟大构思？无论如何，这个人的超人气势便先已高人一等了。

像是传说中的广寒宫，当唐玄宗夜梦贵妃羽化登仙，双宿双飞升明月而入“广寒”，那“广寒玉为蟾”被形容一片琼瑶世界，料是极美，想来亦不过如此耳！

关雪羽一步踏入，便被安置在明台静苑，一泓流水，半壁修篁，间以老梅临窗，晨昏对望，简直有如置身仙境，不知此身何从。

他原以为，此行随同凤氏女人山，未必就有杀身之祸，但毕竟形同人质。大丈夫千金一诺，既然答应了来，便是刀山剑树，也义无反顾，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被安置在如此世界，看来形同幽禁。五天来，除对方那个婢子冰儿之外，主人父女敢情一面未现。咫尺天涯，简直弄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关雪羽早已作了最坏的打算，这般遇合，已是出人意料。

他倒是端的好涵养，好整以暇，见怪不怪，五天来静坐习功，倒也逍遥自在。五天来他甚至于足不出户，除了面对着临窗的那一株绽开红梅，感觉有几许沁人清芬之外，他简直如坐关老僧，这番镇定功夫，饶是持之不易。

他岂能真的就此相安？今夜风雪催人，寒衾梦回，既已醒转，索性也就不再睡了。

长剑在案——每一回当他无意间注视着这口剑时，便会滋生出过多感慨。

父亲当年以这口家传的至宝“青桑剑”见赠时，曾赋与自己多少期望，燕字门一门兴衰，随同着此剑的移赠，沉重地便已经落在了自己肩上。时光

荏苒，匆匆几年过去，当年父亲赠剑时的情景，恍如昨日，惟誓与愿，却半筹未展，回想起来，怎不令人惶恐？

灯下宝剑如雪——每一回当他注视它时，又不禁会兴起了多少豪情壮志，今夜情何以堪，索性舞剑一回吧！

他们燕家奇技七十二手燕子飞剑法，相衍数代，博大精深，如非身体力行，局外人实在难以窥测其身秘，每一回深思力究，便会益加地感觉出其不同凡俗。

关雪羽取出了隐藏在贴身锦囊中的那卷剑谱，推敲观看了一回，便仗剑来到院中。

大雪未止，风势犹猛，只摇得千百竿修竹唏哗作响，那些积存竹梢上的雪花便有如万点飞星，纷纷下坠，飞舞的竹叶，更似流星飞梭，这一切交织在大雪狂风里，便见排山倒海之不凡气势。

这情景使关雪羽忆起了昔日在青城山，父亲每次传授那套“燕子飞”剑法时的情景，正与今夜十分相似。

今夜，他展开了身法，一口青桑剑在腕底施展得霍霍生风，迎着飞叶落雪，只看见一剑如龙，千气千幻，劈叶斩雪，极见功力。

蓦地迎面疾飞来一只雪鹰，俯冲掠势，疾如流星，关雪羽的剑招，正施展到第三十六式“一剑挑天”，观诸这只飞鹰的来势，竟是恰当其时。

这一剑迎风破雪，直取鹰首，理当是万无一失！

偏偏那只雪鹰，竟是灵巧得紧，迎着如此剑势，倏地一个巧翻，硬生生地闪开了正面首腹，却脱不过侧面之危，“劈啪”

声中，一只右翅齐中被斩了下来。

坠地的伤鹰，凌厉地翻扑不已，雪地上留下了片片血渍。

关雪羽正自惊讶着此一剑的偏失，立即听得身边一人叹息道：“燕门剑法，果有不同凡响之处，我总算再一次地见识了！”

这语音十分熟悉，像是传自正面的竹林。

关雪羽方自听出似为凤七先生口音，对方却已似鬼影子一般地现身眼前。

轻袍窄袖，说不出的轻爽利落，俟到他现身眼前，才看清正是此间居停主人凤七先生。

雪白的银狐轻裘，既暖复轻，加以剪裁得当，毛翻在外，看来几与白雪同色，莫怪乎一上来简直看他不出。

微微一愣之下，关雪羽似有所警地收起了长剑。

这套“燕子飞”剑法，设非是与敌人对阵之间，平常是不易示人的，何况对方更是个中翘楚人物，关雪羽的无限惶恐，实在是可想而知。

凤七先生明明可以窥守一侧，直到对方将整个剑法就其所知地演习完毕，如是便可得窥全豹，他倒偏偏中途现身予对方以警，这便说明了此人的风骨嶙峋，有所不为，不失长者之风。

“前辈你早已来了……”

“嗯，倒是有一会儿。”他摇首微微一笑，“我无意看你练剑，但这‘七十二手燕子飞’剑法对我来说，又非第一次拜赏，当年你父燕追云展示此剑法时，我便拜赏过，高明之至！”

关雪羽无意间似发现到，每次在他谈到父亲燕追云时，表情便似有些不大自然，这其间或许隐藏着某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只是对方既然不说，

自己也就不便追问，倘使为对方恨心之事，便更不欲多问的好。

“这么说，倒要前辈指正一二了。”

这么说，旨在试探他是否真的知道，进一步更可了解对方对于此一燕门绝技到底知悉多少？

凤七先生微微一笑道：“就拿你方才那一招‘一剑挑天’来说，确已有了相当气势，你莫非不以为那只雪鹰来得太以凑巧？”

关雪羽一惊道：“哦？原来前辈所促使……”

凤七先生点头笑道：“我虽不能尽知你燕家此一剑法之奥秘，但多年来确也下过一些功夫，方才你那一剑，如果能在空中斩下鹰首，便是一等身手；能将那只鹰就中直劈为二，亦见火候了。劈落鹰翅，只能称得上已具实力，差强人意而已。不过，以你的年岁来说，总算已是相当不错的了！”

关雪羽聆听之下，由不住暗自惊心。

须知凤七先生所说，正与昔日父亲传授此一剑法时所持论调相仿佛。

他只当此一燕门绝技，万万不能为外人所知，却不知这凤七先生敢情竟是大有研究，俨然个中老手，口气老练的紧。

“你感到奇怪么？”

凤七先生脸上现出一丝神秘的微笑：“如果我说，当今天下已无我所不知的奇招异式，这句话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我如果说，任何一门派的招式，即使是他们认为最神秘的招法，只要为我一经过目，便将会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记忆，永世也不会忘记，这么说，实在并不过分——‘燕子飞’这套剑法，便是这样在我记忆中留下来的。”

事实摆在眼前，不容关雪羽不信。

“来，借你的剑给我一用。”随即向关雪羽伸出了手。

关雪羽微一迟疑，随即把长剑递上。

凤七先生接过来，细细在剑上看了一遍，用手指将剑尖弯过及握剑柄，复即松指弹出，只听得“唏哩哩”宛如铃串声响，

颤出一天银光。

他接着赞叹一声道：“好一口罕世的宝剑——燕雪，你且看我施展此一剑挑天招法，与你可相似否？”

话声出口，长剑随即挥出，于乱天飞叶里，只见寒光一道，俨若蛇蟒，一起而落，随即收住了剑势。

冷哼了一声，他随即向关雪羽问道：“如何？”

关雪羽愕了一愕，心中好生钦佩，原来对方所施展的这一手剑法，正是燕门嫡系手法，如非亲睹，万万难以相信，竟然会出诸一门外人之手，此是其一。

尤其令关雪羽感到惊异的是，这一手嫡传的手法精湛，堪称无与伦比，漫天飞叶里，其数何止万千，然而却仅仅只有一片落叶，从中一分为二——这便是关键神秘之所在了！

“在下佩服之至，若以这一手剑招而论，便是家父亦莫过于此。”

凤七先生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你父亲么……”便没有再接下去。

他随即把手中剑递还给了对方，关雪羽接过来插回鞘中，却只见凤七先生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直直盯视着他，像有话要说，却又隐忍不发。

“来，我们进去说话！”

身形一闪，随即跃身而入。

关雪羽跟随进入，却见凤七先生端正地坐在位子上，只把一双眸子直视过来。

关雪羽感觉到他像是有话要说，只是对方既不说出，自己也就不必多问。

“这里你还住得惯么？”

想不到竟是这么一句闲话。

“很好，只是长日无所事事而已。”

凤七先生微微一笑，脸上不失严肃。

“有件事，你也许还不知道，我女儿下山去了。”怪不得一连几天没有看见她的人影，只是对此他却也不便表示什么，看着他，点一下头而已。

“你可知她上哪里去了？”

关雪羽亦只是微笑而已。笑话，你不说我又怎么会知道？他显然对凤七先生把自己硬拘来山的措施，仍然不能释怀。“我要她上临淮关石头岭去了。”

“啊？”

这倒使得关雪羽不禁吃了一惊。

石头岭上只有出云寺，出云寺里的出云和尚是自己家门至交，凤七先生差凤姑娘去石头岭又是干什么，莫非寻和尚的晦气去了？转念再想，出云和尚功力智慧俱皆一流，足堪与对方所颉颃，如果是凤七先生本人前去，情形或许不同，如果凤姑娘，只怕还不是和尚对手。

这么一想，他索性也就不再多想。

凤七先生忽然一笑，讳莫如深地道：“你可擅手谈？”“略知一二！”关雪羽道，“只是下得不好。”心里却惊异地忖道：“原来他是找我下棋来了。”

“那好极了，随我来！”

站起来就走，反正是闲着没事，下棋也好。

关雪羽棋艺并非不精，出云和尚堪称是道上高手矣，有时候一个不慎，就许杀成了平手。倒要伸量伸量这位凤七先生又高到哪里？

凤七先生似乎很是快乐，须知棋艺一道，易学难精，最是孤高。在到达某一境界之后，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弈友，颇是

不易，弈象包罗至广，博大精深，更能见人胸襟气势。奸险狡黠，宽厚和平，一经手谈立有所悟。固然双方对弈，旨在于胜，无所不用其极，只是君子与小人，宽厚与刻薄，王道与霸道，一经交兵便无所遁迹。同样求胜，有人泱泱大度，对敌人困而不杀，使其知难而退，有人则招招毒恶，胸罗万险，恨不能杀得你片甲不留，这其中的分野判别可就大了。是以炮学和平之哲人，每能于棋弈之间，察见人气度风骨，心性抱负，百试不爽，倒也并非无因呢！

二人穿过了风雪交加之下的一道回廊，那天色似明又暗，一片混沌，蓬蓬乱雪，在风势里滚动着，呼啸而来，迤迤而去，这般情景设非是亲身目睹，绝难想象，自然天籁变化如斯，人的存在益见可怜渺小。

一树冰珠，在风势里叮当作响，飞雪之下，人的呼吸都似感困难，这般恶劣气候，端是罕见。

凤七先生一脚踏进了拱形的石门，身形陡地拔空直起，落在了上方某处，关雪羽跟进来，瞠然四望，才觉出风停雪止，别有洞天。

敢情这里显然已非先时的模样，竟然巧夺天工地在万丈峭壁之间开凿出一片琼瑶世界，珠帘玉雕，飞檐幻阁，每一样无不出自自然，都别具匠心，

乍见之下，真好比进入奇妙的幻境，如海底龙王宝殿，抑又似欢乐海中的璇宫画舫，这一切在十数盏深垂的紫贝吊灯映衬之下，只觉得一片五彩缤纷，入目奇艳。

凤七先生是时已高踞壁巅，那里高插云天，筑一亭，抹以碧绿，四面风铃，全是五彩奇贝串列成，在颀颀其势，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风势迂回之下，只是和谐地撞击出一片零碎声响音阶，听起来娱而不噪，只是悦耳而已。

这亭子距离地面，少说也有二三十丈，即使轻功再好，也

不可能一跃而及，三面石壁俱已巧具匠心地建筑成蔚蔚宫室，唯独这一面峭壁如削，拔然直起，不要说草树不生，简直连可以借手攀抓的物什也没有一点，想要上到亭子，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凤七先生竟然能在纵身俄顷之间，达于其上，这身轻功造诣，即使未必至“御风而行”境界，想来却已相差不远了！

关雪羽这一霎，未免心里有些紧张，打量着这般情形，他确实不敢断言是否便可以毫无困难地达于顶峰？上是一定可以上得去，只是他却不愿意在凤七先生面前现出尴尬形态。

顶上的凤七先生一身银色狐裘，随风猎猎起舞，下看着关雪羽，脸上显示着微微的笑，倒要看看对方这个后生小辈，如何上来？

关雪羽已经注意到了，这面峭壁非但平如刀削，观其石质，像是石英钟乳一类，想是长久风化所致，看来光滑如镜。

这种情形之下，便是想施展“壁虎游墙”一类轻功，也是万难。

当前有一滩引自暗泉所形成的人工湖泊，湖内种植着朵朵翻白吐蕊的雪莲。

关雪羽已失去了观赏奇花的兴趣，他却借着赏花为由，缓缓步向池边，一只足尖，有意无意地已沾着了些池水，打湿了足尖，仅此足矣！

紧接着他向着高高在上的凤七先生抱了一下拳，叫了一声：“献丑！”

陡然间，他已拧身跃起，一飞冲天，约在五丈左右，身子忽地往壁上一贴，一只足尖倏地向着壁上一踢一点，身子便第二次腾了起来。

这一手借壁使力的绝技，设非是他事先在脚尖上先沾了些

水，便万万不足以为功，如此三数次以后，便自攀升到顶点。

最后一次，他双臂一分，极其潇洒利落地已飘身在凤七先生身前站定。

凤七先生哈哈一笑，点头道了声：“好！”便自转身向亭内步入。

虽然说关雪羽事先在脚尖上沾了些水，使得脚尖与石壁接触之时，多了一层附合之力，只是设非在内力提升上有了相当火候，似此数十丈峭立直壁，也万万不敢率尔施展，由此也当可见关雪羽惊人之实力了。

关雪羽入亭，坐定之后，才发觉到那漫天飞雪敢情丝毫也未曾波及于眼前小亭，原因在于这里地势绝高，一峰孤峙，直插云天，一经风雪雨露，即使雷电交加，也都属于这个层次之下事，莫怪乎竟会有此一番旖旎风光，难得平静。

亭内石枰之上，黑白二色棋子俱已备齐，是时天色已渐有明意，一蓬紫森森的霞光，由东方升起，将半边天色映得分外可人，那色彩分明似琥珀却又似墨紫水晶，却有一抹暗红，与玛瑙颜色近似，便是有一流的五彩画笔，也难能描述出眼前景象。

凤七先生这时端坐不语，一双细长的眸子微微瞇起，面向东方，深深行起了吐纳之术。

对于一个注重养生，浸淫武功的人，每日晨昏练习吐纳之术，简直是不待烦言的必行之事，是以，关雪羽不待他交待，也就立刻跟着练习起来。

这种吐纳术，各门派的练习方法是并不一致，练习上丹田者以“祖窍”（两眉之间）为吞吐之口，中丹田者以“黄庭”（胸下腹上）为基，下丹田者以“脐下”（脐下三寸七分处）进出，各有其妙处。

关雪羽所出身之燕字一门，皆以下丹田为练习之始，然后循序渐进，其次是中丹田，最后是上丹田，如是七度循环之后，待到遍体奇热之后，便行止住，是时已尽得天地元气矣。

武林之中，门派繁多，就吐纳一道而言，各处练习方法极不一致，却是殊途同归，最后的效果大体上说来，却是一致的，虽说如此，其中杰出者却每能干吐纳之中，兼顾及洗骨易髓的气机提升之功，一举数得，诚是可贵。

关雪羽燕字门中之吐纳术，有如长鲸吸水，练习之时，在于一气呵成，一吸自踵，吐气如丝，一呼一吸长可至半炷香时间。

他这里吐纳方毕，才注意到对方凤七先生敢情正在练习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功夫。

只见他双腿微微分开，身子缓缓地向下蹲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似睁非睁，凝视向天边一线之间，口鼻之间，却在呼呼地出息不已。

每一次当他吸进之时，身子就会情不自禁地兴起一阵子剧烈的颤抖，整个身子在这一霎间，看过去忽然间像是胖大了许多。

此时此刻，连带着使得他满头长发，俱为之一根根倒竖了起来，原先的一张瘦脸，蓦然间变得又红又涨，简直成了一个胖子。可是当他这口气为之徐徐呼出之后，一切的形象随即又跟着回复了原状，他只是这么连续地重复着。

关雪羽心里微微一动，注意到了对方的一双箕开的手指，妙在十根手指各有动作，一一弯曲又自一一张开，那张开的手指，

当其中灌注气机之时，一根根涨大得红通通地，像是十根透明的红水晶，一呼一吸之间，竟是孕育如此生机，焉能不令人为之惊愕？

关雪羽同时也注意到对方那双眼睛，在他凝视某处之时，不时地张开又合起，开合之间，乃至射发出尺许来长短的两道白气——这便是所谓的目神了。

昔日在青城时，关雪羽悉知父亲燕追云是具有这般功力，所谓“练精化气，练气化神”，也只是吐纳之术所达到的一个境界惊人之处，乃在于将无形的神化之为有形，这般造诣，便十足的难能可贵了。

犹记得燕追云当年曾十分自豪地评为天下无双——他自从达到此一境界之后，便越加地深居简出，不再过问武林江湖中事，所追求的是更为令人玄迷的天人合一境界，想不到在此边极雪山，居然也有人达到了此一离奇境界，其造诣之深，未见得就令父亲燕追云专美于前，甚或有所过之，亦未可知！

心里这么想着，不觉对于面前的这个凤七先生由衷地生出了钦佩之意，一个念头忽然自心底升起，他所以把自己押来雪山，其目的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只为了陪他下棋？还是有什么别的用心？”

“难道有意要传授我一些什么特殊的功夫？”

果真这样，自己倒不可失去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

心里想着，一双眼睛不自禁地注意到了对方那双箕开复又弯曲的手指，

正在做着一种特殊又奇怪的动作——这个动作一经他留心注意，便自深深地记在心里。对方涨大的腹部，也似波浪状地在作一种规则性的颤动，这个动作很怪，关雪羽前所未见，但是他肯定如果自己学样，也是可以做得来的！

他很细心地记住了这两个动作，方自会意，凤七先生已经停住了动作，坐下来道：“我们这就较量较量吧！”

随即手拈白子，布下一子，关雪羽着黑子跟进，二人乃自手谈起来！

弈棋一道，博大精深，真是论之不尽。大体来说，贵在严谨，所谓“高者在腹，下者在连，中者占角。”此棋家之常法也，却也有谓“宁输数子，勿失一先”，有先而后者，有后而先者，击左观右，攻后瞻前，两生不断，俱活不连。说起此道来，学问可也就太大了！

原来此一弈道，关雪羽自幼承自家学，乐此不疲，就此一道而论，其造诣堪称至为精深，燕追云也不过与他在伯仲之间，出云和尚也曾在他手下，不只一次地吃过败仗。

眼前这位凤七先生，显然是道上的高手，关雪羽不得不留下了十二万分的仔细，与他好好较量一番。

也许是凤七先生上来不曾把这个后生小辈看在眼里，双方落子如雨，渐渐地凤七先生领教到了对方实力，子儿落得可就没有这么利落了。

旭日东升，在半天渲染出一色的红，红得像是少女脸上的胭脂。

这局棋已足足下了多半个时辰。

凤七先生吟哦着道：“与其恋子而求生，不若弃之而取势。”随即落下了一子，频频苦笑摇头，看了雪羽一眼道，“你以为如何？”

雪羽绕边一角，补上一子：“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前辈以为如何！”

“哈哈……”凤七先生发觉出对方一点也不笨，硬是不肯上当，乃即打卦站起，道，“回头再战，小子下得不错啊！”

关雪羽盱衡是局，心里已有了一定之规，这局棋自己似已取得不败之地，乐得顺从，倒要看他如何出奇制胜，当下跟着站起，微笑不言。

凤七先生移动脚步，出了亭子，关雪羽徐徐跟进。

忽然，凤七先生回过身来道：“看你棋势路数，不全是燕家路数，哼，倒像是得自你母亲的亲自传授，可是？”

关雪羽呆了一呆，这倒是真的。

如以弈棋一道论，雪羽之母关氏确实要较诸其夫燕追云高出一筹，彼时“关家弈子燕家剑”确曾在武林中传颂一时，燕追云虽说屡次败于爱妻棋下，但他性格孤高，并无意向乃妻求教，决计自思高招克敌制胜，偏偏关氏看破乃夫用心，她为维护她关家棋子不败胜誉，这一方也下了苦心，竞争的结果，仍然是高出乃夫一筹。

关雪羽迂回于父母弈道的夹缝之间，两方受益，加以他天质颖悟，钻研的结果，居然还后来居上，竟与父母分庭抗礼，成了鼎足其三之势——这是他们燕家一件小小的隐秘，无足轻重的一件小事，自不会为外人所悉知！

凤七先生竟然看出了他棋艺中的家数，不禁令他暗自吃惊，综上以论，此人对燕家确实巨细皆知，若是存心为敌，确是大大堪忧。

眼下，他目注向凤七先生道：“原来前辈深精关、燕两家棋路，怪不得我走避无门，下得如此辛苦了。”

凤七先生一双眼睛在他的脸上掠过，心中却有了个印象，此子像煞其父，

且具有其母的冰雪气质，尤其聪明，我却要对他不可过于大意。

孤峰小亭上 忆述少年事

凤七先生随即想到了那日女儿的对她求情，以女儿之丽质天生，目高于顶，寻常人何消一顾，却独独对此子心存青睐，看来确非无因。这么想着，他又向前面走了几步。

果真我收下此子为徒，将女儿终身匹配他，复将我一身绝技倾囊相授，此子日后，料必当世无双，无人可及，这样岂不是好？然而，另一个念头却又兴起，却是与前一个念头大相径庭。

我与燕追云旧恨未消，这么一来，岂非太便宜他了？我原指望踏上青城，与他决一胜负，也让关飞卿那个无情贱人见识一下我的盖世神功……若这样做可就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架可就打不成了。

可是又有什么不好？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万一格斗的结果，落败的一方并非是燕追云，而是我陆青桐，又当如何是好？

他顺着崖边，又自向前走了几步，冷冷一笑：那是不可能的，燕追云他万万不会是我的敌手，这一次我要他败得心服口服，无话可说。恍惚间，他似乎看见了燕追云妻子关飞卿那张美丽的脸，而在她目睹其夫惨败之后失望惊愕的表情，从而使得他兴起了一阵莫名的快感。

毕竟这不过只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而已，凤七先生目光再转，注视向当前的关雪羽时，蓦地心中为之动了一动。

只因为他脑子里方自憧憬着关飞卿的当年绝姿，眼下忽然间再接触向关雪羽时，才发觉到这两张面容竟然如此酷似，他的一腔盛怒顿时为之冰消。

毕竟，关飞卿是他至爱之人。

那几乎是早已褪了色的一件往事，时间必须要推前四十余年……

“孩子，你可曾知道莫干山这个地方吗？”

这句话口气，一霎间像是出自慈父对于爱子，丝毫不着凌人的躁气。

关雪羽直如身沐春风，点点头道：“知道的，是在浙省武康附近吧？”

“不错！”凤七先生喟然叹息了一声，缓缓地道，“那是一处美丽的地方……你对它的印象仅是如此？”

“难道你还应该知道得更多一些？”

“当然……”凤七先生眯起了细长的一双眼睛，无限神驰地道，“那是你母亲家族最早发源之地啊！”

“噢？原来这样……”

现在凤七先生再谈到有关他家门中事，无论涉及如何离奇，也都不会再令他惊奇了。

他知道这其中必有隐秘，既然谓之隐秘，当事者一定不会恣意吐露，自己也就不必多问。

“你外公名关一鸥，外号人称七指先生，嘿……是一个了不得的奇侠。”

关雪羽点点头，表示已经知道了，只是此刻经对方一提，忽然让他想到七指先生与七指雪山之间的这个巧合。

“你可知他为何叫七指先生？”

“那是因为他只有七根手指！”

“为什么只有七根手指？”

“那是……”关雪羽看了对方一眼，接下去道，“因为他老人家早年练

功不力，我曾外祖父一怒之下，乃切下了他三根手指为愆。”

对了……你原来也知道……想是你母亲讲给你听的，可是？”

关雪羽又点了点头——这还用问？

凤七先生含着微微的笑，捕捉着什么似地：“你母亲那年十五岁吧——啊，不……大概有十六岁了，她老爱骑一匹白马……人人都叫她白马姑娘，她常常自诩武功，说是周围五百里内外，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

听到论及母亲的往事，关雪羽一时为之神往。

“确实情形也是这样，那附近不要说同龄少年无论男女，俱非是她对手……”凤七先生娓娓道来说，“就是成年之人，也难以望其项背，只是，有一天，一个大她四岁的少年，却是不服输，来到了莫干山，踢倒了她家门前的一棵老槐树，还指名要会一会这个骄傲的姑娘，就与你母亲大打了起来！”

关雪羽很感兴趣地听着。

“你母亲这一番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凤七先生脸上洋溢着微微的笑：“那少年十分得意地在这位白马姑娘发边摘下那朵海棠花，竟使得你母亲当时羞极为之大哭了起来。”

凤七先生脸上的微笑渐渐为之消失：“那少年只是一时心喜，其实并无轻薄之意，哪里想到为此竟会羞辱了你母亲。否则他万万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呢？”

“你母亲这么一哭，那少年才知事情不妙，当时也傻住了！这位关姑娘乃待机抢过了对方手中海棠花，并乘机狠狠地在对方脸上劈了一掌。”

关雪羽一时失态，“哈”地笑了一声：“打得好！”接着遂又问道：“后来呢？”

“那少年便自悻悻转回去了……”凤七先生讷讷地道，“按说这件事到此本应平息了，偏偏竟然还有未了的下情……”

关雪羽耸了一下眉尖，难以想象出当年母亲竟是如此任性，和她今日的平和端庄，居然有着如此的差异，这件往事，他却是以前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不免有些好奇。

凤七先生微微一笑，露出了整齐洁白的一嘴牙齿，一个人的牙齿洁白整齐，不只是显示着他的聪明智慧，他必然出身良好，又似乎律己甚严，有教养，彬彬有礼，健康良好……当然，更与其外表容貌大有关系……这一切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只是给人这样一连串的联想而已。

关雪羽从而也就注意到，凤七先生这个人，敢情是个十分俊秀的人物。

“这件事情过去一年之后，另一个少年却找到了前番打败你母亲那个少年的门上，指名要与他剑上来往，比个高下！”

“前此少年也不甘示弱，便与后来少年一言不合打了起来，他二人武功原相伯仲，战了多时难分胜负，后来少年却立意要分个高下，一时施出了他家传独门剑法，终致伤了前番少年的左膀，这才得意而去——”

说到这里，凤七先生忽然顿住，颇似有所伤感，却仍淡淡地溢出了一丝微笑。

“如此一来，这两个年轻人就种下了仇恨，往后的二十六年，他们互相往访，凡十数次之多，有时甲方胜过乙方，有时乙方胜过甲方……嘿嘿，最奇怪的是，他们两个谁也不服谁。”

他忽然停住了，长长的眉毛往上挑了一挑，简直是少年人的遗兴豪情，

毕竟他是老了，不得不压下那种层次的激情，而显诸于当今年岁下的情绪。

当今年岁，是永不激怒的年岁。

“这两个少年，你可知是谁？”

关雪羽喉结动了一动，但是他还是宁可让对方说出来，他不便说，也不想说。

凤七先生微微一晒道：“前此生事的那个少年就是我，后来的那个少年便是你父燕追云。”

关雪羽在他诉说一半之时，就已经猜知是谁了，只是有待对方的肯定而已。

“这就怪不得他对于我家中一切了若指掌了。”关雪羽心里这么想着，不免向着自己父亲的冤家多看了一眼。

他心里不自禁地又自想到，凤七先生所提到与父亲二十年来常相互访峙斗，那指的是前二十年，以后的二十余年却不曾提起，显然这后二十年以来他们是不曾见过，难道说已经化释前嫌？

这个疑问，他仍然是想过就算，不想多问。

凤七先生诉说过此一段往事经历之后，像是心里大为轻快，反倒是关雪羽却觉得一时难以自处了，他不知凤七先生将是以

如何一种态度来对付自己。

如果他当自己是故人之子，礼当优遇善待。

如果他仍然念及与父亲的前嫌，那么自己可就是他最佳泄忿的对象了。

“他到底视同自己是哪一项呢？”

这么一想，他几乎明白过来，何以凤七先生给自己的感受

那么的错综复杂？时冷时热，敢情其中隐藏着这等关窍，只怕他自己也难以分析得透吧！

老少二人，各有所思，不旋踵间，东方旭日，早已灿烂耀眼，只是却穿不过厚厚的云层，难以想象下面仍在落雪否？

“我们该去吃吃东西了，你，随我来——”

说着凤七先生便转至一方高出的巨石之后，关雪羽跟上去，霍然发现到石后朱栏迂回，竟设有一螺旋梯，直通下面，甚是有趣。

拾级而下，沿梯皆见凿空的窗扇，不但通风，而且通明。关雪羽很是好奇，不时地四下打量，忽然，他发觉到凤七先生前行的速度极快，便不经意地注意到了他的一双脚步，敢情竟是虚踏着地面一路下降的——这等轻功，真不禁令关雪羽暗自地吃惊起来，想起了传说中的一种轻功“踩云步”来。

似乎正是这种功夫，只见他每踏一步，身子便自轻轻弹起，随即飘飘下坠，滑行约丈许之后，才自再次沾地，也只是脚尖微微着向地面而已，如此双脚循环交替，旋踵间，已降身数十丈下。

关雪羽暗暗记住了他起身落地的脚步交换方法，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这些动作一旦在时机成熟之时，皆有莫大裨益。

眼前光华大盛，关雪羽恍然发觉到已置身于一间极为雅致的堂室之内，只见光分两面，强弱适度，透射过一抹翡翠色的细细竹帘，整个堂室显现出一种苍翠欲滴的奇异气氛。

另一面湘帘半卷，六角形的窗扇敞开着，正可见窗外皑皑积雪，那一层晶莹透明、参差不齐的冰枝，在光艳映射之下，有如七彩宝石串列，交织出一片五彩缤纷奇光异彩——自此远眺，更可见绽放在水池里的朵朵雪莲，当

其时，正有一只麋鹿，缓缓由池前绕过，引头竖耳，状作警人。

关雪羽暗暗赞叹一声，警觉到敢情天已放晴，昨夜之风雪犹在跟前，转瞬之间，竟然又是另一番世界，好一番艳雪吐梅景致，似这样面对美景，他发了一阵子怔，再回过身来，才发觉凤七先生敢情已经不在身后，整个房里，只有自己一人。

风铃声响，一个俏丽的丫环，托着食盘姗姗地步进，正是先前派来照顾雪羽起居的那个婢子冰儿。

这时只见她放下了手上的食盘，向着关雪羽请了个安站起来道：“堂主到前面去了，要相公你独自用饭，说是回头再去请你下棋！”

关雪羽点点头坐下来，冰儿过去拿起了暖壶道：“我们这里的雪莲仙露还是姑娘去年才制的，相公可要尝些？吃了很补身的呢！”

雪羽微笑道：“多谢你了！”

冰儿笑道：“相公用不着客气，我们姑娘走的时候还说，要相公你不用客气，要什么东西，或是想吃些什么，只管吩咐我。”

关雪羽道：“这里应有尽有，一切都太好了……”

冰儿眨了一下眼睛，两侧打量了一下，一笑道：“谁说不是，就只是太清静了点儿，长住下去真受不了……”

雪羽说：“你是说太寂寞了？”

“谁说不是呢？”

冰儿放下了暖壶，略带伤感地道：“是相公你来了，多少还给这里带来了些生气，要是照往常看——唉，那就不用提了。”

难得这个婢子今天开心，话不打一处来，关雪羽自是乐得多知道一些。

“这么说住在金凤堂的人很少了？”

“很少？”冰儿苦笑了一下，“里里外外总共才五个人——堂主，我们姑娘，我，瞎婆婆，再就是大四儿了！”

大四儿关雪羽自然是知道的，倒是瞎婆婆他却是第一次听说过。

“瞎婆婆？”

“别提那个老婆子了……真是要多讨厌有多讨厌！”冰儿轻叹一声道，“相公请想，这么大的地方，总共才五个人，堂主和姑娘有时候出门，大四儿是负责前面的，没事不准进来，这后面可就只我一个人了，有时候真跟孤鬼似的。”

说着她的眼圈红了。

关雪羽不禁有些儿后悔多此一问，平白无故地引起了对方满怀伤感。

冰儿苦笑了一下，想是亦自觉出有些失态，匆匆拿起了暖壶说：“我就给相公你拿雪莲仙露去……”即匆匆去了。

关雪羽独自吃完了早餐，才见冰儿去而复还，除了一暖壶的开水之外，另外还端来了一个小小的绿玉小壶，备有同样色泽的一只杯盏。

这就是所谓的雪莲仙露了。

徐徐地酌上了一杯，入口冰芬，微微有那么一丁点甜，入口即散，沁入心肺，全身上下，立刻兴起了一片暖意，说不出的一番舒泰感觉。于是乘兴连饮了三杯，绿玉小壶也就空了。

冰儿吐了一下舌头，道：“相公的酒兴真好，我们这里，也只有堂主才有这个量，你不觉得头晕？”

说时，睁着一双大眼睛，只是骨碌碌地在关雪羽脸上转个不已。

关雪羽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是酒，听她这么一说，心里禁不住为之一动，猛可里发觉，一阵子奇热上冲脑门，霎时间，全身上下如同着火也似的发热，由不住地“噢！”了一声，身子向后靠了下去。

所幸这椅子靠背够长，要不然整个身子都将会倒下去，不过瞬息之间，他却已有了将要醉倒的感觉，这才识得厉害。

冰儿乍见之下，“呀”了一声，才似乎有些慌了手脚，只急得频频翻着白眼儿。

“这怎么是好……都怪我上来没有说个清楚……相公，相公！你觉得怎么样了？”

关雪羽摇摇头，微微一笑，想说“不妨事”，只是偏偏舌齿不清，只说了个“不”字，便接不下去。

这一霎，他感觉迥异，当真是生平从来也未曾有过的奇妙，整个身子有如火炉一般地奇热，那发热之源，却出自下面丹田之处，有如暖泉喷口之处，自是全身俱处于这股暖流之中。

关雪羽只觉得遍体发软，百骸之间饶是暖烘烘的，偏偏竟是一些儿力道也提不起来，头不昏，眼不花，却是真的醉倒了，这番醉态也真是稀罕。

冰儿忽然间变傻了，只吓得脸色苍白，原来她想起了当年凤姑娘酿造这种雪莲仙露之时，曾经是参照古法记载炮制，曾说过，这类莲露，有大活气血之功，平常人哪怕只饮上小半杯，也受不住，只有内气功力达到一定境界之人，才能服用，惟初服之时，亦只能少量饮用，以凤姑娘内外功力之高，每次亦只能饮上两杯而已，眼前这位关相公一上来竟是三杯下肚，如何挺受得住？万一因此受了伤，又或有个什么意外，自己又岂能脱得了干系。

这么一想，难怪冰儿竟自吓出了一身冷汗，只管望着关雪羽，直着一双眼睛发起了呆来。

良久，她才镇定下来。

“我的相公……你倒是说句话呀！”

关雪羽睁了一下眼睛，脸上就像是染了红颜色那般地红，由他脸上现出的笑容来看，他显然并不痛苦，只是有嘴不能说话，有腿却不能站起而已。

冰儿连急带吓，几乎哭了起来。

金凤堂家法极严，一个怪罪下来，却是冰儿万万吃受不住的，心里越急，就是不知如何是好，当下伸手在对方额头上摸了一下，一摸之下，简直像是火烧了一般的烫：“我的爷……这可怎么是好呀……”

“啊——有了！”她上前一步，两只手霍地把关雪羽托了起来，转身向外就跑。

出得堂屋，一阵寒风袭来，她定住了脚，看看怀中的关雪羽，正自瞪着一双被烧红了的眼睛望着自己，目光之中，无比悬疑。

“关相公，这都怪我不好，忘了告诉你这雪莲仙露是不能多喝的，你这个样子可真把我吓坏了……现在我带你去看一个人，也许她有办法也不一定……”

说着随即展开身法，一路踏雪而出。

金凤堂出身的人，无有不擅武功的。这个冰儿一身轻功甚是了得，眼下更是处于心急状态，身法自然越发的快，“嗖嗖嗖！”一连三个飞快的腾纵，已出去十数丈外，来至了荷池之畔。

关雪羽急于要知道对方要把自己带去哪里，偏偏嘴不能言，却是哼了一声。

冰儿忽然站住了脚步，半惊半喜地道：“你总算出了声音，证明相公你是真气内聚，一半时也许还不要紧，我现在带相公去看瞎婆婆，她本事最大，也许有办法也不一定。”

关雪羽其实心里明白，怪只怪自己上来不知是酒，喝得过猛了，其实以自己内功真元，只消静静地躺下来，运行一遍，虽不能说立刻便可复元如初，最起码是伤害不了自己，是可认定，

偏偏对方这个丫头大惊小怪，一路颠沛之下，想要聚神运气也是不能。

冰儿当下抱着关雪羽一路飞纵直达后院，来到了一座小小红楼当前。

这座楼舍，是用清一色的红色石块砌筑而成，清一色的冬青树绕宅一圈，这些都覆盖在皑皑白雪之下，一面是红白，一面是白绿，看过去只觉得无限清爽！

冰儿在楼前定下脚步，小声向关雪羽道：“瞎婆婆人很古怪，如果她有什么言语冒犯，相公你千万不要与她一般见识才好！”

关雪羽哼了一声，表示明白。

冰儿刚要举步，想起一事又道：“噢，这件事情之后，请相公不要在堂主与我家姑娘面前提起，要不然他们可要怪我了！”

关雪羽勉强地点了一下头，冰儿这才面现喜色地走到楼前，咦了一声，道：“她的耳朵一向最灵，今天居然没有听见！”

一面说，正待伸手向着门上的拉铃拉去，却只见那扇厚厚的红木门扇，蓦地自行启了开来。

冰儿吓了一跳，慌不迭向后急忙闪开。一个黑发乌亮，长身瘦削的女人已自当门站立——这女人穿着一袭长得几乎可以垂到地面的黑色发亮袍子，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眉目之间，甚是清秀，设非是过于瘦削苍白，应该是一个颇具姿色的女人，由外表上看过过去，不过是四十许人，武林之中，很多人擅具驻颜之术，冰儿既称呼她为“婆婆”，可见得年岁是不小了。

“谁说我没听见？”黑衣女人冷漠地向着冰儿注视着，忽然怔了一下，退后一步，苍白的脸上顿时现出了一片怒容，“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同着生人来我这里，看我不活宰了你！”

好厉害的女人，可真是剑及履及，说到“宰”字时，只见她一双瘦手，倏地抡起，蓦然向下一落，有如夜叉探海，双方

虽是距离甚远，冰儿竟然未能逃过。

这种“隔空拿人”的手法，关雪羽固然并非第一次见过，可是观诸眼前这个黑衣女人所施展，显然为其中最杰出者。

冰儿那么巧快灵活的身子，竟然未能闪躲得开，一下子被拿了个紧，随着瘦女人比划着渐渐收紧的双手，冰儿分明是被对方隔空锁住了喉咙，一时间只涨得面红耳赤，两眼翻白，那副形象看来简直是一口气接不下来，马上就得香消玉殒。

“说！”瘦女人圆睁着双眼，怒声叱道，“那是什么人？”

她总算手下留情，两只手暂时松了一松，冰儿托着关雪羽的身子打了个踉，几乎跌倒在地。

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瞎婆婆竟然会有这么一手，更因为平日冰儿在她面前随便惯了，忽然间受制于对方毒手，差一点还为之丧命，连急带气，简直要

哭了起来。

“说，他是谁？”

她显然已发觉到关雪羽在那里，一双大眼睛，只认着对方转个不停。

如非关雪羽事先早已知道她是个瞎子，只由眼前表面上看来，简直和正常人毫无异状。

冰儿咳了老半天才似缓过了一口气来，气得她直想哭。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嘛，也不问问清楚，这一位关相公是堂主请来的朋友……问也不问一声，你就……”

说着说着，兀自禁不住伤心落泪。

黑衣女人挑动了一下眉毛，将信又疑地哼了一声，道：“朋友……什么朋友？姓陆的人缘坏到了家，还能有什么朋友？”

忽然她认着关雪羽大声道：“你怎么不说话？”

“他……不会说话……”冰儿没好气地说。

“是个哑巴？”

“不是……”冰儿气不过地道，“难道我们不能进去再说？”

黑衣女人总算接受了她这个要求，身子向后一闪，空出了门，冰儿随即托着关雪羽身子走了进来，她虽然武功相当不错，但长时间的托着关雪羽这等健壮的一个人，也自感觉到有些吃不消。

把关雪羽身子平平地放置在一张长案上，冰儿累得身上都见了汗。

黑衣女人不等冰儿说话，蓦然间，已自闪身案前。

那是一条长长的古玉石案，关雪羽睡在上面，只觉得全身冰凉，想是专为练功所用，不及多想却已为黑衣女人一只手按住了前胸之上。

关雪羽猝然一惊，猛可里这才觉出对方那只手，简直如同一块冰那般地冷，禁不住身上打了个哆嗦，再看那黑衣女人已自收回了手，退后一步，睁着那双看似黑白分明的瞎眼，盯向自己，脸上神色，大是令人费解。

“原来你是喝多了酒——是雪莲仙露吧？”

关雪羽“哼”了一声。

一旁的冰儿忙插口道：“这都怪我不好，事先没有说清楚，这位关相公，他一连喝了三杯。”

黑衣女人冷冷地说：“知道了，”遂向关雪羽道，“把手伸出来！”

关雪羽一面伸出了手，一面仔细向对方观察着，老实说，对于自己眼前的失常，他压根儿也不担心，倒是对方的出身来路，令他暗自纳罕，实在弄不清楚。

黑衣女人一把抓住了他的腕子，道：“你现在可以说话了，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知道不？”

关雪羽“哼”了一声——就在黑衣女人那只手方自握住的

一霎间，只觉得身上为之一震，一股冰凉之气，蓦地灌输过来，顿时大大地消除了身上燥热，只觉得通体上下，无限舒坦，敢情或许真的可以说话了。

“你叫什么名字？”

“关雪羽！”

微微一顿，他忽然觉出不宜再用化名，只是既已出口，也就罢了。

黑衣女人虽然是双目失明，眼不能看，可是其他官能却敏锐得很，似是已发现了对方的情不由衷。

“是你的真实姓名？”

“噢！”关雪羽讷讷道，“是借用母姓而已。”“这么说你母亲是姓关了？”

“嗯。”

“她必然也深通武技了？”

“嗯，不错。”

关雪羽嘴里这么答着，心里不禁大是狐疑，她干嘛要问这些？怪事！可是答案立刻就出来了。

“这么说，你母亲可是当今燕字门的当家主妇关飞卿了？”关雪羽顿时为之愕然，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对方联想之力竟是如此之强，只凭着一个姓氏，立刻会想到了这么多，而且猜得如此之准。

“你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

“你猜对了！”

“这么说，你父姓燕，燕追云——你竟是燕家的后人，倒是幸会之至……”

直到这时候，她脸上才微微现出了一丝喜悦的颜色，看在一旁冰儿眼中，固是大生其趣，好生不解。

多少年以来，她简直就没有看见过这个女人笑过，就是像方才那一丝喜悦的表情，也是第一次见过，以至于才在一背后咒诅般地称呼她是瞎婆婆。

“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黑衣女人狠狠地盯向冰儿，说道，“不会办事的丫头！”

冰儿气得直翻着白眼，很多事她简直也被弄糊涂了，怎么好好地，这位关相公忽然又变成姓“燕”了。

只是碍于身份，尽管心里狐疑，却也不便多问。

关雪羽奇怪地打量着面前这个女人，心里尽多不解，却也不欲多说。

黑衣女人放下了抓住他的一只手道：“你既是燕家人，这点酒性应该伤不了你，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关雪羽想了想道：“身上奇热，只是无力。”

黑衣女人点了点头道：“那是你喝得太猛了……你们燕家‘九转真功’你可懂得？”

关雪羽又是一惊，点头回答道：“学过！”

“这就是了！”黑衣女人冷冷地说，“那是内功中最有实效的一门功夫，你且试试看。”

关雪羽点点头，随即闭上了双眼，运施这门功夫，并无需花费许多时间，随时可为，只须内吸一口气，按照他们燕门独特的传统，将真气内里九转，归入丹田，随即告成。

在黑衣女人的提醒之下，他随即运施这门内功，一连三次，果然身上燥热大去，已不似先前那样燥热。

黑衣女人伸出手在他身上触摸了一下，点点头道：“嗯！好多了！”

话声出口，她随即发射出一股冰寒气机，直入雪羽气脉之间，会合着后者本身功力运行，霎时间走遍全身。

不过是瞬息之间，随着黑衣女人离开的手掌，他已能欠身而起，一切如常了。

冰儿“呀”了一声，笑逐颜开地道：“相公，你好了？”

关雪羽轻叹一声道：“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应可不必劳累这位前辈，只怪我一时有口不能说话，倒害得姑娘空自着急一场。”

冰儿道：“阿弥陀佛，只要相公身子复原就好了……刚才可把我吓死了，万一您要是出了什么差错，光只是我们姑娘就饶不了我……”

黑衣女人聆听至此，冷冷笑道：“小凤那个丫头也回来了？我还以为她不在家呢！”

冰儿道：“回来又出去了，大概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

黑衣女人冷冷一笑，没有说话，脸上显著地露出了不屑神态。

关雪羽这才想起未曾向对方道谢，即又问道：“还没有请教前辈大名怎么称呼？”

黑衣女人那冷漠的脸上，绽开了两道笑纹。

笑容里涵蓄着几许阴森，却把一双眼睛转向一旁的冰儿注视过去，虽然视而不见，却是气势逼人的。

冰儿起先并没有留意到，但过了一会儿才发觉到那双眼睛仍然紧盯着自己没有离开，她才悟出了其中道理。

“哼！你别是在要我离开这里吧？”

黑衣女人兀自一言不发。

冰儿耸了一下肩，把头转过一边，假作不答理她，可是到底抵不住对方凌人的气势，叹了一口气，只好站起来。

“我先走就是了，只是你可不能把关相公留在这里太久，要不然，让堂主知道了……”

“哼！”黑衣女人冷笑了一声道，“你少在我面前提他，别人怕他，我可是不在乎他……你快去吧！”

冰儿看了关雪羽一眼，正要嘱咐什么，雪羽却向着她微微摇了摇手，示意她不必多说，自己有数，冰儿这才站起来赌气走了，临行前，重重地带上了门。

黑衣女人挑动了一下细长的眉毛，狠狠地道：“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说着她轻轻地叹口气，很勉强地压下了心中一团怒火，凝神倾听了一下，像是确定了冰儿已然离开，这才转向关雪羽。“你刚才问到我的名字，可是？”

关雪羽道：“前辈如有碍难，不说也罢。”

“那倒不是，只是太久没有人问起过我，忽然听你提起，使我感到一些震惊……我仿佛可以想到，一个人的姓名，对某些人来说，确实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对于我来说，好像已不再有什么意义了……”

嘴里这么说着，黑衣女人来回地在房间里走了一转，却停步在关雪羽跟前，冷漠的面颊上，竟然感染了一些客气。第一次让关雪羽感觉到她真的是个女人——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女人，最起码她曾经也有动人的姿色。

“你真的想要知道？”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好吧，我就告诉你！”

一霎间，她那张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姓卢，名幽，你可曾听过这个名字？”

关雪羽摇摇头，忽然想到对方眼睛看不见，正要开口，卢幽却已先开口。

“你在摇头，我感觉得出来。”她冷冷地接下去道，“其实何止是你不

知道，这个天底下，大概认识我的人，不会超出十个人，这还是在四十年以前。四十年之后的今天，怕只有四、五个人知道我了，这四五人个当中，还要去掉青陆桐和现在的你！”

“陆青桐？”

“就是这里的主人凤七先生，你还不知道？”

关雪羽原已知道了凤七先生的本名，只是还不熟悉而已，经过黑衣女人卢幽这么一提，他才忽然熟悉，加深一些印象。

“我知道，只是我习惯了称他为凤七先生，就像他的女儿，我也习惯了称她是凤姑娘。”

卢幽道：“不要提那个丫头！”

关雪羽皱了一下眉不解道：“听你口气，莫非前辈与陆氏父女有什么芥蒂？”

“芥蒂？”卢幽冷笑了一声，“那倒是没有，我只是对他们很失望，很寒心，你可知道‘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

关雪羽又点点头。

卢幽立刻接下去道：“对了，这就是我对他们父女俩的印象，用这一句话来形容，实在是极为恰当。”

“卢前辈你的身世也离奇了，我实在弄不明白……”如果这是对方的隐秘，他却也实在不便过问，是以说到后来，便显得有些吞吐。

卢幽轻轻地哼了一声，摇摇头说：“你现在不必知道，不过，终究，你会知道的。”

说着，她随即在关雪羽对面坐了下来，一双眸子迟滞地在关雪羽脸上转着。

“告诉我！”她殷切地问道，“你父母可好？——我的意思是他们快乐么？”

关雪羽道：“很好，也很快乐！”

“这就好……”卢幽微微地笑着，“唉！这一晃，该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渐渐地，她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有些凄苦。“你可知道？”她说，“我跟你母亲很早就认识了，那时候，都还是姑娘的时候。”

一句话可就泄了底儿，原来她也已是结过婚的人了——那么对象是谁呢？

是凤七先生？却又不大像，果真那样，凤姑娘岂不是她的女儿了？然而，由她说话的口气里却是极不相似……这就又不对了。

“这应说，卢前辈你的家，是……”

“我没有家！”

“那么尊夫？”

“我也没有丈夫！”

答得真够爽快利落，却使得聆听的关雪羽为之一怔。实在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接着他立刻便明白了，想是她丈夫如今已死，或是中途仳离，这也不足为奇。

“这世界上，如果没男人该多好。”

那么冷涩地笑着，果真是一副“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突然间冒出了这么一句，真叫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感觉，因为怨到了男人，身

为男人的关雪羽一时倒不知如何置答了。

卢幽冷笑了一声，站起来在室内踱了几步，缓缓地又转回，坐下来。

“你别误会，实在是这个天底下，大多数的男人都不是好人，却非是全部。”

关雪羽微笑了一下：“这几句话不是同样也可以用在女人身上？”

“女人？”卢幽再一次地冷笑着，“女人还是人么？在这个世界上，女人是没有分量的，三从四德、七出……女人实在太可怜了……”

关雪羽一时不再吭声，他实在也无话可说。

卢幽忽然改了面色，讷讷地道：“我把话扯远了，我所以单独把你留下来，是想要知道，你与陆青桐父女之间的关系，你能告诉我么？”

关雪羽摇摇头说：“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你们是朋友？”

“不尽然！”

“是敌人？”

“也很难说……”

“那么，你又为什么会住在这里？”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告诉我，为什么？”

关雪羽想了一想，认为并无保守秘密的必要，随即把此来经过简单说了一遍。

他虽然说得简单，卢幽却听得很是仔细。

“哼！原来如此……”卢幽道，“你可知道你们燕家与陆青桐之间多年的积怨经过？”

关雪羽说：“我知道一点，刚才凤七先生告诉我了！”卢幽道：“这已经很明显，他打算把多年旧恨发泄在你身上，你也许还不知道，三十年前，他在最后一次与你父亲比斗剑法时，曾经败在了你们燕家‘燕子飞’第六十四招上”。关雪羽微微一惊，道：“那便是‘燕翅双飞’的一招了？”卢幽点点头道：“不错！就是这一招！”冷冷笑了一下，接道，“你们的燕家剑法我是懂得的，不过这一手‘燕翅双飞’却是威力十足，陆青桐到如今还没有把握胜过它……他早晚定会要拿你来试过身手，你可要小心了！”

关雪羽道：“陆前辈剑法精湛，今晨我已经见识过了。看来我父亲也未见得是他敌手，我就更不用说了！”

“哼！那也不一定！”

卢幽忽然间像是想到了什么，问道：“在这里你还要住多久？”

关雪羽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并无意住在这里，真想早一点离开！”

“这是天意，你用不着后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明天起，每天你抽出一个时辰来，到我这里一趟……”

“这，为什么？”

“为什么？”卢幽冷笑了一声，“现在你也就别多问，来了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忽然神色凝了一凝，眉头轻轻一皱道：“躺下！”顺手一掌，按向关雪羽前胸：“有人来了！”

关雪羽简直无暇多思，顺其手势躺向长案。

那卢幽身法之快，简直使关雪羽大为震惊，像是花底的一只流莺，双臂开合之间，已飘出丈许以外，落座在另一张坐椅之上，一起一落，宛若无物！

就只是这一手轻功，即令关雪羽大为折服，在他印象里，简直是不见前人的一番新的境界。

这番动作实在太快了。

关雪羽方自睡倒，也正是卢幽坐下之时，同时之间当前的一扇门霍地自行张了开来，一条人影鬼魅也似的飘身而入。

这一切简直如在幻境。

直到关雪羽忽然警觉这个进来的人，正是此间主人凤七先生时，才使他明白到了是怎么回事，心头惊得一惊，随即回复如故。

凤七先生目光一扫躺下的雪羽，倏地转向卢幽，长眉挑了一下不悦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了？”

卢幽冷冰冰地道：“多喝了两杯雪莲露，醉了，不妨事的。”凤七先生“哼”了一声，身子微微一闪，飘向雪羽身前，低下头向着他脸上注视了片刻，确定卢幽所说不假，脸上才似现出了自然。

“你怎么会找来这里的？是冰儿带你来的？”

“不，是我自己找来的。”

想到了冰儿可能因此受责，关雪羽随即临时撒了个谎。卢幽冷冷一笑，说：“怎么，我这里是毒窟，来不得么？”凤七先生那等倨傲之人，似乎在这个卢幽面前，却也不得不有些收敛。

“那倒不是——七姨娘你又何必多心呢？”

“哼，还怪我多心么？想想看，你足有三个多月未来看我了。”“我……是太忙了！”

“不忙的时候呢？”

“……”凤七先生脸上微微现出不安，看了一旁的关雪羽一眼，说道：“怎么，好了吧，我们走吧！”

关雪羽缓缓坐起来，转向卢幽道：“谢谢卢前辈救助之恩，我走了……”

卢幽点点头道：“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可是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一面说着，她把脸转向一旁的凤七先生，冷冷道：“青桐，你这一辈子缺德的事干得已不少，可不能再犯错了，这个孩子我很喜欢……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是决不答应你的——”凤七先生一双长眉倏地向两下一分，发出了阴森森的一声冷笑，却自行忍着，改为笑脸道：“谁说我要怎么他了？你就省省心吧！”

卢幽点头道：“这样就好……”

接着她随即又自发出了一声轻轻叹息：“青桐……我这都是为着你好……”

一面说，她随即自行站起来，转身向里面步入，挥手表示说：“你们去吧！”

凤七先生看向关雪羽说道：“我们走吧！”

出得门来，凤七先生脸上俨然像是罩上了一层寒霜，一语不发，独自前行。

二人一径来到了早上下棋的亭子，坐下来。

“你怎么知道她姓卢？”

凤七先生精芒四射的一双眸子，直直地逼视在他脸上。关雪羽道：“是她自己说的！”

“她？说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关雪羽道，“只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卢幽，她好像眼睛看不大清楚。”

“当然，她本来就是一个瞎子，哼哼，你可知道她的身份么？”关雪羽摇摇头，忽然想到了凤七先生方才称呼她的一声“七姨娘”，由不得猝然间使得他吃了一惊。

七姨娘？难道说这个卢幽的身份竟会比眼前凤七先生还要高么？

“你可知道她的确实年岁？”

“不知道！”关雪羽微似意外地道，“前辈为何问起？”凤七先生脸上现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不只是神秘，多少还隐藏着一些不怀好意的阴森……

“如果我说出了她实在的年岁，你必然会觉得大吃一惊，我告诉你，她的实在年岁，已经九十七岁了……”

关雪羽真的吓了一跳。

凤七先生缓缓地道：“她是一个厉害复又精明的女人，若不是皇天有眼，让她眼睛瞎了，只怕今日的武林势将会大乱特乱了，可就不是今天这般太平了！”

言下之意，倒似乎卢幽这个女人无恶不为了。

然而，关雪羽并不曾因他的言语所蛊惑，他宁可凡事相信自己的眼睛与耳朵。

“方才我听见前辈你称呼她是‘七姨娘’，莫非她是你老的长辈？”

凤七先生脸上现出了鄙夷的笑容，欲言又止，伸手拿起了棋子道：“来，我们下棋吧！”

夤夜闯禁地 一睹混元功

凤七先生与关雪羽这局棋直下到日落黄昏时分，关雪羽以二子见负，输了这一局。既是这样，凤七先生却对他刮目相看，大为赞赏。他哪里知道，关雪羽存心忠厚，并未施展全力，一来给对方面子上好看，再者自己也好早一点摆脱他的纠缠。这局棋设若是关雪羽赢了，凤七先生是以长者之尊，必将不肯善罢甘休，势将继续下去，那可就是头痛之事了。

返回居住处，他先行静坐，练了一遍内功，只觉得遍体生温，虽然外面冰雪沃野，气温甚低，他却并没有觉出来一些儿寒冷之意，显然方才饮下的雪莲仙露，已经发生了效果，当真是“灵物生灵”不可思议了。天黑以前，冰儿照例送来了晚餐，一只烤透了的雪鸡，却将红米雪菇冬笋等配合作料置入鸡腹，是以鸡熟饭亦熟，吃起来别具滋味。

“味道好不好？”冰儿笑着说，“白天害你受了罪，特地弄点新鲜的给你尝尝新，这里的雪菇和雪笋味道美极了，别处任它哪里也比不上。瞎婆婆就最爱吃这个，再来上一杯大八片，咳，那味道可就更美了！”

关雪羽问：“什么叫大八片？”

“是茶！呶，相公你看！”一面说，随手揭开了携来的茶碗碗盖，现出了碗里的茶，碧澄澄的茶水里沉淀着几片如同小儿手掌般大小的茶叶，那茶叶色泽嫣红，呈半透明体，绝难想象，以红色的叶体，竟然会溶出碧色的汁水，也算是一奇了。

“这也是七指雪山特有的产品，是我们姑娘自己采下来炒制而成的，你等会一喝就知道了。”

雪羽倒是真的觉得饿了，不大会儿的工夫，整只雪鸡都下到了肚里。

冰儿笑眯眯地双手奉上了茶，他接过来呷了一口，果真异香荡漾，唇齿留芳。

冰儿转头把一个猩红色的软垫铺好在凭窗的一张靠背椅上，推开窗扉回头笑道：“来吧，我的爷，在这里歪一会，比什么都舒坦，你瞧瞧外面这花，开得可有多欢——”

一片姹紫嫣红，着实地使他着迷了。除了盘龙虬结的那株老梅树之外，光只是一些盆景亦是奇观，其中一多半，他竟然连名儿也叫不上来，善解人意的冰儿，偏喜多事。

“这是郁金香，这是虞美人，这是美女樱……”那个最迷人的坠有串串小红花，紫色花盆，冰儿指着说：“这是我们姑娘最喜爱的‘吊钟冰海棠’，种植这盆花可费事了！”

这些花虽都比较耐寒，可是在七指雪山冬季这般气候里能够生存下去，不能不称得上是奇迹，显然是经过了一番特殊的培养方法，才能适应。

冰儿捧上了香茗，雪羽接过来呷了口，目光浏览在窗外那一片五色缤纷里，只觉得无比温馨。

一个念头陡然自脑中兴起：“我此来祸福尚在未知之数，岂能沉耽于眼前安乐之中？此间虽然好，却与我素行不符，焉得就此沉醉？却须振作才是！”

一念之兴，顿时有如兜头浇了一盆水，霍地心如明镜，一双眼睛随即自花丛中收了回来。

冰儿却是善解人意，立刻就觉出了有异。

“咦？相公，你怎么啦？”

雪羽摇头道：“你用不着这么服侍我，我一向自己动手惯了，再说这里也不是我的家……”

冰儿嘻嘻一笑说：“姑娘临去的时候，还让我关照你说：要相公你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千万不要拘束，你可怎么又客气起来了呀……”

关雪羽微微一笑，心知与她说也说不清，倒是眼前一件事，却十足地令他觉得有趣。

“你可曾去过瞎婆婆那里？”

提起了瞎婆婆这个人，冰儿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去过了，每天一次，给她送饭去。”

“每天一次？”

“早就这样了！”冰儿说，“其实她早已练成了辟谷之术，十天半个月不吃一点东西也没有关系，却还要我每天送饭去，吃的都是一些古古怪怪的东西，简直都成了神仙了！”

关雪羽道：“她来到七指雪山有多久了？”

“总有一二十年了，”冰儿仰着脸想了一会儿道，“到底有多久我可是不清楚，在我来到以前她就来了……”

“她的武功如何？”

“谁也没见过，不过……”冰儿说：“听说是高不可测，不过，只可惜她是一个瞎子，一个人眼瞎了，本事再大，又能怎么样呢？”

话说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关雪羽转过话题谈些别的：“想不到七指雪山金凤堂，竟然会有如此气势，这么大的地方，却只有你们这么几个人居住，实在是太孤单，太冷清了！”

冰儿叹息道：“谁说不是呢！假使堂主与姑娘再一不在家，唉……那就不用提了……”

“这里少了一个女主人，”关雪羽想起来忽然问道，“凤姑娘的母亲呢？”

冰儿神色微微一愣，苦笑着摇摇头道：“不知道……”

她左右看了一眼，用一根手指轻轻压在唇上轻嘘了一声，道：“可别再问了，这是我们家的忌讳，无论是堂主或是姑娘，谁都不愿提这件事，多年来早已成了习惯，相公你可千万别在他们面前提起呀！”

关雪羽微微一笑，也就不再多说，内心未免有些狐疑。想一想到底是人家家里的私事，既然不愿提起，自然有难言之隐，自己又何必要知道？

二人又谈了些别的，冰儿想到还有些事情有待料理，便自告辞去了。

关雪羽独自在屋里看了半卷书，天色益晚，一片月色泻进来，显示着今乃良宵。

推开窗望出去，月色下的白雪，简直亮若灿银，刺迫得肉眼生疼，恍惚中，他又看见了那只小麋鹿，正自昂着一颗初出头角的脑袋，在雪地里左右顾盼，于是，老树、寒梅、苍松……在均匀的月光之下，俱是各有姿态。那是一种纯属灵性的静态美，只有心有灵犀的人，才能完全领会到。

关雪羽一霎间心灵上得到无比振奋，情不由己地拔身直起，“唰”地掠身窗外。

正自昂首的幼鹿，乍见人影，吓得转身就跑。

关雪羽似乎动了童心，心里呐喊着“哪里跑！”便自发足疾追下去。

假借着追鹿，就势活动一下身骨，关雪羽随即施展出杰出的轻功绝技，

一泻如箭地直追下去。

一人一鹿，展开了亡命般的奔跑。

陡然间，关雪羽施展出燕家轻功绝技“追云箭”身法，一连五六个起落，最后这个纵势身子下落时，却已赶越在鹿身当前。

这势子施展得快极了，随着他落下的身子，右手霍地向前一递，“噗”地一声，已经按在了这只幼鹿的头顶上，鹿势奇猛，霍然间重心猝失，头部向下一沉，冲劲未去，至于整个身子都为之翻了起来，却为关雪羽左手一托，就势将这只麋鹿擒到了手，举了起来。

这番施展，真个痛快，淋漓尽致，自然，他无意伤害这只可爱的幼鹿，遂轻轻把它放下来，任其自去。

明月、白雪，映衬得极其清爽——一阵风袭过来，树叶子唏哩哗啦直是作响。

在摇曳开来的枝丫空隙之间，关雪羽忽然发觉到一幢巍然耸立的楼阁。

这里四面多树，且是参天古树，是以偌大的一幢楼舍隐蔽其间，设非来到近前，几乎不为所见。

关雪羽心里不禁为之一动，忖思着：“我只顾一路追赶那只麋鹿，眼前竟不知来到了何处，设若是主人的禁处，又当如何是好？”

心里这么盘算着，到底由不住有些好奇，身子微微一闪，便自来到了楼前。

在无数参天大树围绕之中，眼前这座石楼越加显得气势雄伟，想是年代久了，楼壁上爬满了纠葛的老藤，近看简直就像是一堵小山。

就在眼前大片楼影之中，隐约地透出了一点暗淡灯光，显然这里有人居住了。

关雪羽忽然猜想着，很可能凤七先生便居住在这里，虽说是自己无心来此，一旦被撞见，却也是尴尬之事，心里念着，便即匆匆绕向一边，穿林而出。

地上积着薄薄的一层雪，关雪羽为恐留下脚印，特意地施展出踏雪无痕的绝技，一径地向林内步入。

他原想尽快离开这里，不意这一存心回避，竟然反倒切入核心。

敢情这片树林，是主人有意栽来遮蔽什么用的，关雪羽原本脚下甚快，一脚待将踏出，忽然似有所警，赶忙把那一待出的脚又收了回来。

正前方五丈开外，原来是一面高起的向天平台，很可能是这座山峰的最高峰顶，约莫有十丈见方，形成了一块地势高亢，极为特殊的空旷场地。

使关雪羽感到吃惊的倒不是这块空地，而是空地上直直伫立着的那个人——一身雪白大氅，迎风簌簌飞舞，两只手上各自调弄着一只同样白色的雪鹰。

关雪羽目力精锐，只一眼就看出了这个人正是凤七先生，如此深夜不去睡觉，却在这里玩鹰，倒是好雅兴。

随着他的衣袖挥处，那双雪鹰只管围着他翩翩起舞，一人二鹰在此雪夜这番戏耍，看上去真有仙人气派，却使得关雪羽不便造次而忽然现身了。

所幸他见机抽身得早，要不然势将为对方所发现，只是他却知道凤七先生听觉灵敏，只消一点声音，定会为他所察知，不得不特别小心。

这时，他悄悄隐身于树后，一双眸子注意着场子里的一人二鹰，倒要看看下一步究属如何？

月白雪明，照见得场子里十分清晰，随着凤七先生双手挥处，那一双雪白大鹰霍地鼓翅而起，沿着现场四周翩翩飞舞起来。

看到这里，不禁使得关雪羽又自吃了一惊，暗忖着鹰性最是机灵狠厉，莫非凤七先生是借助这对雪鹰来放哨存警，以为戒卫不成？

果真如此，他又待将何为？

心里盘算着，关雪羽简直进退不能，生怕一个不慎，惊动了两只飞鹰，暴露了身形，倒像是自己存心来此偷窥了，岂非有嘴也说不清楚。

场子里的凤七先生这时已脱下了身上的大氅，现出了里面的一袭黑色便装。

忽然，他面向西面拉开了一个架势。

关雪羽顿时大悟：“噢——原来此老是在练功夫……倒要瞻仰瞻仰，看看是什么奇特的功夫，值得他如此心存警戒？”

关雪羽这一霎心旌频摇，生怕忽然为他发觉，却又不免心存好奇，一时掩身树后，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

凤七先生果然是在练功夫，只见他左脚缓缓地向外跨出一步，成了左弓右箭之势，同时仰天的面，缓缓地吐出了一口长气，竟自行起了吐纳功夫来。

关雪羽不禁大是奇怪，武林中虽然门派迥异，各门派练习武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法，但是就吐纳一门来说，却是大同小异，像眼前凤七先生这般拉着了马步练习的方式，却是前未之闻，不免引起了他极度的好奇，随即屏息凝神地仔细观望下去。

这一阵别开生面的吐纳之术足足持续了有半盏茶的时间，双方相距甚远，关雪羽极力辨认，亦难看出他的面部表情，却可以看见他原本瘦硕的身子，渐渐涨大起来，随着他每一次的呼吸，身形即涨大了许多，渐渐地，这个身子竟像是吹满了气的羊皮筏子，使得关雪羽大大为之骇异不止。

这种能使体魄元气涨大的功力，在内功中属于“混元一气功”，能练成这般功夫的人，多半全身上下刀枪难犯，且能以气机伤人百步内外，是一种极厉害的内家功夫。

武林中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这门功夫，但是识其门而入者，却少之又少，能够练成功的，更是千不闻其一，那就更少了。

关雪羽心里甚是惊异，这才知道眼前的凤七先生莫怪乎在江湖上有这么大的名头，敢情实在是真功夫，今夜如非是自己亲眼看见，简直难以相信，他已练成了混元气功。

两只雪鹰兀自环绕这片场地四周，翩翩起飞着，略有风吹草动，势将逃不过它们那四只锐利的眼睛。

少侠遇奇缘 黑房练异功

凤七先生练完了气功之后，身子重新站好，紧接着却又摆出了一个姿势。

凤七先生那个站姿很奇怪，拳着右脚，只用左脚站在地上，身子微微半蹲，随着右手的缓缓推出，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待到收回时，才又慢慢的吸进，显然是先前的吐纳未了之势。

关雪羽原意恨不得立刻离开，偏偏势又不能，须知武林之中，最忌讳泄露本门身法，一旦为凤七先生撞见，极可能反脸成仇，即使是落下一个窥人隐私的罪名，也不光彩，心里越是后悔有此一来，越不敢惊动对方，落得有口难辩。

凤七先生显然没有一些警觉，兀自继续着，如此又持续了一段时间，才停了下来。由于他一再重复着相同的一个动作，关雪羽即使无心窥伺，却也情不自禁地在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幸凤七先生没有再继续下去，这“混元一气功”正是他目前练习的重心，当下取衣在手，转过身来，一径向住处楼阁转回，两只雪鹰长啾一声，就像一双护驾的卫士，紧紧跟随着主人身后缓缓前进，转瞬之间，这一人二鹰，随即消逝于树林之中。

又过了一会儿，关雪羽才敢移动身子，自忖着主人必然已经转回楼舍，这才循着来路退回。

一路上他仍然施展踏雪无痕的轻功绝技，生怕在现场留下了任何足迹，待到出得树林，一阵风起，直使他机灵灵为之打了一个寒颤，想及方才所见，兀自由不住犹有余悸。他原本就知道这个凤七先生一身武功甚是了得，直到方才那一霎，才亲眼证实了对方的精湛实力，竟然较诸他想象的更要高出甚多。

一个习武的人，他本人必然是对于武学有所仰慕，一个习武的人，尤其是有着杰出武功的人，也必然会多少有一点“唯我独尊”的英雄观念，通常一般而论，那便是最不能容忍别人的武功高过于自己。关雪羽显然是属于前者类型的人，这个念头的滋生，不禁使得他对于凤七先生这个人油然而生出了几分尊敬之意，自然，同时也感伤于自身的不成气候与渺小。

飕飕的风贴着雪地刮过来，在此高山极峰，真有股子冷劲儿，直有如万千根细小的钢针，纷纷刺向肌肤，猝当之下，真叫人有些吃受不住。

关雪羽出时过于仓促，根本不及多穿衣服，这时不得不借助本身真力，将一股暖洋洋的丹田元阳之气自小腹提起，随即布及全身，渐渐地身上随即生出了一番暖意，那刺肤的寒风，也就不再可畏了。

他顺着一条曲折的雪间小道直直而前，走了一程，定下脚步，四周认了一认，觉得很陌生，很可能把路走岔了，蓦然抬头，雪光映衬里，发觉到侧面前方耸立着一座小小阁楼。

他先是心里一惊，只以为自己糊里糊涂地看花了眼，再看之下，才认出了正是日间同着冰儿一起来过的那一座红石小楼——瞎婆婆卢幽居住的地方。

真没想到胡走瞎撞之下，竟然会来到了这里。

心里想着，正待转身，却又动念道：这位卢婆婆曾说过要我每天抽出一个时辰到她那里去一趟的，想是有什么特别用意，我何不此刻……只是现在太晚了一点，不便打扰就是。

思念之时，脚下已来到楼前，想着不妥，便又转过身来，不意身子方自转过一半，耳边上已听见了阴森森的一声冷笑道：“既来之，则安之，你就进来吧！”

关雪羽心中大吃了一惊，他一路之上，皆是施展轻功而来，况乎距离对方楼外，少说也有两丈开外，其间还隔着一层石墙，就是这样，仍然未能逃过对方耳朵，这卢幽可真有些不可思议的怪异伎俩了。

事出突然，关雪羽一时为之愕然，正不知回答什么，却只见正面的两扇楼门，已霍地自行张开了。

到了此时，容不得关雪羽踌躇不前。

他轻轻道了一声“打扰”，即行举步直向着门内走进去。

迎面袭过来一阵微风，却是柔中带刚，紧接着身后房门“吱”地一声轻响，又自合拢。

关雪羽猛地抬起头来，目光所接触到的，只是那一盏青蒙蒙的孤灯，别无所见，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却连鬼影子也没有一个。

“你觉得奇怪么？”

声音落自顶上，有似空谷回音。

随着关雪羽抬起的头，几乎把他吓了一跳，原来他所要见的那个卢幽高高在上，整个人活像一只大守宫，平平地贴在天花板上。

内家武功之中，原来就有“壁虎游墙”这一门，但是也只能作侧面的贴壁而行，像眼前卢幽这般垂直地悬在顶上，接触而仅仅不过只是一双手掌，两只脚尖，只凭着这么小的接触，竟能把整个的身子悬贴室顶，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

即以“壁虎游墙”这门功夫而论，也是走动较静止为易，能够定身不动者，才是一等的内家高手，自然，像眼前瞎婆婆卢幽如此施展方法，足足可以称得上前所未见，未之闻也。

卢幽说完了这句话，双掌微松，直直的躯体，随即脱离室顶，缓缓向下落来，不是飘，却还比飘更要来得缓慢，那么徐徐地下坠，简直轻若无物，直把关雪羽看得毛发悚然，由不得后退了一步，若非是他早已确定对方这个人的存在，简直要把她当成一个鬼怪，一个幽灵……

那么缓慢的下落之势，足以显示出她身子该有多么轻，却又并非仅仅只是一个轻字所能涵盖——那是一种惊人的气功提升，关雪羽在神色微定之下，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眼前落下的人影，待到距离地面相当位置时，忽然静止住，接着上身直起，下身下降，缓缓地直立地上，整个过程配合得恰到好处，天衣无缝。

“燕雪，你可见过这种身法么？”

脸上一片冷漠，语音却十分和蔼，那一双空具形象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对方。

关雪羽摇头说：“没有！”

“那么，你可曾听人说过？”

“也……没有……”

卢幽脸上终于泛起了浅浅的一抹微笑，像骄傲却又含蓄着几许凄凉。

“你是燕家门的子弟，不应该一无所知。”

她轻轻地哼了一声道：“如果我判断正确，你父亲燕追云多少也该有了入门的功力，虽然我们的练法并不一样！”

关雪羽摇摇头说：“我父母功力甚高，但是还绝难达到这般境界，卢前辈，这是一种气功的提升功夫么？”

“你果然有些见识！”

“我只是如此猜想而已……”

“你猜的不错……”

卢幽坐下身来，随着指了一下道：“坐下说话。”

关雪羽依言坐下，正在她对面。

“燕雪，我告诉你，方才你所看见的这门功夫，本名就叫‘提升术’，乃是当年苍松老人所创始，百年以来，擅此术者凤毛麟角，据我所知，大概只有三人。”

“三个人？”

关雪羽不禁吃了一惊，才知道自己真正是“孤陋寡闻”了。

卢幽点了一下头，伸出一双白净的瘦手，用两根手指头比了一个掐的样子，距离座前三尺以外的灯捻子忽然为之一明，落下了一些火星子。

她虽然双目失明，但这些动作，简直比起有眼睛的人还更为仔细，不容你不为之怦然惊心。

用凌虚的劈空掌力，尽可以在百步内外取人性命，其实极难，却是有道可循，而似眼前“信手捻灯”，看似易，却是真难而又无迹可循。

这个女人真正有不可思议，令人匪夷所思的武功了。

“这三个人一个是长白山的老人参，人称银发药王杜可喜，第二个便是你祖父燕七，第三个就是我——”

关雪羽由不得心里又自一惊，这其中牵扯到自己祖父，已是让他吃惊，而更令他吃惊的是，老人参这个人，如果他记忆不差，这个老人参便是当今横行天下金鸡太岁过龙江的师父了。

卢幽木讷道：“如今你祖父已作了古，老人参东江战后，外面传说他也已死了，果真如此，便只有我一个人了！”

关雪羽道：“老人参即使死了，他弟子金鸡太岁很可能继承了他一身绝学。”

卢幽道：“你提的是那个姓过的小子？我听说了！”

提起了过龙江这个人来，关雪羽确实有过多感慨，其中不仅仅只是仇恨，更有着无限遗憾……那一晚，在石窟中，自己原可不费吹灰之力将他杀死，为世间除此大害，偏偏竟是下不了手，以至于任其见机而遁，自此渺无踪影，也不知他的下落如何？

“你在想什么？”

卢幽的话，使得他猝然警觉，忙问道：“没有什么，老前辈，你可见过这个人么？”

摇摇头，卢幽说：“没有，不过我知道老人参收了这么一个好徒弟，并把他一身所学，传授给了他……果真这样，这个姓过的当是十分了得了……”

顿了一顿，她才又接下去道：“如果你祖父燕七也传授了你父亲，那么你父亲如今功力，当必不会在陆青桐之下，很可能还超过了他。”

关雪羽颇似意外地道：“这么说陆前辈并没有学会……”

卢幽冷冷一笑道：“我没有教他，他一辈子也学不会，也可能是他为什么不得不还养着我的道理，如果我已传授了他，只怕早已活不到如今……”

关雪羽暗中打了个冷颤，没有搭腔。

“你不识青桐的为人，认识他不够深……”卢幽喃喃地道，“他是一个极具心机，心胸险诈的人……他太要强好胜，见不得这个天底下任何人的武功高过于他，且又心狠手辣，作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再加上他武功高强，聪明多智，因此，便成了一个极厉害的人物，我只怕你会着了他的道儿！”

关雪羽冷冷一笑道：“我无求于他，又怎么会着了他的道儿？只是他好生生地把我带来这里，却令我大是不解，究竟又为了什么？”

卢幽“哼”了一声道：“你用不着急，就快会知道了，你也用不着懊丧，若没有这个机会，你不会认识我，也就错过了你毕生难逢的机遇。”

关雪羽为之一怔，道：“老前辈的意思是……”

“我要收你为徒，传授你几种武功，你可愿意？”

关雪羽微微一惊，由不得喜形于色。

卢幽微微点了一下头道：“且看你的造化吧，你且先莫高兴，十天之内，你可能尽得我传，也可能一无所获，其中奥妙，端在乎你的灵悟之力……”

说到这里，她竟长叹了一口气，道：“这你就知道了，要造就一个非常身手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仅只凭毅力有时候仍是不够的。”

关雪羽道：“老前辈要传授在下武功，自是难能可贵，只是若要列在下为门墙之内，收为弟子却是与我燕家门规有碍，这就恕难从命……”

卢幽说道：“这个我也就不强你所难了。”

她随即又叹息一声道：“看来我这一辈子是命中注定了的孤独到底，到老也没有传人的了！”说到这里，她站起来道，“你跟我进来！”转身向里面走进。

关雪羽应了一声，跟着她进入内室。

他这里方自一脚踏入，顿时只觉得四下里一黑，有如掉进了染满了墨汁的巨缸，耳听得身后房门关闭之声，简直不知道置身何境，此时此刻，非但看不见前行的卢幽，简直伸手不辨五指，这个卢幽把自己带来这里，却又是闹的什么玄虚？

“你觉得黑么？”

黑暗中传过来卢幽的声音。

“太黑了！”关雪羽莫名其妙地道，“老前辈还是请亮着了灯，才好说话！”

“那倒不必！”卢幽冷冷道，“数十年以来，自我双眼失明以后，一直都是过着这种日子……这样你便可与我处于相等地位，有着同样的感觉，我所要传授你的功夫，正是非此不可。”

关雪羽暗忖着：原来如此，却是不迭地叫苦。

卢幽道：“这是一间十分宽敞的屋子，里面各物不缺，慢慢的，你便会有所适应。”

话声微顿，关雪羽只听得一丝极为细微的破空之声，自右侧方，向着自己脸上袭来，如非关雪羽昔年在暗器听风术上下过一番苦功，像耳边上这一丝异音简直无能听见。

然而此一霎，他却不能掉以轻心，惊惶之中，眼睛既不能有所见，便只有凭诸感觉，慌不迭地把头一偏，“丝”一声，一件比蚊子还要小的细小物什，由耳边上滑了过去。

紧接着另一丝异音，较诸比前一次更为细小的，直循着他颜面正中直飞了过来，简直细小到若有似无。

关雪羽却宁可信其有，慌不迭地向后一个倒仰，像是恰恰躲闪而开。

耳边上即听得卢幽微笑道：“很好，你总算没有让我失望，通过了入门第一关，有资格登堂入室，接受我的‘神宝无相定心止观’功力了，可喜可贺！”

关雪羽既惊且慰地道：“方才是什么暗器，这么细小？”

卢幽道：“哪里是什么暗器，只是两根细小的发丝而已，寻常人是无论如何也听不出来的，这证明了，你曾练习过燕家的‘暗器听风’之术，有了这样的根底，对你现在参习我太乙门的功力，大有裨益。”

“太乙门？”

“你当然不会听过这个门派，”卢幽道，“因为这个门派早已不存在武林，而我是仅有的一个而已。”

话声一顿，关雪羽立刻觉出面前疾风袭近，猛可里一股劲风直向他脸上袭来。

关雪羽“啊”一惊，仰面翻身，躲过了对方无形的一拳。

只是躲过了上面，却躲不过下面，紧接着腰上一紧，却似中了对方一掌。

这一掌卢幽当然留了分寸，虽然这样，关雪羽不禁被打了一个踉跄，脚下一闪，噗通一下栽倒地上。

他身子方倒，耳听得卢幽声音道：“小心！”

紧接着“叭！叭！”两声，关雪羽左右双颊上已各自着了一掌。

这两巴掌可是打得不轻，等到关雪羽起手阻拦时，对方早已退回了身子，一来一往，真是快若飘风。

关雪羽被打得两边脸直是发热。

耳听得暗影中卢幽冷冰冰的声音道：“一错再错。哼哼，你要记住，受创之后最要保持镇定，因为最厉害的杀手常常是待机而出，如果你能镇定，这两巴掌你应该是躲得过的。”

挨了打还要听训，心里的确不是滋味，但是对方说的确是实话，却令他好生惭愧。

他暗自思忖，果然如此，以自己官感听觉，真要是能沉着镇定，对方这两掌一定是伤害不到自己，虽然说起来人人省得，可是做起来却又是一回事，倘能深记，也不枉白白挨了两掌。

心里思忖着，随即站起。方自道了声：“老前辈——”

话方出口，只觉得右肩上一沉，“咄”的一声，又着了一掌。

这一掌不重，关雪羽方自愧窘，耳边上“呼——呼——”的两声疾风扫过，直向他左右双颊上搥来。

原来那肩上一拍只是一个引子，旨在声东击西，接下来的左右开弓，才是原来打算。

有了方才的前车之鉴，关雪羽总算学乖了，急切间慌不迭身子向下一矮，同时双手一插，虽然看不见对方，却用假想方式，猝然分开双手，向对方两腕上抓去。

他虽然招式施展得极快，却仍然扑了个空。

只是有一样，却没有再冤枉地挨上两掌。

“这一次好多了！”

声音发自身后颇远处，显示着卢幽的来去自如以及奇快身法。

同样在暗室之内，关雪羽总算还比对方多了两只眼，只是比较之下，卢

幽倒像是好人一个，而关雪羽反倒像是一个瞎子但其中微妙何在？

关雪羽一经思忖，突生出无限向往，陡然间有所彻悟，感觉出此番造化大非寻常，万不可失之交臂。

卢幽说道：“这十天之内，我所要传授你的功课，均将于这间黑室之内完成，你如具有灵性又能细心体会，将是受用无穷。”说话之间，关雪羽已隐约可以看见身侧黑暗之中，忽然间现出了两点极为细小的火星。

在遍室极黑，伸手不辨五指的情况里，这小小两点火星，不啻是唯一能见之物，虽然细小到较诸针尖大不了多少，到底还能看见。

他身形连闪，即向其中之一快步走了过去。

勿听见卢幽道：“小心脚下。”

话声才住，叮当两声，已为他踢倒了一只瓶子。

“噢——这是什么？”

一面说随即弯下身来，伸手就往地上摸索。

费了老半天的劲儿，才为他摸着了，果然是一只空了的瓶子。

卢幽道：“你找到了？”

关雪羽道：“还好没有打破！”随即摆好原处。

“好，你继续走吧！”

关雪羽暗忖着地上既有东西，还是小心的好，不敢像先前这般冒失，聆听之下，缓缓地向前又自迈出了一步。

不想慢尽管是慢，仍然不免触及了脚前的物什，叮当声中，又是一只瓶子倒下了。

卢幽的声音一笑道：“不必管它，你只小心前进就是了。”

关雪羽应了一声，自忖着防不胜防，便自小心着继续前进，他虽然尽量的小心谨慎，亦不免再三失足，只听得连续叮当声响中，也不知踢倒了多少，最后才自走到了那点亮有小火星之处。

试着用手轻轻一触，才知道是一枚小到不能再小的细细线香，被一根长线垂吊在空中。

那点火星，充其量只不过是点火星，仅仅只能供明眼人用以识别而已，若想以之照明未免过于天真，心里实在不明白卢幽何以如此布置，用心何在？身边却听见卢幽微笑之声。

“你一共踢倒了十八只瓶子，比我所设想的二十一只，竟是少了三只，倒也难得！”

她接着道：“这屋子里，一共有一百另八只瓶子，是按照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混合陈列，你不要小看了这个阵仗，认为无足轻重，有一天你忽然开了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便已是另一番造就。”

关雪羽心中纳闷，问道：“老前辈的意思……”

卢幽道：“物与物之间，均应有所感应，这些瓶子摆在地上虽然只是一个静物，但人是活的，在你举手跨足之间，如不能借助气机的折射有所感应，你的身手便只能达到一个一定的境界，反之突破了这个关口，便海阔天空，无止无境，任你遨游自在了！”

关雪羽心头一明，点头道：“我明白了！”

“只是明白还不够！”卢幽接着道：“我现在所要传授你的，是你以前闻所未闻的，每一样都必须灵智结合，妙用巧思，一经突破，便左右逢源了！”

卢幽接着说道：“就像眼前这间暗室，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丝毫不受影

响，我虽然双目失明，却比你们有眼的人更为灵活，这其中道理，便是如今你所要领会的了！”

话声一顿，只听得“呼”的一声，由近身的风声感应里，可以猜知对方已来到了面前。

关雪羽慌不迭向后退了一步，“当”一声，又踢倒了一只瓶子，俟到站定之后，才知道对方并没有向自己出手，好不惭愧。

卢幽冷冷地道：“你的时间十分紧迫，十天之内如不能有所体会，只怕便一无所获。”

这几句话还未说完，身形已飘然远扬，她身法必定巧妙十分，随着身形的连转，话声也变得高低抑扬，须臾而远，待到尾声时，又复来到了近前。

关雪羽一惊之下，好生钦佩，立刻明白了对方是借助声音的高低回转，指示身法的运用——既然如此，又何必不干脆点亮了灯，要自己看个清楚？噢！他紧接着就明白了。

因为那么一来，自己便只用眼睛而忽略了听觉于诸般感应，卢幽确实是用心良苦。

一霎间，他提高了警觉，聚精会神地向对方留神注意。

卢幽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满乾坤——”

每说一句，字音抑扬分出高低，显示着她身法转动的疾缓，其流动灵活，一如蝴蝶穿花，四句话带领着她转动的身子，走遍了暗室每一个角落，却不会碰倒地上任何一只瓶子。关雪羽暗自叫了声苦，他虽百般仔细，却仍然听辨不出一些门道来。

卢幽也不再与他答话，尽自说道：“虚无者空空也，含一气者即不为空，虚而生有，是逆运先天真一之气也——”关雪羽心里一动，由不住屏住真息，凝神以注。

“此先天真一之气，为人性命之根，造化之源，生死之本——”

话声未已，已是数度来回。

这一次关雪羽终于抓着了窍门，注意到对方话声中一丝连续的气机，将断未断，丝丝相连。

“这先天真一之气，形迹未露，其理已具，一出乍收，收即复出，可以游行四方——触人之未触，识人之未识，其形象严然太极一气也。”

话声一如前状，身法之巧快曲折，恰如出穴之蛇，形未至，气音先使，关雪羽已不似先前之蒙胧，似悟不悟，已是呼之欲出。

卢幽又将前说之言再说一遍，关雪羽已深深为对方形态所吸引，试着将本身真力逼出体外。

卢幽道：“人为万物之灵，能感通诸事之应——”一面说，卢幽已旋身来到雪羽正面。

关雪羽几乎可以肯定，她来到了那个方向。

卢幽接下去道：“是以心在内，而理周乎物。物在外，而理具于心。”

关雪羽不觉转动了一下身子，感觉到卢幽的身子，又到了另一个方向。

“意者，心之所发也，是故心意诚于中，而万物形于外，内外总是一气之流行也！”

话声一顿，身形已戛然而止。

“燕雪，你可记住了？”

关雪羽不知不觉里，已是大汗淋漓，点头道：“弟子拜领，不敢忘记。”

“你可知我此刻身在何方？”

黑暗之中，话声如清风遍吹，不可捉摸。

但关雪羽却已认定了她的藏处，仰首道：“上面！”

卢幽发出了一声微笑，紧接着疾风转过，耳听得“吧嗒”一声，一片火光出自前方，只见卢幽手持着一个火折子，发出了大片火光。

接着她燃着了一盏灯，即行收起了火折子。

关雪羽环顾四周，才发觉到这间密室，显然就是对方用以练功之用，室内虽然有窗，早已为布幔封死，故此连星月之光，亦不可见，却只见满地都是倒下的瓶子，未倒下来的，却按照八卦形象排满全室每一个角落。

这番景象看在关雪羽眼中，由不住怦然心惊，慢说是在黑暗之中，就是眼前灯光火亮，想要一只瓶子不倒地全然通过，也是不易。

卢幽这时已盘坐在石几之上，微微叹道：“你总算不错的了，今日回去，细细地把我所说的话想上一遍，如能贯通，便是你天大的造化，终生享用不尽。”

微微一顿，她含着笑道：“你居然自行将真气放出，可见你

生具慧根，这种触类旁通的灵思，不是一般人所能领会的，我很高兴，你回去吧，明天起，日来两次，时间随你！只是切记，不可让陆青桐知道，甚至于冰儿那个丫头跟前，也不可露出一一点口风。”

关雪羽嘴里答应，即行告辞转回。

这一夜他再也难以入睡，集中精力用以思索卢幽所说之言——那些含有高深哲理的内家真诀，直到天光明亮，才被悟出了真谛，顿时心情大为畅快。随即盘膝榻上，连施了一阵吐纳气功，直到冰儿送来早饭，他才起身洗漱。

早餐只是一大钵粘米香粥，粥里掺有三丝，却是雪山的特产，雪鸡、雪菇、雪笋，三样切丝，混同香米一并熬煮，又稠又粘，香喷喷的真好吃，关雪羽一口气吃了个精光。

冰儿一旁看见，好开心地说：“还要不？”

“不要了，不要了！”关雪羽说，“吃得太饱了。”

冰儿一面收拾碗筷，一面说：“堂主一早就出去了，说是明后天才回来……”

“啊？他上哪去了？”

“那就知道了！”冰儿摇着头说，“他老人家不说，谁也不敢问！”

说到这里，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啊，我差一点还忘了，大四儿说相公救了他的命，要亲自来向你道谢，一直还候在外面呢！”

关雪羽说：“他也太客气了，我看不必了！”

冰儿道：“他跟我说了好几次，早先堂主在，他不敢随便进来，今天一大早他就来了，伤得这么重，看起来也是怪可怜的……相公你就见他一见吧！”

关雪羽一笑道：“客随主便，这就请他进来吧！”

冰儿答应着，随即转出，过了一会即同着大四儿一并进来。

关雪羽乍见之下，倒真不禁吓了一跳，几天没见，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变

成了这个样。原来大四儿前次受伤颇重，若不是凤七先生医治得法，药性通灵，就算这条命不至于送掉，也必将落成残疾了，虽然如此，看上去也够瞧的。

大四儿人本来就生得精瘦，现在看过去，简直成了皮包骨头，胸肋间由于刀伤奇重，暂时还不便直腰，拱着个背，活似一只大虾米，那张脸乍看上去，一下子就像是老了十年似的，黄焦焦的，像涂了一层黄蜡。

双方乍一见面，只见这个奴才拱手道了一声：“关大侠……我来给你老谢恩来了！”

说完“噗通”一声，拜倒地上，连连直向着关雪羽叩头不已。

关雪羽慌不迭上前搀住他道：“大管家不必多礼，不敢当，不敢当。”

大四儿连磕了三个头，才抖颤颤地站起，在一张位子上坐下来。

关雪羽道：“这一次你伤势过重，该要好好休息一阵，暂时却不便走动呢！”

“恩人说的是，”大四儿凝着那张黄脸，两片嘴唇一咧，眼泪情不自禁地淌了下来，抬起手用袖子在脸上抹了一下，吸着鼻子道，“这一次要不是恩人你仗义援手，大四儿这条命肯定的是保不住了……经过这件事后，我才算真正认清了关大侠你这个人，大四儿以前是狗眼看人，错待了你老的地方，还请恩人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千万别往心里放……”

说着说着，眼泪可就又情不自禁地淌了下来，想到悲处只

管张嘴喘着大气儿，不经意地呛得直咳嗽。

冰儿皱着眉毛，看似同情又责怪地道：“老大不小的了，你又哭个什么劲儿？真没出息！”

一面说，忙自为他端过痰盂去。

大四儿又是哭又是咳，呛了半天，吐出了一大口带血的痰，自个儿抚着前胸，暖哟哟地直喘着气儿。

冰儿“啧”了两声，瞟着他道：“平常看你不是能得很吗，这会子怎么成了这个德性啦！当着人家关相公，你也不嫌丢脸？”

大四儿白着一双黄眼睛珠子，鼻子里直哼哼地道：“冰儿姑娘，你就别……别……这么多年以来，你……哪里知道……我心里受的这个冤……我能跟谁哭？谁又理……咱们？”

说着说着，他这边可就又喘开了大气儿，鼻涕眼泪，挂了满脸都是。

冰儿赌气地叹了一口气，说：“可也不能在人家关相公跟前哭呀！”

“无妨！”关雪羽看向大四儿道，“心里有冤，哭哭也好，只是你伤在肝肺，只怕不宜过悲，还是节制一点的好……”

这么一说，大四儿倒是真不敢再大声哭了。

“唉，恩人，你哪里知道……”大四儿讷讷地道，“人各有志，我大四儿也不是天生的下贱，甘心供人驱使，作奴才的……”

冰儿一惊，睁大了眼道：“你要死……啊！”

大四儿也不敢把话说得太露骨，叹了口气，哼哼着又摇摇头，半天才讷讷地道：“……就拿劫取灾银这件事来说吧……费了这么大的力，杀了这么多人，到了最后不过是随着主子的高兴像是闹着玩儿似的……这又何必呢？”

边说边自叹息，一副心灰意冷样子。

关雪羽道：“莫非你不以为然？你应该知道这批银子关系着

多少黎民的存亡？贵上既能及时反悔，证明他确有觉悟之心，一念之仁，总比为恶到底的好，你居然还为此遗憾，实在令人失望。”

大四儿惶恐地道：“恩人可千万不要这么想，经过这一次之后，我真是洗心革面，要再世为人了……我只是想，这个差事恐怕不能……”

冰儿不胜惊讶地在一旁盯着他，大四儿终究不敢太过于放肆，随即把到嘴的话，又吞回到了肚子里。

关雪羽察言观态，确知大四儿已有了背叛之心，只是他却不愿在此一事件里插上一手，听在耳中，佯作不解，大四儿坐了一刻，亦觉无话可说，便自告辞。

俟其离开之后，冰儿吐了一下舌头道：“他真是好大的胆子，要是给堂主知道，不把他活活吊死才怪！”

“你们堂主这么厉害？”

“哼！相公你是不知道——”冰儿站起来向窗外看了一眼，才道，“这里的主人最恨手下人对他背叛，一旦抓着了，立刻赐死，手段骇人极了……过去就有过这么一个例子……”

冰儿声音放低了，继续说道，“过去在金凤堂当差的有一个叫郭大年的，就因为犯了错，被堂主吊了两天，后来想逃，被抓回来以后，活活的被罚冻死，死的样子可怕极了，全身都结了冰，冻成了一根冰柱……”

关雪羽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心里总算对于这位凤七先生的为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冰儿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是说个滔滔不绝。

“相公你在这里住久了就知道，我们堂主人可是古怪了，好起来好得不得了，一个脾气犯了，天皇老子也要怕他三分哪……现在总算好了，以后相公来了，我们的日子总算好过一点啦。”

关雪羽心中一愣，却不予说破，微笑道：“你以为我在这里要住多久？”

冰儿眼睛忽然睁大了。

“咦？难道相公你还要走？”

关雪羽点点头道：“我当然要走，这里既不是我的家，又非久留之处，我只是奇怪，陆老前辈为何要把我留在这里？”冰儿低头一笑，说道：“相公真的不知道？”

关雪羽摇摇头，奇怪地道：“难道你知道？”

冰儿微微一笑，脸上有些发红地道：“我只是猜想罢了，”说着她把脸凑近了，“……那是堂主有意要选相公你这个女婿吧？”关雪羽心中怦然一惊，呆了半天，没有作声。

“难道相公你还不……乐意？”

关雪羽只是冷笑。

冰儿一脸费解地道：“能娶到我家姑娘，真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人漂亮，本事又大……而且还……”

没等她说完，关雪羽却已站起离开，独自走向窗前。冰儿更费解了。

忽然关雪羽回过身来，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她问道：“这件事你是听谁说的？”

“我……”冰儿讷讷地道，“我只是猜想而已……”关雪羽神色才见缓和下来，见她吓得不轻，也不便再责备她些什么。

“记住，这句话以后不可再提，因为不是真的！”冰儿见他神色庄严，

不怒自威，自有其神圣不可侵犯之一面，她所以作如此猜想，自然有所根据，只是因摸不清关雪羽对这件事的态度如何，万一因此降怒，罪过不轻，因此也就不敢再多说，当下收拾了碗筷，借故告辞离开。

她走了以后，关雪羽心情反倒难以平静下来了，这件事他并非完全没有想，只是在对方没有明确表态之前，实在不必自作多情，现在冰儿也这么说了，虽然只凭猜测，却只怕多少有些蛛丝马迹可供追寻，不能不心存警戒，早作打算的好。

从而他更想到了凤七先生对自己的此番善待较之前时显然判若天壤，不能说其中无因。

“难道冰儿猜测的果然属实？凤七先生真的有意要把女儿许配与我？”

这些事不想也就罢了，一经想起，可就由不住他内心大为紊乱，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凤姑娘对他好，他焉有不知之理，好好色，恶恶臭，更是人情之常，更何况凤姑娘对他有情有恩，人又是出色的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即使凤七先生真有这个想法，也不能说他不对，问题就在于关雪羽自己本人这一面了。

来回地在房里走了几步，定下来，他的脸色更见沉重。

“不能……我不能……”

一霎间，浮现在眼前的，却是另一张脸，含着无限深情、真挚、沉郁，这张脸对他有着极深刻的意义，不容有所忘怀。

“小乔姑娘……”

情不自禁地他轻轻唤了一声，脑子里便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

宿毒未尽除 小乔感厌世

雪花片片，石头岭飘雪了。

伫立在禅房里，麦小乔向着窗外的穹空张望着，迟滞的眼睛，轻蹙的黛眉，散乱了的发丝……显示着她内心的不开朗，这般心情之下，人可是消瘦多了！

满以为进了庙，出了家，古佛青灯，日诵经文，便能一了百了，谁知道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无边思绪，深深情孽，更是得寸进尺，有如水银泻地，敢情是无孔不入，便这样，她跌入了痛苦深渊。

来庙的日子不少了，总共才见了老方丈出云和尚三回，每一次当她向和尚表明出家的决心，要求落发剃度时，老和尚总有他的一套托词，以至于到如今，仍然披戴着来时的三千恼人情丝。

其实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又云佛在心中生，一个人的情绪完全取决于这个人的个人意志、毅力与智慧，但是却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你必须：拿得起，放得下！

“拿得起，放得下！”说来容易，不过只是短短的六个字而已，做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回事，首先你当有一副铁石的心肠，那意思便是你必须绝对冷静，做一个无情的人，只这一点，便不易为。

堂前燕子，水上鸳鸯，皆为有情之鸟，无边翠柳，似笑桃花被形容为多情之树，其实放开视野，一切万物都为有情而生……明乎此，池边小草，枝上闲花，一滴水，一点露……怅怅秋风，絮絮春雨，一人有情之目，皆为有情之物，这个世界上如果一朝失去了情，真不知何以为物了，是以，除非你“天性凉薄”，想要作真正的无情该是何等之不易？

一个即使真正出了家的人，也未必便真的四大皆空，君不见天下多少庙宇，僧侣成群，能够成佛，皈人正果的又有几人？

麦小乔这才是真正的自己找罪受，越想忘掉的事，越是忘不了，越欲无情，偏偏更为有情，正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老方丈所能传授给她的，仍然只是“持斋念佛”四字而已，“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不知念了千万遍，仍然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赌气，佛也不念了，改为读经，这读经更非有万般毅力不可，头几天，苦心钻研之下，为她理解出几段奥秘的经文，接下去便是了无头绪，味同嚼蜡。

人便是这样清瘦下来的。

昨日，出云和尚来了一趟，问知了一下她的近况，麦小乔再一次表示她的出家意愿，老和尚只是微笑。

“大师父，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让我落发吧！”

“再等等看吧！”

老和尚很注意地看了一下她的脸，又翻看了一下她的眼皮，一声不吭地走了。

晚上服侍她的小沙弥明法来了，带来了一大碗药汁，说是老和尚的关照，要她喝下去，又关照她说这两天要静居休息，不要出去。

老和尚的意思，很明显地是在暗示她生病了。

麦小乔却丝毫也体会不出病态来，只是一种懒懒的倦态而已，尤其是整天闷在房子里，不想念佛，又不想读经，剩下的便只是淡淡的遐思——这才是她的病根子，挥之不去，驱之不离，眼巴巴地看它往心上钻，血里流，终

于占满了她整个的躯体、思维、灵魂……

“当当……”庙院里传过来宁静的钟声，钟声何以被称为宁静？只因为它确有镇静情绪与神魄、清心涤俗的功效，即使你是一个不经一智的狂野伧夫，在你聆听着钟声的这一霎，也会有所领受，那便是去腐生新，唤回你内在良知的一霎。麦小乔轻轻叹了一口气，在位子上坐了下来。

明法小沙弥在门外探了一下头又收回来，然后咳嗽一声：“姑……姑……”

小乔道：“进来吧！”

明法小和尚这才迈步进来，一张脸臊得就像块红布那个样。“姑……姑娘，好些了没有？”

两只手干搓着，脸上是说不出的那种腼腆。

麦小乔道：“我没有病呀……”

明法说：“不……老师父说姑娘病得不轻……要我小心侍候着……姑娘，你要喝茶……吗？”

小乔摇摇头，不自禁地看着这个小和尚笑了。

她倒是很感激这个小和尚，这些日子以来，亏了他照顾自己，送茶送水，嘘寒问暖，真够尽心的。

“姑娘……我这就给你沏壶茶……去！”

他几乎连眼睛也不敢瞟她一眼，说了这句话转身就要离去。小乔道：“你别走，我不喝。”

“是……”明法又回过身子来。

“你坐下……”小乔打量着他道，“你今年十几了？”

“十……五了……”

一面说，只敢压着椅子一角坐下来。

“进庙有多久了？”

“才……一年多一点……”

“念过多少经了？”

“没……没有……只是念佛！”

小乔点点头，心说：原来跟我是一样的。

再看看这个小和尚的长相，豹头环眼，浓眉厚额，好端庄朴实的外貌，正是出世人的写照，心里不禁盘算着，老和尚目力不差，所物色的几个三代弟子，一个个都别具异质，最难得的是一个个质朴性纯，年纪既轻，更不知人世烦恼为何物了。

她不禁又联想到了自己，过去多年以来，一直在九华山随师练功，快乐得就像是一只小鸟，从不识感情为何物，也从不相信自己会跌进感情的旋涡里。

就只是那一次邂逅……

那一次午夜的邂逅，在麦家祠堂临时改置的书斋里，关雪羽便轻轻地踏进了她的心扉，从此以后，这个人的影子便一直占据着她整个的心灵不去了。

像是乱红影里的秋千，一下子荡起了无边的涟漪，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一霎间她心如飘絮，荡漾在扑朔迷离的云雾之中，四顾茫茫，一颗心却噗通通跳得那么紧，这才知道，来庙日子饶是不短了，可并没有收住了自己的心。

说不出的自怨、自恨、自怜……却赚得莹莹热泪，只是在眸子里频频打转。

“姑……娘，你怎么了？”

小和尚的一句话，才又把她由无边的遐思里给拉了回来，四目对看之下，小和尚的迷惘与真挚忽然让她感觉到无比羞愧，霎时间羞红了脸。

面对着的是胸无城府、一片纯朴的向佛童子，处身之地更是无比庄严，宝相万千的灵隐古刹，自己亦曾诵经千遍，发誓向佛，原以为每日来的结果，总能使自己渐归于平静，谁知道依然是如此脆弱，不堪心魔作祟，真令人好生不解了。

明法小和尚眨了一下眼睛，讷讷道：“姑娘……你哪里不舒服么？”

小乔苦笑着摇摇头说：“没有……都没有，你不要乱猜，我只是想着过去，心里很乱……”

“那就念降魔咒吧，灵得很。”

一面说时，小和尚手捏中指，呢嘛哪哞地念了一遍。

麦小乔摇摇头，自忖着这咒儿早先不知念了千百遍了，只是念的当时有用，一下口头，便上心头，看起来，自己真是情孽深重，所谓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就是较诸眼前这个小和尚，也还差得远呢！

这么一想，更觉气馁，转念又想，老和尚显然是早已看出了自己的重重孽障，才会迟迟不肯收容，怪在每一次向他苦苦要求时，对方总是笑而不答，似乎早已认定自己不是佛门中人那般模样，抑或是别有所知？真正令人费解得很。

她心里这么盘算着，不由暗暗对自己落了个狠，哼！老和尚你不是想撵我走，我就偏偏在你这庙里住定了，你认为我不是佛门中人，我就偏偏要出家给你看，你认为我挨不下去，我就偏偏挨给你看……

明法小和尚不明究竟，在一旁见她脸上白一阵红一阵，只当是病情发作，吓得着实不轻，讷讷道：“喂……姑娘，你别是真的病……病了吧？”

小乔道：“没事——”冷笑了一声，她看向小和尚道，

“是老方丈说我病了吗？”

明法连连点着头：“是呀！”

“你放心，我压根儿一点病也没有，你去告诉他说我好好的，哼！我呀，我在这个庙里出家出定了……”

“可……”小和尚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道，“……这里是和尚庙呀……你一出家不就是变成了尼……尼姑了吗？”这尼姑两个字，对小乔来说，显然还不大习惯，怪刺耳的。“那有什么关系？不都是一样的出家吗？”

“是……”小和尚跟着连连点头，“说的也是。”小乔冷笑了一声道：“老方丈还跟你说我些什么没有？”明法小僧道：“有……说是姑娘病好了，就要走了……姑娘，这是真的么？”

麦小乔怔了一下，忿忿道：“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他是盼着我走，这一次可是对不住，请神容易送神难，是他把我接来的，想叫我走，可没那么容易，你把我说的这些话转告他去。”明法涨红了脸道：“我……可不敢……还是你自己说吧！”“他很凶么？”

“不……是……”小和尚吞吐着道，“反正我不敢……一看见他，我就说不出话来……”

麦小乔一笑道：“我知道了，你忙你的去吧！”

明法小和尚点点头，转身而出，却又回过身来，脸上讷讷的，像是有话要说的模样。

小乔道：“怎么，还有什么事么？”

“是……”小和尚说，“是我两个……师兄，要我代问姑娘好……”

短短两句话，他却说得异常吃力，说完了合十向麦小乔深深一拜，掉过身子即匆匆去了。

麦小乔微微一笑，知道他说的两位师兄，就是那天为自己带路的两个小和尚，想不到他们还一直关怀着自己，茫茫人世，除了这在四川的父母之外，又有谁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么一想，直觉无限凄凉。

耐着性子，她诵了两卷经文，只觉得腰酸得很，全身上下像是一点劲头儿也提不起来。

双目既失明 陡然寻短见

山上飘起了白茫茫大片的雾，每到这个时候，也就是一天的将要结束。

麦小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姗姗向室外步出。

透过了茫茫的一天雾气，又看见了斜挂在天边的那一道五色长虹，她想走过去一点看个清楚，忽然只觉得脚下一软，由不住打了一个踉跄，差一点坐了下来。

迎面人影乍闪，现出了出云和尚高大的身影。

麦小乔心中一惊，叫了声：“老师父！”脚下再次一软，顿时一跤坐了下来。

出云和尚的忽然出现，显然正是与此有关，一声“无量寿佛”，长袖挥处，不偏不倚地正好拂在了小乔腰上，往起一带，已把她拉了起来。

紧接着，和尚前进一步，左手一托，已把小乔整个身子抱了起来，身形猝闪，快速地已回到了房中。

麦小乔不胜惊骇地道：“我怎么了？”

老和尚一声不响地把她放倒榻上，脸色甚是沉重。

麦小乔一惊，思忖道：莫非我真的病了？随即用一双迷惑的眼睛看向对方。

“暂时不要说话，怕是你的旧毒发作了。”

说着时，老和尚的一只大手，已扣在了麦小乔的腕子上，同时双目合上，随即运神默默地凝思起来。

麦小乔聆听之下，由不得猝然吃了一惊，她几乎忘记了身上还隐藏着致命的毒伤，一经发作，只怕性命休矣！

出云和尚缓缓睁开了眼睛，轻轻一叹道：“果然不错，你的毒伤发作了，目前虽然迹象甚微，但是到底不可轻视……姑娘，你的感觉如何？”

麦小乔摇摇头说：“没有什么……只是身上无力，老师父，你能救救我吗？”

老和尚哼了一声道：“看吧，我必当尽心就是。”

随即关照那站在一旁发呆的明法和尚道：“去，到我那里，把桌子上的那个药篮子给我拿来，快去！”

小和尚答应了一声，连忙掉身飞奔而去。

出云和尚看向麦小乔，苦笑道：“三天以前，我就发觉到了你的眼神有异，担心你近日来可能会病发，果然被我料到。昨天夜里，我叫明法给你送来的药，你可曾服下去了？”

麦小乔摇摇头，却把头转向一边。

“为什么？”

“不为什么……只是生你的气！”

“这就怪不得了！”老和尚低低宣了一声“阿弥陀佛”，“那碗药汁是我苦心调制，其功效虽然不能解除你身上的宿毒，但是用以延缓你的毒性发作，却是应该具效……偏偏你不听话……现在毒性发作，可就麻烦了！”

一面说，老和尚只是频频摇头叹息不已。

麦小乔早已在注视着老和尚，聆听之下，出乎意外的，脸上竟带出了一抹微笑，但笑容里别具凄凉。

“老师父，那就让我死吧……”

泪水顺着她的眼角汨汨地淌了出来，虽是伤心，看来却极平静。

“我真的不想活了，真的，就让我死了吧！”

出云和尚冷冷一笑，道：“胡说！”接着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姑娘你稍安勿躁，这件事情或有救。总之，你既然来到了老衲我的庙内，你的一切安危，便由老衲我负责便了，暂且由不了你做主。”

说话时明法小和尚已拿着药篮子匆匆进来，老和尚接过来就其中选了几撮，交与明法，命他即刻置炉煎煮，快快送来。

这才转向麦小乔，喟然长叹了一声。

“我知道姑娘对老衲心存不满。怨我迟迟不肯为你剃度说三皈依，其实……现在无妨说明，姑娘你哪里是出家人哪？这件事待姑娘你伤势好转以后再说吧！”

麦小乔冷冷地道：“这么说，大师父你从一开始起就在敷衍我？你压根儿就没打算要收留我！可是？”

“阿弥陀佛！”老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姑娘你尘缘未尽，确非佛门中人，以人世眼光来看，正是大有可为，后福无量！”

麦小乔冷冷地道：“以人世眼光……哼哼……老师父你何不干脆就说佛门不要我……我一直敬重你的为人，想不到你居然也会骗我……”

说着眼睛一红，热泪泉涌而出。

“阿弥陀佛！”老和尚再一次地宣出了一声佛号，“姑娘你是个聪明之人，怎么说出这些糊涂话来了？”

麦小乔没等他把话说完，即把头转过一边，不再答理他，但只见肩头轻耸，竟自抽搐有声地哭了起来。

女人的哭，确是有相当力量，尤其是以麦小乔今日之处境、

立场，确能引发聆听者无限同情，老和尚虽是早已遁迹佛门之人，但以身当其事，受人之托，双重压力之下，亦颇感事态之发展，有些出乎意外。

他是个宿命论者，相信凡事俱有一定之定数，只是在事发之后，定数之前，这一段过渡时间，却是千奇百怪，常有不可思议之发展，一个处置不当，容或人定胜天，亦非无可能之事，那是因为一个人也许因为所谓的定数不能改造自己的命运，但是生命的本身，却是操持在自己手中，要是意图毁灭，自我结束，便是神佛有知，亦是无可奈何之事。

老和尚怕的就是她的任性，那是因为她确实确实是个任性之人。

“无量寿佛！南无阿弥陀佛！”

万般无奈之下，老和尚也只能祭起了他的最后法宝，一声声地梵唱，有时候确实颇有无比的威力，确能去浊生清，给人以振发深省之功。

只是这一次却像是在麦小乔身上，并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忽然她转过身来，圆睁着一双流泪的眼睛：“老师……父……啊……老师父……”

麦小乔的声音里，充满了战栗、惊悸，出云老和尚被她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不禁大大地吓了一跳。

“姑娘，你怎么啦？”

“没有……没有什么……”

原本她已经坐起来的身子，却又慢慢地躺了下来。

老和尚下意识地觉出了不妙，探出手来，意欲去捉住她的脉门，只是指尖方触及对方的肌肤，麦小乔却慌不迭地闪了开来。

“我很好，没有什么……”

说着她又把身子转到了里面，像是仍在赌气，只是那一双睁大的眼睛，以及含蕴着的无比惶恐却继续着，把她带到了一个极为陌生恐怖的世界里。

老和尚讷讷地道：“你可有什么地方不适么？”

老和尚说话时，只见明法小僧，双手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汁，战战兢兢地如履薄冰似的走了进来。

“药……药好了。”

老和尚接过来，注视了一下。

老和尚向明法道：“你可以退下去了！”

“是，老师父！”

合十一拜，明法退了下去。

老和尚注视着麦小乔轻轻一叹道：“来，把这碗药服下去吧！”

“这是什么药？吃下去有用么？”

汨汨的泪水，由她那双大眼睛里淌了出来，麦小乔这阵子莫名的伤感，确实使得出云和尚大感纳闷。

出云和尚道：“此药为老衲采本山四味灵药，取其清新，功能阻止姑娘身上毒素扩散……”轻轻一叹之后，他才继续道，“不瞒姑娘说，你身上所中毒素，乃长白门之独家秘制。据我所知，当今天下，能解此毒者，除却长白门自身之外，仅一二人或能有此能耐……偏偏这两个人与老衲都有过节……老衲本身，虽亦擅解百家之毒，只是却独独对此一门未能称心，说来诚是令人大为叹息，不过无论如何，老衲当出尽全力，以使姑娘身上所中毒性，暂缓发作——来吧，先把这碗药汁喝下去，这对你会有好处的。”

“是么？”麦小乔笑得很凄凉的，“我以为……已经太迟了……”

当她凝视向老和尚时，那双大眼睛里情不自禁地又自汨汨流出了眼泪。

老和尚轻轻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姑娘还是饮下去的好！”

麦小乔摇摇头，冷冷地道：“已经太迟了！”

老和尚愕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她的毒性早已发作了。”

这句话并非出自麦小乔之口，而是由另一个人的嘴里传出来，声音清脆，一如新莺出谷，话声方顿，一条人影已自敞开着的那扇轩窗里飘身而入。

其轻灵巧快简直有似幽灵一般，快到不容交睫。

老和尚“啊”了一声，不啻大大吃了一惊。

他虽然手上端着那碗热腾腾的药汁，却丝毫无碍于他快速的身法挪动，“呼”一声，已飘出四尺开外。

“什么人？”

话声出口，却已经看清了来人，敢情原是认得的。来人是一个长身玉立的姑娘，高挑的个头，一身的紫色长衣，小蛮腰细细的一掬，扎得异常的结实。

一头长发甩向前肩，其上结着紫色的绸花，清秀爽朗，端的是一副美人坯子，衬着随了身的佩剑，更出落得那般侠女子风范。

“是你？凤姑娘——”

“不错！”凤姑娘轻启笑靥地道：“老和尚记性真不错，我想你是不会忘了我的……”

榻上的麦小乔忽地坐了起来。

“是你，凤姐姐……”

凤姑娘身子一闪，已来到了小乔面前，后者本能地向后缩了一缩。

出云和尚只以为她意图要加害小乔，蓦地吃了一惊。右手轻启，宽大的袖面“呼”地发出了一股袖风，直向凤姑娘立身处袭去。

凤姑娘早已防到了对方老和尚有此一手，左肩猝沉，快速地劈出了一掌。双方内力接触之下，整个禅房起了一阵剧烈的震撼。

老和尚功力自然是高过凤姑娘，只是由于他所施展的只是一股袖风，凤姑娘所发出的却是沉实的掌力，是以，两股力道接触之下，竟然不分轩轻，但却带给了他们所处身的禅房极大的震撼，十分惊人。

老和尚一股袖风，没有把来人击退，这才知道对方姑娘敢情不是好相与，但是他绝不能容忍来人对麦小乔有所伤害，轻叱一声：“大胆！”

第二次待得抬手，发出掌力。

凤姑娘冷笑一声：“别急！”

老和尚已将发出的掌力，忽地收住：“阿弥陀佛——”一双细长的眼睛，湛湛有神地直向对方逼视着，只待稍有不对，便起发难。

他虽是佛门中人，慈眉善目，只是却也有不怒自威之一面。

凤姑娘当然知道老和尚的厉害，也知道自已不是他的敌手，事实上她来这里，也不是和谁打架来的，看见老和尚这个样子，不禁有气。

“老师父你这是干嘛呀，我可不是来打架的，干什么一见面就欺侮人呀！”

出云和尚听她这么说，想到了自己确实是有些失之孟浪，长眉频眨，由不住又自宣出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姑娘你这是从哪里来？嘿嘿……却须知道，这里是佛门善地，可容不得你擅自闯入呢！”

凤姑娘接退一步，两只手往胸前一抱，笑了一声道：“说到不请自来，这一点倒确是我的理屈了，可是事情可也得分个轻重缓急。”话声微停，一双眸子向着榻上的麦小乔瞟了一眼，冷冷地看向老和尚，道：“大师父，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可是来帮你救人的，你难道认为我不应该来么？”

老和尚聆听之下，神色益见缓和。

“无——量——寿——佛——姑娘此话可是当真？”

“我从不说谎。”说着，她已经轻移莲步，姗姗走向小乔。

麦小乔冷笑一声道：“我没有事……你用不着救我……我很好……”

声音里含着轻微的颤抖，一面说，缓缓地垂下头来。

“真的很好？”

凤姑娘那犀利的眼光，紧紧地逼视着她。

“我……很好……”

麦小乔却有意偏开了头，避开了对方的目光。

凤姑娘轻轻哼了一声，看向出云和尚说道：“大师父应该知道，七指雪山金凤堂的大小灵丹，有起死回生之妙，就是讲到毒之一道，也较一般医家要高明许多……”

“阿弥陀佛！”老和尚双手合十地道，“姑娘若然肯援手救助，老衲感激不尽，只是却要容老衲先行探过再行定夺！”老和尚医术高超，为防凤姑娘于医治麦小乔中途下手陷害，是以才会有此一说。

凤姑娘显然胸有成竹，微微一笑，退后一步。

老和尚随即上前，探出一手，待向麦小乔腕间把去，小乔倏地向后一收，

道：“不！”

一时间，热泪滚滚淌出，她随即垂下了头，饮泣道：“大师父，谢谢你的好心，只是太晚了，来不及了……”老和尚一惊道：“怎么……姑娘为什么要这么说？莫非……”一旁的凤姑娘轻轻叹了一口气道：“老和尚难道真的看出来么？”

两位姑娘一人一句，真把老和尚弄糊涂了。

凤姑娘轻轻哼了一声，这才冷笑道：“她的眼睛瞎了。”真好比晴空里响了一声焦雷，老和尚霍地为之一震：“啊！”凭他阅历，原该早就看出，偏偏竟是昧于自信，总以为在自己呵护之下，毒性万万不会发作得如此快速，却没有料到，竟然已到了如此严重地步。

“姑娘……你抬起头来！”

老和尚竟然还存着万一的侥幸，希望凤姑娘所猜测的不是真的。

然而，在麦小乔仰起的面颊，那一双流泪的眼睛里所呈现的目神，竟然是那般呆滞。

已无须麦姑娘自己承认，老和尚便可以断定——这双美丽的眼睛，真的已经瞎了。

“阿弥陀佛——”老和尚的一声佛号里，整个身子都为之抖颤了起来。

“凤姑娘……”他转向凤姑娘道，“你……”

“老和尚不用着急，这件事也许还不为太迟，现在我来了，一切总不至于太糟，只是……”

她眼角轻瞟，向着呆滞的麦姑娘看了一眼：“却要看她是不是肯合作了。”

麦小乔摇了摇头道：“不必为我费事，我已经说过了，我想死！”

说到“死”字时，她的一只手，忽然压向枕畔，那里就搁着她的一口长剑，她的手不偏不倚地就压在了剑把子上，这个举动不禁使得老和尚又自吃了一惊。

“无——量——寿——佛——”老和尚银眉频眨道，“大姑娘……你不能……”

凤姑娘冷冷地道：“她死不了的，你放心！”

一面说，凤姑娘轻移莲步缓缓走到了麦小乔身边，陡然间探手，待向小乔右手腕上扣去。

可是，麦小乔却像是早已料到对方会有此一手，她的动作比凤姑娘更快。

凤姑娘的手方自探出了一半，只听得“呛啷”脆响声中，一口寒光四射的长剑，已自剑鞘里掣了出来。

这一手大是出乎凤姑娘意外，向后退开。

却只见麦小乔横剑在手，圆睁双眼道：“你们不要逼我……逼急了，我可就管不了许多，我就死给你们看。”

“阿弥陀佛，”老和尚长长吁叹一声，“这又何苦？”

他虽然佛法高深，素知过去未来，但是在面对着眼前这一霎，却也有些不知所措。

“姑娘，你这就不对了，”叹息一声，连连诵着，“因何自弃，因何自弃？”

麦小乔这一霎脸色苍白，表情呆滞，那只持剑的手微微发着颤抖，她此刻早已是万念俱灰了，一想到双眼已瞎，即使是能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

闪烁的剑，颤动的手，显示着她这一刻内心的凄楚与犹豫。

她已有横剑一死的念头，只是自古艰难惟一死，说到这一个死字，易是易也，难也难极了。

总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不甘心，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总是不愿伏血剑下，况乎是用自己的手来结果自己的性命，又该是何等的不易？难！难！难！

一霎间的心神交战，麦小乔终于缓缓地放下了手上的长剑。她心情沉重，下一步又当如何，谁也摸不准。

凤姑娘冷笑了一声：“我想你还不至于傻到要寻死吧，好死不如赖活着，就算你是一个瞎子，也比死了强。”

“就算你是一个瞎子，”这句话说得好轻松，听起来可真好比一把尖刀插进心里那般滋味……

麦小乔原已难堪，几不欲生，聆听之下，再也当受不住，双眼一翻，当场昏了过去，手上一口长剑“呛啷”一声跌在地上，整个身子霍地向后倒了下去。

“啊！”

老和尚无疑为之吃了一惊。

“无——量——寿——佛——”他转向凤姑娘，似有所憾地道，“她已深为毒苦，你又何必雪上加霜，这么一来，岂不更加重了她的伤势么？”

凤姑娘一声不吭地趋前，先把小乔失落在地上的那口长剑拾起，插回鞘内，放置在几上，这才转向出云和尚。

老和尚又自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姑娘快施妙手吧，迟了只怕就来不及了。”

凤姑娘轻声一叹，似有些无可奈何。

那日她自从与麦小乔在石林一场激战之后，双方无疑已是反脸为仇。老实说，麦小乔的强自插手，硬管闲事，不可否认，

已经大大伤了她的感情，她真恨不能举剑杀了她，但事到临头，

她却是下不了手，今天，她也同样的不能眼见她毒发身死。

一刹那的心神交战，驱走了自私与毒恶，其实她只需要转

身一走，或是干脆晚到片刻，事情便会自然而然地有了一个结

果，偏偏自己却来的正是时候，此时此刻，不要说是转身一走，就是拖延片刻，也使她有罪恶之感。

“老师父，帮个忙吧！”

出云和尚应了一声，趋前一步，他虽然痛心极了，当日关雪羽把麦小乔托付自己，一切安危自然便由老和尚承担了下来，倘若麦小乔有个三长两短，老和尚第一个便自无颜面对故人，更何况他居心仁慈，根本上就具有不忍人之心。

他虽然武功较凤姑娘高出许多，但是谈到医术一道，却不敢称先论强，那是因为七指雪山金凤堂凤七先生早有天下第一神医之称，尤其擅解百家之毒，在这方面，自己便实在逞不得强了。

“姑娘只管交待就是。”说了这句话，老和尚银眉频眨，便自又宣起佛来了。

凤姑娘是时已把小乔安置得仰面睡好，一面由身边取出了此次专为准备的“七宝解毒丸”，放进小乔唇内。

那七宝解毒丸，一味奇药，在武林中确是享有极高盛誉，只道是药效通

神，却是见者几稀。这一次凤姑娘是存心救命来的，才带来了这味灵药。

“阿弥陀佛！”出云老和尚讷讷道，“是七宝解毒丸么？这就好了……”说话之间，已听见小乔腹内咕噜噜直是作响，显然药性已通。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老和尚一连说了好几声“这就好了”，为使小乔快些醒转，他干脆探出一手，抵在小乔侧肋之间，将一股纯阳真气徐徐灌注入内。

凤姑娘原本也打算这么做，见和尚既已做了，便直在一旁静观。

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小乔的脸色已由苍白渐渐变得有了血色。

“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善哉，善哉！”老和尚简直喜形于色，只以为大功告成。

凤姑娘却并没有他那么乐观，苦笑道：“大师父你且别高兴过早，只怕……只怕……”

出云和尚道：“怎么？”

凤姑娘冷冷一笑道：“怕只怕，毒性归了窍，她的一双眼睛就……”

她所以话声中断，是因为忽然发觉到麦小乔有了动静，在长长吁了一声之后，麦小乔终于醒转过来，紧接着她睁开了双眼。

老和尚忧喜参半地道：“姑娘，你觉得怎么样？眼睛可看见了？”

麦小乔聆听之下，微微愕了一愕，似乎由梦境之中，才又回到了现实——一抹凄惨出现在她脸上，汨汨的泪水，又自淌了出来。

答案已很明显，她仍然无能视物。

老和尚急了。

“这，”他随即向前塌下身子“来！我助你一臂之力！”话声微顿，老和尚的一只巨掌，已经按在了麦小乔腋下，紧随着他的抖动手掌，已把无比内元功力，向对方躯体之内缓缓输入。

这股充沛力道，猝然与麦小乔接触之下，即见她身上陡地起了一阵子战栗，微有血色的脸上，霍地涨得通红，由不住发出了连声呻吟。

出云和尚由于担心小乔的双目失明，情急之下，不惜施展

出本身的纯阳真力，用以驱除残留在对方体内的余毒。他功力深湛，数十年面壁潜修，非同凡响，就在他内力运施之下，麦小乔顿时百脉畅通，却有淡淡的一片粉色轻烟，自她身上冉冉散起。

老和尚轻轻宣了一声“无量寿佛”，认为大功告成，这才把加附在小乔身上的那手收了回来。

却不意凤姑娘在旁微叹一声，道：“太迟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毒已入窍，想要起出，可就难了。”

出云和尚转向麦小乔脸上注视片刻，不禁大为失望，喟叹一声，嗒然无语。

倒是麦小乔出乎意外地表现得很是镇定。

“老师父，凤姐，多谢你们了，这都是我命该如此。”轻轻叹了一声，她面现伤感地说道，“这也许是上天注定的，这么一来，我什么也都看不见了，正好可以专心一意地服侍菩萨了，老师父你说可是？”

出云和尚高高地宣了一声“阿弥陀佛”，面色凄然地道：“姑娘不必灰心，事情也许还没有坏到这个地步，且容这位凤姑娘诊视之后再设法吧！”

麦小乔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才转向一旁的凤姑娘道：“姐姐，你看我的眼睛还有救么？”

凤姑娘一声不吭地伸出手，拿住了她的脉门。

“金凤堂”的医术天下知名，凤姑娘虽不若其父之妙手通神，但是家学渊源，却也具有相当的造诣。

片刻沉默之后，凤姑娘松开了手。

老和尚轻宣一声佛号道：“如何？”

凤姑娘叹了一口气道：“很难说……以我看，毒质像是已进入目瞳。”

老和尚道：“只要没深入穴窍，总是有救。”

他随即探出手来，把住了小乔的脉道，仔细地切了一阵子脉，点点头道：“凤姑娘所见不差……事情还不至于糟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一面说，引手向外指了一指，暗示凤姑娘到外面说话。

凤姑娘在未来之前，心里是对麦小乔怀有相当敌意，只是在她目睹一切之后，一颗心情不自禁地早已为之软化，毕竟她们双方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怨，麦小乔为情势所逼，存心出家，皈依佛门，下场已够凄凉，更何况遭到眼前这步田地，实在是令人痛心。

“你放心，我暂时不会离开这里，”她颇有感伤地打量着麦小乔道，“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亦当尽力……”

说着，她由身上取出了另一个精致的小小药瓶，由其中倒出了两颗红色药丸，递与麦小乔道：“把这个吃下去。”

出云和尚探过头来看看点头道：“这大概就是贵门的‘天王解毒丹’了？”

凤姑娘微微一笑道：“看来我家的什么事，大师父你都清楚，你老人家大可放心，我如果有加害她的心意，也不会等到今天才下手了。”

“阿弥陀佛，凤姑娘说哪里话，老袖岂会多这个心？只是麦小乔姑娘如今情势，不得不谨慎用药，既然如此，老袖也就放心了。”

一面说，随将手中丹药交向麦小乔手上道：“姑娘快服下去吧。”

麦小乔接过药来，并不立刻服下，却向出云和尚道：“老师父请稍避片刻，我有几句话要请教凤姑娘，可好？”

老和尚打了个佛讯，连道：“使得，使得！”随即向外步出。

凤姑娘自己在一张椅上坐了下來道：“我知道你要问我些什么？你就说吧！”

麦小乔幽幽一叹道：“你原是恨我入骨，为什么现在又来救我？”

凤姑娘怔了一怔，把头转向一边。

麦小乔叹了一口气道：“我好像样样都不如你！其实我此刻万念俱灰，恨不得死了算了，你却又偏偏出现，在我认为非死不可的时候，又给我一线生机。你可知道，你这么做，虽然救了我，我并不感激你，我这么说了，你仍愿教我么？”凤姑娘一笑说：“你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要你感激？”麦小乔道：“一个人做一件事，总是有目的的，你这么做又为了什么？”

凤姑娘冷冷地道：“我只是不愿意你死，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麦小乔摇摇头，痴痴地道：“如果瞎和死，只要我选择其一的话，我情愿死，所以说……”

她微微地又自发出了一声叹息：“如果你不能治好我的眼睛，我就情愿死……也就不必吃这个药了……”她说这句话时，心情显然伤感极了，但是，她却是那么认真，使得凤姑娘不敢掉以轻心。

“你实在很任性，这一点倒是跟我很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还是好好地给我活着吧！”

“那是说，你能治好我的眼睛了？”

“我可没有这么说！”

“那……”麦小乔脸上闪起了无限失望：“那你……你是说我的眼睛没有希望了？”

“我可没有这么说！”

凤姑娘凌锐的一双眼睛，盯视着她，只可惜小乔双目失明，不能领会，要不然，她必定会大吃一惊。

接着凤姑娘冷冷地道：“我虽然不能治好你的眼睛，可不见得别人就不能，所以你也就不必急着死了！”

麦小乔冷漠地笑着：“如果说七指雪山金凤堂都医治不好的毒伤，那么这个天底下还有谁能医治得了？”

“那可不一定。警方说，伤害你的那只老金鸡本人，如果他大发慈悲，你就得救了！”

“你在说笑话了！”

“我说的是真的，世界上任何事，在它没有发生以前，常常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发生之后，就又会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了，你说是不是？”

两个姑娘你一句我一句，到像是在探讨人生的真谛与哲理了。

麦小乔忽然莞尔地笑了。

她的确很美，尤其是沾染了几许憔悴与寂寞，更有那种凄凉的冰寒气质，越加的惹人怜爱，看在同样是美人的凤姑娘眼里，便不禁有些惺惺相惜，而且，多少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妒意。

“怪不得那个关雪羽会对她如此关怀，她果然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唉！麦小乔呀！你可知道如今你这条小命可全在我手心里，我要你死，你便无论如何也是活不了，只是我的心忽然竟会变得软了……”

她的眼神儿不自禁地落在了麦小乔手心里的那一双小小药丸上。

“她怎么还不吃下去呢？”——她吃下去可就一了百了，再也不能在自己与关雪羽之间作梗为患了。

那是她临行之前精细盘算后，狠心复自私的杰作，居然巧妙地瞒过了老和尚的一双慧眼，其实又岂止是老和尚呢？只要麦小乔吞下去之后，就是神仙也无法发觉——那么结果必然将是：小乔的眼睛一生一世复明无望，而且势将要在床上瘫痪终生……

多么狠心、毒辣、卑鄙的行径！然而，那是爱！一切都是为了要得到关雪羽那个她心目中至爱的人！为了得到这个人，她不择手段，竟而出此下策，在狭义的爱的意义里，便只能看见所爱的人与自己，一切的出发点便只有彼此与双方，其他第三者的死活便为之次要了，多么可怕的心理作祟。

麦小乔由于双目失明，已无能透过对方的面部表情，体会面前这个人的一切微妙思维。

在短暂一刻心神交战里，她终于鼓起了勇气，选择了面对现实这条路，勇敢地活下去。

两粒神秘的红色药丸，在她掌心里滴滴溜溜地直打着转儿，终于她轻叹

一声，举起这只手，待将药丸放进嘴里。

忽然，凤姑娘的一只手，疾出如电，一下子抓住了她的手腕子。

“慢着……”

“怎么了？”麦小乔惊得一惊。

凤姑娘简直难以掩饰她脸上的尴尬，一霎间，那颗心跳动得那么厉害，闪烁的美眸里，流动着泫然欲出的泪水。

“这个药……也许对你不太适合……”

说了这句话，她即由麦小乔手心里，把那两颗药丸取了回来：“也许换了这一种对你比较适合一些……”

麦小乔自然不知道对方这一霎的心理变化，莫名其妙地竟

自逃过了一步比死亡更可怖的杀劫。

在她茫然无从的意识里，手心已接触到凤姑娘第二次改换了来的药粒。

“吃下去吧！”——传过来凤姑娘略似歉疚的声音。人的思想变化可真是瞬息万变，善耶恶耶，往往只在乎片刻一念之间。

正因为有了先前一霎间的恶，这一霎间的善便更为珍贵，在一番心神交战之后，凤姑娘几乎是以赎罪的心情来面对眼前的麦小乔。

当她眼看着麦小乔把两粒真的天王解毒丹吞下之后，下意识里，才为之真的松了一口气。

麦小乔说了一声“谢谢”，随又道：“这药很灵么？”凤姑娘点点头：“很灵，但是……”

“但是怎么样？”

“不瞒你说，”凤姑娘道，“只怕并不能治好你的眼睛……”麦小乔的脸色更见苍白。

甚久之后，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苦笑着道：“一个失去眼睛的人，未来的日子将是怎么过下去？我真的不敢想……不敢想……”

“你最好不要想下去……这样将会好过一些……”“你说得好容易……”

一霎间，麦小乔脸上已自沾满了热泪，低下头，晶莹的泪水，点点滴滴落向尘埃。

“凤姐！”她忽然抬起了头，“有一句话我要问你。”凤姑娘点点头道：“请问。”

“唉……”麦小乔犹疑了片刻，终于定下心来，“关……大哥他……他可好？”

凤姑娘怔了一下，点点头：“他……好。”

“你可知他的近况？”

“知道一点！”

“他现在在哪里？”

“你一定要知道？”

“我……很想知道一下！”

“好吧，那我也就无妨告诉你！”凤姑娘说，“他现在在七指雪山作客。”

麦小乔呆了一下，痴痴地笑了笑：“七指雪山？你……是说，就是你住的七指雪山？”

“是。”凤姑娘冷冷地说，“他现在是我爹的客人，暂时住在我家！”

“噢……我知道了……”

凤姑娘挑了一下眉头：“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我……”麦小乔苦笑首，摇了一下头，正要说出心里所思，只听见室外传来老和尚的一声：“阿弥陀佛，老衲可以进来了么？”

麦小乔点点头道：“大师父请便。”

紧接着房门轻启，出云和尚已迈步而入。

凤姑娘道：“她已服下了金凤堂的天王解毒丹，七天之内，可以将身上余毒全数清除干净，大师父这两天请多多操心，留意一下她的发展，看来一切良好，我也就放心地去了。”出云和尚单手打了一个问讯道：“无——量——寿佛——姑娘这就要走么？”

凤姑娘道：“请恕失陪——”

说完，她向着一旁的麦小乔瞟了一眼，点点头：“你是聪明人，总不会做出糊涂事来吧……”

忽然她轻轻叹了一声，接下去冷冷地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你的眼睛并非已经绝望，为人为己，哼哼……你总不能就真的去寻死吧！”

麦小乔摇摇头说：“你放心，我绝不会再存这个念头，凤姐姐……谢谢你！”

凤姑娘说了声：“好——”随即转身步出。

凤姑娘一径来到了禅房之外，出云和尚却在身后跟着她：“姑娘请暂留步！”

凤姑娘站住了脚，厉声道：“老师父还有什么事关照我么？”出云和尚站住脚步，低低宣了一声“阿弥陀佛”才道：“姑娘方才所说之话，可是真的？”

凤姑娘道：“哪一句话？”

“是有关麦姑娘双目失明之事，果真还有医治复元之希望？”“那要看她的命了……”

说了这句话，继续前行。

“姑娘留步！”身后再一次传来老和尚的呼唤之声。凤姑娘站是站住了，脸上却显着不耐：“唉！大师父何故喋喋不休？我还有事呢！”

“阿弥陀佛！”大和尚冷冷地说道，“姑娘莫非没有看出来，麦姑娘之病根，其实并非仅在双目？无量寿佛，南无阿弥陀佛——”

凤姑娘怔了一下说道：“你是说，她另外还有什么隐疾？这个……我倒还没有看出来！”

说着，便自回过身来，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只是在大和尚脸上打转。

出云和尚讷讷道：“姑娘岂能看不出来？她心里的病可比失明的眼睛更严重多了……”

这么一说，凤姑娘当然明白了。

她脸上倏地浮起了一片红云，微微呆了一下，摇摇头道：“老师父你这是在跟我打哑谜，我可是不懂，再说，我也无能为力……”

出云和尚连声道：“善哉，善哉！姑娘兰心蕙质，焉有不明之理？老衲事佛日久，颇有因果预知之能，这件事天心月圆……未必尽如人意，凡事强求不得，姑娘你还要三思而行才是！”

凤姑娘更不禁脸上一阵子大红，忽然娥眉一挑，怒气说道：“你……老和尚你尽自跟我嘀咕些什么话，我可是一句也不懂，我走了——”

说到走，倏地身形展动，有如凤起云霄，起落之间已到了悬崖之巅。

老和尚原有意陪她由正门步出，却想不到凤姑娘竟自选择了这条去路，自然，也只有像她具有这等轻功造诣之人，才堪能如此施展。

她几乎是垂直降落下去的，茫茫云雾里，似见她两臂平张，不过在壁间贴了一贴，再次下降，便自无踪。

麦小乔仰脸向着出云和尚问道：“她走了么？”

老和尚道：“走了！”

麦小乔轻轻一叹说：“她是一个好人……我以前竟误会了她……”

老和尚道：“每一个人当内在的良知用物之时，言行皆善，但是遇到私欲作祟之时，也就顾不得会伤别人了，这位凤姑娘正是这样类型的一个人！”

麦小乔道：“无论如何，今天她能来这里看我，为我疗治毒伤，这番恩情就让我感激不尽……这是她第二次救我了。”

出云和尚轻轻宣着佛号：“阿弥陀佛——”随即说道：“姑娘不要想得太多，该是静坐的时候到了！”

麦小乔微笑了一下，睁着那双分明未瞎而事实却无能所视的眼睛，认着出云和尚。

“老师父，你可相信人世之间的所谓因果报应？”

“自然相信，姑娘怎么会想到有此一问？”

“那是因为想到了我的眼睛，”她喃喃地说，“谁又能说这不是老天爷的意思？刚才我忽然想到，这也许是佛祖有灵，故意要我眼瞎的。”

“那又为了什么？”

“为了要我安心事佛，再也不能心生旁念！”

“无——量——寿——佛——”老和尚连声不住地宣起佛号。

麦小乔道：“这么一来，老师父你总不能要我离开这座寺庙了……你又岂能狠心把一瞎子撵出寺庙？”

出云老和尚喃喃地道：“阿弥陀佛，姑娘你想得太多了，且先静下来，疗治伤势要紧，皈依佛门之事，容后再谈也还不迟。”麦小乔苦笑了一下：“老师父，你难道也认为我这双眼睛还有救？”

“自然有救，老衲刻下想起一人，如果此人能够加以援手，姑娘双眼就大有希望。”

麦小乔神色一振道：“是谁？”

出云老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老衲暂时且不说破，容后自知，我这就先行告退了。”

麦小乔道：“老师父你这就去么？”

出云和尚道：“事不宜迟，几天之内，我就会回来，姑娘这边我自会嘱人照顾，每日服药仍然不可间断，须知你身上毒质

虽去，一双目窍内的余毒，却仍然留存，端靠你内功镇压以及服药不使之扩散，这一点却也不可过于大意。”

麦小乔点点头说：“我知道了，大师父你放心去吧，既然还有希望，谁又希望变成瞎子，只是劳动大师父，却让我心中不安，唉！我真是佛门中的罪人……”

出云和尚道：“姑娘说哪里话，不要胡思乱想，我走了！”

麦小乔突然又想起一事，说道：“大师父……”

出云和尚站住道：“姑娘还有什么关照？”

麦小乔痴痴地道：“关大哥他……”忽然停下来摇摇头说，“算了……大师父你请便吧！”

出云和尚点点头，轻叹了一口气，又自宣了一声佛号，便自转身步出。

这里麦小乔只是仰着脸儿发怔，忽然她伏身在厚厚的被褥上，抽搐着哭了。

窗外满是低飞盘旋的寒鸦，尽自在这一小块地方翩翩翱翔，发着“呱呱”的叫声，大色一霎间又显现出了那种灰暗的颜色——人的心，就连那一点点的兴头儿，也压下去了。

麦小乔似乎越哭越伤心，自从来庙之后，她已不知哭过几次了，但是却没有任何一次，像今天这么痛心，心有千结，又能向谁倾诉？只得借助于这阵子断肠的泣声，用以发泄无限的惆怅。

哭声惊飞了大群寒鸦，融汇着阵阵寒风，在此呼啸来去，两扇纸窗不时地张开来又合上，寒风由外面灌进来，打着螺丝转儿，禅房里经书纸卷，一时被刮得唏哩哗啦，其势骇人。

明法小和尚受了方丈的重重托嘱，正自从老远走了过来，乍见此情景，便叫了一声：“不得了啦——”慌不迭地跑了过来。

来不及向麦姑娘通报一声，他就贸然地推开了门，闯了进去。

“啊呀呀……”

嘴里怪声地叫着，一时手舞足蹈，只向空中拾抓着那些飞舞的经文纸卷，哪里又捞得着？

小和尚更急得“哇哇”大叫，一面大声道：“麦姑娘快帮忙！快帮忙呀！”

他忽然想到了风是由窗外面吹进来的，赶忙扑过去关上了窗户，这一下才安静了。

小和尚这才吁了一口气，只觉得房子里暗得很，耳边上可就听见了麦姑娘断肠的哭声，接着他可就看见了床上的麦小乔，顿时傻住了。

“姑……姑娘，你……怎么啦？噯呀！阿弥陀佛……你不要哭嘛！”

麦小乔根本就没有听见他，自是无从答理。

明法小和尚劝了好几声，对方根本就不理，他真急了，也忘了男女有别，上前用手就去推她，麦小乔忽地从床上坐起来，大叫道：“滚！滚出去！”

小和尚简直吓傻了。

“姑……娘……”他也哭了，一面抽搐着道，“你不要……哭了嘛……”

“小师父……”

紧紧地抱住了眼前这个小和尚，把脸埋在他肩上，她可又伤心地哭了。

明法小和尚这个罪可是大了，道：“姑……姑……娘……别……哭……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说话呀！”

渐渐地，麦姑娘哭的声音小了，只是有一声没一声地在小和尚肩上抽搐着。

小和尚也跟着莫名其妙地只是掉泪，却觉着自己肩上湿了一大块，用手摸摸粘糊糊的，鼻涕眼泪什么都有，便道：“姑娘你这是为什么？”

像是用了全身的力量，才把小乔的身子搬到了床上。外面已是天昏地暗，房子里更是黝黑一片，明法小和尚张罗着去点亮了灯。

灯光乍亮，才发觉到麦姑娘敢情已坐起来了，闪烁的光影里，她的脸是那种异常的苍白，呆滞的眼神，沾满了泪痕的脸，披散的一头乱发……

“大……大姑娘……你……”

“唉！”良久之后，麦小乔才长长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小师父，你別理我，刚才我只是心里难受，哭上一阵子也就好了……方丈师父呢？”

“他……老人家下山了，有事么？我这就去找住持师父去！”“別去，没事！”麦姑娘欠身站了起来，“外面天黑了！”“还没有，只是暗得很，看样子八成儿又要下雪了！”麦小乔点点头，身子往前移了移，不小心踢倒了一张椅子：“噢！”赶忙弯下身子来，用手摸索着，把椅子又给扶了起来。明法小和尚几乎吓傻了。

“大姑……娘……你的眼睛？”

“瞎了！”

“瞎……了？”小和尚身子在打抖，“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

麦小乔摇摇头，半天才说：“你出去吧，我要一个人静一会儿……”

“啊……”小和尚用着抖颤的声音说，“是……”缓缓地转身步出。

泪水汨汨的由小乔那双大眼睛里淌出来……

她脑子里憧憬着方才与凤姑娘对答的情景，回忆着彼此所说的每一句话。

凤姑娘曾说过的一句话：“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你的眼睛并非已经绝望，为人为己，哼哼……你总不能就真的去寻死吧！”

这句话凤姑娘当时说时，麦小乔正在痛心头上，听过未加注意，这时回想起来，不禁觉出来有些不寻常的弦外之音，关键处便在于那为人为己一句话上。

“怎么说为人为己呢！”她心里不禁在想着：“难道她指的是关……”

情不自禁地她又联想到了关雪羽，由不住心神为之一振：“难道说他们之间……并没有婚姻之约……只是我自己的一番多疑？”

这个念头猝然的兴起，一霎间就像是一盏光明四射的明灯，陡地出现在黑暗的心坎里，确实使得她为之大大震惊，一颗心立时为之紊乱起来。

只是这番热情，只在她心里盘踞了极短的一霎，紧接着便自又冷了下来，那是一番彻骨的冰冷寒意，重复着打消了她前此的激动热情。

她想到了她的眼睛……

“就算是关雪羽他没有忘情于我，可我又岂能？我又岂能……”

更何况凤姑娘是如此的美，两相对比之下，她再一次感到了失望，陷入到痛苦的深渊。

窗外寒风兀自继续吹着，不时有尘土打向窗上的“哗啦啦”声音，她感觉到无比的冷，身心俱寒的冷……

为情丝纠缠 慧剑难挥脱

星皎云净。

空中只是几颗闪烁的星，洒下来的光，亮若烁银，静寂的山岭之巅，甚至于连昆虫的鸣叫声也难以听见。

这已是关雪羽来到七指雪山的第十四天，也是第十四个夜晚。

偶尔的邂逅，竟使他有了如此意料不到的丰硕收获。

今夜，在他面对着眼前这个神秘的瞎婆婆卢幽之际，内心里实在充满了深切的感激与由衷的敬佩。

这一切太奇妙了，简直无从解释，匪夷所思，他忽然感觉到，这番造就恩情，其重如山，不容稍忘，而事实上，对于这位造就自己的大恩人，他竟是了解得如此之少，确实有更进一步了解她的必要。

“你进步得很快，”卢幽睁着那一双深邃却实已失明的眼睛打量着他，“我已没有什么好再传授给你的了……”

顿了一下，她才又道：“这十天以来，我已把我数十年所领获的心得，统统传授给了你……当然，你所学到的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得，但是，这就足够了……只要你肯努力，在今后的数年里遵循着我所传授给你的法则勤习、苦研，哼哼……不出十年之内，我敢说，当今天下，再也难找出一个人能是你的

敌手，希望你努力自勉，不要让我失望才好！”

“我知道，我知道……”

卢幽脸上显示着前所未有的愉悦道：“你无需对我保证些什么，我的眼睛虽然瞎了，但是我的心却不瞎，自从头一回见你，跟你交谈之后，我就知道你是个足以能让我信得过的人，要不然我不会把我隐藏了几十年的武学心得统统传授给你。”

微笑了一下，她的样子显得那么轻松：“你还不知道，我对你在暗中确实已考察仔细。每当我传授给你一样新的东西，我都在暗中观察你的反应和领悟之力。如果你不能达到我预期的要求而作出正常的反应，我也会中途停止，改变初衷。但所幸，你并没有让我感到失望……我太高兴了……你猜我心里想到了什么？”

关雪羽见她一扫苦闷的沉郁，竟然显现得如此开心样子，心里也甚是高兴。

“我实在猜不出来……难道你要收我为徒？”

卢幽一笑摇摇头：“我不会强人所难，你已经说过了，你是你们燕家门的第三代传人，不容你改拜外人为师。不过我却有资格收你为我的膝下义子，以后就改口称呼我一声‘干娘’，这倒使得！”

关雪羽正感平白接受了对方如此大的恩惠，既不能拜其为师，诚不知何以为报，现在听她这么一说，诚然是正合我心。

当下不再犹豫，一口答应，随即行了大礼，口唤了一声“干娘”，那卢幽竟自热泪涟涟地淌了下来，她一言不发，只默默地点一下头，算是受了对方的称呼。

关雪羽叩了个头方自站起。

卢幽道：“慢着，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一面说，即见她探手袖内，但闻得锁链声响，即由袖中取

出了尺许左右长短的一口弧形薄刀。

设非是她自己取出，外人绝难看破。

原来那是一口打制得极具匠心的兵刃，连刀带鞘，通体现出一片灿银颜色，妙在尾鞘之处设有巧妙的细细银链，可以缠扣腕上，刀身连鞘更有一定的凹弧之处，一经贴在手腕之上，即使大力运动，也不愁滑落，刀柄吞口处，设有黑色玉质的按钮哑簧，一经按动，即可如意抽出，确是构思精巧之极。

卢幽取刀在手，颇有感慨地注视着道：“此刀原是我先师所留下来的贴身之物，在我手里也近一甲子了……可笑的是，我除了暇时拿它来练习消遣以外，至于临敌搏杀，竟是一次机会也未曾有过，也许你留着倒可一展所长，就送给你，权作是见面礼吧。”

关雪羽迟疑了一下，双手接过来，只觉得人手分量甚轻，料想着刀身必是极为锋薄，当下随即抽开来，顿时眼前展现出一弯银虹，有似灵蛇般闪烁不已，只见刀身中缝，显著的凹下去一道朱红色浅浅印痕，悉知可以刺敌于无知之间，确是厉害得很。

卢幽道：“你不要小看了它，如果你熟悉了我所传授给你的那些身法之后，再加以运用，便可知道此刀的无穷威力，它更可以会合你燕家的腾挪小巧身法，有时候比一般刀剑更称心如意，它犹有削铁断玉之能，寻常兵刃简直无能招架，正因为这样，我才特别要吩咐你小心使用，但这道理你当然是明白了。”

关雪羽一面答应着，随即把这口短刀置于腕袖之内，只往腕子上一贴，不待系上锁链，便已是牢靠十分，使用时只须往袖内一探，振翻手腕即出，至为方便。

无意之间，得此厚礼，自是心里高兴，便自向卢幽诚挚地道了谢。

却见卢幽轻轻点了一下头道：“你可以回去了……也许我们的缘分便仅限于此，往后见面的时候，大概也就没有几天了……”

关雪羽一怔道：“干娘的意思……”

“傻孩子，这里岂是你能长住的地方？”她忽然哈哈一笑道，“陆青桐把你弄到山上，却成全了我几十年未了的一个心愿……他的原意如何，究竟要怎么处置你，我想应该是到时候了……”

关雪羽惊得一惊，没有说话。

卢幽道：“此人刚愎自用，但多年以来，倒也改变不少，已不像过去那么任性，或许会对你网开一面，也未可知。不过，这就要看他心里是怎么个打算了，你却要心里先有一个对策才好——”

关雪羽点点头道：“我知道。”

卢幽道：“他的事，我一向从不过问，这多年以来，他也从未向我透露过什么，但是这一次鉴于你我母子情谊，我便不能不过问，他如胆敢向你施以毒手，我便饶不了他。”

关雪羽道：“事情也许还不至于严重到这个地步，那天我却见这位陆前辈唤你是七姨娘，莫非干娘与他之间有姨甥之亲么？”

卢幽脸上立时现出了一种不自然的痛苦表情，低低地叹息了一声再摇摇头，久久未发一言。

这番表情，立刻使关雪羽体会出来，对方的确有难言之隐，顿时深悔有此一问。

又隔了一会儿，卢幽才苦笑了一下说道：“我与他母亲是表姐妹，这倒

不是亲的……”

下面的话，便不再说下去了。

关雪羽虽有满腹疑团，却也只有吞在肚子里，反倒是卢幽却像为关雪羽的一句问话，勾起来无限感慨，那张白净削瘦的脸上，不时的红一阵白一阵，像有无限忿恚，却又似无边遗憾，真正是波浪汹涌，寸心天知了。

看见了这番表情，关雪羽越加后悔有此一问，也不便再多待下去，当时起身告辞。

卢幽忽然苦笑道：“你我这一段缘分，暂时就到此为止了，今后不必再来了，如有特别事故，我自会寻你，你去吧！”

关雪羽默默地点了点头，十天来彼此相处，这个卢幽确实是没有把自己当成外人，数十年秘藏武功心得，称得上倾囊相授。如此情义，简直无以为报，这时面临着离别，想到未来再见之时，诚不知是何年何月，心里未免生出一些依依别离之情。一时只管看着卢幽发呆，脚下并无移动之意。

卢幽一双眼睛，虽不能见，但是她的感触却异常灵敏，加上内心的晶莹透剔，凡事一经忖度，恒常不出八九。

当时冷冷一笑，轻叹一声道：“一个人心怀感情，不是坏事，只是如果拿来用事，难免优柔寡断，你要记住，凡事要当机立断，一经拖延下去，害人害己，可就自食苦果了！男女之情，尤应小心，切记，切记！”

末后这两句话，好像是有感而发了。

关雪羽心里动了一动，应了声“是！”即行向对方拜别退出。

出得楼外，只觉得四下里寒风飕飕，一经着人，遍体生寒。天色虽是异常的黑，关雪羽却能感觉出就快要天亮了，返回到住处，他的一颗心犹自忐忑难安。

用了好一阵子工夫，才镇定下来，是时当空已微微现出了一些白色，竟已是破晓时分。

关雪羽正待下榻，却听见了“笃笃！”两声叩门声——想必是冰儿送早膳来了。

今天似乎来得早点儿了。

“是冰儿么？”

嘴里说着，他趋前几步，就势打开了门扉。

房门开处，门外静悄悄地，竟是没有一个人影。忽然身后风声微惊，像是有人乘隙夺门而入。

关雪羽这几个月连逢奇遇，刻苦练功，功力不啻早已大有进展，一经发觉不对，鼻子里轻哼一声，左手反手一掌向后直袭，同时身子侧回，“唰！”地一声，已把门户封住了，不欲那人夺门而入。

那人轻笑一声，竟然未能得逞。但是他身法了得。即使在关雪羽如此紧迫的逼势之下，犹能起身自如。

“唰！”一声，猝然间拔身而起。

起势之快，简直不容交睫，紧接着身子向后一个倒仰，“呼噜”一阵疾风，已反身上了屋脊。

关雪羽那么快的身法，居然未能截住了对方，不禁心中暗暗吃了一惊。

却因此也激发了他好强的个性，冷笑一声，紧跟着倒卷而起，袭着对方的身势，落了下去。

这一次对方万难逃开了，在关雪羽紧迫盯人的身势之下，不得不现出了

原形。

关雪羽只当来人不怀好意，加以被对方引逗得无名火起，是以身子一经落下，右手抖处，暗运真力，以“劈空掌”式，直向对手身上劈了过去。

这一掌真要打实了，就算是对方具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是吃受不住，他当然还不至于如此冒失。

关雪羽一掌击出了一半，才发觉对方裙发飘扬，身态楚楚，竟然是位“坤客”，那背影款款动人，分明是极为熟悉的一位敌人，心中一惊，猛可里把吐出的掌力中途向后一收。

对方姑娘恁地身手不弱，回身封掌，就势把身子掠开，转动之间，已是七尺开外。

“唉唷！好厉害！”

双方掌力接触之下，由于所出力道势均力敌，顷刻之间，便自化为无形。破晓天光之下，照见了来人美丽容颜，眉秀目清，发密而长，哪里会是冰儿，她是凤姑娘。

关雪羽缓缓地点了点头，怪不自然地道：“原来是你，凤姑娘。”

“怎么，不欢迎？”

美丽的少女，举手投足之间，无不姿态撩人。她这里长发轻甩，化作一片秀丽云彩，轻飘飘地落向身后，澄波双瞳里，含蓄着“别来可好？”的隐隐笑靥，这么近近地瞧着他，静静地等着他的一句“欢迎”回答。

关雪羽确是有些出乎意外的惊讶，来山中这么久了，这只不过才见她第二面。

微笑着，他点了一下头，想说“欢迎”二字，却又不欲出口，只道了声：“请进来说话！”径自转身，越房而过，呼地落身门前。

面前人影猝闪，敢情凤姑娘竟与他不差先后地落在了一块。

“几天不见，你的功力像是进步得多了……”凤姑娘略似好奇地打量着他，“看来真的要打起来，我还不是你的敌手了呢！”

关雪羽微微一笑了一下，他倒不以为对方这两句话是溢美之词，多少日子以来，自己苦心积虑，浸淫于高深武学的探讨，只

因为缺少一个印证武功的对手，是以到底进步了多少，或是根本就没有进步，尚还有待证实，现在凤姑娘既然这么说，显然已是肯定了。

“很久不见了，姑娘你这是从哪里来呢？”

“我……”凤姑娘眨动了一下眼睛，“你猜呢？”似乎每一个女孩子都喜欢叫人家猜心里想的，或是没有说出口来的事情，而这种漫无边际的哑谜，十之八九简直是无从猜起。

关雪羽报以微微一笑，摇摇头表示猜不出来。

凤姑娘浅浅一笑道：“你当然猜不出来，我如果说出来去了哪里，你一定会得吓一跳，告诉你吧，我去见麦小乔啦！”关雪羽果然为之一愕。

“麦……小乔！你是说麦姑娘？”

凤姑娘默默地点了一下头，一双澄波双瞳，眨也不眨一下地向对方注视着。

“你想不到吧！”

“的确是没有想到！”关雪羽道，“她的近况可好？”凤姑娘摇了摇头，关雪羽顿时神色一惊。

这番神态看在凤姑娘眼里，的确大大的不是滋味，她却偏偏面含微笑，

不当回事地举手掠了一下散置在前额的几根发丝。“怎么，你可想知道详细情形？”

关雪羽点点头说：“我知道了——她身上的宿毒发作了。”情不自禁地摇摇头，苦笑着发出了一声叹息。

“可真是心有灵犀，一猜就中了！”

凤姑娘的眼神兀自瞬也不瞬地向对方注视着，脸上犹自洋溢着微笑，只是笑得怪怪的，一副令人费解的模样。“她！要紧么？”

“怎么不要紧？命都快完了！”

“只是，”关雪羽正色地向对方逼视着，“我不相信你竟能袖手旁观？”

凤姑娘一笑道：“笑话，我为什么又不能袖手旁观？难道我一定要管？”

关雪羽双眉陡地挑了一挑，却又回复原状。

“奇怪！”凤姑娘说，“你好像生气了！”

关雪羽看了她一眼，摇摇头，像是自己在告诉自己说：“不，你不是这样的人……果真这样，我就……”

“你就怎么样？”

凤姑娘的脸上，兀自带着微微的笑。

“我就看错了你了。”

凤姑娘轻轻哼了一声，脸上的笑容倏地为之消失，猛地自位子上站起来，生气地向外步出。

她身子方自走到了门前，却又站住，道：“我已把她身上的毒去干净了，你应该放心了吧！”

一面说，她倏地回过了头，眼睛里交织着的光焰，有如锋锐的利刃，简直是要扎到了关雪羽心里头。

对于凤姑娘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关雪羽一时呆住了，他实在没有料到对方竟然会有这种突然的强烈的反应，尤其使他惊异的是，她竟然赤裸裸地表露了她的感情。

那是一种直率的爱，透过她锋锐的一双眼睛，毫不犹豫地传给了对方。

关雪羽在一霎失措之后，终于恢复了镇定，心里却在警惕着告诉自己——一个棘手极难应付的感情纠纷，即将面临着自己，有待自己去解决了。

面对着凤姑娘似有妒意的眼神，他还是暂时保持沉默的好。

凤姑娘缓缓回过了身子：“你怎么……不说话？”“你要我说什么？”关雪羽报以苦笑。随即把眼睛移向一边。他虽然内外功力俱臻一流，再厉害的强敌，也无能使他当面畏缩，在眼前涉及的儿女私情里，却是一点经验也没有，初次交锋之下，简直有点害怕。

低下的眼神，很快地接触到一双女人的脚——一双配有雪白绒球的薄底小小蛮靴。

紧跟着他的心里一震，抬起头来，凤姑娘敢情已来到了眼前——就站在自己眼前。

“原来你心里一直都没有忘了她……是不是？”

“我……”关雪羽莫名其妙红了脸。

“虽然你是住在这里，但是你的心却一直都在想着她……根本……根本……根本就没人……的份儿？”

那么要强的个性，竟然也撑不下去了，说着说着连声音都抖了。

“姑娘你想……左了……请坐下来，先喝杯茶吧……”关雪羽这就起身，

张罗着去倒茶。

他的手才摸着了罩在棉套子的暖壶，刚要拿起，即被斜刺探出来的一只手按住了。

“别给我来这一套！”凤姑娘斩钉截铁的声音说，“我不渴，要喝茶我自己会倒，更不敢劳动尊驾。”

关雪羽只得收回了手，终于不得不又接触到了那双最怕接触的眼睛。

这双明媚的大眼睛，现在是睁得又大又圆，在滚动的一层泪水里，犹自锋芒毕露，毫不含糊。

“好吧……我们现在该是把话说清楚的时候了！”两只手往怀里这么一抱，低下来的目神，像是交叉着的一把剪刀，关雪羽正好就在那刀锋交叉之间。说不出的“怨”“恨”“怜”“爱”“妒”一股脑儿的，可全都在那般眼神里表露无遗。

关雪羽只觉得心里一阵子通通直跳，那份子尴尬可就别提了。

要说起来，他可并没有干什么亏心事，这份子别扭纯属多余，只是最难消受美人恩，在基本上她对你好，你无以为报，便是有欠于她了。

避走无路，目逃无能，站起来不是，坐下来也不是，摇头，点头，都不是……可真难为他了。

“你怎么不说话？”

“姑娘又要我说些什么？”关雪羽忽然站起来，匆匆地走向一边。

“说——”凤姑娘跟着走了过去，“说你到底是喜欢谁吧！”

这可真是相当大胆的一句话，关雪羽聆听之下，由不住大大地为之吃了一惊，乍听之下，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忽地转过身子来，直直地盯向凤姑娘：“你说什么？”

凤姑娘赌气问道：“我只问你，我和麦小乔两个人，你到底喜欢谁？”

说着说着，竟然触动了伤怀，两行泪水突地夺眶而出，红着的一双眼睛，却是瞬也不瞬地直盯着关雪羽的脸上，上胸起伏，呼吸频繁，敢情是十分当真。

关雪羽冷冷一笑：“我为什么一定要回答……这些？何况……哼……”

“你说什……么？”

“何况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说了这句话，他转身又回到了原来的坐处，坐下来。

凤姑娘一个人站在那里发愣，只见她紧紧地咬着下唇，自己在跟自己赌气似的，脸上白一阵红一阵。

“不行，你得告诉我……你现在就要想！”

她又跟了过去，仍然是先前的那个姿势，两只手抱在前胸，那种表情分明是耗上了，今天非得要跟对方见个真章不可。

关雪羽这一霎，可真是心里乱极了。

“你又要我……说些什么呢？”

他的一双眼睛，缓缓抬起来，打量着站立在自己面前咫尺之间的这个绝色佳人，这个女孩子也是救过自己性命的恩人。人非草木，谁能无情？硬要说讨厌她，那可真是矫情之言，违心之论了，其实，他眼睛里含蓄着的光彩，早已把他的内心感情传递过去，然而这并不表示他忘情于麦小乔。

只是，对凤姑娘来说，这却是不够的，她要的是一句坚定不移的承诺，一份完全属于自己独占的感情。

“你怎么不说话？”凤姑娘忽然轻叹了一声，“你竟然这么难以……出口？算了……我也不再逼你了……”

一面说，她痴痴地在桌前坐了下来，自己从暖壶里倒了一杯茶。当她举杯自饮的时候，才觉出来那手在抖，杯子里的茶水，险些溢出来——她苦笑着放下来，用两只手按着这只杯子，感情在心里作祟，紊乱、烦躁，确是苦得很……

“你可相信？”她缓缓地说着，眼神儿注视着杯子里的茶，“这一辈子，我还从来没有爱……过一个人，要是有的话，你就是第一个……但是，不幸得很，好像我却比别人晚了一步……”

说着她就把身子背了过来，却由身边革囊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绣荷包。

“这是我自己做的，你可别笑……一直忘了拿给你——”

缓缓地递了过去，却仍然低头，直到关雪羽接过去之后，她才抬起眼睛来。

关雪羽怔了一怔，喉结动了动，他也并非全不知情，只是生平从来没有领受过这般情谊，眼前的凤姑娘，心中的麦姑娘，两个姑娘的影子，纠缠在一块，以前也不是没有想过，每一次想起来，都令他心神不安，也从来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眼前更令他心躁不安。

“你，这又是何苦？”

一霎间，心里像是压着了大块的铅，那个绣荷包，敢情是出自凤姑娘的一双巧手，绣制得别出心裁，三色珠花，滚镶的亮片，看上去已是别致好看，再加上银丝穗子，确是不落凡俗。

荷包里还装着一些日常备急的东西，都是他们金凤堂驰名天下的各样灵药：“续命丹”、“千金油”以及八样能解百毒的不同药品，每一样都用精致不同式样的小小瓷瓶装。金凤堂灵药，天下驰名，往往为求一粒，苦无门路，想不到一下子却得来许多，对于一个行走江湖，扶弱济危的侠士如关雪羽之流来说，抛开凤姑娘的私情，只是这些药物的本身价值来说，已是万金难求。

看着关雪羽喜欢，凤姑娘脸上也绽开了笑意。

“这些都是我平常日子小心收藏的，就拿续命丹、千金油这两种药来说，我爹爹也早已不制，所剩极为有限，就是我要也要不到呢！”

关雪羽好生过意不去，要退还给她，凤姑娘当然不肯，然后她又一样样地解说着各种药物的不同用法。她这里细细地说，他那里细细地听，偶尔接触的眼波，含蓄着“无猜”的情意，这样的情景饶是“腻人”而大费思忖了……

话说完了，四只眼睛犹自静静地对看着。

一片红晕起自关雪羽的脸上，他警惕着忙自把目光移开了，禁不住热血翻腾，全身发燥，好不气闷！

“唉——”

重重地叹了口气，站起来在室内走了半转，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电也似的射向凤姑娘。

“姑娘对我好，燕雪非不知情……日后如有用我之处，只请随时关照，就是为姑娘你而死，我也值得，绝无任何怨言……”

凤姑娘为之一晒，心里可是又甜又臊，却禁不住对方猛烈的目神的逼视，羞答答地垂下了头儿。

关雪羽这几句话诚然是肺腑之言，只是凤姑娘如果够仔细，当能听出其

弦外之音，那意思分明是在说：不惜为对方一死，却无能共效于飞——只是凤姑娘一时却哪里又能体会出来？

她几乎有些出乎意外的喜悦，先时的忧怨、猜忌，一股脑儿为之消失，留在心里的只是那股无限的甜……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谁又要你去死来着？”她重绽笑靥地道，“以后不许你再提这个字……知道不？好了，我该走了！”

关雪羽想不到自己一句话，竟使得她如此开心，原以为又将要生出许多枝节了，却是有些出乎意外。

他本有很多话要说，既然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必须交待清楚，好不容易提起了勇气，待得剖明心迹，对方却忽然又要走了，真是捉摸不定她心里在想些什么？一时只看着她发呆。

凤姑娘已经走到了门前，站住脚，回头一笑道：“这些日子，你可是闷坏了吧？放心吧！你就快自由了……我爹这两天就会找你……”

关雪羽心中一喜道：“是么？”

凤姑娘缓缓地点点头，蓦地飞红了脸：“他……有事要跟你谈……但是谈些什么，我可就不知道了……”

说了这几句，她的脸可就更红了，倏地转身，快速离开，一径地去了。

关雪羽重新展视对方所送的那个珠花荷包，发觉到里面竟然还有东西，是一块湖青色的丝巾，银色丝线滚着边儿，中间用大红色的丝线绣着些什么。

“雪羽清赏”“永结同心”。

这两行字，已是够清晰，接着的一只红凤，不啻代表了这个多情凤姑娘的签名，整个丝巾飘散着淡淡的一种清香，想是用熏香熏过。这个凤姑娘只当她拿刀动剑惯了，哪里晓得她居然还作得一手好女红，而且十足的女儿心思，倒是关雪羽前所未料及。

然而这一切看在了关雪羽眼里，却没有丝毫甜蜜的慰藉，反倒带给他无比沉重的压迫感觉。

凝视着这方丝帕，他真个是感慨万千，频频摇头叹息不已，自忖着终将要辜负了对方的这一番情意……

那是因为他内心的深处，始终忘不了另一位姑娘——麦小乔的影子，这个影子一直无从追溯是什么时候进到他心里面来的，总之，它确已在那里生根发芽，随着时间的增长，如今已是蔚然成荫，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

这么说，并不是表示凤姑娘在他心里就没有地位了，正因为凤姑娘强烈地闯进了他的心扉，才使得他在情绪上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扰，而感到难以适应。

感情之于人实在有难以理解之微妙，一任你是天大的英雄豪杰，栽进到感情的旋涡里，也只有听凭摆布之一途。一入情关。想要从容进退，便是大费周章，运用慧剑斩断情丝，更是谈何容易？

站起身来，来回地在这间房子里走着，这可是他出道以来从未遭遇过的难题，可比面临强敌，临阵厮杀更恼人多了。

天色已经大亮，一片朝阳掠过房脊，洒落在前院里，树上的树枝经阳光一照，纷纷幻作异彩，自此远眺，浩浩云瀚更无一丝流云，但见远山近岭，叠叠相重，顶上白雪亮若灿银，刺得人肉眼生疼。

君子之异于小人，正因为前者具有坦荡的胸襟意志，后者却常感戚戚，这番道理，虽不能一概而论，却多少标明了大丈夫担得起放得下的磊落胸襟，

正是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么一想，果然大见轻松，较之先前，判若两人。

阳光下，只见冰儿笑嘻嘻地提着食盒，一径来到了近前，请了个安道：“相公早啊！”

关雪羽让她进了屋子，冰儿一面把早餐摆上了桌子，一面笑道：“我们姑娘回来了，相公你可知道？”

关雪羽点头，不便说明。

冰儿道：“刚才我听见堂主跟我们姑娘说话，还提到了相公你的名字来着。”

“啊——”关雪羽道：“他们说些什么？”

冰儿嚶然一笑，却又摇摇头：“这……我可不能说，反正是……好事就是了！”又笑了一声道，“到时候少不得还要来跟相公讨赏呢！”

关雪羽皱了皱眉，心中怔了一怔，他好不容易才把这件事撇开一旁，却不愿为此再次神伤，聆听之下，微微一笑，也就不再多问。只是心里却留下了一份仔细。

冰儿扯东道西地又说了许多别的，关雪羽却也没心思再去多听，心里却在作一个盘算，权衡着未来的得失。

摆脱情枷锁 不辞而别去

今夜似乎显得特别宁静。

月光下一片银白，花叶扶疏。偶尔袭来的微风，草木萧萧，给人静思自反，无上的恬静感觉。

把一切再三思量后，关雪羽已有了离去的打算，他决定离开这里，否则拖下去只怕后果堪忧。

把几方面的感觉综合起来，所得结果，使他了解到凤七先生所以要把他带来这里实在是有点深刻的用心，那就是，他既想收自己为徒，又想招自己为婿，以便继承他陆家七指雪山的罕世武功。

偏偏这两样对于关雪羽来说，都难以从命。凤七先生所以迟迟未曾提出，或许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一旦由他嘴里说出来之后，就不容对方有所遁词，以他倔强之生性，到时候只怕难以收场。

关雪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兴起了不告而别的念头，这与他一贯的磊落胸襟，可是大相径庭，对凤姑娘的一片芳心，尤其使他惭愧。然而他却知道，此时若不狠下心来一走，往后就更加难以脱身了。

一切准备就绪，他随即抽出狼毫，在纸上留下了告别字句：“燕雪请辞，年、月、日。”

似乎什么也不必多说，这样最好。时间真快，转眼之间，来到七指雪山已然盈月，为践前言，毫无目的地来到了这里，一住经月，虽是不告而别，在感觉上来说，却也并无亏欠愧疚之处，至于对凤姑娘的情意，却显得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出得门来，但只见星月皎洁，气温奇寒，若非是身怀有精湛的内功，万难挺受得住。

这里他早已轻车熟路，略一打量，即发足快速奔出，霎时间，已来到了卢幽所居住的那座红楼当前，随即停下脚步。

十数天以来，这里是他每夜必来之处，偶然与卢幽结识，竟然带给了他划生命的改变。这十数天以来他从这个奇人之处得到的教益，真是形同再造，无可比拟，所谓太乙门的精湛武功已在短短的十数天之内，透过卢幽的奇异传授方法，全数传给他，此刻无疑是囫囵吞枣，待得大成，还需今后细细琢磨。不过，这类奇功异能一经留置记忆，他自信今生今世是永远也不会忘了。

面对着卢幽所居的这座红色石楼，关雪羽禁不住兴起了一片依依情怀。双方虽然没有师徒之分却有师徒之实，也亏了卢幽上次的决定，收受关雪羽为膝下义子，总算师承有名，图报有方，形式上使得关雪羽减轻了一分内疚。

低低呼了一声：“干娘，我走了！”

随即伏向地面拜了一拜，站起来待得离开之时，耳边上出乎意外地竟然听见了传自楼内的一声叹息，正是发自卢幽之口：“你这就去了么？”语音凄然，显然充满了别情离绪。

随着这句话的尾音之后，正厅前面的一扇门忽地无风自行敞了开来，一条纤细的影子，有似一抹幽灵般地飘身而出，俟到关雪羽忽然警觉到时，来人已霍然悄立面前，正是卢幽本人。

关雪羽怔了一怔道：“干娘……还没有休息么？”

卢幽点点头说：“今夜我心绪辗转不宁，正忖着别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原来是你这个孩子，你可是要走了么？”

关雪羽点点头，说：“正是。”有些话，即使在干娘面前，却也不便出口。

卢幽轻轻一叹道：“走了也好……否则夜长梦多难免又生出许多意外事来。”

关雪羽点点头，停了一会儿才道：“干娘可有什么事要托嘱我代办的么？”

卢幽摇摇头，脸上现出一抹苦笑，道：“那倒没有……见了你父母，只说太乙门卢幽向他们问好……你我后会有期，今后或将还有见面之缘……”

关雪羽点点头道：“干娘说哪里话来，待我禀明父母之后，再来专程迎接你老人家，到青城山上住些日子，也容我多少尽些孝道……”

卢幽聆听之下，由不住微微地笑了：“难得你还有这番心意，也不枉我多日来为你煞费苦心，我看是不必了……一个人失去了眼睛，也就同时失去了快乐，像我这样的人，快乐是终年难得一现的！燕雪，你可知道，能够遇见你，把太乙门的武功倾囊相授与你，对我来说，这已是梦寐以求的快乐了……天不早了，来，让我送你一程吧！”

关雪羽道：“这……不敢劳动……”

卢幽“哼”了一声说：“以你眼前功力，通过陆青桐之埋伏，倒也并非难事，只是怕一旦惊动了他们，就不易脱身。”

听她这么一说，关雪羽由不住为之陡然吃了一惊，他只当偷偷一走了事，却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层，七指雪山之所以傲视武林，无惧于武林各门派之敌视挑战，自然是因为陆氏父女

武功惊人，无人胆敢以身相犯，然而他父女时常不在山上，偌大的金凤堂并无得力手下镇压，就不怕敌人乘虚而入，挑了他们的老巢么？

这么一想，也就可以理解到，这里势将有厉害的阵势部署，是以才会不虑外人之入侵了。

“若不是干娘提起，我倒还没有想起有此一关，只是你老人家……”

他因想到了卢幽双目失明，离开她所熟悉的住处，是否仍能行动如常？却又怕损害了对方的自尊，是以话出一半，便自停住。

卢幽却已经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脸上立即现出了一抹凄凉的苦笑。

“你所顾虑的并非无因，这对我来说，实在也是一次艰难的考验，但是今天有了你，却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你就是我的眼睛！”

“是……干娘！”

嘴里虽这么应着，心里却不无疑问：这样能破阵么？而且……

卢幽轻轻一叹道：“多少年了，我一直想试着把他这劳什子的阵法给破了，只是在我‘神宝无相定心止观’的功力未臻完美之前，却也不敢过于自信，万一要是失败了，为他困在阵内，定会遭他羞辱取笑，现在功力既成，谅他阵法再是厉害，却也困不住我。”

关雪羽点点头道：“原来如此，只是干娘送我出去，还能认得出回来的路么？”

卢幽用一个轻蔑的微笑代替了回答——但是她心里却实在没有轻视陆青桐的意思，很可能长久以来，陆青桐在她心目中

很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直到她有一天感觉到她所研习的“神宝无相定心止观”已经成功，那一腔藏匿在内心深处的隐忧，才自慢慢地为之消除。

天色虽然很暗，但是借助着皎洁的星月，关雪羽依然能很清楚看清对方的脸上表情。

这半个月来，每日两次随着卢幽在暗室练功，由于卢幽教导有方，他的长进，简直匪夷所思。没有眼睛的卢幽创始了这门功力之后，竟然形同有目，有眼睛的关雪羽领悟之后，自然更具有不可思议的奇妙效果了。

“干娘，我们这就走吧？”

卢幽点点头说：“为了我们行动方便如一，还是你背负着我较好。”

关雪羽点头道好，随即蹲下身子。

卢幽把身子倚靠过去，容得关雪羽背着她站起之后，才感觉到她敢情轻若无物，一个人练气能练到如此境界，实在称得上去仙不远了。

“你奇怪么？”卢幽静静地问。

关雪羽道：“干娘真个身轻如燕！”

卢幽微微含笑道：“只要你按照我所传授你的太乙门两种内功法勤习，以你如今根基，不出一年，也就能有如此成就。来吧，我们边走边谈！”

关雪羽答应了一声，随即发步前行。

卢幽问道：“慢着，你是走的哪一条路？”

关雪羽道：“是通向后山的一条小路，想是较为僻静，不易为人发觉！”

“那倒不一定，”卢幽哼了一声道，“越是僻静之道，越有风险，我既有心助你破阵，又何惧于他？我看不如改走大道的好！”

关雪羽应了一声，转向正面一条甬道踏进。

卢幽道：“这只是通向前山的一条小道，长得很呢！趁着这一个机会，我倒要看看你的轻功如何了。”

关雪羽道：“干娘指教！”

身形一矮，以气提形，乃自展开了他们燕家的杰出轻功，快速向前踏进。

卢幽哼了一声，道：“只以轻功而论，确是十分出色的了，你们燕家门自令祖伯燕浩天，祖父燕南天，我都见识过，他们的御气行动，确是一绝，这门功夫的特色在于神形凝一，看来你已深精此术。”

关雪羽好生钦佩道：“干娘说的不错，只是想再上一层，却是难极了！”

“这就是我要教导于你的地方了。”

眼前来到了一片松坪，夜风中松涛声声入耳。

卢幽止住了话头，道：“到了万松坪了！”

关雪羽说：“怎么走法？”

卢幽道：“穿过去，放心，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埋伏的！”于是又道，“所谓神形凝一，必须要寓静于动，寓意于行，得神形俱炼功力火候，才能大成。”

雪羽道：“这么说，岂非与道家的行炁之法甚是接近了？”

卢幽道：“不一样，不一样，道法中的龙炁、虎炁、鹿炁，那只是一种神游之术，我现在说的却是在于身体力行，原则在于‘身是剑，意是使，意御形，神合体’，说明白了，实在是一种抛己忘境之法，能作到这一步，你的轻功必将能大为精进。”

一言惊醒梦中人，雪羽只听到这几句话，便仿佛有感于自己已然大有所获了。

“你可明白了？”卢幽的声音就在耳边，“一般的轻功，不外

以行走为求速达，充其量以求其快而已，我告诉你的这种方法，其意在神，其用在体，抛己忘境，便能役形，意出身至，如剑锋之利，一旦功力成

熟，举步不缓不急，久之自知腹气腾然，非仅轻功而已，长生亦在此中……你要切实记住，身体力行，终日练习，不可一日间断，终必将有大成。”

关雪羽何等智慧，经她这么一提，顿告明悟，心中之喜悦，简直不可言宣。

眼前行走于大片松林之中，地上遍积着厚厚的松针，人行其上，简直就像是践踏在厚软的地毯之上，简直不闻其声。

关雪羽必然想起那夜戏追一鹿，不知而忘其所，追进入一片松林，像极了这里，莫非是旧地重来了？

一念及此，便即中止了前进。

卢幽见他忽然停步，奇怪问故，关雪羽乃以那日误入此林，险些为凤七先生所见之事告之。

卢幽道：“这么说，就差不多到下山之处了，陆青桐所住之处，定有埋伏，要是惊动了，可就麻烦，你且定下心来，把眼前所见报与我知，再定对策。”

关雪羽应了声是，乃将眼所见之一切报出。

卢幽只是一声不哼地仔细听着，容得关雪羽说完，她才冷冷地道：“倒也不可轻视了他，你再看看，眼前松树可有些什么异态么？”

听她这么一说，关雪羽不禁微吃一惊，怎么也没有想到松树本身还会有什么玄奥。

当下他随即注意地打量着眼前这片松林，夜色里，但只见一片树海，在月色之下轻轻动荡，摇曳出大片松影，那阵阵松涛之声，便是引发自此，这原是合乎情理，正当之所见，只是一经卢幽提及，再次定神细细观察之时，便为他看出了一些

破绽。

“啊！”关雪羽像有所悟般喃喃地道：“这些松树，莫非是假的么？”

“对了，是假的！”

卢幽胸有成竹地慢慢道：“不过，并不会是假的，现在我们所站立之处是真的，后面的大片林海，便为虚幻之景了。”

接着她冷笑了一声道：“幸亏发觉得早，否则出真入假，一脚踏进了无边树海，便中了埋伏，陷入他的‘乙木真气生死阵法’之内了！”

关雪羽对五行之学，原来就有研究，只是没有想到而已，这时听闻之下，细细运目向着那片树海看时，果然即见月光之下，那松林树梢之顶，浮露出浅浅一片绿色光彩，正是五行中的木气所显，心中不禁暗暗吃了一惊，忖思着自己的过于大意，若不是卢幽提及，几乎失足跨入那浩瀚乙木真气之海，以自己与卢幽之能，固然可保无凶，终得大费周章，万一惊动了陆氏父女，岂非大失策事？

心里正自庆幸，却听得背后卢幽道：“今夜幸亏我同你一起来，要不然必生事故。”

顿了一顿，她即道：“乙从庚化，气秉西方，最忌辛金之暗损——陆青桐这点小聪明，拿来吓唬一般武林人物，称得上有用，只是在我面前，还差得远，我这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关雪羽正自运思着对策。

卢幽却早有成竹道：“七二成五，你向左连进一百步！定步再看！”

关雪羽不及多思，聆听之下，即行遵言向左速速前进了一百步，定身站

住。

他这里脚下方一站定，感觉上只听见耳边“轰”然一声轻震，眼前所见便自换了一番景象。

松林犹是松林，只是大非方才景象，夜月下，只见一弯碎石小道，迤迤当前林中，不远处还有一方凉亭。

关雪羽随即将眼前所见一一道出，卢幽微笑道：“这就是了，我们先到亭子里坐会子去！”

两者距离不远，关雪羽一经发步，即临亭前。

亭内置有一六角石桌，石鼓六个各置一面，身方跨入，只觉得四面寒风齐袭亭内，冷得紧！

卢幽道：“我虽眼睛看不见，可是却能感觉出来，现在既然发现了这个亭子，就更能证明我没有猜错！”

一面说时，关雪羽已把她轻轻放下。

卢幽突地伸出了一只手，抚摸在当前石桌之上，却向雪羽问道：“这桌子可是白色？”

雪羽点点头道：“正是白色！”

“大白之火！”卢幽挑了一下细细的长眉道，“如果我见识不差，这亭子四周必然种有大片鲜花，或是盛开盆景！”

雪羽打量了一下，果然见四周绕亭生有许多花木，虽是夜里，亦能见所开之盛，当下咦了一声道：“果然有花，干娘所见不差，这又为了什么？”

卢幽道：“审以形取象，用盛开之红花，象征火势之盛，又名烈火烧天，一旦阵法发动起来大片烈火如江海之泛滥，滚滚而来，当局者如非事先具有远见，便很难自持，一旦乱了步子，便中了道儿，那时五行齐摧，便只有听凭宰割之一途了！”

关雪羽颇有所悟地道：“我明白了，这么说来，此处有一火亭，附近必然有一土亭，按五行相生之理，后面还有金、水、木亭，一共是五个亭子！”

卢幽徐徐地点了一下头，说道：“你果然具有睿智，举一反三，所说一点也不错！”

关雪羽道：“而所谓的五行只不过是取像而已，却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用以困扰，却足足有余。”

卢幽又点头，脸上有欣慰之色。

关雪羽乃道：“这我就明白了，我们只须按亭找着了控制五行收发的亭子，便可出围了！”

“你的见解完全正确，只是要怎么寻找呢？”

关雪羽道：“只须按五行相生之序便可……”

“那便糟！”卢幽道，“既是相生，威力便只有越小越大，岂非大为不智？”

关雪羽忽然明白了。

“我懂了，如果按五行相克，反方向以行，岂不是好？”卢幽一笑道：“你总算想通了这个道理，我们这就试试看吧！”

说罢方自站起，却听得空中传来“唏哩”一声清脆的鹰鸣，星月影里，但只见得一双白点展翼当空。

卢幽一惊道：“坏了！”

由于这双飞禽，关雪羽以前曾见过，那夜误入松林，窥见凤七先生练武

之时，便有一双雪鹰翱翔边侧，卫侍甚力，看来正是眼前这两只。

一个念头突然升起——是否凤七先生也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

不过片刻时间，鹰鸣声再次响起，空中一双白点已有如流星下坠般，霍地来到亭上！

关雪羽在初见这双雪鹰之时，已于掌心里扣下了两粒小小的银丸，他平素极少施用暗器，又知道这双飞鹰乃是此间主人所豢养之爱禽，不便伤害，只是却又深恐一旦惊动了主人父女，将是无以脱身，无奈之下，这才考虑到必要时的出手。

这双雪鹰下落的势子好快。

不过是交睫的当儿，已是双双飞临眼前，在一声凄厉的短鸣之下，其中之一首先鼓翅而前，有如箭矢也似直向着关雪羽当头袭来。

关雪羽原可以弹指手法，将一双银丸出手，直取雪鹰性命，但略一迟疑，已失其势，见状突起右手，并二指，暗聚真力，直向着这只飞鹰身上点去。

这只鹰乃雪山最严厉的飞禽“白头隼”一类，后经凤七先生日夕调养，加以特技训练，自是非比寻常。

眼前情形，关雪羽二指方到，这只鹰疾鸣声中就空一个连滚，闪开了迎面的双指，紧接着这只扁毛畜生一个疾转，却闪出了一只鹰翅，直向关雪羽脸上扫去。

这一翅有若抡起的飞刀，极其锋劲地劈面来到，在其张开的翅梢，有一溜闪烁的银星，很可能凤七先生在翅上装有特别的物什，自然就更加具备了杀伤之力。

关雪羽猝然一惊之下，头部向后侧方蓦地一闪，左手已倏地升起，有了前次之失，他已知道这扁毛畜生实在滑溜之极，这一次自然不会再轻易失手。

冷笑声中，关雪羽左手一式“翻天掌”，大片掌影已把这只雪鹰实实在在地定，掌力轻吐，“噗”地一声，在炸开的纷飞翎羽里，这只鹰被击得重重撞向地面。

它倒也真不含糊。

一阵拍翅滚翻声中，眼看着这只雪鹰第二次腾身掠起，想是尝到了对方厉害，再也不敢以身相试，啁啾一声，直向亭外窜出。

关雪羽却是放它不过。

在一缕极为尖锐的暗器破空声中，他手中的暗器银丸，已然出手，眼看着这只雪鹰即将应势而坠，猛可里身旁的卢幽出声道：“不要！”

似乎在出声的同时，她的一只右手已然挥出，却看不出她发出的是什么暗器。

随着她的出手之势，空中传来了极为细小的接触之声，显然已被她把那两粒小小的银丸击落于尘埃。

几乎是同时之间，卢幽的另一只手，已把第二只妄图飞来伤人的雪鹰击退。

她所施展的显然是无形的劈空掌一类，掌力一经现出，声如长吠，随着她出手的掌势，空中雪鹰“咕呱”一声悲鸣，被击的一溜子滚翻，就空跌出十数丈外！

两只雪鹰来得快，去得也快，重伤之下，双双铩羽而归，夜空里只看见飘浮在空中的片片羽毛翻落。

关雪羽正自奇怪，何以卢幽要阻止自己出手。

卢幽已冷冷说道：“打狗看主人，真要杀了这两只扁毛畜生，只怕它们的主子今天晚上放不过你了……”

关雪羽一怔道：“只是这样岂非一样的不妥？”

卢幽道：“这样总好得多。”

紧接着，她叹息了一声，道：“说着可就来了，你也不必害怕，一切只管明说便是，有我为你作主。”

关雪羽正自奇怪何以她有此一说，紧接着耳边上已听见了衣袂飘风之声，一条人影，翩若巨鸟般，已由空中直坠而下，真正称得上轻若无物，落地无声。

只由来人那一袭飘飘的长衣，颀长的身材，关雪羽已可以断定是谁人了，由不得也大大地吃了一惊。

落地之后的凤七先生，显然生气得很，但却一言不发，只

瞪着一双锐气十足的眸子，向着亭子里的关雪羽逼视着。自然，他也注意到了一旁的卢幽。

关雪羽十分尴尬地站起来，抱拳道了声：“陆前辈！”凤七先生微微颌首道：“你们这是上哪去？”

关雪羽正不知道何以作答，正待思忖，一旁的卢幽却是冷笑一声，说道：“他要走了，我送他一程。”

凤七先生面色一沉，发出了一声朗笑。他不向卢幽发话，却看向关雪羽道：“是么？”

“错不了！”

仍然是那个瞎女人代他说：“怎么？这里是阎罗宝殿，来了就不能走么？”

凤七先生目光炯炯逼视向关雪羽，脸上怒容不息，他却仍然先不与卢幽答话。

在他目光逼迫之下，关雪羽实在不便再保持沉默。“陆前辈请见谅，夜深了，我不便面谒告辞，凤姑娘那边，也请前辈代为转辞了！”

说时一面站起来，深深打了一躬。

凤七先生阴沉沉地发出了一声冷笑。

“你我曾有言在先，莫非自悔食言不成？”

当日关雪羽来山，确系出于自愿，为的是交换秦照等一行以及灾银平安送还，凤七先生这几句话，显然是责备他有违诺关雪羽聆听之下，叹息着道：“前辈见谅，弟子来山日久，实在不愿再多为打扰……”

“哼！”凤七先生冷笑道，“你的胆子不小，金凤堂是什么地方，岂能由你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你马上回去，有事明天再说！”

关雪羽打了一揖：“前辈海涵，请恕我礼貌不周，尚请高抬贵手，燕雪感激不尽。”

凤七先生冷森森地笑了笑，点头道：“好！你这是存心跟我作对……”

说到这里，他那一双长长的眸子微微合拢来，拉成了两道细缝，轻轻一叹，说道，“燕雪，这一个多月来，你我相处甚是和谐，我原已开始对你改变了态度，你却……未免令我失望……你且回去，我可以既往不咎，再要执迷不悟，可是悔之晚矣——”

关雪羽冷冷地道：“弟子去意已决，前辈万请不罪，士各有志，岂能相

强？”

凤七先生阴森森地笑了笑：“这么说，你是决计跟我作对到底了？”

关雪羽道：“前辈恕罪！”

一旁的卢幽听到这里，实在是忍不住插口道：“士各有志，

岂能相强？这话对极了，陆青桐，你还打算留人家在这里住一辈子么？”

凤七先生面色一沉道：“你少插口——”却又不得不缓下脸来道，“七姨娘，这里面没有你什么事，你最好不要插手管这件闲事！”

卢幽摇摇头道：“太晚了，可惜我已经管了——在我还没收他为义子之前，这也许算得上是闲事，现在可是正事了……今天我管定了这件事，你要是眼睛里还有我这个七姨，就做得漂亮些，要不然可怪不了我翻脸无情。”

凤七先生蓦地后退了一步，甚久，他才发出了阴森森的一阵冷笑，一双眸子里，精光四射。

“原来你们已结了亲？这里面加上了你，怪不得他胆敢与我公然为敌……卢幽，这些年来我可是对你不薄，你知恩不报，竟

然胆敢勾结外人，存心跟我作对，哼哼……莫非你真的就以为我不是你的敌手？怕了你不成？”

卢幽道：“你什么时候眼睛里有我这个七姨？”

微微停了一停，她那张瘦削的脸上，霍地罩下了一片戚容，轻轻叹道：

“青桐……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一时半刻岂能说得清楚？今夜既然我已出面，你总得留些情面，要不然岂不是叫我两面为难？”

凤七先生道：“是你先跟我作对，反倒怨起我来，哼哼，卢幽，你自认参透了‘神宝无相’功力，无所不能，今夜我倒要瞻仰瞻仰，看你怎么遁出七指雪山？”

卢幽紧紧咬了一下牙，气得发抖地说道：“这是你对我说的话？好好……我倒要试试，看看你怎么能困得住我？燕雪，我们走！”

关雪羽眼见他们闹得如此，心里大是过意不去，无奈这里面关系着他们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外人实在无能置喙，遗憾的是眼前自己所身处的立场，却使得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内讧，此时此刻，即使有息事宁人抽身事外的打算，也是太迟

凤七先生一阵狂笑道：“且慢！”

卢幽原已站起，聆听之下停住身子道：“怎么？”

凤七先生道：“我们不妨把话说在前头，今夜你们如果能活着出去，往事一笔勾销，否则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你们母子就认了命吧！”

卢幽想不到他竟然会说出如此狠心的话，不禁有些事出意外。聆听之下，一时发起呆来。

关雪羽想不到对方竟会无情若此，一时忍不住心里气忿，冷笑一声，站起身来，向着卢幽道：“干娘，我们走吧！”

卢幽白瘦的脸上，半天才现出了一丝苦笑：“好吧，陆青桐，我们就这么说定了，你就尽量施展吧，真要死在你的手下，我也认了命，只是……无论如何，这七指雪山金凤堂，我是不会再回来的了！”

毕竟，她在这里居住了数十年之久，猝然间说一声走，未免心里有些不能适应，当然，她之所以如此伤感，总还有其他另外的原因……

话可是长了，往事不堪回首……

那可是一段凄惨、痛心、如漆似胶的，似梦又幻的往事了……不能思，

不忍思……每一回想起，就像是一根长长的针，深深地扎进了她的心里，虽然事隔漫长岁月，却仍然能看见那鲜血淋漓的伤痕，犹自在滴着鲜红的血。

自从双眼失明之后，她已再不能看见对方的脸，但是那声音，却仍能依稀入梦，过去了的事，尽管是丑陋不堪，但爱情的本身永远是圣洁和美丽的，偶然思及又怎能不令人为之向往回溯？然而这一切，毕竟是太遥远了，尤其是这一霎，在情绪衔接上，更显得格格不入。

“干娘！我们走吧！”

耳边上响起了关雪羽的话声，紧跟着，他随即把身子蹲了下来。

卢幽才像是由梦境里忽然回到了现实，点点头道：“好，我们走！”

关雪羽抖擞精神背起了卢幽，待向现场的凤七先生交待几句场面话时，才发觉到对方竟然已失去了踪影，微微一愕，向背后的卢幽道：“他走了……”

卢幽冷笑道：“倒也不能小瞧了他，这一手轻功，竟然瞒过了我的耳朵……”

关雪羽举步待出，一脚还未跨出。

“且慢！”背后卢幽道，“陆青桐已是有言在先，为了他面子关系，势将要制你我于死命，他行事心狠手辣，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且莫要着了他的道儿。”

微叹一声，她讷讷地接下去道：“早知离山，我还有许多应用物什没有带出来……这又如何是好？”

关雪羽咬了一下牙，恨声道：“干娘不必挂念，我们这就回去拿取，我还记得路怎么走。”

“不必了！”卢幽轻轻在他耳边叹息道，“那么一来便更加有时间让他从容部署一切，好在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舍就舍了吧！”

关雪羽慨然道：“干娘请放宽心，只要能平安离开，我先把你老人家送到青城山，有我父母奉陪，你老人家也不会显得寂寞，日后也可容我小尽孝道。”

卢幽微笑道：“难得你有这番心意，敢情是好，这是后话了，眼前且让我们打起精神来，看看如何逃过这步危难吧！”

关雪羽应了一声，道：“我们先出去再说！”

卢幽忽生一念道：“你把我放下！”

关雪羽怔了一怔，放下了卢幽，心里不免狐疑。

卢幽道：“你背着我势将碍于出手，倒不如放下的好，记住，你我之间永远保持着六尺距离，便不愁会彼此迷失，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下手？”

话声出口，肩头轻摇，鬼影一般地已飘出亭外。

关雪羽忙即跟上。

两条人影几乎是同时落向地面，彼此间相隔不足六尺。

紧跟着关雪羽耳边传过来卢幽细若蚊鸣的声音道：“你先我后，现在向东作逆五行行走，一切你自作主张，必要时我会出言指点。”

关雪羽心里明白对方是施展“传音入秘”功力，直接把声音送到自己耳边，怕的是为凤七先生所窃听。

他连番遇险，后经异人指点，尤其是这月余以来苦心孤诣地研习卢幽所传授的异功，就“神宝无相”神功论，他确实已得卢幽心传，眼前情况，似乎正是考验这门功力的时候了。

当下应了声：“是——”足尖轻点，“哧”跃出了七尺开外，身后风声轻响，卢幽已紧蹑着他背后跟了上来。

原来卢幽一双眼睛虽然瞎了，不能视物，只是所习之“神宝无相”功力，却可以补其不足，借助着关雪羽身上动态，取其感应，其微妙前文已曾叙述，确是匪夷所思，堪称绝妙。

关雪羽身子方一站定，猛可里当前一股尖锐声响，但只见两点亮星，直向正面袭来。

耳边上却同时听见了凤七先生的一声冷笑，这声冷笑无非是表明了他的出手——明人不做暗事而已。

暗器既出自凤七先生之手，当然手法绝非等闲。

在极为细小的破空声里，一双小小弩箭已临面前，双弩并排而飞，直取关雪羽一双眸子。

关雪羽右手突出，用“鸳鸯指”霍地抄起，由上而下直向这一双小小箭弩上点去。

他功力精湛，无需真的点中，两者之间距离还有数寸，透出的指力，已把这双小小弩箭压迫得向下沉落。

却是万万没有想到。

敢情凤七先生这双小小暗器，看似无足轻重，其实却厉害得紧，在其出手之时，灌注了惊人的“九转”力道，所谓“潜而后升”，在暗器手法一道上来说，确是已入极流之境。

眼前这双小小弩箭，分明已在关雪羽指力之下向下沉落，无奈乍沉即起，眼看着已触及地面的一霎，忽然双飞蝴蝶般向两下里跳起——这一霎当真是快到了极点，“哧”地反向关雪羽两侧抄袭过来。

关雪羽猝然一惊之下，身子蓦地向后面一个疾翻，快到了极点，饶是这样，仍是由发际擦了过去，留下了两道小小血槽，虽谈不上什么伤，却也痛得令人打颤。

身上传过了身后卢幽的声音：“怎么样，可伤着了？”

关雪羽“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卢幽吃惊道：“你怎么啦？”

关雪羽咬着牙道：“还好，没事。”

卢幽冷笑着道：“你现在应该知道了，他是说得出做得到的，小心点儿，别让他把你一条小命给拿走了，我们立即往前闯！”

关雪羽一时疏忽，几乎丧命在对方暗器之下，心里又惊又忿，不禁暗中发了个狠，决计要闯过对方这个阵势，看看他有什么能耐把自己困在里面？

思念之间，只听见“哧哧”连声响中，迎面直飞过两条火龙般的物什，交叉着，直向其头顶上过来。

紧接着右侧方又是“呼呼”声息，扬过来大片火光，隔着老远，已可感觉到燎人的火势，烤得人肌肤生疼，一条火舌，几乎已将沾着他的衣服。

“啊！”关雪羽大吃一惊。

猛可里，他向后面踉了一步，却只觉得背上为人加了一掌道：“进！”这一声，正是出自卢幽之口，紧跟着巨大的掌力，已逼使他直向前冲过去。

迎着大片火势，关雪羽几乎叫起来。

怪道的是那火光原是直扑怒卷而来，关雪羽二人不退反迎，照理说势将

葬身火海不可，哪里晓得这一迎过去，反倒是对了，身边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眼前一亮复暗，再看时，满天星月依旧，眼前冷风飕飕，依然前此模样，哪里有半点火光影子？简直连火星儿也不见一个，一切形象，分明幻象而已。

关雪羽一惊复定，这才想到了不过是阵势中的五行幻术罢了，话虽如此，当其时任何人猝临之下，也难免吃惊上当，由于卢幽事先曾经对他说过，仍不免有些张皇，足见临场经验不足，心里不禁大为汗颜。

火光既现，这一阵的主力已算是被破了。

方才情形，倘若关雪羽守不住阵势，被那阵扬起的火光逼得后退，情势便将难以预料，倘若不慎被逼进了另一阵内，即使有卢幽在旁协助，亦只怕险象环生，难以周全。

这一切关雪羽在完全冷静的情况之下，未始不了若指掌，只是事到临头，竟然现出了张皇，不够镇定，主要是大敌当前，过于紧张之故。

眼前复是月白风清，却已不见那环身的大片树海，只看见一道弯曲的甬道，迤迤在侧面高峰正前，半天星月构成了这一面的明，也形成了另一面的暗，一明一暗，乍然入目，却是醒目得很。

卢幽睁着一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道：“前面是什么？山么？”

关雪羽点头道：“不错，一面是山，还有个亭子，按照逆五行来说，这里该是金阵了！”

卢幽点点头道：“那亭子你可看见了吗？”

“看见了。”

卢幽道：“快！”

关雪羽一时想不通，她何以要如此慌张，既是如此催促，必然有因，不假思索地快速向前奔驰过去，身后的卢幽自是亦步亦趋。

他二人身法确是够快，几个起落，已来到亭前。

蓦地，空中传过来一声冷笑。

一条人影长河挂悬坡也似的，直由空中坠落下来，不偏不倚，恰恰抢身于关雪羽之先，落在亭子前。

关雪羽一惊之下，方自认出了来人正是此间主人凤七先生，对方却已老实不客气向自己出手递招了。

“小子——看掌！”

随着微微前探的身子，一掌直向关雪羽迎面封来。

以凤七先生那般功力，这一掌自然极为可观，随着他递出的手掌，一股极为充沛的巨大力道，排山倒海般地向他正面击来。

这一掌如其说是存心加害，倒不如说迫使他退后要来得更为恰当。

关雪羽一惊之下，猝然自丹田里提起了一股内力，同时间双掌齐出，用“推窗望月”的掌势，发出了巨大的掌力，两股掌力乃自迎在了一块儿。

一霎间，关雪羽身体在无比强烈的冲体罡风里，衣飞扬扬，其势骇人之极。

然而，他却实实在在地接下了对方的一掌，脚下并不曾后退一步。

只是掌力之后，却带给了他遍体的奇热，内里血液疾滚怒张，简直像是要破体而出，这只是一刹那之间的感应，很快的就为之消失无形。

凤七先生端的是大大出乎意外，一双长眉，修地向两边分了一分，冷冷地道：“好！再接我这一掌！”

他说这话时，表情极为从容，俟到话声一顿，一只右手已由脐下提起。猛可里，只见他原本瘦削的身子，忽然像是吹了气也似地涨大了许多。

关雪羽忽然想到了那夜偷窥凤七先生练功时，正是如此模样，敢情他一心求胜之下，竟不惜施展出苦练经年的“气炁”之功。

四周围立刻有了极大的反应——林木萧萧，飞沙走石，关雪羽甫行落下的衣襟，竟又复狂扬了起来。

这情景宛若当日在临淮关麦家花园力拒强敌金鸡太岁过龙江时一般模样，只是凤七先生的功力，却又要较诸过氏犹胜一筹。反之，关雪羽因为基本上认定不是对方敌手，一时却连应有的防范与对抗也疏忽了，如此一来，在出手之前，便先已注定了失败的颓势。

凤七先生这只手掌起来极为缓慢，只是待到推出时却快若闪电。

一掌推出，力道万钧，表面上看来较之前一掌似乎尚有不及之势，其实也只有当事者的心里明白。事实上，凤七先生的这一掌，妙在以阴阳之内炁五行，已牵动了敌人体内五脏，或许是他认定了关雪羽功力精湛，足堪承受此一掌，要不然居心就大堪玩味了。

关雪羽在对方手掌方自递出一半的当儿，猝然间觉出心里一热，这才知道厉害，待要全力防守时，其势已是不及，快速反应之下，也只能临时抽出七成力道，迎合着对方极具功力的“气炁”掌力击出。

两股力道交接之下，强弱立判。

关雪羽只觉得身子一阵发冷，由不得打了个冷战，却在这要命的一刹那间，卢幽的一只白皙瘦手，恰如其时地按在了他的背上。这一掌用以灌输内力，实在是十分恰当。

关雪羽原已不支的势子，猝然间注入了无比的新生力道，双方乍一接触之下，似乎半斤八两，妙在势均力敌，彼此扯了个平，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般，一番凌厉的杀招，顷刻之间消弭于无形之间。

凤七先生先是微微一怔，立刻他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长眉一挑道：“原来是你？”

“不错，我们也玩玩真的吧？”

话声出口，卢幽身子已猝然间自关雪羽身后拔起，翩若飞鹰般，直向凤七先生当头飞掠过来。

凤七先生冷笑道：“好！”

倏地，他腾身而起，不等着卢幽的身子落下来，竟反身以迎。

“叭！叭！”

两声脆响，传自两个不同的角落，一掌在上，一掌在下，却是一触即分，快到了极点。

然而，这只是一上来的初初接触之势，紧跟着更快，更凌厉的出手之势，旋即展开了开来，在一个极轻巧的翻身势子里，卢幽的身子有如剪空飞燕，在她甫一落地的当儿，第二次翩然掠起。

那一只翻起的衣袖，有如飞卷的银刃，直向凤七先生腰上怒卷了过去。

看来，她决计要给凤七先生一个厉害，为维护她干儿子的平安出山，不惜向亲内侄出手。由于彼此门户相近，了解极深，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可就是要紧分寸所在，厉害得紧。

凤七先生迎着对方衣袖一个快闪，霍地遁出。

偏偏卢幽就是放不过他，紧跟着一个闪身，如影附形地偃了过去。

凤七先生猝然拧过身来，卢幽疾迎而上，有如浪打礁岩，二十根手指匆匆一经交接，蓦地传过来咔咔一阵子骨节声响。

这般情景看在关雪羽眼睛里，不由得大为惊心，其实他如有心向凤七先生出手，这一霎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只是，他哪里能这么做，就此作壁上观，眼见他们亲人之间互相厮杀，已有说不出的痛心遗憾。

耳边上传过来紧密的一阵子对掌之声，现场两个人霍地分了开来。

紧接着凤七先生势若狂风般地飘了起来，瘦削的身子“呼”地又涨大。

卢幽虽然双目不见，但她感应力极为灵敏，微微一呆，霍地往后面退了一步。

一丝冷笑，出现在她苍白的脸上。

“也好！我知道这些年你恨极了我……要不然你不会施展这种毒手……”

凤七先生脸上阴沉沉地不见一丝笑容：“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卢幽，把你压箱子底儿的功力都抖出来吧。我知道这些年你没有把功夫给拉下，今天你公然与我为敌……嘿嘿，我们就手底下见高低吧！”

卢幽聆听之下，一霎间，那张脸显得更为苍白，瘦削的身子，甚至于还在微微颤抖。

“好吧……你就来试试吧！”

说话之间，但见她一只脚尖微微起来，整个身子就凭着脚尖上那一点点支力，左舞右晃，一如风摆残荷，一头散发在风势里四下纷飞，显示着几许狰狞。

“燕雪——这里没你什么事，退到一边去——”

她生恐凤七先生在双方动手过程之间，猝然出手向雪羽加害，才有此一说。

凤七先生看出了她的心意，冷笑一声道：“你以为我会伺机向他出手么？大可放心，现在还不是他死的时候……”

关雪羽听从卢幽之言，退开一旁，心里未免不忍，虽说卢幽完全站在自己一面，但是他却衷心不希望他们之间的亲情成仇，尤其是为了自己更令他惴惴不安。

凤七先生这两句话，一时激发起他无比忿怒。自从他出道以来，还没有人胆敢对他轻视，尤其像凤七先生这般口气，不啻是奇耻大辱，似乎自己的生死去留，完全操纵在他的手上一概，诚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干娘，你且慢出手！”

忽然，他挺前一步，大声出言制止。

场子里双方，几乎是已到了一触即发地步，猝然为关雪羽这么大声一喝，不由得双双止住了待将出手的势子。

原来这一霎，凤七先生的“气炁”功力，已达到了十足巅峰，一经出手，必将是致命的一击。

卢幽当然知道对方的厉害，才会施展出那么轻飘摇摆不定的“风摆残荷”身法，她之用心，纯是“以柔克刚”“以虚克实”，只消将凤七先生上来三招极厉害的实力杀手躲过，便不为惧，却没有想到关雪羽义忿之下，竟然横身而出，确是她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聆听之下，她冷冷一笑道：“你要干什么？”

关雪羽忍不住忿然作色道：“陆老前辈既然放不过我，燕雪也不是怕死

贪生之辈，这里面更无干娘之事，还是容燕雪自己解决的好！”

卢幽面色一沉，正要说话。

凤七先生抢先狂笑道：“好，这才像是燕家的子孙，要不然我还真小看了你！小子，你待如何？可要跟我老人家玩上几招？”

关雪羽抱拳道：“任凭前辈吩咐，这就请教！”

“好！”凤七先生又一声狂笑，接着把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看向卢幽道，“你可是听见了？这可不是我以大压小，完全是他自己决定的，你就先退开一旁，我们的事情，且慢一步，今夜倒要先见识见识这位燕家少主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能耐？”

蓦地，身子一拧，“唰”地已落身于关雪羽正前方。

由于他早已凝集了气炁功力，整个身子像是一个涨满了气的圆球，起落之间有如云飘雾起，更像是球也似的微微弹动不已，看过去真正是轻到了极点，前所未见的怪样。

关雪羽功力早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近月来屡逢奇遇，苦心精钻，实在已大为可观。

面对着凤七这位绝世高人，不能不有此畏惧，然而一旦决定与对方出手对搏，心情反倒沉实下来了。

“前辈指教！”

说了这句话，他身子霍地向下一矮，两臂平张，施出了燕家九转真功，一刹那间，身侧四周像是起了一阵旋风般地打起了转来，引得地面上唰唰作响。

关雪羽亮若晨星的一双眸子，更是瞬也不瞬地盯在了对方身上。

“久仰前辈剑法精湛，燕雪斗胆要向前辈请教几手金凤堂剑术，不知前辈可肯赐教？”

雪山斗鬼风 神功拯垂危

卢幽在关雪羽方自现身之初，确是有些诧异，只是转念一想，却为之释然。

此刻她反倒颇有赞许之意，倒要乘此机会，分辨一下自己这位衣钵传人到底实力如何？她其实对关雪羽是极具信心，认为不可多得的奇才，在某一方面来说，能够与陆青桐这般罕世高手对招，正是求之不得的绝佳机会。

自然，陆青桐又是抱着如何心意，却就耐人寻味了。

好在卢幽存心在一旁接应，即使有凶险之处，也可大为减低。

心里这么盘算着，卢幽便不再横加阻拦，身子轻闪，翩翩落向一边。

凤七先生倒是没有想到关雪羽竟然直言自己要求对剑，聆听之下，冷冷一笑道：“你要与我比剑么？只可惜，长剑我今天没有带在身上，这样吧，就以这双肉掌来接你几招，看看你可能伤得了我？”

关雪羽脸色一阵发热，他的一只手原已紧紧握向剑把，聆听之下，随又缓缓松开，空手抱拳，道：“既然如此，我也徒手奉陪就是。”

凤七先生哼了一声，冷笑不语。

这一霎，他眼睛里仿佛看见的不是这个少年，倒像是阔别多年的燕追云——此子显然秉承了父亲燕追云的倔强不屈性情，自己若想不战而胜，让他俯首听凭自己左右，这个愿望只怕难以达到，这一点只凭对方那双眸子里所传出的强烈目神，即可认定。

其实关雪羽这种性情也正是凤七先生所深为赏识的，只是一旦用以对付自己，那可就有些不是滋味了。

“好吧……”他冷冷地笑着，“既然你要与我徒手对招，可就怨不得我手下无情，把你们燕家的不传之秘，尽管施展出来就是，我先让你三招！”

关雪羽摇摇头道：“我虽技不如你，却不食嗟来之食，前辈不必客气，这就请吧！”

话声出口，一双手臂已向外拱出。

这一手功夫，是他燕家最具威力的“亢龙”出手之势，由于力道十足，融汇有燕门的内家真功，出手伤人，被视为大忌。非到了事态严重，他是决计不会出手，眼前情势逼人，他也就不得不如此施展。

就在关雪羽这个拉开的出手姿态里，两股子力道左右齐出，汇成一团，正是抱元守一，均集于正前。

凤七先生呵呵有声地笑了，一双眼睛拉成了细细的两道长缝。

凤七先生道：“怪不得你胆敢如此放肆了，原来连你们燕家压箱子底的玩艺儿你都学会了，真是可喜。”

话声方辍，只听见关雪羽那边一声轻叱，已自腾身掠起。

起势极快，有如飞猿扑崖，带着一阵子衣袂荡风之声，关雪羽的一只右脚脚尖，直向着对方天庭正中穴道上踢了过去。

凤七先生早已经在等候着他了。

关雪羽这一脚，又名“点天心”，实中有虚，虚中带实，诡异莫测。

凤七先生却是以逸待劳，决计一上来就要把他折在手里，迎合着对方的来势，凤七先生的一双大袖呼噜噜地展了出去。

以凤七先生之功力，加以酝酿了如此之久，双袖这一挥之力，端的十足惊人。

空中“劈啪”一声骤响，两片袖影，宛若两朵飞云，劈头盖脸，连头带身地直向着关雪羽身上反迎了过去。

其势之急，有如疾雷奔电，简直间不容缓。

乍看上去，关雪羽整个身子就似被包裹在凤七先生展开的袖影之中。

当然，厉害之处显然还不在这里，就在他盘错的双掌里，十根手指，却认定着关雪羽的两处腰肋之间插了下来。

指尖未及，先有尖锐的十股风力，形同十把无形的剑，尖锐猛厉之极。所幸关雪羽早已防到了对方会有此一手。

随着凤七先生挥出的双袖，关雪羽双手凌空一分，不待那只脚踢实了，霍地就空一个滚翻，双手往下凌空虚按了一下，蓦地腾起了三尺上下——这一手“提升”之功，虽然较诸卢幽不可同日而语，却也颇具形象，施展得恰到好处。

凤七先生的双手原本应该是万无一失，偏偏在对方“提升”的身法之下，走了空招。

关雪羽虽然是运用恰当，躲过了对方凌厉的双手，却也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只是他第一次运用卢幽所传授的身法，竟然立刻就显出了神效，内心不无惊喜，当下把握着这一霎良机，借着前翻之势，一掌直向着凤七先生背后拍去。

凤七先生简直不能置信，对方这个少年竟然有这等身手，可真是“土隔三日，刮目相看”了。

即以方才那一手空中腾身之功，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分明是轻功极流境界中的“提升”术——如以这门功力而论，凤七先生本人也正在摸索之中，关雪羽竟然能如意施展，岂非透着蹊跷？

眼前已不容他细思慢想，关雪羽这一掌由于是险中出招，更具有十分威力，凤七先生惊心之下更是万难闪躲。

他因一上来自信过甚，认为十拿九稳可以将对方制服掌下，却没想到事情竟然如此出人意外，一招失手，再回来闪躲对方的这一掌可就不易了。

千钧一发之际，凤七先生来了一个凌空翻滚，带着一声长啸，长桥掠波般地在空中划出了一个弧度，直向着侧下方落下去。这等身法，真足以惊人了。

虽然这样，关雪羽的这一掌却也放不过他。

随着他的手掌拍处，只听得“波”的一声，凤七先生那一袭长披之上，留下了一个透明窟窿，大小形状如手掌模样。

关雪羽一掌失手，为免对方的反手报复，右手前引，翩翩如夜蝠掠空，“呼噜”应声中，已闪出了八尺开外，与此同时，凤七先生的身子也翻了出去，两条人影，就像是交叉空中的一双大雁，双双落向两个不同地方。

一旁站立的卢幽，虽说是眼不能见，可是场子里双方动手的整个过程，几乎不分巨细地全部落在了她的察觉之中，一霎间，她苍白的脸上显出了笑容。

“青桐！”她唤着凤七先生的名字，微晒着道，“你也莫小看了我这个义子，他来日的武功造就，应当是在你之上，你可相信？”

以凤七先生之尊，竟然险些伤在了关雪羽这个后生小辈之手，对他来说，不啻奇耻大辱。这多年以来，他养性功深，喜

怒不形于色，越是生气，外表越见随和，只是这一霎，却也有些脸上挂

不住，微见狰狞，只是看向关雪羽，频频冷笑不已。

显然地，更厉害的出手，正在酝酿之中。

奚落了凤七先生之后，卢幽又转向关雪羽冷冷地道：“你那一招凌空腾身的功夫施展得不错，唉！你原是可以取胜他的，那一招云龙探掌，只要早一点出手，你就赢了。”

“是么？”她转向凤七先生道，“我看就到此为止吧，怎么，你还要继续再打下去？”

凤七先生冷森森地笑了笑，一双眸子瞬也不瞬地注视着关雪羽道：“小伙子，好本事，来！把你全身的能耐都施展出来，只要能逃过我十招，就由你下山自去，不然，你的日子可不太好过，你这就放手过来吧！”

说话之间，他早已第二次运施气机，双手前探，向外平分而出，拉开了架势，一时间风声飕飕，地面上落叶萧萧，紧接着他脚下已有所移动，向前踏出了两步。

关雪羽除了放手与对方一拼之外，别无选择。

当然他知道方才那一招险胜，不足自恃，一旦对方全力以赴，自己还差得远，只是此刻情势之演变，已无迂回转圜余地，说不得豁出性命不要，也要硬接下对方这要命十招。

凤七先生脚下这一切进来，立刻就显出了凌厉的杀机。

高手对招，杀机四伏。

一股凌厉的气锋，首先直向着关雪羽正面逼来。

关雪羽这些日子在暗室练功以来，对于气机动态的领会，极具心得。

眼前对方这股莫名气势，虽是由正面直袭而来，关雪羽却能体会出交接下去第二步的动态。

一霎间，他才感觉出，卢幽苦心孤诣所传授自己的暗室神功，敢情是具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奇妙作用。

大凡一个练武的人，所讲究的不外是“血”“气”之功，一个高深的内家高手，尤其离不开“气”字一功，武功越高的人，气势越足，常常是人未至而气已先行，卢幽所传授他的这种“神宝无相奇功”，最微妙之处，便是在于由对方所传出的气机，探测出对方进一步的出手方位与行动，有了这个认识，便可制敌于先机，防范于未然，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创新，堪称高明。

凤七先生脚下方自切进，关雪羽已感觉出来下一步力道的出处，必将是右侧方。是以，就在凤七先生招式还未经撤出之前，他已先行向左面闪开。

果然，就在他身子方一移动的当儿，凤七先生已横身向着他右侧方急切过来。

这进身的式子快极了，人还未到之前，先自发出了锐利掌风，这一掌有如劈空之剑，直向关雪羽右面肩臂上直切下来。

数月之前，关雪羽万万无能闪躲开这等凌厉奇招，现在，在他参习过“神宝无相奇功”之后，情形便略有不同，由于他的及时身退，凤七先生这一掌便自走了个空。

虽说这样，在凤七先生凌厉的掌力之下，关雪羽身不由己退了三尺开外，差一点坐倒在地。

关雪羽固然吃惊，凤七先生更为吃惊。四只眼睛直直地对看着，双方都充满了疑惑，关雪羽虽侥幸地又躲开了一招，却难以盘算，接下来的另一招杀着。凤七先生迷惑的是，面前这个少年，何以竟会较诸来前有了这么大的

转变？

他警惕着告诫自己，对于面前的这个小子，可是再也不能心存丝毫大意了。

站立在场外的卢幽，忽然讷讷地唤道：“燕雪……你还好……吧？”

关雪羽应道：“还……好……”

卢幽频频点头道：“好好……你果然大有进步，干娘总算没有白疼你一场。”

忽然她转向凤七先生道：“他与你到底有何仇恨，你竟然下这个毒手，方才那一掌要是打上了焉能还会有他的命在？你……”

凤七先生冷冷含笑道：“卢幽，你就少跟我玩这一套吧，你的那点鬼心思还当我不——知——道么？”

说到最后三字时，一字一吸气，话声一顿，蓦地闪身而出，再一次已到了关雪羽身前。

原来卢幽生怕他以重手法待向雪羽出手，是以故意找些话说，可以略分其神扰乱他的运功，不意为凤七先生当场识破。

凤七先生既号神州鬼凤，可知他为人之狡智，这时身子一经扑近，双掌同时递出，一正一反，直向着关雪羽上顶下腹处拍来。

关雪羽顿时觉得身侧四周被一层扎实的气机紧紧束住，待得突破，并非不能，只是那么一来，行动必将大受牵挂，无奈之下，只能集中全力，双掌同出，用“进步连环掌”式一连击出了两掌，却向凤七先生中盘两处穴道上击来。

凤七先生哼了一声，暗忖着此子的确不可轻视。

原来关雪羽自忖着难以闪躲，在情急之下，乃自兴起了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毒招。这种玉石俱焚的招法，虽然在动手过招上来说是不足取的，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却也有其特殊的价值作用。

关雪羽这双手掌上几乎是灌注了所有真力，他当然知道设非如此，便不足以力拒强敌，是以两掌之上，内力十足，凤七先生即使能领先击中对方，也不免会为对方后来的内蒸真力所中，受伤在所难免。

两相权衡之下，凤七先生只得临时吞下了这口气。

他所施展的“正反乾坤掌”式，几乎已经击实，却在临时片刻交睫的当儿，蓦地把力道撤了回来，由于气血逆转过剧，整个身子不得不向后跃起。

带着凌厉的一声长啸，凤七先生身子野鹤掠空般地拔了起来，足足向后飘出了两丈开外。

关雪羽救命绝招得手，却不敢逗留在原来地方，身形微晃，向右面撤出了七尺，足尖轻沾，随即有如走马灯般地疾转起来。他们燕家成名武林，当然绝非偶然，除了七十二手“燕子飞”剑法之外，还有很多鲜为外人所知的绝活儿，即以眼前这一趟“金燕乱飞”身法而论，便不为外人所熟知。

凤七先生却是知道的。

二十年前，他与燕追云动手较量时，便曾偶然见识过一次，一待他表示出极为关注时，燕追云便收起不再显露，以后虽然历次较量，燕追云却一次也未曾再现出过，足见这套身法，在他们燕字门中是如何被珍视了，自然非比寻常。

关雪羽一经走开了这阵“金燕乱飞”，即见场子里人影婆娑，虎虎生风。

他虽不愿把这类燕家绝学轻易示人，但是为求保身，眼前不得已情况之

下，也就顾不上了。

随着一阵子乱步疾踏，现场满都是他重重叠叠的人影，进进退退，摇摇晃晃，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在此千百人影之中，却只有一个是真的。

卢幽细心倾听默察，忽然笑道：“好一只灵巧翻飞的燕子，这便是你家金燕身法了，真正的是妙绝。”

接着她叹了口气又道：“只可惜我眼睛看不见，要不然该有多好，燕雪，你应该想到，这套身法是可以与我所传授与你的身法混合施用的。”

她所指的身法，便是于暗室之内所传授雪羽的“神宝无相”功夫。关雪羽被她这么一提，顿时心里雪亮。

凤七先生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自一开始就紧紧地对方逼视着，现场人影虽有千百，他的眼光显然并不为所乱，始终追踪着最接近雪羽前后十数个人影打转。

关雪羽之所以疾步行走，一刻也不肯停止，便是在于甩脱对方敏锐的观察，偏偏凤七先生不为所惑，一刻也不肯放松。

透过他敏锐的观察力道，圈子越来越小，已几乎收缩到了关雪羽本身前后，只是在四五个影子左右打着转儿，一待他有所认定，便当猝起发难。

关雪羽疾行速走，身法千变万化，却始终甩不开凤七先生凌厉的观察之下，他知道再不出手，一待对方认出了自己真身，便不妙矣。

忽然，他身子陡地拔空而起。

现场月色里所显现的形象，极为清晰，就像是猝然张开来的折扇，在这个弧度里，重叠着二十来条人影，一致作势，直向着凤七先生当头罩落下来。

关雪羽所以提前出手，那是被迫不得已，趁着凤七先生未能立时看出自己真身之前猝然出手，自然还比被认出本身之后再为出手，要好得多。

二十多条人影，一股脑地直向着凤七先生身上落下来，后者忽然狂笑一声，两只手掌密如贯珠般地直向当空劈了出去。

“呼——呼——呼——”

一连三式快掌，三条人影随即迎势而灭。

第四条人影蓦地向左面闪开，却也逃不过那凤七先生的快式追踪，“呼”地在掌风之下，亦即消灭。

凤七先生不禁甚为震怒。

以他敏锐的观察力，想不到竟然也会连番失手，冷叱一声，双掌连施之下，“嗤——嗤——”又自劈出了两掌，两条人影，又自应势而灭。

猛可里一股凌人的劲风，带着关雪羽硕大无朋的气势，泰山压顶般地当头罩落下来。

这才是关雪羽真正的身子。

在这个凌空疾下的势子里，他双掌两脚四肢齐出，有如飞云罩顶，直向着凤七先生全身压来。

凤七先生连番失手之下，早已不禁为对方这个少年人引逗得无名火起。

蓦地，他双掌平托着向上用力一举，施展出他早已蓄备多时的气炁之力，真有石破天惊之势，两股内力猝然交接之下，发出了轰然一声巨响。

关雪羽落下来得快，弹起来得更快，有如旋风一阵，倏地弹了起来，足足弹起了三丈高下。

这一股力道必然是强烈，以致关雪羽也无能保持住潇洒的姿态，整个躯

体几乎倒翻了过来，一路歪斜着直向地面上坠落下来。

凤七先生已有绝对的把握立刻制胜对方，身影猝闪之下，快如电闪星驰般地切了过来。

这时却有一条人影比他更要快。

像是一道闪电，卢幽抢先了他一步来到了眼前，不要以为她眼睛不能视物，动作还是真利落，身子一经着地，左右双手同时递出，发出了两股劲道。

情急之下，卢幽不得不施展出她早已藏匿了多年的内功真力。

方才动手，不过是适可而止，这一次动手，可是极具实力的一击。

随着卢幽两只手掌的同时递出，发出了两股前所未见的奇异劲道，所谓劲道，那是绝不同于劲风的，后者虽是无形，却具其声，前者却是两者俱无，也只有敌对者自己心里有数。

眼前卢幽身子猝然地抢先而入，双手同出，虽是各发劲道，唯强弱巧妙却大有不同。同样的出手，对关雪羽与凤七先生两人的作用却大相迥异，前者不过是旨在接引，后者却是强劲的敌对攻拒之力。

凤七先生那么猛锐的掌上劲风，在猝然间与卢幽的无声劲道一经接触之下，非但未能使对方受挫，本身却像是遭受到了极大的抗拒，整个身子霍地直向着后方倒了下去。

对凤七先生来说，简直是出乎意外的震撼，以他那般功力竟是无能承当着如此劲道，如果勉强接下来，保不住五脏六腑将受创，一惊之下，不得不迅速地而后撤离。一式“倒卷黄翎”身法，足足翻出去丈许开外。

与此同时，卢幽的另一只手上所发出的劲道，已巧妙地把关雪羽身子接住，运劲施力，微微一送，便使得关雪羽身子轻若白鹭般的落向地上，那力道显然恰到好处，关雪羽原本已歪斜的身子，正好纠正过来，落下来的身势，看上去自然极了，丝毫不带一些儿牵强。

当然，关雪羽自己心里却有数得很，设非是卢幽这一手突发的劲道，自己可就难免要出丑了，而且，绝难逃得开凤七先生猛袭过来的那雷霆一击。

凤七先生想不到卢幽竟然有这等功力，更想不到她竟然真的对自己全力出手，一时为之愕然，紧接着苍白的脸上现出了

无限杀机。

“好好……这可是怎么个说法！”

一面说时，他的整个身子气得连连发抖，形将站定的身子，忽然之间涨大了许多，简直像个大圆球。

卢幽冷森森地笑道：“怎么个说法？亏你问得出口！你已经输了，莫非在后辈跟前，还耍赖不成？”

凤七先生怒声道：“怎么……我说的是十招……莫非……”

忽然，他面色一变，才想清了是怎么回事，顿时为之一愕，哑口无言。

双方所约定者，为十招分胜负，彼此实际上动手，不过才四招而已，倒是破除关雪羽虚幻的身影，凤七先生竟然连发了六掌，正好凑足了十招之数。

凤七先生自视极尊，生平尤重信诺，一言九鼎，自不会在关雪羽一个后生小辈面前失信。

聆听过卢幽的话后，他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自叹息一声，转向关雪羽看了一眼。

“你走吧！”

凤七先生却把一腔盛怒转移向卢幽，冷冷地说道：“你要下山，却要接

我三招，可以么？”

卢幽说道：“我知道你是放不过我的，不要说是三招了，就是三十招我也由你，陆青桐！你就划出道儿来吧，我接着你的！”

关雪羽的险中逢生，原以为一场风波已平息，却没有想到竟然转祸到了卢幽身上，顿时为之一惊，却是无能阻拦，心中犹自想着，不过只是三招而已，以他判断，卢幽功力犹在凤七先生之上，区区三招，对于双方在场二人来说，都似无能构成伤害，倒不如站立一旁，静观其变的好。

面对着志在必胜的凤七先生，卢幽一派自然，那一双睁得滚圆的眼睛，也许是早已习惯了，连瞬也不会瞬一下，只是向着凤七先生站立的位置瞪着，夜风里，只见她那一袭黑色发亮的袍子，有如波浪一般地颤动着……

凤七先生也许刚才又尝到了她的厉害，竟然不敢贸然出手。

嘴角上挂着微微的冷笑，他先自转向卢幽的右侧方，尽管是足下轻飘已极，却亦瞒不过卢幽的感触——他随即又掉过了身子，轻换到另一个方向，依然逃不过卢幽的察觉，依然是双方面对面对站着。

“青桐……”卢幽语音冰寒地道，“你应该知道我自从眼睛瞎了以后，这几十年以来，我可没有拉下了功夫，你刚才也看见了，我已经练成了‘神宝无相’功力，你是不容易取胜我的。”

凤七先生频频地冷笑着，由他那双眼睛里所泛出的光彩可以显示出他内心恨恶对方的程度。

“我不会再相信你所说的，除非我自己试过。”

微微停了一下，他脸上杀机越甚。

忽然，他那个看来涨大得一大圆球般的身子，蓦地向下一矮，紧接着流星也似的飞了出去。

卢幽身子相对地向后一闪，新月般地绕了一个弧度，势子快到了极点。

关雪羽虽是极注意地向场子里注视，却依然未能看清他们双方是怎么接触的。

星月里，两团黑影甫一交接，随即倏地分开来。

卢幽发出了一声轻叱，蓦地抖出了右手，箕开的五根手指，有如一柄五股钢叉，疾如闪电般直向着凤七先生前胸力插过来。

凤七先生哼了一声，身子向左一闪。

卢幽紧跟着向右一闪。

这一左一右两个快闪，看似平常，其实却蕴藏着微妙的上乘身法。

暗影里，透过关雪羽所见，恰恰是六条幻影，两两相对，恰是 triples，猛可往里正中一挤，却又化而为一。

关雪羽方自看出，这等交接方式，正是传说中的“伏象”之术，因而了解到了其势态之严重，心中大吃一惊，其时三招已到。

交接的双方，看过去像是透体而过，石火电光般地一闪而开，俟到关雪羽定神看时，彼此已错开了三丈开外。

凌厉的招法，正是在彼此错体而过的一刹那递出去的，这一招当然凌厉已极，胜负如何，只从表面上，却是难以窥出。

无论如何，敌对的双方，都像是已尽全力。

凤七先生胖大的身子，这一霎间已恢复了原来的形象，只是上束的发结，或许是内力的上冲，竟然为之整个的披散开来，可见得其内力之足猛。

透过他闪烁的一双眸子，含蓄的目光显示着无比的惊悸迷惑。

无论如何他的确已尝到了眼前这个瞎婆婆的厉害，三招已到，不如见好就收。

“见识了。”

说了这句话，一时噤若寒蝉。

卢幽只是静静向他这边张望着。

良久，她才现出了一丝冰冷的笑容，微微点头道：“我们可以走了吧。”

说了这句话，她再也不等对方的回答，转向关雪羽点点头道：“我们走吧。”

在一处清澈的湖水旁边，关雪羽定下了脚步。

天色已明。

橙色的云，大片地在东边天际渲染着，以至于湖水也变得绚丽多姿，衬着岸边的杨柳，此景如画，人立其边，便人在画图中了。

“这是什么地方了？”

卢幽踏前一步，苍白的脸上，显示着一层迷惘。

“我也不大清楚，前面是一个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关雪羽接着说着，“这个地方景致好美……”

“这就是了……”卢幽点点头，道，“竟然到了七柳湖吗？你再看看，湖边可是植有七棵柳树？”

关雪羽定睛一瞧，点点头道：“果然有七棵柳树。”卢幽松弛地叹息一声说：“总算出了七指雪山的地头，我们不必再担心了。”

一面说，她随即伸出腿向前侧方虚空地踢了一踢，跟着迈前几步，在一堵山石上坐了下来。

关雪羽顿时觉出来双腿不胜麻酸，原来这一程疾赶快行，再加上五花八门的阵势干扰，确实使他们心力交疲，一旦停下步来，立刻就觉出了累来，算计一下时间，敢情足足有四个时辰之久。

“我口渴了……”卢幽说，“你去取水来我喝。”关雪羽答应趋向湖边，掬了一捧，待将自饮。

“慢着！”

卢幽一面由头上摘下来一根碧钗道：“先试试看。”关雪羽愣了一愣，抛开了手里的水，过来接在手里，见是一支碧绿色的玉钗。

“莫非水里有毒？”

“不可不防！”卢幽道，“虽说是出了七指雪山的山界，但是陆青桐为人狡智，也不能完全放心，你且把这支玉钗插入湖水，

看看变色没有，如果色泽变粉，便万万不可饮用。”

关雪羽应了一声，立时趋前，如法炮制一番，细看了看，色泽如故，这才放心地自己先喝了一个够，再用一片树叶，包了一包，送向卢幽面前，后者低头就着叶包饮用一尽。

“还要么？”

“够了。”

向着东方即将升起的微曦，卢幽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吐出去。

映着朝霞，打量着卢幽的脸，关雪羽忽然吃了一惊道：“干娘，你莫非不舒服么？”

卢幽绽出了一缕苦笑，点点头道：“你莫非还没有看出来么？我受伤了！”

关雪羽大吃了一惊：“啊……”

“不要紧……伤得不重……”卢幽含着笑道，“只可惜我出来的太匆忙，没有想到这一切的发生，否则，服下一粒七指雪山的续命丹，也就好了。”

一言提醒了关雪羽，想到了凤姑娘所赠的那个绣荷包，里面正有此药。

当下匆匆取出，倒下两粒，递过去道：“干娘，我这里有！”

卢幽颇是诧异地接过来，用手捏了捏，又嗅了一下，点头道：“就是这个……这是金凤堂视为拱璧的灵药，你是怎么得来的？”

雪羽脸色微微一红，到底不擅说谎，乃照实道：“是凤姑娘赠送给我的！”

卢幽取一粒含在嘴里，把另一粒退还给他道：“一颗就够了，这个丫头。”

说着微微闭上眼睛，长长地呻吟一声，一霎间，苍白的脸上沁出了一颗颗的汗珠。

“干娘，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刚才与陆前辈动手时，你受了伤？”

卢幽缓缓地点了一下头。

关雪羽一惊道：“可是当时我竟以为陆前辈输了……”

“本来是他输了。”沉默了一下，卢幽才又睁开了眼睛，冷冷地道，“我与他总算有过一段……情谊，何忍对他就下重手？只是他却并不留情……若非我及时发觉，还以颜色，哼哼……这条命是否还能保留到现在可就是未知之数了。”

“现在，既然服下了续命丹，以我功力，不过几天之内，便可复元无事，你不必为我挂心……倒是……”

她随即又睁开眼睛，叹了口气道：“倒是……此行事出意料，一夕之间，我竟然变成了有家归不得的孤魂野鬼，为你添了一份累赘。”

关雪羽道：“干娘这么说可就见外了，能有你老人家与我同行，正是我的福分，只是……眼前我急于往皖北一行，却不能送你先去青城。”

卢幽一笑道：“不要紧，就且先同你四下走走吧，这里空气甚好，你也不要松懈了功课，我打坐运功，你只管把我所传授你的神宝功力运施着，且在彼岸练习一番，半个时辰后我们再上路也还不迟。”

关雪羽方自应了一声，忽似觉出右侧方有细音一响，虽然声音不大，可是两个人却都听见了。

卢幽蓦地偏过头道：“有人来了？”

关雪羽却已发动了身子，蓦地腾身而起，一抄数丈，向着声音发出的那片地方纵了过去。

雪山斗剑炁 两败俱轻伤

关雪羽身子落下之后，才发觉到那是一片占地极大的荒草野地，地上蔓生着高过一人的枯黄芦草，在凌晨的寒风里颤瑟不息。

几只野斑鸠拍扇着翅膀，正由草丛里飞出来，破碎了的芦花飞絮，散布得满天都是。

这些虽不能转移关雪羽的注意，却增加了他观察上的困难，展望着数百亩方圆内外的大片芦草，不要说其中藏上一个人了，就是千八百人马，也休能看出一些破绽。

“他去远了！”卢幽冷冷地说。

“是人么？”

“自然是人，而且这个人轻功极高，不在你我之下！”

关雪羽陡地一惊道：“难道是陆前辈他……”

卢幽摇摇头说：“不像，”又道，“陆青桐虽然坏事干了不少，但他倒是言而有信，不会出尔反尔，再说，身法也不像……”

她竟然能在一倾耳之间，观察入微，巨细尽知，却是令人骇异。

卢幽微笑道：“用不着争，早晚他还会现身的。”

关雪羽再向那片原野观察，大片芦草在晨风里起伏如波，自忖着无法能够找出来其中藏匿着的这一个人来，也就无可奈何。

他终是心里不安，随即问道：“这个人又是谁呢？”

卢幽摇摇头道：“暂时还说不清，不过，也许他并没有恶意，要不然刚才他明明是有下手的机会，不会白白错过的。”

关雪羽想一想，确实也是如此，在他先前取水、饮水，以至于喂食卢幽饮用之时，机会多多。如果对方果如卢幽所说，是个具有杰出身手之人，在那个时候伺机出手，或是发放暗器，成功机会极大，何以空空放过？看来似乎并无向自己加害之意，只是却也不能就此肯定。

卢幽倒似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经说过，随即置之度外。

她初服灵药，心念伤势，随即闭目静养调息，练起功来。

关雪羽遵从卢幽嘱咐，也自在对岸施展出新学的神宝身法，绕湖行走了数圈，越觉得福至心灵，得心应手之极。是时旭日高升，大片红光，将一池碧波渲染得有如玛瑙颜色，四野大地，更像是披上了一层五彩霞帔般地瑰丽多姿。

关雪羽练习了一阵疾走的轻功身法，定下来，也自在池边一方石块上打起坐来。老少二人相继运功调息，不知不觉间，已是一个时辰过去，俟到关雪羽睁开眼睛时，才发觉到卢幽竟然已经不在对面，已经离开。

在附近找了一圈，也不见她转回，心里正自狐疑，忽听见芦草丛中微微作响，一条人影直似幽灵般地，已自飘向眼前正是卢幽去而复还。

关雪羽立时趋前道：“怎么了？”

卢幽表情一派自然，看来虽经过一番调息之后，功力已大为恢复。

见面之后，卢幽眉头微微皱了皱道：“想不到我多年不涉武林，江湖之中竟然出现了如此杰出的人物，真令人不敢置信——

这个人如果旨在与你为敌，燕雪，你可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关雪羽道：“是什么样的人？”

卢幽晒道：“我眼睛是看不见，你是知道的，不过我却能感觉出来……”

她脑子里静静地思索着：“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奇怪，他竟然像是知道我的眼睛看不见，否则他岂敢现身站立在我的对面？”

“你老人家又怎么知道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

“这很容易，只从他的呼息，以及身上的气味，便能判断出来。”

接着她又道：“这些对你来说，也许是不可思议的异能，但是对我这个瞎了几十年的人来说，早已习之为常，不足为奇——我甚至于在你距离我寻丈之外，可也清楚地判知你呼息的次数——自然，你如果有了准备，而先闭住了呼息，我便一无所知，只是我仍然可以由其他方面测知，就像现在我已清楚地嗅见了你身上的汗臭，这与女人身上的气味，是大相迥异的。”

关雪羽对于卢幽的这项异能，早已深信不疑，经她这么一说，自然相信她所言不假。

卢幽冷冷地道：“这个人曾诡异地在暗中观察了我很久，也许是我的出现，使得他多出意外，也许是他一时摸不透我的门路，所以迟迟才没有出手。”

关雪羽道：“你们可曾照过了脸？动过手没有？”

卢幽思索着道：“这个人很聪明，也许他不愿意惊动了你，所以先把我引到了草丛之中，我乐于从命，目的也是想摸一摸他的斤两……”

“我们曾对了一掌，”卢幽慢吞吞地说，“我用了约有七成的力道，竟然不能取胜对方，由此可以猜知他功力之强劲，我可

以断定，绝不在你之下。”

关雪羽沉默不言，脑子里却在思索着这个神秘的人……金鸡太岁？姜隐君？甚至于姜氏手下的几个能人，都有可能……

卢幽继续说道：“我想摸出他的来路，只要他略现身手，必然有迹可循，偏偏他精明得很，只是与我在草丛里团团打转，较量轻功。”

关雪羽道：“他的轻功如何？”

“很高，很高……”

卢幽诧异地道：“所以这才使得我大感惊奇，在我看来，此人虽然未必有我那种‘提升’的身法，却是另开途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经此一试之后，他也必然知道我的厉害，越发地不敢轻举妄动了！”

关雪羽沉默了一下，终是放心不下，道：“干娘看这个人的来路到底是哪一面的？”

“很难猜测……”卢幽说，“他始终不露出身法，是一个诡异莫测的人，我看他心存叵测，只怕是冲着你来的，如果我没有猜错，他是放不过你的，这就要见面，现出原形了……”

关雪羽道：“很好，我等着他，我们这就走吧！”

卢幽点点头说：“好，”她手上拿着一根青翠的竹枝，往前指了一下，“这里有条小路，我们走这边。”

二人随即踏上路途。

卢幽举步当先，手上竹竿左右挥处，当前过长的芦苇劈啪作响声中，纷纷往两下里倒翻下来。这么一来，眼前立刻现出了一道迂回的小路——那是一堵高高堆起的泥丘，时日长久，也都生满了野草，再为两旁的芦苇一掩饰，便很难看出究竟，如不是卢幽这么一拨，谁又能看得出来？

二人一前一后在苇中小道上走着，风声飒飒摇晃着的苇梢，

洒落着白雪也似的苇花，一霎间，二人全身上下已沾满了。

由于芦苇的高处，早已超过了人，是以行走其间的人身，只见前路，更

无左右，莫怪乎那个神秘的人一脚踏进苇丛，便万难为人发觉，其微妙之处实不下于所谓的青纱帐（北方人称高粱地），用以掩饰身形，实在是再好不过。

二人一路前行，约走了十数丈远近，更觉得陷入到大片苇海之中，设非是卢幽沉着前导，关雪羽真有点不知所往，耳边上所能听见的，只是芦苇间彼此磨擦，所发出的窸窣声。

卢幽只凭着手上那根竹枝，一路拨打前行，脚下顺着那条类似田埂的小道步步前进，她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是行动绝不缓，“神宝无相神功”一经运用，其微妙真有不可思议之处。

忽然，她站定了脚步，冷冷一笑道：“谁？”

话声出口，掌中竹杖已顺势抖了出去，只听见“噗”地一声，顺着她细长的竹竿挑处，一只白鼻心，全身黄毛，猫般大小的东西，已随竿飞起，噗通一声落在了地上，苇丛里立刻染满了红红的鲜血。

敢情是一只黄鼠狼。

卢幽的这一杖端的是好准头，不偏不倚地正好点在了这只黄鼠狼的前额正中，由于力道极猛，竟自透脑直入，深入脑髓，眼看着它在苇丛里一阵子翻腾，顿时横尸当地，一命呜呼。

关雪羽听得卢幽叱声，先还以为敌人忽现，正待出手，俟到发觉，不过是一只黄鼠狼，不觉莞尔一笑。

卢幽摇头一叹道：“罪孽，罪孽，它死了么？”

关雪羽点点头道：“死了，是一只黄鼠狼。”

卢幽说道：“这东西最是机灵，好生生的一边窥人，只听其呼息，还当它是人呢！”

说完继续前行，关雪羽也不疑有它。

走了一程，忽见前行的卢幽蓦地又站住了身，且右手竹杖抖出，一杖直向着眼前草丛中点了过去。

和刚才情形简直一样，随着她的竹杖抖处，只听见“噗”的一声，杖翻处一条黄影掠空而起，依然是黄鼠狼一只。

卢幽不由得“啊”了一声，一连两次被黄鼠狼戏弄，确实有些气恼——就在这一霎间，一股极大的劲风，直向着她背后猛力直袭了过来。

以卢幽的武功，急切间竟然无能招架，这股劲道窥伺得竟然恰到好处，趁着卢幽杖挑黄鼠狼的一刹那间，乘隙而来，卢幽若胆敢不退，必定负伤无异，急切之下，她只得拧身而退，施了一招罕见的“金鲤倒穿波”，哧——地倒窜出三丈开外，直向苇丛中落下去。

就在这一霎间，一条疾劲的人影，忽地切了进来，身形一落，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关雪羽与卢幽之间，双掌一抖，用“神龙抖甲”的一招，正面直向着关雪羽的身上击了过来。掌风疾劲，其重如山。

关雪羽几乎连来人是什么模样都没看清，已被对方沉重的掌力罩住，惊怒之下，吐气开声，双掌同出，用十足的内炁之力向外封出。

双方似乎都施出了全力，两股掌力甫一交接之下，芦苇丛中哗啦啦的一阵子作响，有如大风天降，却是一发而止，随即趋于无形。

这才看清了眼前这个人的模样——长身壮躯，猿臂蜂腰，好魁梧的一条汉子——这人穿着一袭过长的皂色缎质长衣，映着天色，闪闪生光，其上竟是一条皱纹也没有，光泽如新，不沾纤尘。

对于关雪羽来说，这个人就是被烧成了灰，他也是认识的，甚至于关雪羽早已经想到了是他。

金鸡太岁过龙江！

虽然如此，他的猝然出现，仍然带给了他相当的震惊。

“原来是你——过龙江，我们几个月不见了！”

“没有多久……”过龙江的眼睛里闪烁着异光，直直地向关雪羽逼视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土隔三日，刮目相看。对于足下来说，却应作如是观。”

说话之间，空中人影猝闪，卢幽已去而复还。

她显然蕴含着遭人戏耍的气恼，去还之间，已被来人抢先一步，占了地利上的先机。

原来高手敌对之间，地势的站立极其重要，眼前的过龙江显然运用了一手小聪明，举手之间，攻破了卢幽先前与关雪羽之间所保持的前后呼应，连环出手之势，即使以卢幽之聪明智慧，在一上来无知的情况之下，竟然也着了道儿。

此刻，待到卢幽身子一经扑回，才发觉到一式“两头互掉”的如意身法，恰恰为对方占着了中枢，就动手部位上来说，实在已为对方占足了先机。

“好个小辈，无端的欺我过甚！”

说话之间，卢幽的那张苍白的脸上，顿时现出了无比杀机，手中竹杖平胸直指，遥遥指向对方眉心。接下去的一手，必定锐不可当。

只是，来人却无意选择她作为动手的对象。

“卢老前辈海涵，弟子无意冒犯，尚请息怒才好！”

嘴里这般说着，一双眸子却是瞬也不瞬地直向关雪羽逼视着，生怕关雪羽的待机一击，自己分神之下，无力防守——话声出口，耳听着“铮”然龙吟声中，一口银光灿然的长剑已握在手上。

对于卢幽来说，对方这一声卢老前辈，显然使得她大吃了一惊。

“你——”卢幽挑动了一下细长的眉毛道，“你怎么知道我姓卢？谁告诉你的？”

过龙江莞尔一笑，露出了白森森的一嘴牙齿。

“这还用人说么？天下虽大，但能以冲气伤人的，只怕还不多见呢，据在下所知，不过两个人而已！”

卢幽嘴角上挂着浅浅一片冷笑，显示着不屑。

“不错，只此二人！”过龙江不亢不卑地冷冷道，“一个是人称西来凤的卢幽老前辈。还有一个……”

卢幽神色又是一变，脸上多少带出了诧异之色，她急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是谁？”

“家师银发药王齐鸣子——”

卢幽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这就怪不得了，原来你是老人参的传人，我与令师早年也曾有数面之缘，你便是人称金翅子那个姓过的了！”

过龙江那等狂傲的人，在这个人称西来凤卢幽的瞎女人面前，却显得甚是恭敬。

聆听之下，他竟然微微欠下了腰：“正是在下——”卢幽微哂道：“我听说过你，既是故人弟子，就该上来以礼相待，鬼鬼祟祟，岂不辱没了你长

白门的家风？”过龙江愣了一愣，道：“弟子不敢造次，贸然现身，反倒不好。”

“这也罢了！”卢幽冷冷道，“咱们打开窗子说亮话，干脆就挑明了说吧，你干什么来的？”

过龙江冷笑了一声，一双眼睛扫向关雪羽：“关朋友，你就自己说吧！”

关雪羽点点头道：“干娘，我与这位过兄有旧待叙，他来得甚好，过龙江，闲话少说，你这就请吧！”

引手起剑，龙吟声中，已把一口寒光闪烁的“青桑”长剑掣到了手上。

蓦地，他身子一个快转，掌中剑划出了一圈寒光，直向着过龙江身边逼过去。

与此同时，他身子疾如旋风般已掠出了丈许开外，直向着乱苇丛梢上飘落。

显然事出意外，快极了。

那是因为有见于过龙江上来占了有利的地形，关雪羽心有不甘，这一手便在于突破困境，另创制敌之先机。只是过龙江却偏偏不容他如此！

随着关雪羽腾起的身势，过龙江几乎也同时腾了起来，猝然掠起，简直如飞雪两片。

俟到双方身子一经下落，依然是面对面对立之势。大风呼啸着由眼前掠过……

芦花纷飞里，两个人纸人似的站立在野苇尖梢，风摆残荷般地摆曳不已，却没有下落之势。

俱是轻功中“极流”身手。

关雪羽施展的是燕字门“一气提元”之术，掺合着新近由卢幽处领会的“提升”功力。

过龙江却施展的是他长白门“巨鹰浮空”身法。

双方一经展开，立刻显示出巨力万钧的声势，大片的无形力道，纷纷四溢着，惹得四下里芦絮飞扬，万花齐抛，密伏的杀机，掺合在肃杀的气势里，牵一发而动全局，声势灼灼逼人。“哦——”

卢幽立刻感触到是怎么回事了。

只见她双掌轻轻向下一按，整个身子倏地腾空飞了起来，轻若无物地已经落在了芦丛之上，只凭着一双脚尖点踏在芦苇尖梢，一任风势飘摇，她身子竟像粘在苇梢上一般，虽然左舞右晃，却无丝毫下坠迹象，这情景却又与关雪羽、过龙江那般身法大相迥异了。

她并无意横加出手拦阻，只是这个位置对她来说，比较更容易察觉对方二人，特别是关雪羽那一面。她对关雪羽的关爱，简直已超越了师徒之间的情谊，几乎是母子间的那种微妙……绝不能容许任何人伤害他，是以眼前这一场格斗，也就特别令她垂注。

“卢老前辈！”

嘴里这么唤着，过龙江的一双眸子却死死地盯在关雪羽身上：“这是我与燕某人之间的一段私事……请你老人家不必插手，一待结束之后，再听凭你老人家处置发落不迟。”

关雪羽冷笑道：“你放心，我干娘不会管这个闲事的，再说，你也未必就能胜得过我……”

金翅子过龙江聆听之下，频频冷笑不已。

“你的命真算够大的，居然跌落悬崖也没有把你摔死，你这一次是不会再侥幸的了，燕老弟，你就出剑吧——”

话声方歇，一道冷森森的剑气，直向着关雪羽身上溢了过来。

关雪羽立刻就有所体会，全身上下顿时就像是加了一层霜般地寒冷，深知对方剑炁之惊人，正是上乘剑法中之以气慑人之妙境，意欲不战而先怯强敌。只是关雪羽却不是易与之流，这等伎俩却吓他不住。

他随即沉着应付，将一股沉在丹田之内的真力缓缓提起，随

之逼入剑身之内，也自将内炁剑气放出，双方这两股剑炁力道方一接触，顿时像起了一片寒光，向着四下里蔓延开来，引得四下里草木萧萧，芦花纷飞，更具无限杀机。

一旁站立的卢幽，忽然发出了一声叹息：“我早已听说银发药王收有一个好徒弟，今日总算见识了，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元剑炁’之功，倒确是武林罕见，所谓‘分心照眼’，一被它吸住了，便将难以遁开，真是好不厉害！”

关雪羽原也想到了‘一元剑炁’之一说，只是却拿它不定，这时经卢幽一提，当即恍然大悟。

金翘子过龙江听在耳朵里，当然洞悉对方用心，生怕她再为饶舌，说破自己用心，只得提前发难，冷笑一声，道：“看剑！”话声出口，只见他偌大的身子，蓦地由苇梢上弹了起来，起势不高，只不过三四尺上下——随着他往前下落的身子，掌中剑平肩推出，白光一闪，直取对方的咽喉，剑未至，气已先行。关雪羽慌不迭盘剑以迎。

他二人堪称剑道中佼佼者，动手过招，确是大异寻常，招式一经递出，无须用老，只略微发觉不对，立刻抽招换式，反应之快，设非是个中高手，简直莫测高深。

眼前，过龙江一剑方出，发觉到对方盘剑之势，立刻改刺为削。剑身一转，带起了一阵轻啸之声，直向着对方腰肋之间斩了过去。

同时之间，他偌大的身势，夹着一阵凌人的劲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关雪羽身上撞击过来。

“呼——”这一剑，像是一道闪电，擦着关雪羽的身子扫了过去。

关雪羽整个身子，在闪躲对方这一剑时，施展得极为杰出。也许只是在一个月以前，他还没有这个能耐，而眼前，自从他

随卢幽参习过上乘的“提升”轻功以及“神宝无相”功力之后，其进展简直有一日千里之势。此刻，只凭着一双脚尖点踏在轻浮的芦苇尖梢，整个身子全部倒仰了下来，施展得极其惊险，却逃过了对方极具威力的一式杀着。

对于过龙江本人来说，这一手也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一剑落空之下，连带着他狂飚般的身子怒涛似的卷了出去，待到一双脚步，再次触及苇梢之时，哗啦啦，大片芦苇倒了下来。

这个人真有不可思议的绝活儿。

眼看着他偌大的身子，已将随着倒下的大片芦苇触及地面的俄顷之间，随着他振动的双臂竟自再一次地拔了起来。

“呼——”

像是飞云一片，弹指间已跃飞出丈许以外，随着他张开双臂，巨鹰也似的再一次落在了芦苇尖梢之上。

他显然是轻估了对方。

在他意识里，关雪羽万万难以逃开这凌厉的一击，分明胜券在握，根本就没有盘算过一击不中的后果。

就在这一霎，关雪羽已紧蹙着他身势之后，电闪星驰般地掠了过来。

这一剑有如怒卷的星河。

关雪羽为雪心中之愤，几乎施展出全身劲道，长剑挥出，溅发出满天剑雨，包裹在如虹的剑炁里，如此剑势，过龙江整个身子，全都在涵盖之中了。

芦花纷飞里，两个人的影子一前一后忽然粘在了一块。

过龙江反身撩剑，气势不减。

关雪羽怒扑如虎，以身驾剑。

双方势子一样的疾，真所谓“一羽不加，虫蝇不落”，“叮！叮！叮！叮！”一连串的长剑交接声，飞驰着闪烁剑芒。

蓦地，过龙江发出了长啸，整个人巨鹰般地腾空直起。一只左手，分明如搏兔的鹰爪，拍抓向关雪羽的背上，五指着力之下，带起一片血光。

关雪羽却也没有让他占了便宜，在他侧反的身势里，一支短剑由袖管里反卷递出，剑星一现反奔向过龙江颌下咽喉。

过龙江大惊之下，几乎像旋风般地卷了出去，整个身子卷起了一阵子狂风，饶是如此，却仍然未能够逃开了关雪羽递出的剑锋。

一蓬血光，随着关雪羽拉出的剑势，自过龙江腰胯间喷洒出来，瞬息间，染红了大片衣襟。

两个人在此一触之下，倏地如同劳燕般地分了开来，芦苇的韧度，再也难以支持住他们沉重的身躯，一片咔嚓声里，相继跌落下来。

这般情景，虽未能瞧在卢幽眼里，却逃不过她敏锐的听觉，蓦地，她自苇梢上腾身掠起，燕子也似的轻巧，翩翩落身于两者之间。

空气里散播着的血腥气息，已使她敏感地察觉到他们之间有人受伤了。

“燕雪……你伤得重么？”

“还好！”

听了关雪羽所说的话，卢幽放心了。

最起码她知道，即使关雪羽受伤，伤势也必然不会太严重，否则他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你呢，过龙江？”

“很好，老前辈不必担心……”

说了这句话，双方都不再吭声。

四只眼睛紧紧地对着，他们虽然都开口说了话，但却都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适宜吐气出声的。

那是因为一个练习上乘气血功力的人，一旦受有外伤，即所谓的“炸血”，设非本身通晓防范之法，那是相当危险的，此时此刻，尤其不适宜开口出声说话，一旦走了元气，更是危上加险，这一点关雪羽与过龙江二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是以一经出声之后，迅即闭口不再多说，彼此眼神里虽然凝聚着无比的凌厉，却也都知道，这一次的交锋，势将到此为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过龙江一声不吭地走了。

他是带着无比的遗憾忿恚离开的。也许他永远也难以想通，何以在短短两三个月之后，关雪羽竟然会有了如此不可思议的进展，其武功之高，居然足以与自己抗衡，真是土隔三日，刮目相看了。

服下了七指雪山的灵药，复经卢幽指点包扎以后，关雪羽觉得舒服了。

在此山居鹅毛小店里，他们暂时住了下来，眼前已是第二天黄昏时分。

关雪羽遵从卢幽的嘱咐，运行了一遍静功，觉得气通血畅，分明已无大碍，只是要想施展高深的内气之功，暂时还不能够，还得慢慢休养几日。

远处寺庙里传过来宁静的当当钟声，透过敞开的窗扇，所能看见的是桔色的天、苍郁的山，一树山茶花，开得煞是艳丽，正有一只鹊雀飞落其上，翘着尾巴，只管喳喳地叫个不休。

他脑子里一霎间想到了许多事，尤其是远在出云寺的麦小乔，更令他悬心不下，方自离开的凤姑娘，当她悉知自己不告而别，更不知又将是如何的伤心失望？

一想到这里，他真是无限惆怅，胸中像是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真有说不出的气闷，却是万般无奈，凭诉无言，这番情景，设非是当事者，局外人实在难以捉摸了。

站起来望了一圈，只觉得心神甚是不宁。

这是一排长茅草所搭的客舍，约有十来间，卢幽与关雪羽各选一间，恰是长舍的两端。

卢幽性喜安静，又不喜与外人交往，特意选了最里面的靠山根儿的一间，整天足不出户，除了关雪羽晨昏两次前往定省之外，简直就看不见她的人影儿。

关雪羽满打算把卢幽先行护送青城山燕雪峰，以便由家人好好侍奉照顾，一面正可请示父母未来之行止。

他私下更有一个打算，想听听父母对自己未来婚事的意见，麦姑娘总是一千个好，无奈父母却是对她一无所知，总要设法

向父母暗示说明才好。

自从那一夜，大雨之时，在蒙眬中见过了麦小乔一次，直到如今，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她了。想到她的孤苦伶仃，一个女孩子家客居在寺院里，日与古佛青灯为伴，再加上毒病发作的痛苦折磨，真是不堪设想……凤姑娘曾说过治好了她的毒伤，以她性情，显然不会说谎，果真如此，经过一段时日的调养，现在应该复原如初了。只是她可曾仍然还住在出云寺？

想到了这些，一颗心可真是乱极了，真恨不能插翅飞向石头岭出云寺去探个究竟。

然而，这毕竟是一件前此从来也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女孩子家的心态习性，向来是难以捉摸，自己将如何面对、自处？可真是无所借镜遵循，一个处置不当，保不定便像是凤姑娘一般，弄得焦头烂额，鸡飞蛋打，岂不是糟糕透顶！

这就不免又联想到了凤姑娘……平心而论，人品武功，模样儿……凤姑娘哪一样可也不差，即使个性倔强，行为任性，也只能怪她幼失母爱，被父亲宠坏了，说到对自己的恩情一面，关雪羽便只有内疚与惭愧的份儿了。

弟子起贪心 偷取石马经

关雪羽不经意地拿出了凤姑娘赠送自己的那个绣荷包，特别是精工绣制的那方丝帕，上面经凤姑娘纤纤玉指亲手所绣下的几个字：“雪羽清赏”“永结同心”。

接下来的那一只绣凤更是栩栩若生，这说明了，凤姑娘不但武功高，心思灵敏，尤其还擅于闺中女红，却是十分的难得。

美丽端庄，兰心蕙质的佳人，世间罕见，求一已是极难，偏偏同时间突然出现了两个，一双璧人居然竟让自己遇见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取舍之间，便饶是大费周章，呕心沥血之难事了。

记得出道之初，来去自如，了无牵挂，该是何等的逍遥自在？色不迷人自迷，曾几何时自己这样自负的英雄，竟然也效起吐丝的春蚕，作茧自缚，从何说起，从何说起？

一直自以为是天大的英雄，不知情之何物？待到一朝为情所困，才知道自己与别人并无两样，此时此刻，苟有所能，但愿能远遁千山，作一个避世的隐客，却又何能？

原是铁打的汉子，如今竟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想一想自己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为情所困的人竟会是自己？诚所谓“自古艳福修非易，一人情关出更难”，人何以堪？

想来想去，总是捺不下这一番反复的情潮，沾上了些儿伤，带着三分的懒，无限的惆怅与遐思，便自因此滋生，又岂怪此一霎的英雄志短，儿女情长？

山风呼呼地吹着……

两扇窗户吱吱呀呀不时地开合着，破碎了的阳光，蛛网似的洒落在地上，情绪的下沉，像是落在了无底儿的古井里……关雪羽叹息着，收起了绣荷包，由床上下来，想到外面去走上一回。

特别是，当脚下践踏着那一径枯干了的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响时，那凄凉最能解人情愁，慰人遐思。

门开了。

吹进来一阵子风，房间里纸巾，刷啦啦直响，他忙把门关上。

就在这将关未闭的一瞬之间，耳朵里听见了一阵子窸窣窸窣细声——就在背门贴壁处，站着那么一个高挑身材的倩丽背影。

“哦……”

一惊之下，关雪羽几乎呆住了。

那阵子窸窣声，分明出之对方的啜泣。她正自独个儿临风伤情，没料到忽然为人窥破，猝惊之下，倏地拧过了身子，递过来惊鸿的一瞥。

“凤姑娘……”

凤姑娘也呆住了。

极短的一霎，谁也没有反应。

忽然，凤姑娘倏地拧过身子来，脚下用劲，狠狠地“嗤”地掠身而起，直向着一面山坡上纵身而起。

“等一下！”

嘴里低唤了一声，关雪羽脚尖轻点，紧蹑着对方背影腾身追赶下去。

眼前是一片向阳坡地，除了稀疏的灌木之外，便只是高矮不一的巨大石

块。

关雪羽一径追来这里，却看见前行的凤姑娘已快速闪身于当前巨石丛中。

“凤姑娘！”

他再次唤着，越加快速地追了下去。

关雪羽这里一脚方自踏入石林，猛可里眼前人影一现，凤姑娘倏地自面前闪身而出。

人出掌到，“哧”玉掌递处，直劈出了一股疾烈的掌风，直向关雪羽脸上劈来。

关雪羽没料到，她竟然会向自己出手。这一掌来得既快又猛，简直难以闪躲。

急切之间，关雪羽上身向左面一个快闪，施展的是一手“遁影”之术，“呼”一声，对方的手掌几乎是擦着他的脸滑了过去。

这一掌劲猛力足，要是打中了，势将皮开肉裂不可。

凤姑娘像是气在头上，一掌不中，娇躯倒拧着，叱了声：“你——”两只手交搭着，第二次向着关雪羽双肩上抓下来。

十指尖尖，真力内聚，若真是被她抓上，可不是玩的，关雪羽原本是可以闪开的，只是乍然发觉到她，心里有一分内疚，行动不免就延缓了下来。

凤姑娘又在气头上，出招狠毒，略一迟疑，遂为她双手抓了个正着。

关雪羽只觉得双肩上一阵子裂肤刺骨的奇痛，更因前此由于受了些外伤，暂时已无能施展气功护体，如此一来，简直像是着了十把利刃，顿时皮开肉裂，被对方十根手指抓了个结实。

“啊……”

顺着凤姑娘尖尖的十指，冒出了大片的鲜血，一时连衣服都染红了。

凤姑娘原本是怒气头上，出手惟恐不重，容得忽然得了手，才发觉到自己下手过重，倏地惊了一惊，慌不迭松开了双手，发觉到手上的血，一时花容失色，面色惨变。

“你……这个呆子……”

倏地拧过身子，一头扑向身后的岩石，放声痛哭了起来。心里郁积着的委屈太多太多了，借着这阵子哭，可都统统发泄无遗，那情景恰与当时麦小乔有心寻死前的悲声痛哭相似，只是后者身边少了个知心的人儿罢了。

“唉唉……”

关雪羽似乎只有叹气的份儿，竟然忘记了肩上的伤疼，眼巴巴地瞅着面前这个伤心的泪人儿！

“姑娘……你这又是何苦？”

凤姑娘偏偏不睬他，把头埋在胳膊弯儿里，哭个昏天黑地，只惊得群鸟纷飞，草木含悲。

关雪羽连唤了几声，看看劝阻无效，忍不住举手轻轻抚向她背上……

凤姑娘忽地转过身子，用力地摔下他的手：“你，别碰我！”不意这一下又是用力过重了，牵动了关雪羽受伤的肩，只疼得他“啊！”了一声，连连吸着大气儿。

这情景瞧在凤姑娘的眼里，饶是一腔悲忿，却也狠不下心来，慌不迭扶住了那只被自己摔下的手，模样儿透着心疼……“你怎么了嘛……成了纸糊的呀！碰都不能碰一下！”又咬牙、赌气，更有一番蜜蜜的爱怜，两行情泪，

小长虫也似的淌了出来。

忽然，她扑进关雪羽怀里，紧紧地拥抱着他，再次的放声悲恸起来。

关雪羽一连叹了两口气，饶是肩上带伤，还不得不安慰她，却又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想想自己果然有负对方一片痴情，无奈造化弄人，谁又能了解到自己内心的苦楚？眼看凤姑娘的真情一片，偏偏不能以心相许，甚至于连几句动情的话儿也不敢出口，心里一急，竟自落下泪来。

凤姑娘正自抽泣着，倏地仰起了脸儿，乍见此情，呆了一呆。

关雪羽忙自偏过头去，却是闪避不及，凤姑娘都瞅见了。

背过身子来，她由袖子里抽出了一方丝绢，递过去道：“一个大男人家……还哭，也不害臊，擦擦……”

关雪羽苦笑着摇摇头。

凤姑娘自己倒是好生擦了擦，斜过眼，发现到关雪羽正瞧着她。一时臊红了脸，却忍不住又笑了，只笑了一声，又绷住了脸孔。

“来，我瞧瞧你的伤……”

一面说，就扒着关雪羽肩膀，细细瞧他肩上的伤，早就被血浸红了一大片。

瞧在凤姑娘眼里，可是由衷的心疼。

“你是傻子呀……不是本事大得很么？怎么就不知道闪一闪我，看看伤成了这个样子……”

说着说着眼睛可又红了。

关雪羽可真怕又勾起了她的伤心，摇摇头说：“一点小伤，不要紧……”

“小伤？你看看流了多少血吧！”

随即把他拉起坐下来，一面褪下了他的肩衣，现出了伤处，

十个小小的血窟窿，显然是自己十只手指头抓的。

凤姑娘瞧在眼里，又痛又怜，带着三分责怪的眼神儿，狠狠地盯了关雪羽一眼。随即由身上拿出了急救药包，好在她七指雪山的灵药种类繁多，小小皮肉之伤，算不了什么。

虽说是这样，凤姑娘可是一点儿也不马虎，细心地为他上了药，又用一种薄如蝉翼的贴叶，为他贴上，外面缠上了一层细纱，这才住手。

“好了……”凤姑娘说，“大概三四天就能结疤，七天就全好了，这几天可不能见水。”

忽然她“咦”了一声，注意到了他背后的那处伤：“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前两天伤的……”

“是我爹爹伤了你？”

“那倒不是……”

关雪羽摇头一叹，随即把金翅子过龙江寻仇经过简单说了一遍。

凤姑娘诧异地道：“他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到七指雪山来找你……总算你没吃亏，这么一来，他也该知道了你的厉害，下次就不会这么轻举妄动了。”

说着，她戚然地叹了口气道：“因为一个你，把我们家弄得七零八乱，七婆婆竟然为了你跟我爹翻了脸，跟着你一块走了，真是让人想不透……”

一面说，她无限气馁地把背靠倚着身后的石头，抱着一双胳膊，颇是伤感地道：“你倒是给我说清楚了，干嘛要偷偷地走？是不是打算这一辈子都不见……我……了？”

关雪羽叹了一声，垂头不语。

凤姑娘冷笑了一声：“我只当你心里对我好呢……谁知你压根儿就没把我看在眼里……我……我要强了一辈子，现在，你叫我这个脸，可往哪里搁？”

说着说着，眼泪可就又汨汨地淌了出来。

关雪羽恨声道：“姑娘不要再说了……总之，都是我不好，我对不住你……”

“这可不是什么对不对得住的问题……你为我想想，今后我怎么做人……你……一走，往后的日子……我可又怎么活下去？”

关雪羽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凤姑娘擦了一下眼泪，怪委屈地道，“我知道我太任性……脾气不好……可是我可以改……”

“姑娘你错会意了……”

关雪羽觉得气闷得很，站起来走了几步。

西边的老日头，早已沉了下去，就连那一抹子红，也已消失，无数山鸟成群地在暮色里飞着。

已经有了些寒意，只是胜不过失意人儿所郁积的那种透心的寒……

关雪羽在现场走了一圈，仍然回到了老地方，他发觉到凤姑娘那一双痴情的眼睛，犹在注视着他，等着他的回话，剖明心迹。

“姑娘你不要自责过甚，其实你并无不是之处……”关雪羽咬了一下牙，讷讷地道，“只是我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再伤害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凤姑娘凄惨地笑着，“你是说麦小乔？”关雪羽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他原想直率地回答这个问题，可又想到这么回答之后的后果堪忧，以凤姑娘之娇宠任性，痛心失望之余，保不住会生出一些意外之事，那就不如还是暂时沉默的好。

凤姑娘见他不说话，自知必是麦小乔无疑，顿时只觉心里一阵子透骨的凉，忍不住偏过头去，顷刻间泪水流了满脸满腮，这口气她硬是咽不下去，不知是怎么回事，别人她都不在乎，就是麦小乔，她绝不甘心输在她手上……

一想到这里，只觉得全身上下冷嗖嗖地向外直冒着冷气，仿佛魂魄已离体，整个身子都为之软了——朦朦胧胧里，只觉得面前还有关雪羽这么个人，却是再也没有力量答理他一句。

“姑娘……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我明白了……你走吧……”抬起眼睛来，无力地看着关雪羽，“我要一个人在这里坐一会儿……你走吧！”

说着眼泪可就又簌簌淌了下来。

关雪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姑娘，你瘦多了！”

这句话的突如其来，并非偶然，那是他忽然发觉到对方消瘦的面颊，因而有感而发，只是听在凤姑娘耳朵里，颇觉有些“唐突”，“顾左右而言他”的意思，一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由不住悲从中来，眼泪更不禁淌个不已，赌气把身子转向一边，不再理他。

关雪羽倒是真心地关怀着她，因而他又说道：“姑娘你要好好保重身子……这都是……”

说着又自叹了一声，便不再说下去。

凤姑娘本来不想理他，偏偏对方话只说了一半，即行止住，既已听在耳中，总希望听个究竟，一时怪难受的，忍不住又转过头来。

当下微微嗔道：“‘都是’什么，怎么不说下去了？”

关雪羽叹了一口气，由不住苦笑道：“这都是我害了你，我真是罪人了……”

凤姑娘“哼”了一声，又把身子转了过去，小声嗔道：“知道就好！”

不过，这两句话总算还是知心之言，多少缓和了一下她伤感的情绪。

关雪羽见她止住了悲泣，心里稍安，遂道：“姑娘此行出来，令尊陆前辈可曾知道？”

凤姑娘冷冷地说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关雪羽道：“令尊若是不知，保不住又要生气了，为姑娘着想，还是早点回去的好！”

“你这是赶我回去？哼！我偏不回去！”

说着一跳站起来，双手叉在腰上道：“你真的这么讨厌我？你……”

说着眼圈儿可就禁不住又红了。

“唉！你又误会了……我只是为姑娘着想……”

“为我着想？”凤姑娘道，“真要是为我着想，你也不会走了。”关雪羽苦笑不言，这一霎甚是愁苦。

二人相对无言，甚久，关雪羽道，“姑娘保重，我走了！”说了这句话，他随即掉身而去。

走了一半，他定下脚步，回过身来，凤姑娘仍在远远注视着他。他终于狠下心来，也不再多说，掉身而去。

一阵夜风，吹起了院子里萧萧落叶。

北丐帮的少帮主童云，悄悄地穿过院墙，来到了偏殿外门，站住了脚步，向着凄凉月色下的殿房里打量着。

今夜，他破例地喝了一些酒，带着三分醉来的，虽然如此，

眼前就在他即将跨入这个院子的一霎，内心竟然有些怯虚，有些举棋不定了。

透过深垂的竹帘，在那一点昏暗的豆油灯光之下，他看见白长老果然睡着了。

可怜的老人。

似乎是除了睡觉以外，他再也没有第二件事好干，打坐、睡觉、打坐……如此而已。

若非是童云确切地知道，他真不免有所怀疑，眼前这样的一个人“老废物”，岂能会如外传具有一身不可思议的武功！

外面的传言多了，非只是白长老不可思议的身手而已，而最令童云困惑的却是有关那件失传武林的至宝——石马真胎。

传说这件失落几近三百年，人人都想得到的武林瑰宝，最后就落在了白长老的手里。

一想到这里，童云由不住为之热血沸腾，两只眼睛里立刻交织起无边欲火，贪婪的光……

更妙的传说是，任何人只要得到了这个石马真胎，取出内藏的石马真经阅读一遍，依法而练，不出三月，必能成就一身超凡入圣的盖世功力。

童云毋宁相信这是真的了。

过去年月里，他不知问过白长老多少次了，所得到的答案只是摇头，问到后来，甚至于白长老干脆连头也不摇了，只是用那种冷漠到无以复加的眼光，在他脸上看看而已。

那意思分明是说：你这个不长进，没出息的东西！

白长老一心想成就他这个弟子，认为他具有一般人所缺乏的那种质禀、根骨，如果他肯专心一致，来日实不可限量，偏偏童云就是没有这个耐心，他好高骛远，恨不能一步登天，这

就与白长老的苦心大相径庭，白长老仍然抱持着万一的希望，希望有一天这块顽石能够点头……

白长老有足够的耐心，童云却没有。

今夜，他就是为此而来。

童云可不敢真的把白长老这个人视同废物，他可是存着十二万分的小心来的。

事先，在晚膳的汤里动了一番手脚，有理由让他相信白长老这一觉足能睡到明天过午才醒，要不然，童云就算是向老天爷借上一个胆子，他也不敢来。

虽然如此，童云仍然是不敢大意。

他足足地在院子里站立了有小半盏茶的时间，细细地向白长老观察着。

白长老确实是一动也不动地睡着了——垂着头，摊着两只手，拱着背，那样子活像是个大虾米一样。长久以来，他睡觉一直就保持着这个姿态，一看见他这个样子，毫无疑问地就可以断定他是睡着了。

童云一直观察着他，一直到认为他真的睡着了，这才轻起脚步，向前蹑进。

竹帘轻启，童云像是一阵风似的闪身飘入，身法确是够轻的，豆油灯的火焰长长地吐了老高，又收了回去，童云却已站在了白长老座前。

他屏住呼吸，近近地打量了他一阵，轻轻地唤了一声：“长老！”

白长老兀自没有一些儿动静，伸手试了试他的鼻息，甚是均匀，由于他事先在汤里放的药量极重，料想着这会子即使是天上打雷，白长老也是无能听见。

童云遂不再犹豫，当下立刻动手，就在殿堂里大肆搜寻起来。

前文曾说，这里所置的无非是瓶瓶罐罐，装置着的尽是一些丹药丸散，童云匆匆翻过，并无所获，发出的声音不小，竟然也没有把对方惊醒，可见白长老睡得如何之死了。

他的胆子可就大了。

这间厅房，原本就不大，摆设既少，一览无遗，很快地就翻了一遍，别说是石马了，连个泥马也没看见，童云真恨不能把白长老叫醒，拿剑指着问他，当然，他还没这个胆子。

一个人又发了半天愣，正是无计可施。忽然，他注意到白长老座下的蒲团，显然有些特别，坐垫的四周围，围着一圈蓝布，平常看起来，原无可疑之处，只是这时看起来，倒像是对方别有用心似的。

心里这么想着，随即弯下身来，用手揭开一角，向里面瞧瞧，这才发觉到果然像是有些名堂，用手轻轻叩了一下，证明其内中空。

童云由不住心里一喜，这才明白了。

怪不得白长老一天到晚都赖在这个蒲团上不动，敢情这里面大有文章。

童云脑子里这么一盘算，推测着必然有那么一个暗格藏在蒲团里面，而开启暗格的那扇门，当必就在白长老盘坐的股膝之下了。

问题来了，要想打开这个暗格，必得先把白长老移开不可，可是这一移动，可就保不了要把对方惊醒了，这可就大为不妙，可是不移开，东西又不能到手……这可怎么是好？

略一思忖之下，童云陡地恶向胆边生，起手自背后抽出了长剑，一不做，二不休，一剑把对方给杀了，可就一了百了，最是干脆！

剑光闪烁里，他的眸子可就不自禁地落在了白长老的那颗人头上。

细细的脖颈搭拉着，垂下来的那一颗老朽人头，只须宝剑一挥，必可两下分家。童云长剑已高高举起，却是缓缓地又放了下来，心一狠，又举起来，却又再一次地放了下来……无论如何，他竟是狠不下这个心来！

却听得白长老鼻中哼了两声，身子忽然直了起来，童云心里一急，忙将宝剑归鞘，待将转身离开，却见到白长老这边竟自转了个方向又睡着了。

童云心里一惊，暗忖道好险，转念一想，自己真是好傻，既然下不了毒手，何不施展点穴手法先点了对方穴道，叫他昏睡不醒，岂不更好？

这么一想，甚觉有理，当下不假思索，右手反转，中指微挺着，直向白长老背上拍去。

这种点穴手法，诚然算得上高明了，在点穴手法上来说，谓之“拍穴”，以掌上内劲瞬息之间贯之于指，一拍之下，力道十足，被拍者十之八九闪躲不开。

顺着他手掌之下，只听见“吧”的一声，白长老霍地身子向后一仰，“咕嚕”的一下，倒下蒲团，顿时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童云见状，先是一惊，随即暗喜。

他却没有留意到白长老这猝然后翻的势子，透着古怪，按常情而论，白长老身子既是向前弯曲的，昏迷之下，理应顺势向前倒下才是正理，何以竟会反而向后面倒了下去？岂非不合情理？

他如果再想得更深一点，以白长老这等功力之人全身气血早已能自闭自开，童云功力固然算是不错的了，要想能镇住对

方，似乎是不可能之事，尽管白长老在睡梦之中，也是万难成功。

只是这些在猝然之间，童云竟然都没有想到，惊喜之下，顾不了倒在地上白长老的死活，慌不迭先忙着把蒲团上的团垫拿开。

垫子一经拿开，立刻发觉到内藏的暗门，只是灯光太暗看它不清。

童云把灯移近了，几经辨认之下，才发觉那扇暗门，十分小巧，不过只有海碗般大小，试着用手摸了几次，才发觉到内里还有暗锁。

气急之下，童云手起一掌，贯足了内力，直向着那小小暗门上拍了下去。

哪里知道，这看来举手可破的物件，偏偏韧道十足，童云手触之下，发出了“砰”的一声。

这一掌简直就像是拍在了一面弹力十足的皮鼓上一般，童云的整只手掌都为之弹了起来。

童云猝惊之下，再运力道，一连又是两掌下去，依然状如前态，那扇设置蒲团上的小巧暗门，依然如故，未曾丝毫损坏。

心里一急，两只手抓着蒲团两沿，往上就搬，想到了把它弄到院子里，难道硬砸硬摔也不能把它弄开？

事情敢情是那门儿得很。

以童云功力而论，不要说小小一个蒲团，就算是一块千斤巨石，也能把它给举了起来。

偏偏这一霎，一任他施展出全身的劲道，那具中空的蒲草之团，居然是纹丝也不曾移动一下。

童云猝然一惊之下，这才想到了事有蹊跷，紧接着才发现到，白长老的一只脚，原来踏在蒲团边上。

这一惊，由不住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抬头急看，可不是么，白长老好好地站在那里呢！铁青着脸，双瞳炯炯有神，一扫昔日的温文儒雅，白长老的这副冷漠神态，简直是令童云不寒而栗。

“啊呀！”

叫声出口，童云再也顾不了这许多，随着他前进的脚步，“呼”地一掌直向着白长老当胸击了出去。

这一手只不过是进为退而已。

掌势一经递出，童云的身子早已疾若旋风，“呼”地一声转了出去，一阵风似的已经来到了院子里。

他哪里敢在此逗留，不等身子站定，第二次脚尖力点之下，施展出“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直欲向殿房顶脊上落身下去，只是依然未能得势。

他这里身子不过才自跃起一半，顿时就觉得头顶上一阵子发热，发软。

敢情房子里的白长老比他更快，显然已后来居上。童云身子还没有站定，发自白长老手掌掌心的一股劲道，落在童云身上。童云身子起来得快，落下来得更快，呼地一声，直由空中坠落下来。

“噗通！”这股子劲道敢情大得惊人，一震之下，童云只觉得双眼金星乱冒，仿佛连骨头都为之散了。

然而，尽管这样，他可丝毫也不敢在地上赖着，拼着浑身的疼痛，两只手在地上用力一按，再一次地向外窜了出去。“哧”地一股箭也似的快捷。

嘿嘿！白长老偏偏像一股幽灵也似的放不过他。

童云身子一经窜出，猛可里空中一股劲风，依然是当头直落下来。

“噗哧”一声，童云这一头就好像是撞在了棉花堆里一样。当然，却是要较诸棉花劲道大得多，仿佛有一股子劲道发自那松软的棉花堆，一下子弹了出来。

这可好，童云就像是球一般地被弹了出去，“噗通”一声，依然是落在了原来地方。

一连两次重摔之下，童云可真爬不起来了。

面前人影一闪，白长老鬼影子也似的来到了面前。童云“啊”了一声，慌不迭坐了起来，却觉出透过白长老当前的身子传过来一阵莫名的劲道，其硬如钢，其柔如水，似有又无。

却是无论如何，在身当这般力道之下，童云连转动一下的力量都施展不出来了。

星月之下，白长老那张原本就瘦削的脸，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具骷髅。

呼呼的风，展动着他身上那一袭宽大的袍子，猎猎起舞，尤其是白长老的那一双眼睛，更像是闪烁着的两点星光，看起来无比的凌厉。

一霎间，给童云的感觉，简直难以相信，他只觉得面前的这个人，简直

变了，变得分明不像是昔日的那个白长老了。看着他，童云只觉得无比的恐怖，仿佛由脊椎骨里，直向外面抽着冷气。

“长……老……师父……你……”

嘴里的舌头简直是不听使唤了，结结巴巴地简直不知说了些什么。

“小子……”

白长老只吐了两个字，却已让童云不寒而栗。

白长老道：“多少年了，我一直在观察着你，你这不成材、不争气的东西！”

“师父……师祖……”童云嘴里就像是吃了块热豆腐一般不得劲儿。

“师祖……你老开恩……饶命……”

一面说，可就磕头如捣蒜似的直向着白长老叩起了头来，通通通……脑袋瓜子碰在地上声声作响，简直要碰出了血来。偏偏白长老看在眼里，直似未觉。

“说！”白长老冷冷地道，“你要什么？你是想找什么？”“我……师祖……长老……”

“说！”白长老简直较诸以前判若二人，这一声“说”，尤其声若洪钟。

童云听得打了一个哆嗦。

在白长老凌厉的目光注视之下，童云简直连说谎的勇气都没有。

抬起头来，两行眼泪，长流水也似的挂在脸上。

“长老……师祖……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我是误听了传言，说是……说是你老人家收藏着那件东西……”

“哪件东西？”

“石……马……真胎！”

白长老发出了阴森森的一阵冷笑声：“你居然还惦记着这件东西？”

“我该死……”童云一霎间泪流满面，“我一直以为那是真的……”

“你这个狡猾的东西！”

白长老忽然叹息了一声，道：“我本来还打算放过了你，现在看来，却是饶你不得了，你明明知道我藏有这件东西，却偏要说误听传闻，可见你口不择言而居心叵测，唉……”

这声叹息却是够凄凉了，显然是有一番特别的感触而发出来的。

“我一直认为对你父亲童大左有一番责任，那一天，在他临去之时，把你们兄弟托付给我，你哥哥既有黑长老负责照顾，成不成材也就不去说他，而你……我却是一直认为有一份责任……”

说到这里，白长老那原本看来驼下去的背，竟然忽地变直了。

绝对难于想象如此样的一个衰翁一朝神气内注之下，竟然会变得神猛如斯，尤其是透过那双炯炯闪光的眸子，令人望之生畏。

童云看到了这里，似乎已经体会出不妙了，跪在地上的身子，更像是吃了烟袋油子一样地不停打着颤。

“老……师父，饶命……”

“痴儿……”白长老冷冷地笑着说，“我岂能会要你性命，你想左了……”

童云忽地心中一松，一块石头落地。

他原本只以为白长老会在盛怒之下取他性命，想不到竟是自己多心，这么一来，顿时胆可就大了。

“那……敢情是你老人家吓着我玩儿的？”

脸上带着一丝侥幸的笑，一面说，童云这就一面想站起来，抖颤的两腿，哆嗦着这就要站起来了，只是当他的眼睛触及到对方眼睛的当儿，那两条几乎已经站起来的双腿，却又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

白长老的话敢情还没有说完。

“你又想左了，”白长老说，“我可也不是在跟你说着玩，”白长老声音敢情是出奇的冷，“看在你方才还算有一线天良的份儿

上，我可以饶你不死，但是欺师灭祖，心藏险诈，却是饶你不得。”

话声一经出口，白长老异常枯瘦的一只瘦手，已自缓缓地抬了起来。

“长老——”

童云待将呼救，话声才自说出了一半，白长老的那只瘦手，已自递了出去。

有如轻风一阵，直向童云袭来。

话虽如此，这阵子“轻风”对于童云来说，却是十足的够瞧。

在迎着这阵子风力的一刹那，童云整个身子直直地向后倒了下来，恍惚之中，他却又坐了起来，只觉得一阵子面红气喘，感觉上那颗心都好似被人给摘去了，只觉得无比的心悸。

白长老对他的惩处，似乎只是如此，一掌出手，瘦削的身影，就好像狂风飘絮般地飘了开来。

童云简直就好像还在做梦似的，晃晃悠悠地直由地上站了起来，脚下一踉，由不住可就又坐了下去，一时之间只觉得身上出奇的燥热，汗珠子顺着脸，一径地淌下来，感觉上就像是一颗心都被给摘走了，这种感觉显然是前所未经，也就格外地令他心惊胆颤，如此，眼看着他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坐下来，身上越见燥热，汗水也就更为淋漓。

白长老远远站在一边，遥遥地向着这边注视着，脸上神色甚是凄凉。

“小子，你还是稍安忍躁的好，你已经被我给废了……”

“废……了？”

“难道你还感觉不出来？”白长老冷冷地说，“我已经摘走了你的胆气，今后你也只能苟且偷生，善养你的天年去吧，再想

恃武害人，只怕是不能够的了……”

“这……可是真……的？你岂能下这……个毒手？”

“这已经算是特别对你手下留情的了！”白长老冷森森地道，“为你着想，还是带着你的人，回到原来帮子里去吧！你已失去了武功，你哥哥他也不会难为你的，去吧……”

说完了这一句，白长老缓缓回过了身子，转入殿房，依然在那个蒲团上盘膝坐好，院子里的童云惊呼一声，顿时倒地昏死了过去。

像是一阵风似的，一条人影忽然自空中飘落下来，轻轻地落在了白长老门前。

皓发、银髯，再加上那一身银白色的长衣，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翱翔在空中的白鹤，那么轻飘飘地，简直就不曾带出一点点声音。

随着这个人落下来的身子，童云座前的竹帘，发出了“哗啦！”一声轻响，蓦地向上面倒卷起来，这个人也就顺着开帘的势力，蓦地穿身进来。

正在打坐的白长老蓦地抬起了身子，随着他坐起的身子，极其快捷地劈出了一掌。这一掌自然是劈向那个贸然进身的白衣老人，随着他递出的手掌，发出了极为尖锐的一股掌风，一堵墙壁那般地直拍了过去。

猝然进身的白衣老人，断断乎不是弱者。

好像他早就已经料想到了对方会有此一手，是以身子一经下落，即刻施展全力，排山运掌般地，向外推出了一掌——两股掌力猝然交接之下，整个房殿都为之大震动了下。

白衣老人进身出掌的势子显然极猛，相形之下白长老因为是坐着出掌，倒显得有些力道不足，相形见绌了。

白长老身子大大的晃动了一下，几乎由蒲团上向后直翻下

去，却也难怪他，竟然硬硬地挺了下来，随着那阵子震撼之后，大大地晃动起来，好一会工夫，才算安静下来。

面前那个皓发银髯的白衣老人，一手持着飘洒前胸的银髯，由不住呵呵有声地笑了。

“白矮子，六十多年了，咱们总算又见着了，可喜可喜……嘻嘻……”

白长老几经辨认之下，那张黄焦焦的瘦脸上忽地显出来无限诧异，紧接着罩下了一片寒霜。

“这是……姜……道兄么？哦！这可是从哪里说起，哪里说……起？”

末后四个字方自离口，那瘦削的身子突然间就像是吹了气也似的涨大了起来。

原来他竟然也同凤七先生一般地练有“气罩”内功，一经着力之下，浑身上下满是劲道，由他坐身之处，丈许方圆内外，就像是忽然间吹起了一阵子狂风，引得这间房子里各物什唏哩哗啦一阵乱响。

“啊……呵呵……”

姓姜的白胡子老头，再一次捋着他的白胡子，呵呵有声地笑了。

“矮子，矮子……六十年不见了，才一见面，干嘛就盛气凌人，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么？”

话虽是这么说，姓姜的面对着白长老如此气势之下，却也不能不作出准备。猛然间，他站立着的身子一下子也变得涨大

看起来，这副形象可是透着滑稽，两个面对着的人儿，就像是两个大皮球。

“姜极……你这是干什么来了？”

白长老那一双豆大的眼睛珠子，一闪一闪地放着绿光，这一霎间看上去，脸上的杀气益盛。

姓姜的白胡子老头，敢情正是化名八老太爷的姜极，他与眼前的白长老之间有旧，是友是仇，局外人可就摸不清楚了，只从眼前见面的这番神态上来看，好像情形不妙。

“白矮子，你说这个话可就透着见外了！”

姜极在面对这样的强敌之下，居然一派轻松，那一撮飘洒在前胸的雪白胡须，就像是白绫缎子一般地飘舞着——显然是受了对方白长老的无形气罩所干扰。

毕竟姜极可也不是个弱者，谈笑自若中，却把无穷的内罩力道，隐隐透过身上肌肤，缓缓向外透出。

两种迥然不同的力道，即在这间殿堂里，有了极为微妙的接触。

由于双方同为并世高手，功力之迥异，前所未见，其所表现而出的现象，也就更加令人莫测高深。

现象之一——咔嚓声响中，但只见屋顶天花板破开了半丈来长的一道裂

缝。

紧接着“哗啦啦”声响中，那一扇长可垂地的竹帘子，有如风飘残云般地在空中抖个不已，久久不下，声节和谐，有规律地连连响个不已。

其次，摆置在桌案上的那只盖着盖儿的茶碗，滴溜溜的，忽然被来自空中的一溜子怪风，引得直在桌面上打着转儿……

除此以外，这一间屋子里再无异态，不时更似有和风披面，感觉暖洋洋的，哪里像对杀前的凌厉场面？

“老朋友……”姜极这才吐出了来意，“六十年的老交情了。咱们用不着客套，还是打开窗子说亮话吧，我干什么来的，你真的不知道么？”

“哼哼……”

白长老发出了冷森森的一阵子笑声，两只手不安宁地在前胸搓着，眼睛里的光彩，十足地显示出他的心怀叵测，只是够沉着，绝不冲动。

“这么说，你也是听信了传言，找我来要东西来了？”“不错，你算是真了解我，一猜可就猜着了！”

“你是来找石马真胎？”

“又说对了！”

“你以为那件东西真在我手上？”

“那还用说？”

姜极脸上顿时罩下了一片怒容。

他以为到这光景，白矮子还在跟自己打马虎眼和稀泥，可就太不够意思了。

“你凭什么断定在我这里？”白长老脸上神态透着诡异，一双手搓动更急。

姜极只是冷笑不已。

白长老忽然停住了搓动的双手，也许他认为到了非说实话不可的时候了。

“好吧，就算在我这里吧……”

“哈哈……”姜极大笑着，连连点头不已，“这才像句人话，总算咱们不是外人，还有点老交情！”

“你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

白长老的那张脸忽然间也变圆了，接着说下去道：“难道你……哼哼……姜老儿，你可自己盘算着点儿，给人家看点子什么才行……”

想不到平素连一句话也不多说的白长老，忽然间，一下子竟说了这么多，神色气势，竟是大异昔日。

姜极聆听之下，连连点头不已：“好说，好说，姜某人可也不是白痴，这点好歹还看得出来，不过，矮子，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既然敢来，总还不至于是个窝囊废吧！”

白长老冷笑一声道：“嘿嘿……好说好说，就请阁下你划个道儿吧！”

一面说时，白长老气机下压，那个鼓膨膨的身子，极其轻飘地竟由位子上浮了起来。

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在变戏法儿，那么轻飘飘地，足足离起座下的蒲团有尺把来高。

为了向强敌施威，白长老可就把多年深藏不露压箱底的玩艺都显露了出来，毕竟这种“提升”之术，武林罕见，姜老头尽管是目空四无，可是在面

对着白长老这手绝活的当儿，也情不自禁地为之怦然心惊。

“白矮子，你稍安毋躁，我们这就来讨个商量如何？”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你直说吧！”

一面说，白长老轻飘飘的身子可就又缓缓地落了下来，先时频频搓动的双手，这时交插放诸前胸，这是一个随时可以出手的姿态，只看对面强敌姜极持有如何的态度了。

姜极脸上显出了神秘的微笑：“白矮子，那石马真胎前古至宝，据说内中藏经，乃是前古梵文所书，不知是否真的？”

白长老扬动了一下他的老鼠眉毛，作出了一个鄙夷的冷笑，却未置一言。

“是这么回事——”姜极往前面凑了一步，“老哥哥，你应该知道，当今人世，懂得这种文字的人，为数不多……在下不才，却正是这极少数之人中的一个……嘿嘿，矮子，下面的话，可就毋需我再说了，你自己琢磨去吧！”

白长老翻着那一双白多于黑的小眼睛珠子，滴溜溜在对方身上打着转儿。

“这倒是失敬了……”

姜极冷笑了一声，甚是得意地道：“所以，你我合作的话，两相得益，要是故意作对，可就彼此受害，这番得失，矮子，你可是应该比谁都清楚，何必呢！”

白长老嘻嘻一笑，忽地说了声：“古地古拉——”

姜极一怔道：“池桑，阿柯木赤！”

白长老又说一句，姜极又应上一句。

两个人随即你一言我一语，就用这种怪异的语言说了起来。

忽然，姜极后退一步，十分诧异地看着白长老道：“原来你……”

白长老唇角挂着一丝微笑：“巧的是，不才我白某人也正好是懂得这种语言的极少数人之一，所以，阁下的好心，白某人十足的是心领了……”

“哈哈……”姜极蓦地发出了一声狂笑道，“矮子，你可是大打自招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可就怪不得姓姜的手下无情了！”

话声出口，这个姜极有似电闪星驰般地已然掠身而起，起势之快，目不及交。

“呼！”带着一阵子疾风，已掠向白长老正面当前，右手倏地向外一抖，分开的一双手指，有似两支飞矢，直向白长老一双瞳子上飞点了过去。

白长老脸色倏地一变，右手飞快地抡了起来，对方以二指来，他即以二指去。

四根手指猝然一经交接之下，双方身子就像是触了电也似的一阵子战抖，紧接着蓦地向两下里分了开来，白长老显然被激怒了。

就在他身子方自落下的一霎，手掌平着向下一按，施展了

一手气波“提升”之功，猝然间再一次把身子又拔了起来，快若飘风般直向着姜极正面扑了过去。

姜极似乎早已防到了对方会有此一手，尽管如此他依然十分吃惊，丝毫不敢大意。

随着白长老的来势，姜极霍地把身子反拔了起来，有如脱弦之箭，“哧”随着他倒穿的身势，垂下的竹帘子哗啦啦一声，他的人已穿帘而出。

白长老的身势快极了，紧跟着他飞身而出，两个人落下的身子，就像是两朵飞云，轻到无以复加，待到落地之后，依然是对面而立。

月色下，双方对面而立，由于俱已灌注了内宰之故，看上去就像是两个胖子。

“白矮子，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咱们到底是老交情了，一句话，石马真胎借来一看，三日后原物奉还，六十年的交往，这点面子应该还有吧！”

白长老频频地冷笑着，只是摇着头，那一双豆大的小眼，映着月色，闪闪放着绿光，不时地向着四下里逡巡不已，显然他感觉到了有所不妙。

“哼！”冷冷地哼了一声，白长老说道，“我只当是你一个人来跟我叙旧来的，敢情你还带的有人……既然来了，又何必藏藏躲躲，何不请出来一谈？”

姜极呆了一呆，对于白长老这等惊人的察听功力，着实钦佩。

“好吧，明人不做暗事，既然已被老朋友看破，就唤出他们见个礼吧！”

说到这里，忽然仰空大笑三声——这三声狂笑，宛若洪钟大吕，静夜里听来，尤其惊人。

笑声方顿，只听见四下里传过来一阵子疾风飘衣之声，嗖嗖声响之中，场子里已站立了高矮胖瘦不一的大帮子人群。

这么大帮子人的猝然出现，可真是令人震撼！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白长老顿时明白了过来，脸上显示一种怅惘，以他的智慧，居然也会着了敌人的道儿，却是令人愤恚，悔恨交加。

打量着白长老的表情，姜极忽然笑了：“矮子，你认栽了吧，包括你那个不成材的徒弟童小儿在内，可全都落在了我的掌心，怎么样，要死要活，可就全在你一句话了！”

话声一停，冷叱一声道：“把童少帮主给带过来！”

墙外立刻有了回音。

人影猝闪之下，场子里又多出了两个人。

两个面目狰狞的汉子，左右各一，中间挟持着的那个人，看上去软不叮当，简直就像是没有骨头，可不正是刚才被白长老废了功夫，驱出门外的那个童云么？

“长……老……他们……他们把咱们的人都擒住了，捆的捆，绑的绑，全都制住了……”

一面说时，这童云由不住热泪满腮，他虽然落入敌手，再加上本身功力不复施展，到底也算得上是条血性汉子，无如此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却是一筹莫展。

“哼！”白长老只是连声地发着冷笑，一时却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姜极目睹之下，手持着一部长须，嘿嘿有声地笑了。

“怎么样？老哥哥，简单一句话，你是要他死，还是要他活？”

白长老冷漠的目光，缓缓地飘向童云这个不肖子，他原本对他已是心灰意冷，这一霎目睹之下竟油然地生出了怜惜之心，多年相处之情，毕竟不是一下子勾销得了的。

姜极的用心实在明显得很，他将童云此子的性命要挟，待向白长老讨换石马真胎。

这可是一件大大的棘手事情，石马真胎不可否认是有其珍贵价值，只是如果拿来与人命比较起来的话，可就又似不值了。

“此子武功已失，且已被我逐出门墙，你以为我会听凭你们摆布不成？”

白长老冷酷的脸上，并不着丝毫表情，轻轻一叹道，“他一无价值，你把他放了吧。”

姜极哼了一声，道：“那要看你的了，白矮子，毕竟他与你曾有师徒之谊，你真的忍心看着他死么？”

一面说，姜极的一只白皙瘦手已缓缓地向外探出，他五指虚无，掌势欲吐还收，摆出了一副待将击出的样子，以他的功力对付眼前的童云，简直是轻而易举之事，举手之间，即可将对方毙命于掌下。

这般情况之下，以白长老之身手，亦难救助，对方姜极这一手，虽说下流之至，却显然已产生了效果。

“且慢着……”

白长老唤住了姜极的待将出手，一双眼睛缓缓地掠过在场各人。这么多人，其实对他一点也构不成威胁，倒是已为自己废弃武功、驱出门墙的这个浪子，却在他心里激起了千重波浪，久久不能释怀……”

每一双眼睛，都直直地向他注视着。

姜极冷笑了一声道：“白矮子，不必再耍什么花招了，东西快拿出来吧，你一手交货，我一手放人，还是那句话，我姜某人可不是硬要你的东西，不过借阅三天，说话算话，三天一到，我是亲手奉还，绝不食言。”

白长老这一霎间，脸色是出奇的平静，喟然叹息了一声，点点头道：“好吧，你们谁跟我进来一趟？”

姜极摇摇头道：“用不着，你还是自己辛苦一趟吧，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白长老可也真的无计可施了。就在他待将转身的当儿，忽然只听得姜极“咦”了一声，即见原先在他控制之下的童云，整个身子有似面条人儿也似的向着地上萎缩下来。

“长老……唔……”

像是呓语也似地，含含糊糊地吐自童云嘴里，只听得“噗”地一声，自他嘴里吐出一物，竟是半截鲜血淋漓的舌头，和着大口的鲜血喷得一地都是。

白长老疾叱一声：“使不得——”

身子霍地跃起，有如飞云一片，蓦地落在了童云当前，只是姜极由于距离更近，出手更快，只一把已抓住了童云的胸衣，把他待倒的身子提了起来。

这一来，白长老便立刻定住了身子，不敢轻举妄动，只见童云嘴里咿唔着不知说些什么，大股的血一口接一口地往外面喷着——那舌桥一脉，隶属心经，最为紧要，一旦断舌之后，除非悉知特殊之接连手法，十九不得活命。

救治之一是连点口腔内上颚之“分水穴”，可以立刻止血。

姜极是知道的，当下怒叱一声：“小畜生，你真个想死么？”

嘴里说着骈指如飞，待向童云嘴点去，无奈童云死志已决，一面续咬舌根，将一根舌桥齐根嚼碎，成了一嘴血肉模糊。

北丐帮乃是武林名门大派之一，有几种武功，却也堪称独步当今，童云虽不济，也是该派一系宗传，多少得力于白长老的亲自传授，其中有一手该门的制敌绝功名叫“碧血飞箭”，由于存有与敌俱亡，同归于尽的意味在内，最称厉害。

先时，白长老运用手法，说是废了童云的内元真力，其实只是一种暂时缓和的手法而已，不过旨在向其恫吓，以生警效而已，一旦童云返回本坛之后，果真努力向学，自会摸索门径，解开被制压的手法，那时非但无害，更为有益，只是白长老这番深刻用心，却不能为童云所知罢了。

眼前童云一心求死，咬断舌桥，大股热血上激之下，竟然无巧不巧地连破三门，解开了白长老用以制压对方的奇妙手法，血活气通，正是“并毕生功力于一瞬”的最佳时机，况乎童云一心求死自是力用其极。

也活该姜极有此一难，此老自负极高，加以一身内外功力，早已达登峰造极之境，童云小儿，如何会瞧在他的眼中？疏忽之下，眼前可就吃了大亏。

这时，就在姜极两根手指，眼看着已将触及童云脸上的一霎间，后者忽地张开了嘴“噗”地一声，喷出大口血雨，没头没脑，直向着姜极整个上身喷了过去。

姜极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此一手，咫尺之间，就算他功力再高，却也防之不及，嘴里“啊”了一声，整个上半个身子，倏地向后面一个倒仰，就势双足用力向后面一蹬。

这一手“鲤鱼倒穿波”，施展得不谓不快了，只是比较童云喷出的这口“碧血飞箭”来，却仍然是慢了一步，大片血雨红光笼罩之下，姜极逃过了上身，却逃不过下身，一时自胸腔以下，整个下半个身子，全都在血光掩盖之中。

一任姜极护体罡力如何了得，却是敌不住对方这般拼命的煞手绝招。

大片血光笼罩之下，那出自童云嘴里的千百点舌屑血雨，无不灌住了真力精髓，简直不啻于万千流矢飞蝗，一股脑地全都向着姜极身上招呼了过去。

霎时间，千百点血雨飞星，随即在姜极身上爆炸开来，幻化出大片血光，以姜极功力虽不致当场废命，却也受害极深。

“啊……”

落在地上的身子，猝然间打了一个踉跄，几乎站立不住，为之坐倒下来。

那一面，童云这一口“碧血飞箭”虽说是侥幸得手，自己本身，却也油尽灯灭，随着他前倾的势子，一头栽倒下来，当场一命归阴。

白长老眼看着童云这一口血雨喷出，也就知道他必死无疑，心中痛楚简直难以言宣。

此时此刻，他却不奔向童云尸身，反向着重伤的姜极身前扑去，身形猝起，疾若飘风，起落之间，已经站立在姜极的面前。

姜极一时大意之下，几乎失了性命，这一霎只觉得整个下半截躯体发麻，血流如渠，若非是他多年功深，尚能勉强支持着，不使真力涣散，差一点功力的人，早已毙命当场。

自然，以此刻情景而论，他无论如何再也难挡白长老的出手一击。

因此白长老的忽然袭进，只吓得他魂飞魄散，一连向后打了两个踉跄，几乎又为之坐倒下来。

随同姜极而来的一干手下，却是没有想到主子竟然会吃了这么大的亏。

当此一霎，忽地吆喝一声，齐向着白长老身前扑来。

其中二人身法饶是快捷，“嗖嗖”两声，先自向着白长老左右两侧方袭来。

白长老自忖着当前情景，再要心存厚道怕是不行，对方人数太多，却也不忍赶尽杀绝，眼前二人来得如此猛锐，说不得只好先拿他二人开刀，以收杀鸡儆猴之效。

来者二人，一名黄虎，一名魏天刚，向在宫九如与胡烈手下当差，手下功夫不弱，眼前为救主子性命，全然未考虑到自己的功力下场，诚然是大可悲事。

当下，跟着二人的下落之势，黄虎是一口雁翅刀，魏天刚则是一对尺半长短的匕首。

两股兵刃几乎是同时招呼出手。

雁翅刀直劈顶门，匕首双奔下腹，势子是一般地快。

无奈在白长老眼睛里，怎会把他们两个看在眼里？

黄虎、魏天刚两股兵刃方自奔到，白长老双袖猝然间向两下里一分，即行发出了极大的两股力道，只是形诸表面的现象，却是并无惊人之处。

黄、魏二人忽然站住了脚步，猝然间就像是打摆子也似的哆嗦了一下，只觉得透着心眼儿一阵子发凉，噗通两声，双双跌倒地上，顿时一命呜呼。

现场各人目睹之下，俱不禁为之大吃了一惊，这一手杀鸡儆猴功夫，果然奏了奇效，十几个将动未动的人，突然间，都像是脚上生根一样地定在了当场，动弹不得，再无一个人胆敢出手。

正面的姜极向后面又打了一个跟跄，本能地递出了一招——分开的一双手指，凝聚着无比尖锐劲道，直向着白长老一双眼睛上挖来。

白长老冷笑着道：“不必了！”

若在平时，二人一旦动上了手，孰胜孰败，固是费人思忖，而此刻情形却是大有不同，姜极的特强好胜，便徒然是自取其辱。

白长老话声方出，右手反抡着向上一翻，已自攥住了姜极手腕，这一手劲道，却是恰到好处，只痛得姜极身子连连打颤，脸上汗下如雨。

“哦……”

只说了这么一个字，可就没有了下文，敢情已为白长老独家所擅的“六阴拿穴”手法，拿住了穴道。

这番情形，若在平日也是极不可能，即使真的被拿住，姜极也能运施自家的“开阳真力”，将闭穴解开，而目前他却已是无能为力。

“哦……”

身子一连打了两个跟跄，却不曾坐倒在地，原因是白长老那一只鸟爪般的瘦手，兀自紧紧地攥在他手腕之上，一霎间，早已是冷汗淋漓。

“矮子！你真的要下毒手么？”

事到临头，他却也狠不起来，加上下体伤势严重，只痛得遍体打颤。

白长老一双深陷的眸子，频频在他脸上打转：“姜极……你还想活么？”

说时满头白发几乎全数竖立而起。

姜极看在眼里，直接地感觉到此命休矣，当下长叹一声：“矮子，就给个痛快的吧！”

说罢，他竟自闭上了眼睛。

白长老此时若要制其于死命，只需真力一吐，当能使对方血脉贲炸而亡，他却终究不忍，冷冷一笑，道了声去吧！右手翻处，姜极身势有如凌空飞雁般，已被掷了出去，足足飞出了三四丈远，落身于院墙之外。

下余各人只吓了个忘魂丧胆，一时不待招呼，纷纷作鸟兽散。

醉酒失仪态 更需解铃人

夜月下白长老踟蹰于满院尸身之间。

这些尸体之中，给予白长老最有感触的当然是童云的这一具了。他痴痴地走到那具尸身当前，定下脚步，细细地打量着。良久……良久……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

卢幽静静地说：“你来了？”

关雪羽应了一声，在一张位子上坐下来，一面仔细地观察着对方的脸色。

在他以为，自己这个干娘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无所不知的一个人，那么，昨日傍晚凤姑娘的来，似乎亦应该为其所察觉，她到底是否知道？自己又是否应该告诉她？

心里这么盘算着，一时举棋不定，却不知如何开口。“这地方很静，我很喜欢！”卢幽缓缓地说，“要不是我们要急着赶路，我真希望能在这里多住上几天！”

关雪羽道：“既然干娘喜欢，不如就多住两天，其实并没有什么迫切之事等待着去做……”

“真的没有么？”卢幽喃喃地道，“不是有位好心的姑娘，受了毒伤，等待着你去救治么？”

关雪羽顿时为之一呆，暗自盘算着，实在记不起是否曾把

麦小乔落难、负伤暂居于出云寺的事情告诉她，假使自己没有透露这个口风，那么她又怎么会知道？

“唉……”卢幽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孩子，你目前的心境苦恼，真以为我不知道么？”

“干娘你指的是……”

卢幽脸上出现了淡淡的微笑，却有些凄然：“你用不着瞒我，我对你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一个麦姑娘，又是一个凤姑娘……”

说到凤姑娘时，她脸上情不自禁地有了一层薄怒，冷冷地嗔道：“这个鬼丫头，仗着自己本事大，人又聪明、漂亮，把谁也不看在眼里，就拿昨天的事来说吧，还真当我不知道呢！”关雪羽不禁脸上现出讪讪之色，思忖着将如何置答。卢幽虽然这么说，实际上却并非真的因此动怒，脸上显出一片平静。

“这件事也无怪你心里烦，实在也难……”她缓缓地说，“凤丫头虽说为人刁钻任性，只是对你倒也是一片真心……那位麦姑娘，我虽然没有见过她，可是想来也是不差。以你为人，秉性端庄正直，原是不该涉入这个感情圈子里去的，偏偏你却是陷了进去……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看起来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帮得上你自己的忙了……我早先对凤丫头一直心怀不满，认为她太像她父亲，自私、任性、心狠手辣……现在想起来倒也并不尽然，想不到这丫头倒有一番真情，她能够毅然离开七指雪山，前来投奔你……这就证明她爱你之深……”

说着她微微叹息一声，冷冷地道：“你也许还不知道，对她来说，这其中却是冒着生命之险，真想不到她居然会有这个胆子，我真为她担心……”

关雪羽听得一惊：“干娘是说凤前辈若知道，饶不了她？”

卢幽点点头，冷笑了一声：“早先陆青桐确是有意要将女儿许配与你，但他秉性刚烈，自负太高，虽有此意，却不会真的就把女儿嫁给了你……”

卢幽的脸上带着一片凄冷，那种表情之下所显示的是她对于凤七先生这个人了解得该有多透，多深！

“你大概还不知道。”卢幽冷冷地笑道，“他实在的意思，是想要你留下来，把你招赘，要你跟着他姓陆……”

关雪羽心头一惊，未作表情。

卢幽道：“这是他的私心，他这么做，一来可顺情他女儿，又可把你收为心腹爱婿，最主要的一点却是可以借此之机，大大地对你父母羞辱一番，算盘打得果然是如意极了，想不到结果却落得了一场空……如今你我走了，女儿也相继出走，陆青桐他这个脸可是丢大了，凤丫头再落在他的手上，便只有死路一条……”

她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顿下来，轻轻一叹，“凤丫头居然有胆量违抗父亲，离家出走，大胆地去追求她自己的爱情……这一点倒是让我对她十分钦佩，只是，她又怎么能逃过陆青桐的手心？我可真由不住为她捏上一把冷汗。”

关雪羽怔了一怔，道：“这可怎么是好？干娘你可要救她一救……”

卢幽微微一叹：“原来你对她并非无情，这个忙我只怕是帮不上了，一来这丫头对我成见也很深，再者他们之间到底是父女的关系，局外人很难办，更何况如今我与陆青桐已是势同水火，我不帮她还好，一帮她，只怕更糟……也只有看她自己的命了！”

关雪羽想了想，果然也是如此，顿时心中大生烦躁，却又无计可施，一时好不为难。

沉默了一阵，卢幽道：“这件事你压根儿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也就不必再烦了，好在这个丫头机灵得很，必然有她自己的一套办法，你只看她不离我们附近，也就可以明白一个大概了！”

关雪羽奇怪地问道：“她难道还没有走？”

卢幽微微一笑：“你以为她真的走了？这孩子的性情我清楚得很，她可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你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呢！”

关雪羽聆听之下，着实吃了一惊，思忖着未来之事，却不知又将会生出什么意外。

心里正自盘算着未来得失，耳边上忽然传过来极其轻微的一声细响，设非是关雪羽这类具有灵敏听觉的人，简直无能辨出。

卢幽自然也听见了。

声音起自当头屋顶瓦面之上，分明是夜行人所留下的脚步声，很可能借此一点之力，早已飞身寻丈之外。

关雪羽原待出去查看，两只手已经按住椅把子，却又临时止住了动作。

对面的卢幽显然早已知道了，嘴角上挂着微微的笑，轻轻道：“来不及了，如何，我猜的是不错吧？”

既然知道了凤姑娘的确未曾远去，关雪羽倒是下意识地放了些心，然而当他再触及彼此未来感情发展时，却又不免心里忐忑难安，转念再想，事情已经有了决定，但求无愧于心而已，也只能在自己可行范围之内，予以同情帮助了。

卢幽见他沉默不言，冷冷地道：“方才那几句话，我是故意说给她听的，这丫头花巧得很，天生的倔强脾气，死不服人，她是绝不会甘心败在麦姑娘手上……我只怕她……”

说到这里，她停住了话头，微微摇了一下头道：“……也许还不至于，不过，麦姑娘的伤势是否无恙，却是叫人牵挂，为万全计，你应该早一天到出云寺去看看才是，凤丫头的话你可不能全信的。”

关雪羽站起来，踱向窗前，望着萧索的院落，一言不发，心情甚为愁苦，自己简直不敢相信，一向提得起，放得下，像自己这样的英雄气概，一朝为情所困，竟然会自陷如此。诚是不可思议之事了。

在灯下看了半卷书，关雪羽只觉得心绪极不安宁，纸窗外风声沙沙，地面上的落叶，被风势带动着，滴溜溜地直是打着转儿……

是惆怅？抑或离怀？

总之，他感觉到自己是变了，变得恹地拖泥带水，拿不起，放不下，真正是愧煞昂藏七尺，惭愧、惭愧！

沙沙滴滴！像是一层细沙子般的物什，拂落在窗户纸上，那不是地上的沙子，是梧桐子儿，隔着一墙之间的那一排参天老桐树，树上的桐子儿早就熟透了，每一回风吹时，都落下好些个，打在窗户上沙沙作响，白天还听不太清，入夜之后，可就听得极其清楚，此时此刻，诚所谓“隔墙桐子落，幽人应未眠”了。

合上了书，关雪羽站起身来，他特意地把灯光拨暗了，想早一点就寝。

就在这时，耳边上却听见了“噗”的一声细响，像是落墙的猫儿那般轻微，接下来可就一点声音也听不见了。

关雪羽心里不禁为之一动，一只手就势已落在了案头上的那口长剑剑把上。

他当然不会真的以为那是一只猫，抑或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接下来的一阵子沙沙声，算是帮了夜行人的大忙，因此，在那般情况之下，即使你的耳朵再尖，听觉再灵敏，也难以分辨出混杂于其间的脚步声，特别是对方如果再具有一流的轻功身法，那就更难分辨出来了。如果是真有夜行客光顾的话，那么这阵子风声无疑便是最好的掩护了。

关雪羽略一思忖，那只握剑的手，非但没有松下，反倒把持得更紧了。

紧接着手腕微振，一口耀目闪烁着精光的长剑，已拔在手上。

也就在这一霎，他耳边上听见了第二次的脚步声，并且较前此落地的那一声更见轻微，幽灵也似的已掩在了自己睡房门前。

关雪羽暗吃一惊，忖思着：你好大的胆。

掌中剑一紧，光华暴长，一剑正待挥出，忽然间，他却又临时中止住了这个动作。

耳边上听见了“笃笃”轻微的叩门声。

显然是存心造访自己来的，关雪羽这便不能冒失地出手了。

“是谁？”

话声出口，掌上的一口长剑，已回落鞘中。

没有回答，代替回答的却是另一次的两声轻叩。

关雪羽心中狐疑，脚下轻点，极其轻快地已来到了门前，他左手蓄势，右手开门，蓦地拉开了房门。

这个势子可以使他在一经发觉不对时，立刻劈掌而出，以他如今功力，在这么近的范围之内，实在很难想象什么人能够当受得住！

然而，这一切均属多余，因为他所面对的，根本就不是敌人，乃是一个长发佳人。

即使在黑夜里，关雪羽也能一眼就认出她来。

“凤姑娘……是你？”

说了这句话，他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又在表明了他的确没有敌意。

凤姑娘秋波一转，在他脸上深深地瞥了一眼，随即走了进来，随着她身后带来的，是一股既浓又醇的酒气，却使关雪羽为之一惊。

“你喝酒了？”

凤姑娘缓缓地回过身来，笑靥轻绽，谜也似的笑着：“你最聪明，我还没有说话……你就嗅出来了，鼻子可真尖！”说着娇躯轻长，滴溜溜在现场打了个圈儿。

滴溜溜，她又打了个圈儿……

佳人长发披散，裙带轻飘，她这么一圈一圈地打着转儿，那番姿态真是“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燕家大哥，你看我美么，嗯？”

转着转着，忽然她蹒跚着倒了下来。

关雪羽在一旁早有防备，手揽处，已抄住了她倒下的身子：“你喝醉了，这是何苦！”

三分懊恼，七分同情。

关雪羽手上用劲儿，半托半推地把她送上了座位。凤姑娘身若垂柳，倒坐在椅子上的身子，简直像是一匹缎子，尤其是细长黑亮的一头长发，云也似的垂落地上，垂下来的一双手，更恰似两截白绫。

“我……是为了你……”

像是出之呓语，凤姑娘半躺在椅子上翻过身子来，关雪羽目光乍一接触之下，由不住陡然吃了一惊，一时间显得有些手足失措。

敢情方才一番挣扎，凤姑娘身上的一袭长衣，竟自松解开来，这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内里寸缕不沾，敞开的襟怀里，闪烁着跳动的肉光。

她眯着惺松的一双睡眼，嘴角微牵，显示着的浅浅笑靥，含蓄着几许浪态、淫媚……这番姿态简直不可能在她平常清醒时刻能寻觅到，而现在，借着三分醉态，竟自活生生表露出来。

“都为了你……燕哥……我才喝酒，喝醉了……”

“哼……为了我……”

关雪羽恨不能过去狠狠地给她两巴掌，却又是不能痛惜，当记得对方雍容、华贵的素行，较之今夜的浪漫放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姑娘人家，何以会忽然间作了如此巨大不可思议的转变，个中情由，端是不忍卒思了。

在暖壶里，倒了满满的一杯白水，关雪羽直趋而前。

凤姑娘“嚶”然媚笑里，正待站起，却被关雪羽一只手结实地按住了。

凤姑娘盘过手来，捉住了他结实的那只膀子，授受之间，恰如春火燎原，荡漾而起的邪情，愈加的一发而不可收拾。

关雪羽狠狠地念着：“罪孽、罪孽……”

他无法忘得了她早先的素节，这一霎便更感觉到她的罪大恶极，设非是她喝醉了，真恨不能狠狠地教训她一顿，正因为他有了这番居心，才能无视于对方的袒陈裸露。

“把这杯水喝下去！”

凤姑娘接过来说了声“好”，随即咕咚咚一口气喝了个光。翻过眼波儿

来，依然媚态十足地道：“这不是酒……你骗人家……”

关雪羽冷笑着道：“你给我听着，任是天塌下来，也不许你作贱自己……”

凤姑娘犹自在“哧哧”地笑。

“燕哥哥……你看我美……么？”

双手摊处，玉体全现。

关雪羽眼睛里几乎喷出了火来，却非是情焰魔火，而是无比的忿意。

他一声不哼地，为她把长衣遮好。

凤姑娘偏是不依，挣扎着又自解开。

关雪羽又一次为她掩好，她却又挣着脱开来。

“对不起你了！”

再一次为她把衣服穿好的同时，关雪羽右手轻拍之下，微微凸起的中指骨节，已点在了凤姑娘胸下的“软麻”穴上，后者为之轻轻一震，随即不再移动。

只见她星眸半开，笑态可掬，兀自痴痴地向对方望着，心里容或明白，却是倦体无力，再也动弹不了。

关雪羽把她双手抱起，原想放置在自己卧床之上，想到了这样不妥，又把她改放在矮几上，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气恼和痛惜。

一阵子心酸，竟自落下了泪来。

转身走向窗前，推开了纸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沉默了片刻，他才又转回来，走向凤姑娘的面前。

“你不该这么样的折磨自己……真想不到你会变成了这个样……”

凤姑娘张了一下嘴，语出无声。

“我知道你有一肚子的委屈，但是我可不要听你那些醉话，等你清醒了以后再说！”

凤姑娘花容间显示着一片笑靥，只是笑中有凄，眼中有泪……

关雪羽目睹之下，轻轻一叹，取过一个洗脸的面盆，放置在她身前。

“来，先把你喝的酒给我吐出来，清醒以后，我们再说话。”

说完不再容她有无反应，随即动手把她身子转过，让她的脸朝下，即以右手微着劲道，向她背上一按，凤姑娘身子抽搐着，随即连连呕吐起来。

一口接一口的黄水，可真是不少，足足吐了小半盆子，顿时斗室内充满了浓重的酒气。

关雪羽干脆走过去把门也给打开来，大股的风灌进来，配合着敞开的窗，空气随即有了交流。

凤姑娘兀自一口接着一口的干呕着，残酒吐尽，最后，甚至于连胆汁也要吐了出来。

关雪羽一面解开她身上的穴道，一面又倒来清茶，为她漱口，清理了半天，才弄干净。

凤姑娘吐尽腹中酒，才像是舒服了一些，一双水汪汪的眸子，那么近，那么近地凝视着他……

“我真惭愧……”说着，她随即微微地闭上了眼睛，两滴清泪，透过密密的睫毛，珍珠也似的滚了出来。

忽然她又睁开了眼睛，满面迷惘地凝视着他：“我……真臊死了……燕……雪……你会不会看不起我？我怎……么会……这样……”

她几乎不敢直接注视对方的眼睛，几句话出口，一张脸早已臊得通红，

也许是心情过于激动，简直有些抽搐了。

星眸微合，只是频频地摇着头，一头秀发，云也似的散开着，一切的显示，是那么的沉郁、迷幻，而交织着的烈火真情，却有催心沥肝之势。

关雪羽原本凌厉的目光，竟然为之萎缩了。

“你……何苦？”

似乎只有这一句好说，说完，他突地掉过了身子，情势的演变，虽然像是很冷静、残酷，而事实的微妙发展，也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有数了。

关雪羽急欲摆脱眼前情况，想到院子里去，也许是出了这个门，离开了这间屋子，便是脱离了眼前这步急难……他也只有这么期盼了。

“你你……燕雪……站住站住……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声音分外的凄切。如此的女人 这样婉转的声音……此时 此境 真有招魂摄魄的魅力……接下来的声声哽咽，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将为之动情。

关雪羽站住了脚步，热血上涌，满面赤红。暗暗怨叹着：“罪孽……罪孽……”

“你把衣服穿好了……我出去走走就回来。”

他几乎不敢回头再看她一眼，说完了这句话，他便举步前进，凤姑娘却偏偏放不过他。

他这里脚步才移，两条腿已让她紧紧地抱住。

用力地挣了一下，没有挣开，感觉到抱着他足下的那一双女人的手腕，微微地在颤抖着，传过来的心波情愫，便非言语所能形容的了。

关雪羽可以用力地踢开她，但是他没有……一任那双紧紧抱着他足踝的双手颤动着向上延伸，双膝两腿，直到了他的后腰，紧紧地被她护抱住。

然后，他感觉到了她的脸在摩擦着。热热地近来，丝丝地感受，那是泪，梦呓的呢喃、颤抖的接触，那是情……

“燕雪，我爱你……我少不了你……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吧……”

“我为你做一切甚至于为你死……”

关雪羽回过了身子，立刻接触到了她仰起的脸，那绯红了的脸颊，早已为泪水浸湿。迷蒙的眼睛，传递着的万般柔情，足以销魂蚀骨。

“唉……姑娘……”

伸出了一只手，不经意地落在她的发上，容得他忽然惊觉到这个举动有欠妥当时，情绪的发展已不容他再行收回。

凤姑娘便自倚在了他的身上，哽哽咽咽哭泣起来，即使像她这般要强的姑娘，一朝为情所困，竟然也会变得如此软弱无助，眼前，在面临着将要失去自己爱人的时候，甚至于连最后的一份矜持也顾不得了。

关雪羽似乎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儿了。

他只是连声地叹息着，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时候感染上了这种叹气的习惯，尤其是像眼前这样一口接一口地连声叹息，自己听起来也是怪怕人的。

“姑娘，你站起来好好说话。”

一面说，他双手把她硬扶了起来。

凤姑娘用力的摇着头，像是要把一切的不如意都摇开去，变得无影无踪！可是哪里又能做到，在关雪羽有力的扶持之下，她变得更弱，简直举步无力。

好不容易坐了下来。泪水却尽自滴个不停。

“真的没有想到，你竟会变成了这……样！”关雪羽摇摇头，有几句责备语气的话，却是不忍出口，对方已是如此痛苦，说什么都属多余。

“唉……”

汨汨的泪水，由她那双看来已略呈浮肿的眼睛里淌出来，她显得那么有气无力地说：“我真是变了……”

紧紧地咬着一嘴银牙，似乎有说不出的怨和恨，原本是要大大发泄一番的，只是面前的心上人就有那么一种力量，与他相处时，总似正气迫人，严肃时固然如此，轻佻诙谐时，也根本不敢过分冒犯，这种感受，是她与他过去相处以来，所慢慢感受而来的。

“你……就不要再折磨我了，干脆给一句话吧，要不要我……”

眼泪兀自仍在汨汨地不停淌着，只是透出来的那种眼神儿，却含蓄着倔强与摊牌的意味。

关雪羽真没想到，她竟然还会有此一问，这么大胆，单刀直入的一问简直难以招架。

“这是个傻问题，我不想回答你！”

关雪羽就在她对面缓缓坐了下来。

“一点也不傻……”凤姑娘盯着他，“我现在明白得很，我想过很久了，你不是不喜欢我，只是却不敢……能告诉我，这是为了什么？”

“我……没有……”关雪羽坐正了身子，“我是喜欢你，一直都喜欢你。”

凤姑娘憔悴的脸上，蓦地闪出了一丝笑容，只是匆匆一现而已，紧接着又搭下了眉毛，这几天以来，这个表情早已成了她脸上最深刻印象的标志，那是重重心事郁积下的一种表情，挥之不去，驱之不离……很不开心，却又不令人死心的一种愁绪。然而，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却偏偏摆脱不开，就在这淡淡愁绪下一蹶不振，爬不起来了。

投过来一个询问的眼波那就足够了。

信号是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有所不能！”

关雪羽再一次地面对现实，苦笑着只是摇头。

凤姑娘缓缓地垂下了头，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忽然冷笑了一声，情绪的转变，又使她回复到了昔日的逞强好胜。在武术上，她不服输于人，在爱情上更将如此，一霎间，那双剪水瞳子里流露出狡黠凌厉的眼神。

“是因为麦小乔？你更喜欢她？”

关雪羽鼻子里“哼”了一声，未与置答。

“我就是不懂……”凤姑娘一霎间铁青了脸，“她哪一点比我强？比我漂亮？比我本事大？还是比我更爱你？”关雪羽微微一笑，这样的问题，他是不能回答的。实在说，自己此刻的心情，也正在激烈冲击之中，由于近日的相处，凤姑娘在他心中的印象已愈来愈深，这样的结果，使得他心里仿佛对麦小乔有一丝歉然，他的急急出走，欲寻小乔，也许与此不无原因。

“你怎么不说话？”

凤姑娘眼神更见凌厉，似有怨意地狠狠盯视着他。

关雪羽摇摇头，依然是不发一言，他此刻心情复杂，倒不是心有别属。凤姑娘所提的问题，实在难以答复，必须要在极冷静的情况之下，才能作正确的答复，而且必须要在他见过麦小乔之后，才能对自己的感情有所认识，更为肯定。“夜深了，姑娘你也该回去了……”

“回去？”凤姑娘作了一个苦笑，“回到哪里去？我已经没有家了……”

关雪羽着实吃了一惊，这就证明卢幽所说不假，果真凤七先生对女儿不能见容，后果可就大为堪忧。

“你也不必为我担心，这是我自己的事……”

说着她就站了起来，冷冷地道：“你也许还对我认识得不够清楚，我这个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为了要得到你，我是不择手段的！”

关雪羽简直愣住了。

情场如战场 爱恨相交逼

关雪羽心中忖道：“眼前的情形，看来似乎对我很不利，可是未来的胜负，还难说得很……”

凤姑娘颇有所恃地道：“刚才你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就证明了我在你心里并不是一点没有分量，只要有一点希望，我就不会轻易放过。”

说着说着，她那双充满凌厉的眼睛里，又自噙满了泪水，恨和爱再一次的冲击，使得她有些难以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只怕又将要在关雪羽面前失态，便只有避开一途。谁又愿意在自己最心爱的人面前失态？她却不只一次地自曝其短，毫无保留地剖露了自己，似乎很不智，却是难得一见的真情流露。

强自忍着悲愤的情绪，凤姑娘面现笑靥道：“说来很好笑，你别老是姑娘长姑娘短的——只怕你连我的名字都还不知道，我叫凤怡，你可以这么称呼我……”

关雪羽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凤姑娘苦笑着摇摇头道：“你也许不会相信，我心里原本是希望与麦小乔能够成为朋友……而现在却已是绝对不可能了……”

关雪羽道：“为什么？”

“为什么？”凤姑娘凄凉地笑着，“你还要问我？她这个人真的是不错，只是感情是自私的，我还不够大方到把自己心爱的拱手让人，唉……我真不敢想，再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面……天晓得……”

关雪羽怔了一下，深沉地道：“凤怡，你可不能做傻事呀！”听见了这声称呼，凤姑娘的眼睛像是亮了一亮。

“你叫我什么？”

“刚才你不是要我这么称呼你么？”

说着，关雪羽的脸忽然红了。

一霎间凤姑娘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泪光：“你的心总算还没有被狗吃了……”

说着，竟自落下泪来。

“唉……”关雪羽回过身来，在室内踱蹀着，忽地定下来，重重地在地上踉跄了一脚，“告诉你吧，我也不是个铜心铁肺，真正无情的人——你……你对我的好，我又岂能真的不知……只是……只是……”

凤姑娘睁圆了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只是怎么了？”

“只是我不能……”说着，关雪羽已跌坐在椅子上，像是泄了气的一副皮囊，无限气馁，无限沮丧。

“为什么不能？”凤姑娘挑动着眉毛说道，“是因为你先认识了她？还是你更爱她？”

“我不知道！”关雪羽摇摇头，“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

“哼……”凤姑娘冷笑着道，“如果说你更爱她，我只有恨，却也罢了，如果说因为认识她在我之先，就牺牲了我，我可是死也不甘心情愿！”

关雪羽无限怅惘地摇着头，这一霎间，他着实也有些茫然了。

说来可笑，自己与麦小乔，充其量也不过就只见过那么几次面，真正独处更是少得可怜，何以会有这般深笃的感情产生？确是令人费解……

多么微妙的感情，如果说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一日黎明送别，小桥片刻相晤，便是唯一的定情之时了，大家什么话也没有多说，只是互道珍重，余下的更多更深的默契，便尽在不言之中了……

凤姑娘默默地注视着他，片刻的冷静之后，已使得她恢复了原来的理智与敏锐，尤其是在这要紧关头，她是不会放过观察对方机会的。

情绪有如幻灭的磷火，闪烁在关雪羽沉痛的脸上，所能表示的是那么的含蓄，抽象，但是真情的捕捉，常常便隐藏其中。聪明的凤怡，正在运用灵思，洞悉入微。她一句话也没有说，霎间的神驰，所歌颂的意境，竟是那么的深切。感情的真伪，一入智者眼中，立辨其真。

关雪羽虽然没有说一句话，却已等于说了千百句话。呆痴的目光，不只是注视着眼前的那一盏荧荧孤灯，更多的情思，朦胧中早已弥漫开来，渐渐地扩大着……

由是冥冥中，麦小乔的情影现诸眼前……带来的是无边无际的空虚与遐想。

关雪羽着实地感觉到一种沉沦，整个心却似沉甸甸的……原来是再真再纯不过的一份情了，蓦然间由于闯进来了凤姑娘这么一个人来，就像是搅混了的一池子清水，想要沉淀下来，再

回到原来的纯净，谈何容易？这个譬仿，其实也不恰当，倒似浪花澎湃，永无休止的黄河，既然水质本已是黄，便似永无回清之一日了。

灯芯“波”地一声轻爆，声音很小，却远比一声鸣雷更使眼前的两个人为之震撼。

关雪羽宛若由幻梦中惊醒过来，赫然发觉到静坐一隅的凤姑娘，从而为自己方才的失态感觉到内疚。

凤姑娘微微叹了一口气，道：“敢情你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过去的日子里，我竟然一无所知，简直像是一个瞎子……”

“是……么？”

他自己反倒迷惑了。

“好吧，让我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凤姑娘由位子上缓缓地站起来，“麦小乔她中毒过深，我虽然尽了全力，却无能挽回……”

“她怎么了？”关雪羽猝然一惊。

“放心，她死不了，只是她的眼睛瞎了！”说完这句话，她倏地拉开风门，投身于沉沉的夜色之中，头也不回地去了。

天上飘着淫淫细雨，出云寺笼罩在一片烟雾云霭之中，一声声的闷雷，横过天际，从这一边，滚到那一边，滚来滚去，却始终炸不开来。

人的情绪也显得十分低落……

几茎春兰，都已打着苞儿，在雨水的冲洗之下，显得格外的娇嫩，那一丛冬青树，更是翠绿欲滴，远远迤迤而来，将这所偏殿寺院拥抱着，像是一条巨大青龙，这座寺院的气势看起来，便更加雄伟。

麦小乔倚身栏杆，面对着烟雨迷漫的苍天，若有所思。

虽然不过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她已略能适应双目失明的现实境况。

在眼泪已将干竭之后，所面临的，仍然是同样残酷的现实，死既然是死不了，总是要活下去的。

原指望出云老和尚离寺三天必将回转，谁知道屈指一算，几乎已半个月了，还没有一点点回来的迹象，想必是未能找寻到那个所谓的能人良士。

满腔热望，便只有寄托在此人身上了。

有眼睛的人绝对难以想象到没有眼睛的人的痛苦感受，却也绝对领略不到失明者的敏锐心智反应，一个人一旦双目失明之后，一切的一切都将化明为暗，只能以看不见的灵思幻想，假设着某项事物的生养败息，一切的人际关系，来来往往，也只能凭持忖度与摸索，长久以后，自有其生存之道，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已不知在这里伫立多久了，丝丝的细雨斜着飘过来，染满了她披散的头发，浸湿了她身上的长衣……却更似冻结了她的心，此时此刻，她眼中既无别物，耳中亦无别音，几乎已到了人我两失，混沌之境。

庙里的和尚谁都知道，这位美如仙女的大姑娘眼睛瞎了，这几天脾气不大好，是以一看见她的出现，便老远地避开，倒只是几个小和尚，心怀同情地始终眷顾着她，无论她从哪里出现，都远远地跟踪着，生怕她眼睛看不见，碰着了一块大石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隔着一道回廊，三个小和尚远远地瞅着她。

明智说：“可真是老天爷黑了心，怎么会让这么好的一个姑娘瞎了眼？”

明本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翻着一对黑亮的小眼睛道：“昨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不是为她烧了一炷香吗，你猜怎么着，夜里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方丈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一个人，嘿嘿，这个人本事可大了！”

“啊——”明法张大了嘴巴，“有……多大？他能治好麦姑娘的眼睛么？”

明本连连点着头道：“能！能……麦姑娘的病，就是这个人治好的——”

三个小和尚都乐开了，一派天真，好像煞有介事似的。笑着笑着，明法小和尚遂自叹息道：“唉……她实在太可怜了，那个人也太狠心了，居然看也不来看她一次，真是狼心狗肺。”

明智怔了一下说：“哪个人呀？”

明本也傻了眼，眼巴巴地向明法怅望着：“你是说，害她眼睛的那个人？”

“不是不是……”明法小和尚连连摇头，“你们别瞎猜。事情是这样的……”

三个光脑袋聚在了一块。

明法不自然地红了脸，怪不好意思地道：“事情是这样的……啊，我说了你们可不能乱传开去啊！”

两个小和尚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明法这才道出了他的独家新闻：“……有一天，我听见老方丈师父跟麦姑娘在说话……后来又来了一个大姑娘，那个姑娘的本事可大着呢！”

两个小和尚全傻了，果然毫不知情。

“好像是给麦姑娘治病来的，我听见了她们说话，说到一个姓关的……”

“什么姓关的？”

“他是干什么的？”

这个我可就不清楚了……”

“咦？”明智圆睁着一双小眼，“这算什么？这就是你要告诉我们的？妈的，这什么玩艺儿……”

明本也在怪他。两个小和尚你一句我一句，明法被抢白得简直招架不住。

等到他们都说完了，他才慢吞吞地道：“你们骂……什么人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你，”明智恨得直咬牙，“我算是真服了你……你倒是说呀！”

“不要吵嘛……你们这一吵，我可要忘了！”

“忘了，忘了我揍死你——”一面说，明智真恨不能向着对方的脸就是一拳。

“别慌……别慌……我想起来了！”

他总算想起来了，讷讷道：“是这么一回事：好像麦大姑娘……爱……爱……上了那个姓关的，而后来的那个大姑娘，她也爱上了那个姓关的……”

“有这种事？”明智道，“这个姓关的是干什么的？妈的，这么好命！”

明法摇着头：“这……就不知道了。”

“哦，”明本忽然像触了电也似的道，“你说的就是那个姓关的，可是以前常来咱们庙里的那个关大相公？难道会是他？”

这么一说，两个小和尚又都愣住了。

“对……”明智连连点头道，“你这么一提，可就绝对错不了啦……准是关大相公……啊！原来还有这么一档子事，我是说咱们老方丈平常是不管闲事的，怎么好生生的忽然带回庙里来一个大姑娘，原来是关相公……的事，这就难怪了！”

明本“嗯！”了一声，这才像是松了一口气说道：“要真是关大相公，倒也好了……”

明智频频点着头道：“也只有关大相公能够配得上她，他们两个才是天生一对，地生一双……只是，后来又杀出了另一个姑娘，又是怎么回事？”

明智、明本四只眼睛全都注视过去，倒要看明法说些什么，在他们心目中，这可是一件极为关心的重要大事，像是比每天的念经还重要。

明法小和尚讷讷地道：“这个……这个……那位姑娘好像跟关大相公也是好朋友……”

“什么好朋友？”明本小和尚聆听之下，睁圆了一对小眼，“关大相公怎么可以跟两个姑娘都要好？”

“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听她们说起来，像是这个样……麦大姑娘就因为这样，才……才到庙里来的！”

明本小和尚道：“要是这样，关大相公就不对了……这位麦姑娘可真是可怜，怎么能把她扔在庙里就不管了呢！可怜她眼睛也瞎了……”

明智摇头道：“你也别乱说，我想关相公不是这样的人，他既然托了咱们老方丈收留麦姑娘就证明他不是无情无义……倒是后来的那位姑娘麻烦……”

明法张着嘴道：“怎么麻……烦？”

“这你就不懂了……唉，你叫我怎么说呢，反正是男女之间的事都麻烦……”

明本眨了一下眼：“什……什么是男女……的事情？”

“妈的，男女之间的事你都不懂，你……白活了……”

倒是不愧大上两岁，明智知道的比他们要多上一点。

明本被斥，红着一张脸，讷讷地道：“人家本来就不懂嘛……要懂，还来当和尚？”

明智瞪着他，晃了一下头道：“你都说些什么？小心给老师父们听见，罚你面壁！”

明本嘟囔着道：“本来就不懂嘛，难道你懂？”

明智摇头，叹道：“说你们土，还嘴硬……我当然是也没经历过，只是可比你们要懂得多……这男女之间的事情，咳……可麻烦着啦！”

“怎么……麻烦？”明法忍不住又问了一句，“光说麻烦，怎么个麻烦法子你又不说。”

明智讷讷地道：“这个……这个……”又摇头又叹气，满像那么回事似的接下去道，“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那倒是没什么，一个男人，两个女人，咳……那可就麻烦大了……”

“啊！”

“哦？”

“你想呀！”明智说道，“比方说吧，这位麦姑娘和另一位姑娘，都爱上了关大相公，两个人都一样的漂亮，本事又大，又都是一样的好，你说关相公该要谁？舍谁？”

明本摇摇头：“那还用问，当然选麦姑娘了。”

明法也点头附议。

明智冷笑道：“可你们也不是关相公，怎么知道他心眼里到底喜欢谁？两边都好，要死要活，争风吃醋，你说他心里烦不烦？”

“啊——”明本缓缓点头道，“这么一说……倒真是麻烦！”

“原来女人的事这么麻烦呀……”明法张着大嘴几乎傻住了。

“废话，要不咱们干什么好生生地要出家呢？所以说呀，还是咱们当和尚的好，脑袋一剃，袈裟一穿，什么事都没有了，每天只管吃素念佛就好——”

说着，这个明智和尚双手合十低低地宣着：“阿弥陀佛——”

他是师兄，两个小师弟每每以他马首是瞻，聆听之下，慌不迭地双双学样，也都宣起“阿弥陀佛”来了。

一语未毕，可就看见细雨丝里正有几个人走来。为首的一个老僧，正是本寺的老方丈出云老师父，紧接着他身后的是一个头戴大笠，背部高高拱起的麻衣老人，再后面的几个人，俱是本庙里的各堂职司僧人，一行人浩浩荡荡直向着这所偏殿行来。

三个小和尚不敢怠慢，赶忙恭敬地侍立一旁，合十以迎，眼看着出云和尚与那个驼背的麻衣老人一径来到院子里，老方丈回过身子，吩咐身后僧人道：“你们各自都回去吧！”

俟到各僧人转身离开以后，出云和尚才同着那个麻衣老人一直来到了近前。

“弟子等迎接方丈师父——”

三个小和尚一致向老和尚合十问安。

出云老和尚点点头问：“麦姑娘的情形怎么样？”

三个小和尚彼此看望了一眼，明法上前一步，讷讷道：“回方丈师父的话……麦姑娘……每天吃三顿饭，有时候只……吃两顿，有时候……一个人……老想，也……不说话，弟……弟子劝……她想开一点……”

出云老和尚一笑，看了他几眼，他倒是挺喜欢这一个小徒弟的，认为他一片纯朴、天真，不染世故。

当下点点头道：“你们暂时都下去吧，啊，麦姑娘呢？”

明法说：“在那里——”

刚想用手去指，才知道敢情麦姑娘已回房去了。

老和尚道：“你去告诉她一声，说我们来了！”

明法答应着，赶忙就往里面跑。

却见那个麻衣老人赫赫笑着，眯着一双满是皱纹的老眼，看向明法背影，微微点头道：“贵寺和尚人数不多，方才都已见过，论质禀，都甚平平，倒是这个小和尚有些意思，将来传你出云寺衣钵，发扬光大，只怕却是还要应在这个小娃娃的身上啊——”

出云和尚愣了一愣道：“是么？”

麻衣老人嘻嘻一笑，露着看来几乎已经发黑的牙床道：“是不是往后看吧，佛痴，痴佛，你们出家当和尚的人总要有些呆痴才好，却又不能真正的笨拙，佛谓‘不可说，不可说’，这番道理大和尚你当然是懂得的了，哈哈……”

别瞧这老头儿又干又瘦，声音倒是极为宏亮，几声大笑真有响彻行云的架势，只惊得殿檐上一群野鸟，纷纷振翅而起，仿佛四山都有了回应。

出云和尚摇摇头道：“你一来，就惊了庙里的鸟儿，只怕不是善客，不可说，不可说，阿弥陀佛——”

麻衣老人聆听之下，第二次又自发出了一阵狂笑，这一次声音较诸前次更为响亮，猝闻之下，真不禁被他吓了一跳，宛若晴天响了一声霹雳。

就在他这阵笑声之后，猛可里由后面藏经阁楼间，起了一声凄厉尖啸之声，有如九天抛起的一根钢丝，蓦地拔了个尖儿，随即消于无踪。

出云和尚在麻衣老人第一次发出大笑声之时，已似留了仔细，容得他第二次发笑，便已是心领神会。

“阿弥陀佛——”他双手合十，嘴里连声宣着佛号，“无量寿佛，善哉，善哉！施主你的眼睛也太厉害了，那经阁藏鬼，已近甲子，向来相安无事，你又何必非要赶他们离开？岂非造孽？这一来，真正的是恶客了！”

麻衣老人冷冷地哼了一声道：“佛门善地，岂容鬼魅存身，这园子我一进来，就感觉到了冷气森森，莫怪乎那位麦姑娘的病势不减了，我为你撵鬼，行了一件大善事，何不来谢我，反来怪我多事，真正的岂有此理，往后我也就不再多管你的闲事老和尚嘻嘻一笑，只念着阿弥陀佛。

二人暄谈说笑之间，倒像是极为熟稔的相知老友，殊不知他们相识虽久，中间这一段距离，总有三四十年之久没有过往见面了。

雨丝仍飘个不已，天色十分阴晦。

麻衣老人嘿嘿笑道：“这多年来，你当我早已不在人世，我却对你有个耳闻，难为你还是有道的高僧，莫非不知道俗家事是管不得的么？”

出云和尚搭下长眉，单手打讯，连声宣佛道：“施主责备的是，只此一端，下不为例，南无阿弥陀佛——”说话之间，但见明法小和尚由里面快步出来，说道：“麦姑娘有请方丈师父。”

老和尚点点头道：“知道了，你下去吧。”

明法合十一拜道：“是——”

正待离开，麻衣老人却唤住他道：“小师父且慢离开，过来一趟！”

明法小和尚愣了一愣，红着脸道：“是……老施主……你有什么事，要交待我么？”

麻衣老人嘻嘻笑道：“说得好，说得好——”

出云和尚点点头道：“这位施主乃是来自关外长白山匡老施主，人称银发药王的便是，你上前见过！”

明法答应了一声，上前行礼。

麻衣老人越加地高兴道：“好，好，小师父，我随身还有个药箱，放在前殿，重得很，你搬得动么？”

明法连连点头说道：“搬得动，搬得动！”

麻衣老人哂道：“那就麻烦你去为我拿来吧！”

明法连连答应着，一溜子小跑，随即消逝无踪。

出云和尚微微一笑，道：“看来你是格外地偏疼这小子，倒是他的好造化，快来！我们进去吧！”

随即穿过了眼前长廊，一径向着麦姑娘下榻的这间房子走来。

但见房门敞着，麦小乔正面向外呆呆地坐着，二老的脚步声惊动了她，慌不迭地由位子上站起来说道：“老师父回来了！”

出云和尚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姑娘受苦了！来，老衲为你引见一位前辈朋友——”

随即介绍身旁的那个麻衣老人，道：“这一位是人称银发药王的匡老前辈，姑娘可曾有过耳闻？”

麦小乔顿时一惊，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被称为银发药王的那个姓匡的麻衣老人呵呵笑道：“麦姑娘是被老夫这个名字吓着了么？有道‘教不严，师之惰’，我徒弟闯下的祸，理当由师父出面化解，且先不说别的，容老夫先看看姑娘你的伤势如何吧！”

敢情来人，正是武林中传说多年，咸认为早已物故的长白奇侠，人称银发药王或是老人参的一位绝世高人，金翅子过龙江被传说正是此人一手造就出来的高足。

正因为有此一层关系，麦小乔乍听起来，焉能不为之大吃一惊。

当下，不容她作出任何反应，银发药王的双手已作势向外抖出，随着他振动的手势，立刻就有大片力道，形同个无形的气罩，蓦地将麦小乔当头罩住，一股奇热的气机，随之亦灌输其体魄之内，麦小乔全身抽动了一下，顿时如同泥塑木雕般动弹不得。

当然，情形绝非仅止于此。

随着银发药王匡老人抖动的双手，那片笼罩在麦小乔体上的热流气机，即化为千百道细小的游丝，循隙就钻，纷纷进入麦小乔身体之内，一时间整个身体宛若虫行蚁爬，奇痒无比。

这番运动，足足在她身上进行了甚长的一段时间，其微妙简直前所未见，似乎连发梢足下，皆都在走动之列，顿时只觉得通体上下，奇热无比，霎时间为之汗下如雨，直到银发药王霍地收回了双手，这番奇妙的感觉才为之消失。

“阿弥陀佛，”出云和尚在一旁讷讷道，“匡施主可曾发现了什么不妥？”

匡老人摇头道：“你说的不错，她身上余毒已去净，只剩下双目一处，即所谓‘毒入双瞳’，看来势将大费周章，且容我看过再说吧！”

说话之时，明法小和尚已自外面背着药箱子进来，老和尚招手令前。

放下了药箱子，明法小和尚眼巴巴地看向匡老人道：“老施主，麦姑娘的眼睛还有救没有？”

出云和尚嗔道：“你不要胡说。”

匡老人插口笑道：“不要责怪他，此子一片纯朴童心，恰是对了我的脾胃，哈哈——容后，我倒是要好好地造就他一番才是。”

随即看向明法道：“来，小和尚，帮我个忙，且扶麦姑娘坐下，先看看她的眼睛有救没有？”

明法答应了一声，正待过去，麦小乔冷笑道：“我自己会坐！”随即在一张位子上坐了下来。

匡老人“哼”了一声道：“不是这么一个坐法儿，大姑娘你有所不知，先莫要倔强，且容这小师父助你一臂之力吧！”

他于是吩咐明法道：“小和尚你搬把椅儿，与这位姑娘面对面地坐好——”

明法答应了一声，立刻遵嘱搬了一张椅子，与麦姑娘对面坐好。

匡老人点点头道：“对了，就是这样一个坐法，再要四手相接，互传龙虎。”

“龙”、“虎”乃是手掌虎口相交处穴道的名称，明法小和尚自然懂得。

这一来，他可就大大地为难起来了，一时间脸孔涨得通红，讷讷道：“这……老师父……”

一双眼睛扫向出云老方丈，一时大生犹豫，紧张得连身子都战抖起来。

出云和尚“哼”了一声道：“照着匡施主所说的话去做，真正是蠢材一个！”

“是，弟子遵命！”

一面说，明法小和尚抖颤颤地伸出了手，却不敢真地抓住麦小乔的双手，只是指点相触而已，倒是麦小乔落落大方地反抓住了他的两手，二人虎口相交，霎时间体温互传，小和尚早已经羞得连脖子都红了。

麦小乔眼睛一转，点点头道：“我明白了，你是要借助于小和尚的眼睛，回光反视，让我暂时也能看物可是？”

匡老人赞叹道：“你果然冰雪聪明，一猜就猜中了，莫非姑娘原本就精于这门功力？”

“那倒不是……”麦小乔冷冷地摇着头道，“我只是过去听师父说起过这门学问而已！”

说到这里，她似乎难以抑制住心里的愤怒，由眼前的匡老人联想到了他的弟子金鸡太岁过龙江，毕竟他们是师徒一系，弟子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师父焉能得辞其咎？是以言谈之间，对

于这位武林地位极隆的前辈高人，本能地失去了原有的尊敬。

冷冷一笑，她接下去道：“在我未见你之前，我一直以为你已不在人世，原来你竟然还活着，这就令我心里大为惊异，难以释怀了——”

这几句话乍一出口，连一向极能自持的出云老和尚也由不住脸色猝然为之一变，实在想不到麦小乔居然会对一个加惠于她的前辈长者，如此失态，紧接着他随即明白过来。

“阿弥陀佛——”老和尚双手合十喃喃地宣了一声佛号，“匡施主是久已封山，不问外事，为了姑娘的病，今次破例出山，却已是十分难能了！”

匡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和尚你不要打岔，大姑娘有话，总是要说出来才好，闷在肚子里可不是好兆头——”随即转向麦小乔道，“你道我该死倒也不错，只是这件事却也由我不得，阎王不点卯，小鬼不来传，姑娘你又叫我怎么个死法？”

麦小乔哈哈地道：“前辈你错会了我的意，我可不是说你该死，而只是认为你活着是有些奇怪罢了！”

“那还不是一样，”匡老人笑嘻嘻地道，“老夫倒要听听个中原因，请姑娘赐告其详！”

“哼，前辈你这就明知故问了！”

“哦？”

“只请问金鸡太岁过龙江可是你的徒弟？”

“不错，是收了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弟子！”

“他的所作所为你可曾有过耳闻？”

“听说过那么一点！”

“不应该只是一点！”麦小乔冷笑道，“令徒大名，以及所作所为，已是当今天下尽人皆知之事，你是他的师父，岂能只是知道一点而已！”

“姑娘的意思……”这老人眨了一下眼睛道，“我明白了，你是在怪我教导不力？”

“岂止是教导不力？”

麦小乔苦笑了一下，略为沉静片刻，用以缓和紧张的情绪，随后才道：“我的眼睛即使真的瞎了……也只是我个人的悲哀，算不了什么，可怜那些无数屈死在他手里的冤魂……唉！这笔恨海深孽，只怕令徒一身万死也不能赎清，前辈你竟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如此为恶，袖手旁观，甚或不略加制裁，岂不令人大为吃惊？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我对你虽活犹死而大感存疑之处了！”

“阿弥陀佛。”出云和尚讷讷地道，“匡施主此次出来，正是要缉拿这个孽徒归山，姑娘你稍安毋躁，且容匡施主看看你的眼睛是否有救吧？”

麦小乔微微叹了口气，随即不再言语，只是一肚子的委屈，焉能就此平得下来，想到激忿伤心之处，由不住热泪进流不已。

这老人直到此时，才嘿嘿笑道：“姑娘责备得甚是，确令老夫惭愧不已……”

仰天长叹了一口气，这位早已失闻于江湖的武林名宿，一改常态，变得十分忧戚地说道：“过龙江身世奇惨，六岁从我习技，日以百草练汁浸体，已收洗骨易髓之功……”

微顿片刻，才接下去说道：“……他质禀奇佳，用功又勤，十年之内已尽得我真传……十六岁以后，我长白门武功，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传授他了。倒是他深钻苦研，别创出许多新奇招式，往后十年，他易居苗山，与古井客相处甚稔，结为忘年之交。这十年之中，他功力大进，观其气势发展，早已突破我长白门昔日窠臼。老实说，今天老夫真要讲到与他动手过招，是否能是他的敌手还是未知之数……我却已十分知趣，不敢以师尊而自尊的了……”

“南无阿弥陀佛！”出云和尚双手合十讷讷道，“这其中竟然还有如此一层，设非是施主道出，我等竟然是一些也不知道。”

麦小乔神色略见平和，却持异议道：“一日为师，终身称徒，况乎前辈对他有十年造就之恩，过龙江虽为人手狠心辣，却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你老人家如能及时出面约束他，只怕绝非今日的情况……”

“唉，话虽如此，亡羊补牢，今天你老人家的出山，也许还不会太迟……但愿如此——”

匡老人点点头道：“再说吧。”

一面说，他抬手摘下了头上竹笠，露出了根根耸立宛若银芒也似的一头

白发，这银发药王一号，料必是这样来的。

“姑娘，我这就看一看你的这双眸子吧！”

说话之时，他的一双奇大如箕的手掌，已双双按在了明法小和尚的后腰两处“气海俞穴”上，却将一股浸淫经年、奇异卓绝的内功九转功力缓缓输入。

先是明法小和尚身子抖了一抖，蓦地即有如泥塑木雕般地怔在了当场——一缕先天元阳之气，在匡老人内力催使之下，暂时由小和尚的丹田之内转移到了麦姑娘身上。

麦小乔顿时身子起了一阵燥热。

奇妙的事情紧接着随即发生，明法小和尚的一双眼睛就在这一刹那，蓦地为之——黑。

“啊——”小和尚发出了一声惊呼，顿时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

只是麦小乔却为之眼前一亮，大放光明，那双原本失明的双眼，竟然又为之重行视物。

这一霎间的惊喜，简直令她惊慌失措，禁不住热泪迸落。

“我看见了……看见了……”

面前的一切一切俱又重现眼前，看看老和尚、匡老人又看看眼前“借视”于自己的小和尚……每一张脸，对她来说，俱有着说不出的亲切，心里的悲忿、仇恨也就在这一刹那之间，顿时为之化解，烟消云散……

每一张脸都显得那么快乐，然而匡老人的那一张脸，于快乐之中稍含忧郁。

麦小乔立刻领略到了。

“有什么不对么……”

这老人喟叹一声，双手回撤。

随着他撤回的双手，麦小乔顿时眼前一黑，立时又陷落于沉沉的黑暗世界。

于此同时，明法小和尚却觉得眼前一明，立即恢复了原有的视力。

“阿弥陀佛！”出云老和尚讷讷说道，“麦姑娘目光泛蓝，显然中毒甚深，匡施主该采用如何妙法，先将她目中之毒移开才是——”

“哼哼！”这老人冷笑了一声，“你的眼睛果然厉害，大姑娘确是中毒极深，所谓‘黄肿，黑废，蓝夺命’，要不是大姑娘本身功力精湛，以及大和尚的救治得法，只怕早已……”

出云和尚摇摇头道：“这一点老衲可不敢居功，论及功劳，还当推凤姑娘的救治得体。”

匡老人呆了一呆道：“凤姑娘……”

出云老和尚道：“不错，来自七指雪山金凤堂的凤姑娘……匡施主可有耳闻？其实这位姑娘的本姓，应该是姓‘陆’。”

匡老人点点头道：“我知道了，神州鬼凤陆青桐大概就是她的父亲了？”

“不错……”

说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喟叹……

想到了那一夜在“江南会馆”与凤七先生过招受辱，老和尚不禁兴起了无限气馁——这是他生平奇耻大辱，每一次想起，都不能为之坦然释怀。

匡老人微微颌首道：“金凤堂医术，江湖推重，更擅解百家之毒，只是

麦姑娘所中之毒，怕他们也无能为力，如果能解除一半，也就不容易了。”

目光一转，落在麦姑娘脸上道：“不瞒姑娘你说，这毒入双瞳，原是不治之症，老夫实在也是无能为力，目下也只能竭尽所能，存着万一的侥幸，只是这个希望实在渺小得很……”

麦小乔在刚才双目暂时复明的一霎间，的确感觉到意外的惊喜，只以为复原有望，这时听老人这么一说，不禁大为失望。只是在她遭遇过此番劫难之后，一颗心早已如槁木死灰，再加上一份失望，也不过就是这样了。

苦笑了一下，她冷冷地说道：“匡前辈你打算怎么做呢？只要有万一的希望，我都愿一试！”

匡老人点点头道：“姑娘暂且休息，容老夫先行与老和尚取个商量，再定一切吧！”

说罢起身告辞。

这里只留下了明法小和尚照顾一切，出云和尚嘱咐了一番之后，同着银发药王一径出得殿房，来到院中。

老和尚道：“麦姑娘一双眼睛当真还有救么？”

匡老人叹口气，只说了个“难”字。

出云和尚道：“你刚才既说仍有万一希望，自非戏言，老衲实在纳闷不过，倒要请教了。”

匡老人叹道：“老和尚，你也是深通岐黄药理之人，定当知道毒入双瞳，根本上也并无救治之理吧？”

出云和尚听后怔了一怔，蓦地站住了脚步。

“你且不要急，听我一说，你也就明白了！”

匡老人一面娓娓道来：“昔日岭南大侠金胜衣为人暗算，身

中巨毒，因为凭恃着他本身功力过人，且通医理，不屑求人，情形颇与今日之麦姑娘相似，后来毒入双瞳，以至于双目失明，这件事老和尚你谅必也有个耳闻？”

“哦——”老和尚像是忽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不是你提起来……老衲还忘了……那时老衲尚在稚年，金大侠的大名其时已是尽人皆知……啊啊，金瞎子，金瞎子……人家都是这么称呼他，原来他的眼睛是这么瞎的啊，阿弥陀佛——”

匡老人微笑了笑道：“老和尚莫非你只知道他眼睛瞎，却不知道他眼睛复明之事么？”

“这……倒未曾听人提起过……”

“这便是我要与你说的，”匡老人讷讷说道，“那金胜衣双目失明后，遁迹深山，遍尝百草，希冀能清除目中之毒，无如一番苦心白费，却因误食毒草，险些丧命，眼看无救之时，却因身上所藏的一种药草，引来了一种头小身大，遍体如银的‘冰蚁’，竟然意外地得到了救治，非但解救了他身上所中的毒症，更把他眼中的毒质，也清了个干干净净，你道是怪也不怪？”

出云和尚呆了一呆，简直难以置信。

二人已来到了老和尚的禅房。

坐定之后，小和尚献上了香茗。

出云和尚喝了一口茶，讷讷道：“冰……蚁？”

“不错，”匡老人点点头道，“一种择毒而噬的怪蚁——”

一面说，即见他探手由身上取出一个扁扁的木匣，打开来，送向老和

尚的面前。

出云和尚将信又疑地接到了手中，只见木匣中置有一白土蚁穴，却不见有什么“冰蚁”。

——他用奇怪的眼光，向匡老人看了一眼。

匡老人随即由药箱内，取出了一个小小纸包，打开来，其中是几根颜色朱红，望之极嫩的茎类植物。

匡老人甚是谨慎地用其长长的指甲，将嫩茎一端，切下来米粒大小的一点，缓缓送向匣中蚁穴入口。

说也奇怪，他这里手指方自探近，倏地自穴内窜出一只小小银色物什，只一口，已将老人指尖上那点朱红嫩草衔去，随即快速藏回，又自隐入穴口之内。

出云和尚却已看清了对方模样，不过是较诸寻常蚂蚁要大上一些的一种小小虫蚁，比较奇怪之处，是通体亮着灿烂银光，头端细尖如针，后身略呈肥大，像是一个尖锥模样。

他原以为匣中藏蚁甚多却没有想到仅仅是一只而已。

匡老人苦笑笑了笑，盖上了匣盖，收入身上。

老和尚道：“只是一只？”

匡老人轻轻叹道：“这多年以来，我费尽千辛万苦，一共寻来了十只而已，原意望好好豢养，使之繁殖成群，却因为养殖失法，眼看着它们一只只不服水土而死，等到摸清了它们习性之后，却只剩下了两只，其中之一在十天以前，又以过老而死，最后便只剩下了这么一只！”

老和尚道：“这么说，麦姑娘还有救么？”

匡老人冷冷地道：“单凭着这一只小小冰蚁，即指望能够将麦姑娘目中这毒吸尽，那是妄想，如得雌雄一双，情形便不同。”

出云和尚呆了一呆，道了声“无量寿佛”，失望地道：“这么说来，你那万一的希望，便是在这石头岭，能够找到第二只‘冰蚁’？还要恰恰是雌雄一双？”

匡老人点点头道：“一点也不错，这也是唯一的一线希望，却要老和尚你助我一臂之力。”

出云和尚聆听之下，连连摇头不已：“这里乃是佛门善地，五毒不沾，况乎石头岭，甚少泥土，不要说这类怪蚁了，就是寻常蚂蚁，也难得找出一只，你踏遍千山万水，历时多年，也只不过找到区区十只而已，又焉能指望在这石头岭上，会有什么奇迹？只怕是白费心力了，还是另谋它法吧？”

匡老人聆听之下，呆了一呆。

少顷，他才苦笑道叹了口气道：“这件事是急不得的……”

出云和尚道：“除此之外，难道就再无良策了？”

匡老人喟叹一声道：“再就是‘借视’一术了，即是像方才模样，将一双好生生的眼睛，用功力，将其目神，转移向病者双瞳……此法一来过于残忍，二来以你我功力而论，尚嫌不足……余下的问题就更多了——”

老和尚聆听之下，由不住低低地宣了一声：“阿弥陀佛，这救一损一的方法是施不得的，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妙法了么？”

匡老人摇摇头说：“再也没有了。”

出云和尚道：“这么看来，便只有寄望于蚂蚁之一途了……”

“那倒也不见得——”

这句话显然不是出自匡老人嘴里，而是发自禅房之外，猝然聆听之下，二人俱都情不自禁为之吃了一惊，以二老功力而论，十丈方圆内外，哪怕是一片落叶飞花，也均能清晰在耳，此刻对方活生生地一个人来到了近侧竟然未觉，岂非怪事。

更何况，话声所显示的声音，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人，就更非能等闲而视了。

出云和尚、匡老人对看一眼，前者以主人身份，不能不看个究竟。

一只手在桌边上轻轻一按，老和尚的身体可够快的，“噗噜噜”衣袖荡风声里，有如飞云一片般地，已来到了房外。

迎接他的是一男一女，并立当前。

女的虽不相识，同来的那位男士，可是相知最深，朝思暮盼的故人。

“小燕子——是你？阿弥陀佛，这就好了！”

一面说双手合十，深深向着雪羽身侧的那位长身瘦削的女人拜了拜道：“无量寿佛！女施主赐驾敝寺，所为何来？”

来人有着瘦削高躯的身材，面色苍白，竟然不着上一点儿血色，一身黑光发亮的长袍，深深下垂，连一双足踝也掩遮在内。

凭着老和尚惯以阅人的经验，只一眼，已可断定出来人绝非是一般寻常人物——尤其是环绕着她身侧四周之隐隐若现的一种氤氲光晦，便是内藏金丹的三清教士，也无能与之抗衡。

老和尚只此一见，便大大地心存敬佩，紧接着长长地又自高宣了一声：“阿弥陀佛！”

黑衣女人由不住“格格”一笑，那双看来黑白分明的美好眼睛，向着身边的关雪羽瞟了一瞟：“这和尚问我干什么来的？我倒是被他问住了，一时回答不出，你看怎么说呢？”

关雪羽一笑道：“老和尚别来可好？我来为你引见一下，这位是来自七指雪山的奇人卢幽前辈！”

回身再介绍出云和尚道：“这就是出云寺的老方丈，出云大师父。”

老和尚又自宣了一声佛，合十向着卢幽揖了揖。

卢幽微露浅笑，点点头道：“和尚不用客气，如果刚才我没有听错，好像禅房里还有一位绝世高人，怎么不见他现身出来？”

话声一辍，随着她微偏右颊——却只见银发药王匡老人有如流云一片，已自房内越出。

关雪羽、卢幽，本能地俱是向后退一撤，配合着银发药王落下来的身势，成为一个三角之势。

这便是高手相见，有异寻常之处，任何情况之下，皆须随时注意，立自身于不败之地。

双方原是旧识，见面倒也免了一番客套。

“人生何处不相逢！”匡老人不胜感慨地道，“七十年岁月匆匆，只以为你早已仙隐，想不到仍然还在人世，真正莫测高深，简直像如梦中……”

一面说，这个生性倔强的老人，随即向着卢幽连连揖拜，一片情发于衷，却非虚假做作，倒令得关雪羽与出云和尚双双诧异不已。

他们哪里知道，此二人乃是旧日相识，七十年未曾见过，乍然相逢，真个正如所说——“浮生若梦”。

卢幽缓缓地叹息了一声：“方才我隔窗听见你与老和尚的一番对答，就

已猜出了是你……唉！匡雨呀匡雨！想必你也已老态龙钟了……”

匡老人哈哈大笑道：“岂能不老，岂能不老？莫非不见我这满头白发？”

“很遗憾……我是看不见你了……”

“怎……么？”

“我的眼睛瞎了……”

“啊……”

惊讶的何止是匡老人一人？一旁的出云老和尚也由不住瞪大了眼睛。

一切的显示，在在说明了卢幽的神乎其技，这般灵活身法的奇人，岂能是一个瞎子？

眼前一个麦姑娘，已弄得七荤八素，却又忽然加上来一个卢幽，两个女人，却又都是瞎子，真正给人以扑朔迷离，无限惶恐的感觉。

卢幽微微一笑，转向出云和尚道：“大师父，这不速之客，可以扰你一杯清茶么？”

“阿弥陀佛，老衲怠慢了！”

退一步，老和尚伸臂道：“请——”

卢幽说了声：“打扰！”身形轻轻一晃，已闪身而入。眼看着那两扇原本关闭的禅房门扉，随着卢幽进身的势子，霍地敞了开来，卢幽首当其先，紧接着关雪羽、匡老人、出云和尚等一行四人鱼贯而入，两扇敞开的门随即又合拢了起来。小和尚献上了清茶之后，出云老和尚才讷讷地向关雪羽道：

“小燕子，你可知道麦姑娘现下住在这里？”

关雪羽点点头说：“知道了！”

出云和尚又道：“你可知她的双眼已瞎？”

关雪羽黯然地又点了点头。他随即站起身来道：“我可以去看看她么？”

老和尚轻轻宣了一声佛号道：“你去吧……”

关雪羽转向卢幽道：“干娘……”

卢幽微微一笑道：“你去医她的心，之后，我再治她的眼，去看看她吧！”

出云和尚念了声“阿弥陀佛”，随即吩咐身边的小沙弥道：“带关相公去麦姑娘那里！”

关雪羽摇摇头说：“我自己去吧！”一径步出了老和尚的禅房，来到院中。

抛开烦恼事 皈依我佛门

一阵寒风袭来，情不自禁地使得关雪羽打了个哆嗦。

这阵子冷风，使他忽然悟及眼前这个即将要与自己见面的人，在自己心灵里，应该是有着何等举足轻重的分量。

彷徨、蹉跎、犹豫……都不能阻止住散播在无形空间的“情愫”牵连，如今他终于面对现实，毅然决然地来到了眼前。

冷风再袭，他的感触更见鲜明。

在他即将一步步走向麦小乔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对另一位痴情凤姑娘的薄幸。

也许这是凤姑娘所不能理解的，她的勇敢挑战，百折不挠的爱的追求，已在关雪羽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这种印象的显示下，使得他对于未来感情的发展，不得不作了一次残酷的剖割剪裁，重新再作安排。

当他毅然地来到麦姑娘身边时，凤姑娘的音响仍在隐隐地呼唤着他……

接下来的这一步，该是关系着自己未来命运，关系着别人未来的命运，何等重要的一步？焉能不小心谨慎！

丝丝春雨，浸入了他薄薄一袭儒衫。

这一刻的宁静，一霎间的呐喊，对他来说，真有拨云见日的清新感召，清浊顿分，黑白立见，眼前已是另一番境界，不再模糊了。

践踏着满地的水渍，关雪羽一径来到麦小乔所居住的小小偏殿院落，但见一行冬青为雨水洗刷得绿油油的甚是可爱。

美人蕉朵朵盛开，更是光彩夺人。

明法小和尚撑着一把油纸雨伞，独立院中，正自向着这边望着，看见关雪羽过来，顿时脸上现出了诧异笑容，忽然扭过身子向里跑。

关雪羽唤住他道：“小师父，你哪里去？”

明法只得转过身子来，向着关雪羽远远施了一礼道：“关大相公，您好……”

关雪羽一直来到了近前，向他点点头，道：“好好……我认识你，你是明字辈的小和尚，是吧？”

明法红着脸道：“是……我叫明法，老师父吩咐我来这里，是专门服侍麦姑娘的……”

一面说，他很留意地打量着关雪羽的表情，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关雪羽微微皱了一下眉，点点头道：“麦姑娘她的病势怎么样？”

小和尚苦着脸道：“身上的病倒是好了，只是眼睛……大相公……”身子向前一步，声音放小了，“她的眼睛瞎了……一点也看不见了。”

倒像是只有他知道，别人都不明白似的。

“我知道了，”关雪羽点点头，“你带我瞧瞧她去吧！”

“好……好……”

一面说，明法小和尚赶忙越前带路，又回过身来为关雪羽打伞：“唉呀！大相公，你的衣裳都湿了。”

“不要紧，我们快过去吧！”随即移步前进，雨丝斜着由前面飘过来，飘在脸上，凉丝丝地，让人体会到那种淡淡的春愁滋味。

“大相公呀，你老可是回来了……”小和尚像是有一肚子话要说似的，

“你是不知道呀……麦姑娘她……她可是太可怜啦。”

关雪羽一句话也没说，脸色很沉重的样子。

明法道：“现在你来了，一切可都好了，麦姑娘她要是知道，一定高兴得不得了，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穿过了这片空地，来到了厅子里。

小和尚收下了伞，用手指了一下道：“大相公请看……麦姑娘就住在那里，你老自己去吧！”

关雪羽点点头说了声“好！”

小和尚忽然想起来，又上前一步道：“大相……公……”

关雪羽站住了脚，小和尚红着脸讷讷道：“是……这样的，麦姑娘她的心里不舒服……这两天脾气不大好……大相公你要多担待她，回头见了面，可不要……可不要……”

倒看不出他傻里傻气的，还能有这番见地。关雪羽笑了笑，心里微觉诧异，想不到自己与麦姑娘“莫须有”的一段宿情，竟然是尽人皆知了，他为人最重操守，最重信义，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交往，发乎情而止乎礼，更不敢稍有超越，饶是这样，仍然会惹下了一身情债，弄得里外不是，简直成了负心的人，真是从何说起！想起这些，真有说不出的懊丧……然而，对于麦小乔，他却是只有歉疚，没有一些儿怨怪的意思……

“大相公……你怎么了？”

关雪羽忽然警觉，微笑着摇摇头，径自向着麦小乔住处走去。

门显然是虚掩着。

木鱼声声，由里面传出来，麦小乔正在念经，关雪羽的脚步声，并没有使她停止下来。

关雪羽轻轻在门上叩了一下，道：“姑娘……”木鱼声忽然停住了，接着传过来麦小乔的声音道：“谁？”“是我——燕雪。”

室内的气氛，一下子沉静下来，紧接着“笃”地一声，像是木鱼落地的声音。

“是……你？”

像是一阵疾风，忽然房门大敞，麦小乔已当门而立。“关大哥……么？”

“是我！”

“你来了……”

“嗯！”

麦小乔身子轻轻地颤抖了一下，缓缓地后退了几步，迎着关雪羽进来的身子，春风有情，咿呀一声，把敞开的两扇门扉吹得虚掩上。

“雪羽……你来……了？你来得……太晚了……”说着，她缓缓地把身子扭转过来，香肩轻耸，禁不住悲从中来，然而，这可不是哭泣伤心的时候，忍着一腔悲绪，她又转过身子来。

眼中有泪，却是笑脸。

“你可知道？我的眼睛瞎了……是毒……发了，我的眼睛全瞎了……”

说着说着，眼泪可就成串儿地往下淌着。

“我听说了，姑娘你先别难受，坐下来听我说。”一面说，他扶着麦小乔在位子上坐下来，再只手接触的时候，他感觉着麦小乔的手在微微地颤抖，可见得，她内心至今仍未能完全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现在才来看你……”关雪羽颇为沉痛地道，“我

知道，这些日子以来你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委屈。”

“那倒是没有……”麦小乔微微摇着头说，“老师父他们对我都很好……只是到现在他们还不给我落发，让我真的皈依佛门，出家……”

“你真的要出家？”

“为什么不？”麦小乔苦笑着摇摇头说，“他们以前不愿收留我，现在当然更不愿收留我一个瞎子了……唉……我真是成了他们的累赘了。”

关雪羽在她说话时，一直注意地观察着她，发觉到她较诸昔日，确是瘦多了，原该是多么快乐的年岁，花样年华，黛绿前程，一切所能看见的，都该是无限美好，哪里又曾能想到，忽然间天降横祸，飞来了这么一只金鸡，一切俱将为之改变，然而这一切的打击，对于她来说，都似乎不若关雪羽所加诸于她身上的感情困扰来得大。这番悲痛，其实是永无休止地在啃噬着她的心……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痛定思痛，无时无已，美丽的容颜，就是这样消瘦下来的……

“真没有想到，你今天会来看我，凤姐姐呢？有没有跟你一起来？”

说得好自然、轻松，似乎关雪羽与凤姑娘早已结成佳偶，他们的同时出现，也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关雪羽苦笑了一下，这个时候，他实在无需来费时解释这件事情。

“姑娘，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眼睛也许还有救，你先把心放宽了，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是匡老前辈告诉你的？”麦小乔苦笑着说，“我看他并没有多少把握。”

关雪羽摇摇头道：“匡前辈怎么说，我还不知道，能为你救治复原的，却另有其人，等一会你就知道了。”

“另有其人？还会有……谁？”

“马上你就会见着她的了，是一个人海奇女子……”关雪羽道，“说起来，你们真还是同病相怜。”

麦小乔惊得一惊：“她是个女的？而且也是一个……”

“一个真正双目失明的人。”

“……”麦小乔真的惊愕了。

四只手掌紧紧地相贴着——卢幽、麦小乔对面而坐，每人头上蒸腾着一团雾气，汗下如雨。

时间已持续了几乎一个对时，也就是说将近十二个时辰。

天色仍然显得那么暗，细雨如丝。

霏霏雨丝里，正有几只燕子交叉掠过，整个天色显现得那般的意态朦胧，沉闷的气氛紧紧地压迫着，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

出云和尚、匡老人、关雪羽，三个人分踞三个蒲团跌坐一方，此刻已是第三度入定，已是先后醒转。

“阿弥陀佛！”老和尚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时候差不多了，匡施主，你看怎么样？”

匡老人由蒲团上站起，道：“来！我们看看去。”

三个人随即来到了前面殿房，隔着敞开的一排轩窗，正可见室内对面运功的二人，似乎已到了要紧时刻，每一次在卢幽双掌抖动时，麦小乔头顶上俱会蒸腾起大股热气，她的脸色，看上去更为红润，反之，对面的卢幽，却显着憔悴的倦容。

匡老人医术精博，固不待言。出云和尚亦深通医理，一看之下，俱已心

内雪然。比较起来，倒是关雪羽对此一道谈不上什么心得。三人交换了一下目光，相继步出。

匡老人长长喟叹一声道：“卢幽真神人也，眼前这就大功告成了。”

“阿弥陀佛——”老和尚道：“这种‘内视’移换之术，如不是老衲亲眼看见，简直难以令人相信，想不到人世之间，竟然会有这等奇妙莫测的医术……真令人匪夷所思。”

听他二人这么一说，显然已是大功告成模样，关雪羽禁不住心里忐忑不已。

这个道理，他实在不能理解。

“匡前辈，”他向银发药王请教道，“我干娘本身既是双目失明，又怎能以‘内视转移’之术把视力转移与麦姑娘？岂非有些不合情理么？”

“嘿嘿……这个你就知道了。”他随即进一步说明道，“卢幽的双目失明与麦姑娘的情形完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麦姑娘是毒入双瞳，眼睛内之一切俱为巨毒所掩，你干娘便是先以本身所练之至阴之火，用‘九转真功’，将之缓缓灌输于麦姑娘体内。”

说到这里，他深深地叹息一声，转向身边的出云老和尚道：“大师父，你可知这其中的奥妙所在么？”

出云老和尚点点头，道：“看起来，这位卢施主，像是以本身至阴之火，先行藏置于麦姑娘两眉视窍之间，再发动火力予以烹煮，用以蒸散麦姑娘目中之毒，无——量——寿——佛善哉，善哉！这是老衲之粗见，不知是否如此，匡施主见笑。”

“老和尚这么一说，就足以证明你博精医理了……佩服！佩服！”

“老施主你见笑了！”出云老和尚接下去道，“只是老衲尚有不明之处，如果老衲方才所说不错，那么按说，麦姑娘眼中余毒既去，便可恢复视物了，那么又何需再劳卢施主施以‘内视转移’之术？”

“这便是卢幽的特别嘉惠了……”匡老人道，“我那孽徒，当

日施展‘黑手功’时，所练之毒极为厉害，麦姑娘目中之毒，纵为卢幽真火蒸化，亦难免不为所伤，卢幽如再施以‘内视转移’之法，不啻为麦姑娘瞳子注入新机，大为整修一番。此番复明之后，非但无损，只怕较之以往更要精进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和尚双手合十，连连念道，“如果真是如此，卢施主可真是功德无量了。”

匡老人道：“昨日相会时，我曾细观卢幽，只见她目光微微泛蓝，即所谓内见真光，这等功力当今天下，还不曾有过第二人，她的内视功力，必然大为可观，如果以之转移麦姑娘身上，哪怕只是少许，麦姑娘也当受惠不少。”

说到这里，这位向有银发药王之称的老人，不胜感慨地叹息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夫只当这个天底下，论医德而言，再也无人超越过我，哪里知道较之卢幽而言，却仍然差上了老大一截，惭愧，惭愧！”

话声方落，却听得身后一人微笑道：“神医恁地过谦，我可是不敢当！”

各人听出正是卢幽声音，俱不禁转过身来，才见后者果然现身殿门，神色略带疲惫，却是面有喜色。

老和尚首先迎上，合十施礼道：“卢施主功德无量，大功告成了么？”

各人随即迎上。

卢幽微微一笑，面向关雪羽，道：“总算向你交得差了，大功虽然告成，

后面的事却也疏忽不得，可就看你的了。”

匡老人立刻会意，连连含笑点头道：“然，然——这个忙却是非他不可，别人帮不得了。”

卢幽微微含笑点头，却向关雪羽道：“你过来，我交待你，却要留意听着。”

关雪羽因知麦小乔复明在望，心内大为惊喜，剩下的琐碎，自然也就不放在心上。

当下应了一声，向着卢幽身前趋进一步。

卢幽道：“照说，有始有终，这件事也应该由我一并完成，只是过去一日夜以来，我消耗体力过甚，甚感疲倦，须要好好运功歇息一下，大行不顾细节，也只有你勉为其难了。”

关雪羽愣了一愣：“干娘是说……”

卢幽道：“她因为猝然接受我内元真力过多，又为我丹元火力烹煮过久，目下不胜疲惫，早已昏昏入睡，这一觉，可望于明日过午之后才可醒转，这个时辰之内，你却要刻刻不离其睡榻左右。”

关雪羽点头，如释重负道：“干娘放心，我遵命就是。”

卢幽微微一笑说：“并不只是如此，还有些琐碎事，也要你勉力而为，你愿意么？”

关雪羽点点头道：“干娘只请关照就是。”

卢幽道：“好！”

随见她嘴角轻启，细细向关雪羽诉说了一遍，这番话显然卢幽是以传音入秘方式出口，是以匡老人与出云和尚虽然近在咫尺之间，却也不能听见。

一番话交待完毕，关雪羽早已面红耳赤。

卢幽说完之后，见他没有答话，冷冷一哼道：“怎么，你可愿意？”

关雪羽想想，这庙里都是和尚，除却干娘卢幽之外，果然便只有自己才得胜任，卢幽必然已十分疲惫，自己也就义不容辞了。

想到“大行不顾细节”，也只有勉为其难地点头答应道：“一切但听吩咐，我遵命就是。”

卢幽这才微微点头，转向一旁的出云和尚道：“请老师父吩咐下去，麦姑娘下榻之处，不许任何人擅入打扰，一切只偏劳我这个干儿子就是。”

出云和尚道：“女施主放心，老衲早已吩咐下去，伙房内这几天汤水饮食不断，任何时间取用均无不便之处，小燕儿可以自行出入取用，大可放心无虑。”

卢幽聆听之下，会心地向着老和尚点了点头，才道：“我此刻五内皆虚，腹空如洗，大师父先要赐我素食一餐，另外静居一处，容我好好歇息一晚，叨扰处，也只有佛前多布施一些银子。”

老和尚连口道：“阿弥陀佛，言重了，言重了。”

再看卢幽，那张原本已是苍白的脸，此刻更自加上了几分虚弱，显然运功过甚，亟待休息。

出云和尚随即亲自接待，与匡老人一并向外步出，这里便只留下关雪羽一人。

卢幽看看已步出殿外，却又回过身来，向着关雪羽点手相招。

关雪羽疾步而前道：“干娘还有什么嘱咐？”

卢幽微微一笑，摇摇头道：“没有什么了……孩子，你好自为之……唉……”

我此刻心里竟是慌得紧，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有关麦姑娘与凤丫头之间……却要你自行拿个主意，恕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

一面说，她把一只纤纤瘦手抬起，在雪羽头上、脸上轻轻摸了一遍，十分凄凉地笑了一笑道：“我很累了，三天之后，你再来看我，切记，切记！”随即转身离开。

有一种突发而起的依恋，关雪羽忽然对她兴起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意，追上一步，情不自禁地脱口唤出：

“干娘……”

卢幽停住了脚步，缓缓回过身来。

“孩子……你还有什么事么？”

关雪羽呆了一呆，自己也不明白何以会忽然有此一举，目光之中满是迷离，摇摇头道：“没有什么，干娘你好好休息去吧……”

卢幽凄然一笑：“这个孩子……”随即转身，同着出云和尚、匡老人去了。

麦小乔悠悠醒转的时候，窗外已笼罩着浓浓的暮色，由正殿传过来的声声暮鼓，每一声都洋溢着半天的回音，间歇而有规律地轻轻震荡着。

那是一双充满了力道，却又显然留了几分仔细的手，不停地在她两肋之间摩挲按动着。

每一次当它有力而又温柔的推动之时，就会有一股暖洋洋的气机，透过这双手掌，徐徐地散播向她身上，从而引发起无限温馨，遍体舒畅。

她几乎已沉醉在眼前这般温馨的旋律之中，像是在睡梦之中，这种和谐的动作已经开始，于是她的睡意越浓，越发地赖在沉沉的昏睡里，起不来了，直到现在，她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小小的禅房，朴素而清洁，和她刚来时，并无不同，只是这时看上去，却另有恬静的感觉，这显然和心情有关，心情好的时候，看什么都顺眼、都高兴，反之，一切均将不同。

从心阶里弹出了一个清脆的音符——麦小乔初绽笑脸地“呀”了一声，蓦地坐起身来。

也就在她坐起的同时，面前的关雪羽，忽然向后闪开，动作之快，有如飘风。等到麦小乔警觉到他的存在时，对方已岸然地立身于寻丈之外。

“啊……关……雪羽……你在这里？”麦小乔用力地眨了一下眼，再一次现出了笑靥，“我的眼睛……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恭喜姑娘……”只说了这四个字，即闭口不再多言，心里无限欣慰，化为上涌热泪，只是在眸子里团团打转。

麦小乔立刻领会了这番激情，一霎间，目光流露出万斛柔情。

“雪羽……你怎么会在这里？卢幽老前辈呢？”

“她累了，为了你，她老人家已精竭力枯，正在后室运功调息……”

麦小乔聆听之下，微微地点了一下头，伸手揭被，正待下床，忽然为之一惊，赶忙又拉上来，才自发觉到，全身上下，除了半袭亵衣之外，几乎全部赤裸，一时间臊得连耳根子都红了。

“这……我这是怎么了……我……”

“姑娘不必多疑。”关雪羽正色道，“你眼中余毒，虽为卢干娘所练极阴之火烹煮蒸腾散尽，但阴气太甚，与你原有的体质大相径庭，颇有格格不入之势，如不及时推拿使之两相融洽，便有‘血炸’之虞，卢干娘因体力过

弱，一时难以为力，乃要我侍奉榻边，为姑娘薄效绵力，总算不辱使命，现在姑娘可以宽心大放了。”

他随即回过身来，背向麦小乔说道：“所有衣物，皆在一旁，你自穿上才好说话。”

麦小乔怔了一阵子，傻傻地点了一下头，心里既是羞窘又是感激，想一想，这已是第二次对方加恩自己，犹记得前此为老金鸡毒掌所伤之初，他便不避嫌疑地为自己推拿按摩，乃得暂得无险，他敢情并非无情之人，两度授受，触肌之亲，叫人情何以堪？

“雪羽呀雪羽，你到底又心存何意呢？男女授受不亲，你岂能不知？固然是大行不顾细节，可我一个大姑娘家，赤身裸体的，为你上下接触，遍体按摸了够，我不跟你，又叫我跟哪个？你是真不知情还是假装糊涂呢？”

情焰在心里燃烧，而眼泪在瞳子里打转。

小乔有气无力地拿过衣服来，一时却无力穿上，她犹自在打量着他的背影，眼睛复明的喜悦，只像是昙花一现，那么的短暂，紧接着的万斛情愁，却似“水银落地”无孔不入地由四面八方包抄过来。

“冤家呀……你真是我命里的……魔星，我原已几乎死了心，你这么一来，我可就又乱了，可你到底又安了什么心呢？如果并无娶我之意，这一趟你就大可不必……来……”

摇摇头，叹息一声，摸索着把衣裳穿好了。

那个人可真有耐性子，仍然背向着这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麦小乔看看他的背影，真是无穷感受，爱一阵，恨一阵……只以为都成了过去，想不到一段公案，仍是未定之数，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似乎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鞋总算穿上了，懒懒地站了起来。

“姑娘好了么？”

“不！你不许回头。”麦小乔半喜半嗔地道，“罚你给我站着。”

但是充满了情意的一句俏皮话儿，偏偏她心怀凄楚，竟似假中带真，心里发空，眼里发酸，真像要往下面掉泪。

关雪羽已不再是不解风情的人了，许多日子在情里打滚，女孩儿家的那点小心事，总触摸着个十之七八，眼下似乎也只有苦笑的份儿了。

他倒是真的听话，直直地站立着，不曾回头。

麦小乔想着要去梳头，却一时又找不着那把称手的牙梳，好不容易找着了，才又发觉到那片镂花盘凤的铜镜，已有许多日子不用，没有揩抹，都快长上了“绿”了。

往上面呵了口气，用力地擦擦，才自现出了原有光泽。

这一照，可把她吓了一跳，人瘦了不须说，头发竟是那么的乱，鬼似的披散着，这个样子焉能见人？更不要说见“他”了。梳着梳着，那一颗几已沉沦的心，却像是又活了。

斜过眸子来，瞟着他，心里可又禁不住有些纳闷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凤姐姐那边……敢情吹啦？还是他……改了主意？”

想想，却又实在乐不起来，镜子里那张脸，一会儿喜，一会儿愁，两弯娥眉一下子绽开来一下子又蹙上，却把老长的一绺子青丝梳了又梳，理了又理，总觉得不是。

“唉！就这个样吧！”

束起来，打上一个发结，看看，像是又回到了昔日的俏丽，把一颗苦楚的心，暂时压着。人到了万般无奈时，倒像是什么也都不在乎了，自己哄着自己。

“就笑一笑吧，让他瞧一瞧，比他的那位凤姑娘也差不离儿。”

嘴角轻牵，可真的笑了，眼角向着那一位瞟了一瞟。

“喂——你回过身子来吧！怪对不住的。”

关雪羽缓缓地转过身来，着实地打量了她两眼，点点头道：“很好，看来确是容光焕发，和从前一个样了。”“真的？你可别来骗我，唉……算了吧！”

脸上是那种童稚的笑，又岂能真的忘了现实？

“走！我们这就瞧瞧老和尚去，这些日子以来，可也真亏了他了。”她笑着说，“我要当面谢谢他。”

关雪羽倒没想到她还是这番洒脱，原本沉重的心情，顿时为之开朗了不少。

二人步出禅房，天色已转暮为黑，一弯的上弦月，新出云表，冷飕飕的风袭在身上，特别令人振奋。

麦小乔真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嘴角微微向上弯着，脸上笑态可掬。

“刚才我问你的话，还没有告诉我——我是问你凤姐姐她可曾跟你一块来了？嗯？”

关雪羽摇摇头：“我不知道。”

“对了，”她忽然站住了脚，睁大了眼睛，“我听人说，你一直在七指雪山，可是真的？”

关雪羽不擅说谎，迟疑片刻，终于点了一下头。

“这就是了，”麦小乔装着若无其事地微微一笑，“那么你和凤姐姐已经成了亲……了？”

关雪羽“哼”了一声，苦笑道：“你听谁说的？”“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不是。”

“哼……反正……”微微顿了一下，她轻轻一叹道，“我也不问你就是了。”

走了几步，她怪凄凉地道：“凤姐姐是个好人……本事大，人又漂亮，你们能在一块，可真幸福，说真的，我倒是真的诚心祝福你们。”

关雪羽忽然站住了脚步。

麦小乔回头笑了笑：“我说的是真的，祝福你们白头偕老。”

“谢谢你！”关雪羽苦笑着点了点头，三个字说得冷冰冰的，心里很不是一个滋味，此时此刻，忽然觉得不想再多去解释了。

面对着小乔，一霎间竟像是离开自己那么遥远，看着她，再回念及方才的种种，顿生无限凄凉，怅怅然似有所失……

麦小乔脸上显示着一片淡淡的伤怀。

“也许你没有想到吧，”她微微地笑着说，“我已经决定出家了，就在这出云寺里……”

关雪羽怔了一怔，看着她一言不发，内心的激动，却是极其强烈。

“说来可笑，”她说，“前一阵子，我眼睛瞎了，反倒是心有未甘，现在眼睛好了，竟然信心益坚……我曾在佛前偷偷发了一个誓，许下了心愿……”

你可想知道，这个心愿是什么吗？”

关雪羽点了一下头，强自作出了一个微笑，忽然间他觉出面前的这个美丽姑娘，变得出奇的美丽，脸上的神采显示着她升华的情操，渐渐地高不可攀，不由得令你由衷地对她滋生出无限敬意。

“唉！”她说，“那时候我眼前是一片漆黑，心里也是一片黑，真希望眼睛立刻好，如果我的眼睛好了，第一个人，我要看的就是你……”

月亮的光反映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里，连她整个人都像是包着一层淡淡的光。

麦小乔微微一笑，转动着的秋波，多少含蓄着一种惜别的离情。

“我的心愿只是要看见了您，我就心满意足了，然后我就可以安心地出家，削发为尼了……”

抬起眼来，略似凄凉地瞧着他，忽然一笑，化解了重重愁云：“你看，佛接纳了我，使我眼睛变好了，而且，当我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果然是您……真是太奇妙了。”

四只眼睛静静地对看着，交流着无言的心声。

“小乔，你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远比我想象的更坚强得多，只是……”关雪羽定了一定，才缓缓地说道，“您已经决定了？以后不会后悔？”

“不……我不会……”

眼睛里噙着晶莹的泪，并非仅仅只是伤情，还搀和着彻悟之后的喜悦，用“悲感交集”四个字来形容，确是极为恰当。

“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更不例外，只是……”她侃侃地道，“当我决定了要做的事情之后，便绝不后悔……你知吧，现在我心里一片祥和，一点杂念都没有，只希望早一天皈依佛门，了却我最大的心愿，以后便再也没有遗憾了！”

关雪羽甚为感动地点着头，道：“姑娘这番见地，颇令我愧窘无地，只是这件事，老和尚意见如何？”

麦小乔含笑摇头道：“不知道，不过我心已决，只怕由不得他了……”

说到这里，只见对面月亮洞门，现出了老少两个和尚，小和尚在前持灯带路，身后的老僧，正是庙里的主持和尚，一径来到了眼前。

关雪羽上前一步，还未开口说话，那位主持师父已向着他二人合十礼拜道：“方丈师父急事相召，二位施主这就请往后殿去一趟吧！”

一面说一面看向麦小乔，甚是惊讶地道：“阿弥陀佛，麦姑娘的眼睛敢情是好了，无量寿佛，善哉，善哉……”

麦小乔合十回礼，心念老方丈急事相召，也就不再多说别的，当下与关雪羽匆匆随着他来到了后殿。

一脚踏入后院，便知事态有异。

但只见出云老方丈、匡老人正自对面磋商着什么，桌上燃烧着一盏白烛，两个年轻的和尚正在布置着佛案，像是要作上一堂佛事模样，气氛甚是沉穆，直觉地就能令人感觉得出，已发生了什么大事。

“阿弥陀佛，你们来了，快请坐下说话。”

出云和尚一面说，脸上情不自禁地现出了悲戚之色，容得二人落座之后他才发出了一声喟叹，目光转向关雪羽道：“小燕儿，你可知道卢幽前辈已坐化了？”

关雪羽猝然一惊，半天作声不得。

银发药王匡老人怅惘着说道：“她必然事先已知，才得如此从容，死态甚是安详……”

话声未完，关雪羽已离座站起道：“在……哪里？”

麦小乔更是心痛如绞，她纵然不识卢幽其人，但确知自己这双眼睛，全赖她倾力救治，才得复明如初，不用说对方的死，必然是由于运功耗气过甚，乃以致之——“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这番情谊真正百死无能为报了。

正如匡老人所说，卢幽死态甚为安详。甚至于显示在她脸上的笑容还没有完全消失。

两盏长生烛，就在她座前燃烧着，滴垂下来的蜡泪，染满了红木灯盏，摇晃的光影，闪烁着她笔挺的坐相，双膝交趺，一如生前打坐模样，面前的矮几上，整齐地排列着几件卢幽生前随身之物。

一串佛珠，一个锦本。

一封书函——封皮上字迹清楚地书写着“字示燕雪”四个梅花小篆——难以令人想象出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如何能从容运墨以至如此？

这就是她所有的身后之物了。

关雪羽紧紧地咬着牙，虽然强制着内心的悲伤，亦不禁热泪夺眶而出，麦小乔也陪着在一旁落泪不已。

老方丈把三件遗物一一交在了雪羽手上，轻轻宣了一声佛号，讷讷道：“你先看看这封留信，可有身后的交待没有？老衲也好遵嘱办事，阿弥陀佛——”

关雪羽点点头，走向一边坐下来，打开留信，细看一遍，早已热泪满腮。

“阿弥陀佛……”老和尚眼巴巴地看着他道，“可有什么交待没有？”

关雪羽点点头道：“卢干娘嘱咐，遗体保持原状，装坛葬于后山，一切请方丈大师劳神处理，这串菩提念珠已有近千年佛历，她遗言赠送麦姑娘……”随转向小乔，“她要你终身佩挂，受用无尽，麦姑娘，你拿走吧。”

麦小乔双手合十，深深向着卢幽遗体一拜之后，才自回身，双手接过念珠，悲喜之情，无能自己。随即将念珠戴好胸上，退立一旁。

“原来干娘在临终之前，一切均已预知……”关雪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套用佛家语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老方丈，这里事就有劳你了，我需遵嘱，这就离开出云寺，前往寻觅北丐帮长老白无为，索回武林至宝石马真胎，了却一件武林公案，我干娘命我须在今夜子时即刻起程，后日子时在北芒山与白长老相晤，才能将石马真胎索回，否则便迟则出变矣……老方丈，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阿弥陀佛，”老方丈喃喃地道：“现下亥时未尽……既是如此，小燕儿，你就收拾一切上路去吧。”

他随即转向麦小乔，频频点头道：“麦姑娘得目悟佛，可喜可贺，此刻看来，六根俱净，大非前此模样，且先在寺内住下，容老衲先行将卢幽施主后事料理好，再择吉日为姑娘剃度，举行皈依大礼吧。”

“谢谢方丈师父恩典，弟子这就先行告退了。”她随即整衣端容，向各人一一合十为礼。

在与关雪羽告别时，虽事先已有了心理克制，亦难免不无怅惘。

“燕大哥，我父母那边还请你……”

“姑娘请放宽心，我自会处理，代为通知。”说完目光在麦小乔脸上略

作停留，微微点头道，“姑娘你安心去吧。”

麦小乔嚅嚅道了声谢，再次施礼，随即自去。

打量着她离去的背影，出云和尚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长长地宣了一声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这才是佛缘早结，正是不迟不早，落在此刻，今夜无迹，海天证因，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话声未完，即闻得前殿传来了“当当当”钟声一片，敢情子时已来到，是和尚们晚课时辰到了。

关雪羽不敢延迟，即行向二老告辞离开，返身待走之时，却为银发药王唤住。

雪羽自阅过卢幽留函之后，一切成竹在胸，不待匡老人说出，即含笑道：“老前辈请放宽心，我与令徒日后当不致为仇，照卢干娘偈语昭示，日后与过兄尚须联手合作，造福武林呢！”

匡老人聆听之下，先是一怔，随即呵呵大笑，像是也突然悟通了什么似的。

他自个儿在这里抚掌称妙，关雪羽却已踏着满地如银月光，一径向寺外步出。

满目生辉的朝阳里，关雪羽步出了身后丛林，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他终于定下了脚步，回过身来。

一条纤瘦的人影，带着凤姑娘憔悴的形容，随即现身而出，远远地站住，向这边怅望着。

四只眼睛互相对看着，像是经过了一世纪那么的长久！凤声沙沙，片片落叶直是在风势里打着转儿……

认准了那般眼神儿，凤姑娘才缓缓向前接近……

一丝笑容，显示在她久已不开朗的脸上，随即绽开了怒放心花……

远远地注视着她，关雪羽终于无可奈何地笑了，一切均在不言之中。此时此刻，如果勉强地还要说些什么，倒似多余的了……

